景印摛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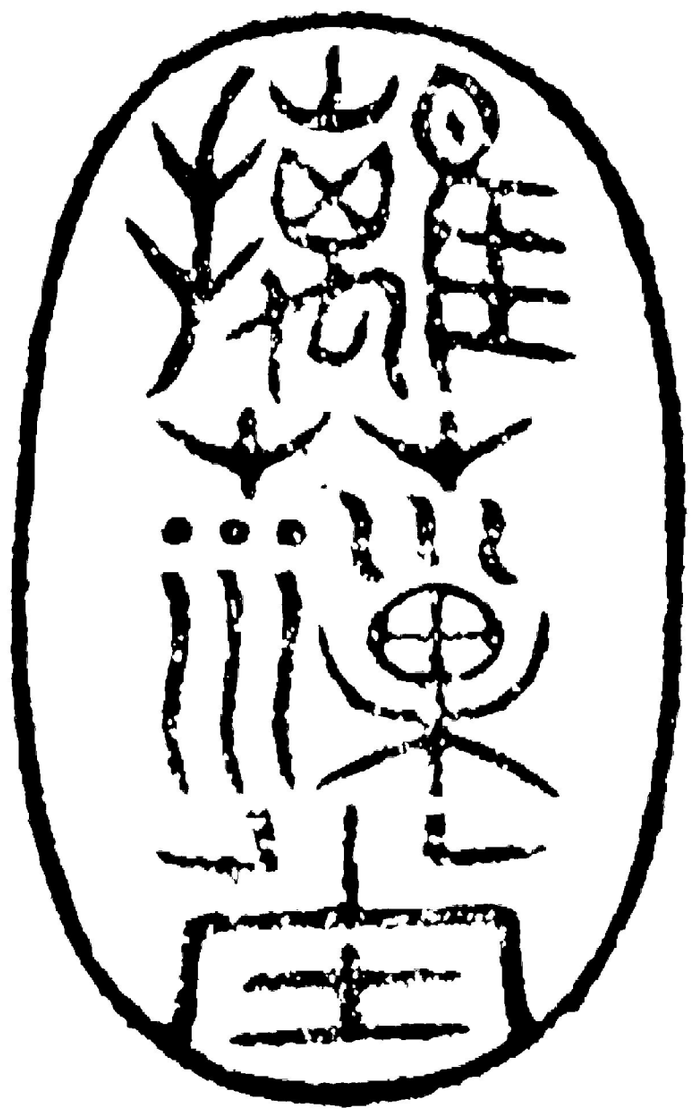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三六册

別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欒城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　宋蘇轍撰 （三集） （應詔集） 青山集三十卷　宋郭祥正撰	卷一至卷二十四 卷一至卷十 卷一至卷十二 卷一至卷三十	三八三— 三八三—二〇九 三八三—二七四 三八三—三六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十六 集部

欒城後集卷一

宋 蘇轍 撰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箏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為我忝丞轄寘身願并涼子瞻每欲為國守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邊顧不敢請耳

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為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口糧教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卧對郗公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雪溪乘興

亟往遥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
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客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
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雨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遥知夜宿鮫人室
浪卷波分不著直略切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
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賜學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輦回原廟初移蹕
鷺集西雝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王
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傳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
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為沾襟

其二

丹旐國西門茅廬濟水深官清貧似舊名重歿猶存臺
閣傳遺懿交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絶句

閏歲窮冬已是春當寒却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
稍淨天街一尺塵

玄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
問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傳
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茶蘼二絶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楸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
解剪金槃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楸花耳

後圃荼蘼手自栽清於芍藥釅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
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

懶從朝謁事驂騑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耆舊
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舊宅張氏頃加修完公得之以成歸計類非偶然者肩輿
尚肯追春色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暉所至成家
即安隱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
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其二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壯年不見日
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觸處竦
先聲傷心繫舸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皦察所至自安平氣
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繼亦公卿

其二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塘結弟昆樂易向人無不可
疎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近藩
無復放懷譁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子瞻兄始與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還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來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守洛州及奉使契丹元翰復守滑臺皆接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壽
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其二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
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其三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如學
術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欷歔

蔡州任氏閱世堂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遺言於斯葬存歿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載誰似者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彊梁順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木裁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瓦蒼然百尺檜直榦任大厦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二十年懶性祇如茲偶然踐黃闥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其二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其三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其四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永與狂心違

其五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有窩

均建成且志昔日言

其六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其七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壚泯滅俱無情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奪傾驚雷震朱夏鮮能及秋鳴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其八

明月出東墻萬物含餘姿孤蟬庇繁蔭衆鳥棲高枝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為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其九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勿言湖山美永與平生乖鴻雁秋南來及春思故棲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闕里從參回

其十

羌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詔書止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其十一

修已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報君要得人被褐信懷寶斯人何時見即上歸耕表

其十二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眺禾田父老有好辭秋陰結愁霖似欲直敗茲冥冥人天際影響良不疑精誠發中禁愍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其十三

天厨釀冰池搖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醻百不醒鸞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頹然雖無謫因謝出囊潁回首

愧周行羣英粲彪炳

其十四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當官不避事無事輒徑醉平生自相許兄先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其十五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埽習禮迹三已竟無怨心伏鸞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功名

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其十六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清晨委羣動永夜依寒更低惟悶重屋微月流中庭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珈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其十七

南方有貧士狂悾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汙屠酒中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弓

其十八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愧陶翁餞雖餞心不惑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惜哉委荊榛忍饑長默默默默

其十九

我友二三子魚有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已斂然不求人而我自罷恥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江行眺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綱起萬目魴鱒皆可止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其二十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攜手初逃秦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為諸呂勤嗟我千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兄詩有味劇儁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在省中南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飯歡有餘去歲此時初到潁

郊祀慶成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魚天地報儀自祖宗傳講義金華久近有旨講讀官訓釋祖宗齋祠故事十五條日陳於前齋心玉食鮮秋

成通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陝西河東極邊尤甚塵卷跳
疆寇西羌入寇環州邊吏邀擊敗去琛來渡海船高麗使前十日到關預觀大禮人和
神亦荅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靚郊丘對廣圜翠帷新
祕殿寶仗溢通廛周晃裘繒儉周禮大裘而冕以祀天有司欲為羔裘度用百
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繒代之唐車保介便五輅有正觀欵志進退安重奕世所寶導前
多舊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求陰燧馳誠寄燎烟垂精粲
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躅回班戒弗虔徹絪深屈
體屏蓋切承天上至大廟門降輅步入齋殿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稱三事皆循祖宗
故事而去繖特出上意巘谷灰初應緹室吹灰久廢不講近太史考求遺書復修其法扶
桑日欲躔旌旗逐風轉歌舞送天旋簫啟瞻宸極雞號
識漏泉矜愚開罪罟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
脫弦東朝歸福胙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
賢劬勞就聖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
下臣叨進玉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宮丘實進玉幣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煮羹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朋

友日已疎止接盲趙生嗇智狗所安元氣賴以存時於
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枉用十
年力僅餘一燈溫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何日新雨
餘得就季主論
高人隱陋巷至樂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才
如淩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嗟我
本病肺寒暑隨翕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詩墮
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遠遊居臨
安間出從諸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儀麟既委照
永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烽息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
爭看珂輿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頃奉使契丹墜馬傷足已三年矣
忽記上元鑾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并引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為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蘗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為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澣也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荅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平生固嘗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蘚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棐叔弼

思頼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童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葵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稱賢

其二

約己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恩澤少先后禮容虛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為請德音輒深自菲薄不敢當而止原廟因前室有司將築神宗皇帝神御有詔自處治隆以成就宣光　中朝避冊書頃歲將受冊謙避不欲遂退即後殿而已功名不勝紀四謚歎猶疎近以四謚進呈上嘆曰太皇太后盛德豈四謚所能盡

次韻姚道人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忽返近出詩仙句句奇獨恠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韻石芝 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間石上生紫藤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八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睎石上偏生耳

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籠蕉囊海神戶戶止也左傳屈蕩戶之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為知我超諸數此身不願清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棄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閒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其二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户鄰聽君占諫草繼我出詞綸京尹聲初浹樞庭迹尚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其二

留侯決成敗百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其三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其四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其四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其五

安石善談笑揮麈卻苻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其六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遠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
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
窓中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惎妄欺客
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
旌旗旋逐金鼓發蓑笠尚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
北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
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彤霞點空來羣羣
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煥不焚耶眄中外絳錦紋
冥然物我無復分不出不入常氤氳道師東西指示君
乘此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蚤蚊
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勛爾來僅能破魔軍
我經生日當益勤公稟正氣飲不醮梨棗未實要鉏耘
日云莫矣收桑枌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凄君
萬事過耳今不聞 登真隱訣云日中青帝曰照龍韜其夫人曰芬艷嬰

寔師嵩山圖 并引

葆光法師寔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
磐桓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
予昔嘗遊焉峯嶺徑逐觀剎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
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
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與子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
強可以一往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
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

勝君何時為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
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望嵩樓 在汝州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後
試覓神清古洞天 神清洞事見上
連山鄲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為太室容西
山為我低少室見諸峯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
山中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可憐汝

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混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菰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潛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自汝遷筠八月過真州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蔑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為塌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峯嶺食盡行將饑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汴要有時汴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客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求生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剎依林丘老僧昔還往

次韻子瞻江西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瀧灘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舟霞龐便令築室修畦矼往還二老笻一雙予與筠州聰長老有十年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剎依林丘老僧昔還往

晚飯迎淹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閱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甃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欒城後集卷一

欒城後集卷二　宋　蘇轍　撰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爨下薪凍合瓶中氷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成亦巖邑燈火高下層頭陁舊所識天寒髮鬚鬅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為陵幸此未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舖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覆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插西舍原蠶未及眠獨棹扁舟趁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暫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臥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淳白比琳琅恩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

康樂樓

陰搖夏為秋雨暴溪作瀆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雖
幸廩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羈分遵陸室誚
曾子還城謳華元毗中情久岑寂外物競排戲設心等
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糧須三月
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克
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尚存

其二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罷疎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佳
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遥想千車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宦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穩
往還無間語尤親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

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琱琢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屐
漪漣極目卷漁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
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他

筠州州宅雙蓮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比並新粧後
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蕊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猶疑

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歎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稊糠宿火却霜霰
結子僅與黃金侔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巴峽
名園競擷絳紗包蜜漬瓊膚甘且滑北遊京洛墮紅塵
筯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為蓴菜欲及炎風朝露勻
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百物非平生
獨數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來白髮新

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顧青枝丹實須十株
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雷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
有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
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兎近有道士相教拔白後以水火養之當不復生故以為答

勸子瞻修無生法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掌中定有菴摩在
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留掣電要須淨戒拂昏銅
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

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韭葉鋪世說華開難值遇
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限鬚
更爾屈蟠增瘦硬他年老病要相扶

唐相二絕

于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閒偶有見白雲在空閒愛之欲吐玩恐為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扃為許先師傳後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遥知露滴澗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甘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宓妃何預詞臣事指點譏訶豹尾中

犀箸金槃不暇嘗更須石上搗黃粱數錢未免河東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却月中已得惠妃歡喜見
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鬚少年士
可憐未識王奴兄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苜蓿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
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蘂眼暗讀書難

其二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
須求別種尚欠剥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暫明

其三

隣家三畝竹蕭散倚東牆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
深聞毀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其四

弱榴生掩冉插竹強支又旋疊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
持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冠即玉樹後庭花

其五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予危冠兩昂藏出
欄風易倒依草枯不殭後庭花草盛憐汝計興亡或言矮雞

其六

西隣分半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艱
難念生理沽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羣牛山中澗谷
枯竭汲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仗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屬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際
顛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
因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此說見佛書

山連上帝朱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此歎危空比夢
年來瘴毒冷如氷圖書一笑寧勞客音信頻來尚有僧
梨棗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萬里修蒸嘗三子留二子嵩少道路長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餱糧誰令南飛鴻送汝至我旁饑寒不能病氣紓色亦康拊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力耕當及春無為久南方還家語諸女素剛非王章

其二

世事非吾憂物理有必至常暘百川竭顧亦防雨耳陰陽相糾纏反覆更自治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長子念衰老遠行重慙愧疎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但聞事日新未覺吾有異器鍠本自出藩角徒不遂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遠韻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吾兒雖懶教擢穎既冠後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間岫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暫時鴻雁飛迭發塤篪奏更念宛丘子頎然何時覿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牀聞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已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渓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襲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有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籠樊顧甚密俛首姑爾容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為儀垂空旋取海棕子

蜀中海棕即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東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粗有歸一軒臨路閱奔馳市人不慣頻回首坐客相諳便解頤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茆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窓手自披

東樓

月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颶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颶風舶客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客背有芳叢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枿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茇小堂劣容卧幽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帀窺牆數柚實隔屋看椰葉葱蒨獨茲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櫛無垢身垢要須浴顛隮本天運憤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癯瘁氣血常豐足微陽閱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束薪堅緻比温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石泉澣巾帨土釜煮桃竹南窓日未移困臥久彌熟華嚴有餘秩

默坐心自讀諸塵忽消盡法界了無矚怳如仰山翁欲就溈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遠韻齒痛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弊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暵焦牙風來動危蘀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安夜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

倒挂漸擬同蝙蝠衆笑忍饑長杜門自恐莫年還入俗
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
山巖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
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一僕此身所至即所安
莫問歸期兩黃鵠

次韻子瞻獨覺

咄咄書空中有恠內熱搜膏發癰疥羹藜飯芋如固然
飽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裏
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即行李夜長却對一燈明
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為吹餘瘴
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誰聞
遥知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頎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師
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
吾君仁議止海濱黜凄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
孟博苟生不謂吉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凄凉百年
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曰辰匝幸免鄉閭恥罪
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疥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
念辛勤贈此攜且倚他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
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伏苓抱長松顛
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為一通洗沐
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近聞西
邊將袒裼擁馬鬃歸來建赤油不復儕伍同笑我守尋
尺求與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窓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晴窓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頹然擁褐身剥啄叩門手褰帷顧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氷消不遺壽空虚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侵尋入四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卧濯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洩亦無徒跣憂逐客久未安集舍占鵂鶹念昔使胡中車馳卒不留貂裘遡北風十襲猶颼颼中塗履氷河馬倒身自投宛足費馮翼千里煩卷韜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疎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永嘉鐵輪重弟凡六十老病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猪肝同閔仲大男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甑低眉語笑接隣父

彈指吁嗟到蠻洞茅茨一日敢忘葬桑柘十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逡巡應復從莫驚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炷文章供世用頼川築室久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墻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為薄厚米盡鬻衣食時勞問無有

其二

閉門不復出茲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為戎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其三

蕭蕭髮垂素晡日迫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氣時卷舒歲惡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將掃

道上塵先拔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其四

夜夢披髮翁騎驎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闃然欵我堂高論何崢嶸徵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衰罷百無用漸以圜斲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其五

海康雜蠻蜒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閭閻願先化衣冠衣冠一有恥其下胡為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彈提提烏鳶中見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徂湯知惡寒

其六

佛法行中原儒者恥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生子多顛悟得報豈汝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誰為邑中

豪勤誦我此詩

其七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酣酣起長歌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其八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此觀一日成衮衮通法流等木常自隨何必返故丘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其九

鉏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牙忽長茂枝葉行可待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煎蜜餌桃康

答吳和二絶

三間浙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
此間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
一生留恨與嵇康子野昔與李士寧縱遊京師與藍喬同客曾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絶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川九日氣如蒸偶逢閏月還重九
酒熱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看
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莢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勢
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虛已散
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并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為
藤蔓所困無復直榦雖為伐藤而見竹偃弱無可為
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可喜聞
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圍竹與荒藤共騎竹瘁如畏人
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為宅愛此風梢時一弄
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陰一窗新筍地
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
蕭蕭瘦榦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
老酒仍煩為開甕

賦豐城劒北歸途中作

劒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
雷彼知我勉為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既報之德凜凜
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
風雷歸當臥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息平生惟一心家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恥浮沈直道更三黜

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德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其二

南遐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卜居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為遠池先種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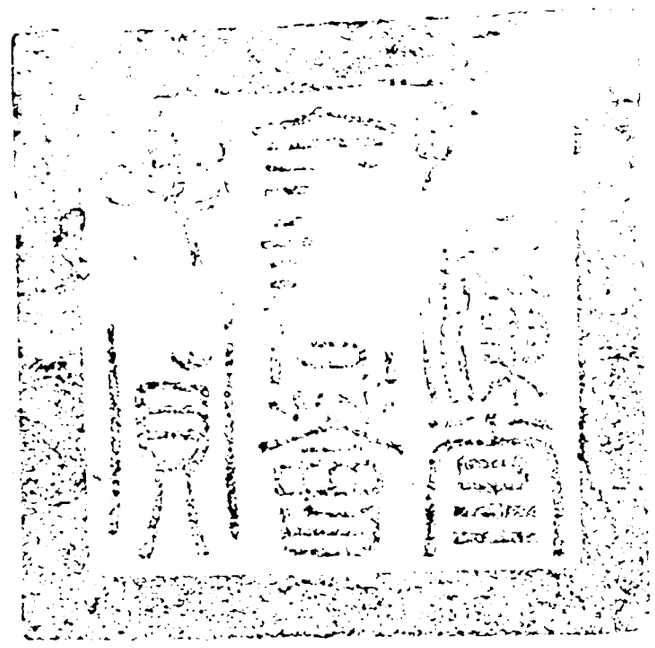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傖語脾病縈纏帶嶺嵐賴有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鬅鬙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

嶺頭廬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裁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謹案後集卷一第四頁前八行滕達道圖挽詞刊本滕訛騰據別本改

第十頁後四行惜哉委荊榛刊本榛訛秦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十八 集部

欒城後集卷三

宋 蘇轍 撰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内治晚歲擅鴻勲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一言消横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曾非遠長瞻鞏洛雲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春風開閉蟄朝露濕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鳳翣低迎日龍輴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紼盡霑巾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支長出祖悲無憾因山儉有光他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牆北史居士掛冠心轉閒頂開人共恠神去夜深還白雪微侵鬢丹砂久駐顔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其二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
歲識巖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屢履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聞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
宅先隣晏攜鄽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其二

甘井元依廟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屩雨中行擾
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譔義問挽詞二首

家風臺栢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凝未瞑前臨
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其二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實老病旌旆擁茅廬酒
盞開雖數溪堂到尚疎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
老成遺訓誰楷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中居
山間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拜路隅

明月為佩雲為裾歸來千歲孰在無赤松老彭自為徒
上侍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
夜中焚香遡空虛我欲從之駕肩輿秋風八月來徐徐

吳沖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夫人
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氣節慙多士聲華盛一門
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覽
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旁

十一月十三日雪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
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來陳宋災水旱更為虐閉糴
斯不仁逐熟自難却饑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飛蝗乍

過野遺種遍陂濼春陽百日至開若蠶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炙火灼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聞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并引

子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

我昔還自南從此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不及將童僕具樽俎身如孤棲鵲夜起三遶樹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暫一笑捨我西南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顏魯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菽何必溱上田幸此足粳稌歸心念狂簡裁製時已莫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其二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躋夢嶮曾非嶮覺迷終不迷客居兼壯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其三

許蔡古隣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願主人過野薺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2752435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顧我亦何有較子差尚賢傾囊不復惜掃地幸見捐南隣隔短牆兩孫存故壘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光亂蜂蝶古木嘶蜩蟬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奄土填隙穴結茅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永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幹大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使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邑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欒柱棟樑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厦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泌居士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醉眠聞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頹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賴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為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為惡今日生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墁牆支折棟在我不在爾道成欵玉

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黄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久厭世間濁僧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園夫時送客餳留孫女尚分甘永叔詩有為翁寒食留餳之句欲遊紫極誰為伴長揖孤松對不談紫極宮有巨松可數人抱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静名落塵寰終自慙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甘

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潁川城東野老姓劉氏名正

我歸潁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鬚如銀少年椎埋起黄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麏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閉目略頻伸指我黄河出崑崙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遍纔逡巡嬰兒跏趺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鄰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行欵真君告我不返遊峩岷還家一舍卧不晨闔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塲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剥浮苞任狼籍併偷春色恣醺酣香濃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堪

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槃剪送病中庵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為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笫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揺舟静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竢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晨炊廩粟紅曉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閒幽居無彼此

其二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衰老累汝曹愧歎心不懌磨刀魯縷紅洗盞酒花白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他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絕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恐驚飛鬢似鴉

春盡三月二十三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滅中樹影連天開翠幕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閒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四月十日夢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人相枕睡此人心中未必空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俱醉死此翁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水我今在家同出家萬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慙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我劚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樹滋心似死灰鬚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為

汝南遷居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三遶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何益

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穽中不見天
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爾何從得
歸來舊許生白鬚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汝南復何事
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君肺病久消釋
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掃溼病除寢食未復故
相見猶驚身似腊劉根夫婦俱有道去日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疴竟未除炎炊度三伏晻曖覺中虛嘉
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簡石梨棗得扶疎

其二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朝
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慙丐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錢萸
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頹然

其二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妻
孥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其三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憙野老未相嫌但
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粳稻委平陸民
饑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蒼蔚
山朝隮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戲半夜發
春雷中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平明睨中
庭松菊半摧禿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薪樵不出市
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書生信古語洪
範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十月初三日作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病
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其二

為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遥知臨竹户相對引瓢樽老罷那嫌瘦心寛尚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諭老并引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縁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返流未及如來法

海而為意所留隨識分别不得名無知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諭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際百川入滄溟衆水皆一味止為潭淵深動作濤瀾起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

客心揺揺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肩竢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戰却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户理詩書弁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邅顧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能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嵩架潁結茅茨自問此志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

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宫欲還居潁川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處朝市日耗太倉積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寛政尚許存寄秩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就兩皆失父子相攜扶里巷行可即屋弊且圬牆蝗餘尚遺粒交遊忌點染還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顧未敢爾後儻容乞幽居足暇豫肉

食多憂慄永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适遜

饑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紕敗縷我雖久客未成歸
黍酒雞羹還潑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纔供藥
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潔賴川歸去知何時
祠官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平
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
方半菽三日已于耜號呼人誰聞愍惻天自邇繁陰忽
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太速原隰殊未被貧家望一
麥生事如毛起荐饑當逐熟西去真納履

還潁川甲申正月五日

昔賢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為不容在田野歌
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故廬
已荊榛遺壠但松檟頹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安能為

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老夫
春服既成沂可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葬東齋三月十八日

敝屋如鷺巢歲歲添泥土泥多暫完潔屋老終難固況
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宵眠
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
山間弱冠衡茅住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苦恨無囊
金莫克贖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渥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鬬尖新共傳青帝開金屋
欲遣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天神
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歌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妄
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有神
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勻勻

盆池白蓮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我
住西湖濱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户時聽遊人言色香
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閔我獨遺我數寸根渥水不
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温及秋尚百
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
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塵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及
爾迷未醒方予熱正侵無嫌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其二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翠
旌梢亂起犀角筍初匀不惜圖書賣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脩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老
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永懷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其二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鉏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其三

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為阻心知外塵惡且忍閒居苦跏趺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為我言嬰兒出歌舞

其四

身病要須閒閒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懶拙初非悟偶將今生脚還著古人履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其五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攜一觴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

倒囊僅得千竿竹掃地初開一畝宮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他日記衰翁

移竹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節枝懶復將

記夢 七月二十六日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匙僅盈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欒城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四十九　集部

欒城後集卷四

詩七十首

宋　蘇轍　撰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絶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戸牖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其二

庭方止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跌足且復為人謀庇椹利朝食皂角木宜食椹

其三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虧蔽已令具刀鐮稍誅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其四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狂鞭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其五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齲齒一完誠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鄰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絶

誰將修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嵇阮醉諠譁

短垣疏戸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游宦歸來四十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暮口號二絶

六十年來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强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內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為燈止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 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甘年來禄又絶天公尚憐人歲賚禾與麥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脉庖厨望斁餌甕盎思麴蘗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坼老農淚欲噎無麥眞無食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繼來不違願飽食眞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鉏耒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斂何時畢

收蜜蜂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留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空入竹屋新且完小窻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并引

余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竊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賸餘饑寒之患既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往從諸農夫簞瓢銚艾知以為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為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為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未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其二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牀
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貧鬻否猶未必

其三

偶自十年閒非繼七人作早歲漫云志大終落落薤
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

其四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粃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

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粱

其五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盍
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其六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礙師餽外
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其七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
房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為呂憂

其八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斷
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其九

汲汲陋有為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讀
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惙天公仁曲盡老農意誰
為三日霖下滹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夜聞
屋山落晝說城闉閉老羸知奈何脾病尤所畏中宵得
暴下亭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損食存谷
神收心辟邪氣元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天唯不窮人
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 并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閒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成都來為予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駟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卻也然馬入吾廄輒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鄰僧道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聳走乃祝之曰俾爾為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為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臥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車何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為致風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惟馬不能言心可曉坐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潁人誰復為送洮岷道支公慧眼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甃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為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其二

老木不忍伐橫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他年諸草木成就此幽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

西隣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落葉疑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逋暗奪衾裯少旱田首種未言人敢信來年真食麨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蘗及秋舂秫稻甘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媪唧唧鳴甕盎瞰瞰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搦嫌不早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尚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國恥為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後吾告（俗謗有入腹無賦之語）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眙饑涎落盤盂頹渥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堨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甕生醍醐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廚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恠杜拾遺斗米寬憂虞

冬至雪

旱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顛風三日發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為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纍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暮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頽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閒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

老竊相語號令風為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纍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暮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頽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閒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

除夜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侻仰定何為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未出門油雲裹嵩丘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

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
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
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
賴有真人不饑渴閉門卻掃但焚香

新火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饑饞竈敝火亦煩昨

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烟適從
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
所求石缾煮寒泉斂為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酴醾

蜀中酴醾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晻曖
猶愛未開光的皪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
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
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牀空數息
朝來滿把得幽香案頭亂插銅缾濕一番花蘂轉頭空
誰能往問天台拾

閒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眼
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視聽
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為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斂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爾
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跏趺
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閒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古
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愍然
嫠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且眠

移竹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黽勉斤斧餘慙愧琅玕緑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遲適聯騎往觀歸報未開

漢廟名園甲頼昌洛川珍品重姚黄雨餘往看初疑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工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仅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緑變青陰閉户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薺坐看新竹補疎林簫中飛絮縈殘夢窓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祖無心　僧維覺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兹日益深醉客滿堂懸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自笑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偶有茅簷渥水陰渥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杜林隣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與吾孫成均來左右皆良朋為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煖燎中林化薪蒸老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以多蠅為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

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茗艼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築室示三子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忽忽三間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窻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窻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卧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賴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羹火入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饞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漫煞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畫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為親留讀詩俛就當年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為學從此文章始自由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今耆舊識風流伯父仕宦四十年當時號為吏師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嵩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忍略存古栢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歲期

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疏户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已覺高軒慙衛賜可憐黄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閒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怳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畝場功作東家社酒香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勸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裡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嘗日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搴庭菊將秀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篰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輕巾漉糟脚寒泉養罌缶誰來共嘉節但約隣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他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

其二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遥憐四海同舊說

中秋陰晴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且盡樽中淥高眠聽雨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白髮蒼顔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虚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
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
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節
酒滴牀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浮雲卷去自無根
凡心漫作頹濆傳留與他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欵吾門茅簷適性輕華屋
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
舍南賴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栢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

泉城欲治麥禾困五畝隣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士
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
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恥鉏耘

欒城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欒城後集卷五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五　宋　蘇轍　撰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鑒六實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為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何得失色聲橫騖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內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鬱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蕙棄擲越人髡裸章

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壓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 并引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服也辛巳歲子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子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卻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廛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游龜自閉於牀下息耶綿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為予深憂解刀劒以買牛拔蕭艾以為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說之紛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為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壟之耘耔視白首之章敝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川擇勝亭詩 并引

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

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縶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鬵後鑿匽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韋內輯貂鼬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槱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陬今我柰

何橫自綢繆翼為華堂湧為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鷰巢春知不期秋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頴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愁乎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遥檻穽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人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為觀成於窻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

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鰕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蓺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羇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

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於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為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閩乘其媮載耒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為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皐取足南畝后稷為烈夫豈一手斲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璽衣則可冀藥餌具

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為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為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賛

老聃新沐晞髮於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為吾纏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溫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賛并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為答予即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頷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

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賛之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為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為老慈愍黑闇可名為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賛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 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 并引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嚴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兹大寶帳為降魔設

夢齋頌 并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

抱一頌 并引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閒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為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

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饑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裘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鬬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謹案卷三第十二頁後五行九日三首刊本日訛月首訛日據目録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坐受百川瀉刊本川訛州據別本改

卷四第十一頁前四行一冬無雪麥方病刊本雪訛雷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五十一 集部

欒城後集卷六

宋 蘇轍 撰

孟子解二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録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兎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

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為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無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為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無守之

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為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為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為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子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龕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

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為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

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

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
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
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
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
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
故者以利為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
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
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

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
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
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
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
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
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

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
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
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
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
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敵惑之心矣有是
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
禮之端也敵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
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
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
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
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

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當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厭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腊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

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腊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腊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夭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為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為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嚴墻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皐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其退也必

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陵食於辟纊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

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樂城後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十五十二　集部

欒城後集卷七

宋　蘇轍　撰

歷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子由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予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若夫五教有由興信有由立孔子曰為政以德將

堯舜

堯之世洚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殆哉若夫五教有由興信有由立孔子曰為政以德將

欲為堯舜者必有其德德之成也必基於學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

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

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後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閒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赦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

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近公曰竪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

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

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謀也

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他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

之潭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違衆用之及七國反表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

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樂城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八 一

樂城後集卷八

宋 蘇轍 撰

歷代論二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懷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肆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藩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謀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

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

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

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表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

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桀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

荆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表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

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已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虡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滱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殆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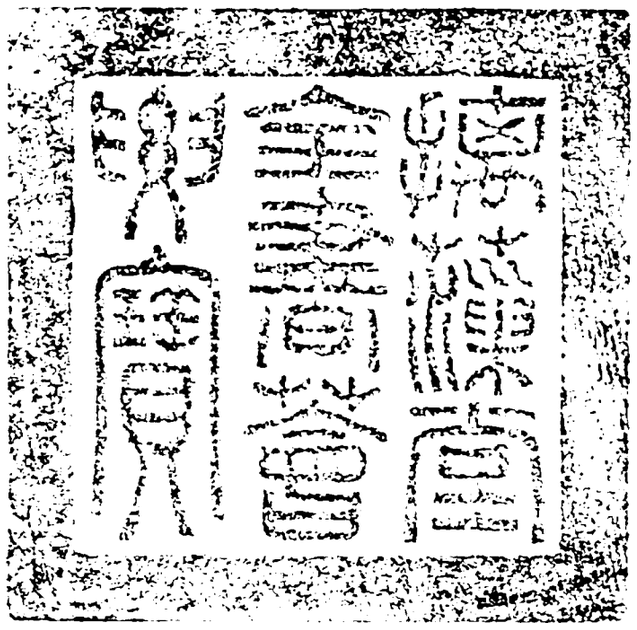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沖帝之

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讐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閒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訩訩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鳴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期豈孔子所謂賢哉

謹案卷八第二頁後六行燕王言將軍出都肆郎道上稱蹕刊本脱出字肆字據茅坤選本增第三頁前四行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刊本成訛武據茅坤選本改第七頁後二行而性本忌刻刊本刻訛克據茅坤選本改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五十四 集部

欒城後集卷九

宋 蘇轍 撰

歷代論三

荀彧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刼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竢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

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還戮矣戰而不已又怒楚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戚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

賈詡下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

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嶮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寫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萬之衆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耻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荆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

孫仲謀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

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絶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

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愛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耳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禍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

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表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

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

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貫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敝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

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祐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狥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

也故廢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為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樂城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九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十　一

樂城後集卷十

歷代論四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十　宋　蘇轍　撰

向塗炭京邑此二豐者皆道尋之所不欲而隗囂不忍以速其變以隗囂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囂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鉞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囂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

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皐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

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長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録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殪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惴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

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副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

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訖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寧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寧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

華寧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

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狥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捂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涴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

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共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

乎若縈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縈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子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滋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密友單雄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狥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使疑似之戮滋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

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入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内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宮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侯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

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樂城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十一 宋 蘇轍 撰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幾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

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

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官按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持書御史擢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詆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邊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

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賕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大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蟲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輿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来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行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

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琄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啟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苗而後畬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畬不必其所苗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户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户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户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户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實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即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悦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

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
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
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
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閒假貸商賈空内以
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
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内
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
而況脇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来

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終有野
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
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
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
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
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
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
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

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
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
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
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
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奬萬
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
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
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

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
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
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
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
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
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
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之

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贊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未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揚志誠逐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

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蒙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胥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榮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胥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蟠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怨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摳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尤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己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

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榮以伐人蹈齊滑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讐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録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

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貴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三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剔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為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為吏下不能為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為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黠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為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劒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

卽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敵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敵以之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粟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氊飲乳之俗而身服

錦繡之華口甘麴糵之美至於名藥橘柚無一不享上下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為禮義吾無割地之趾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辮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域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李吐蕃之變乎

樂城後集卷十一

謹案卷十第六頁前五行民未忘晉刊本忘作患據茅坤選本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背之不可刊本背訛皆據茅坤選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五十七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二

宋 蘇轍 撰

潁濵遺老傳上

潁濵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

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凛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

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蟲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輒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此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摳窓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窓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

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屬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嬿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窶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允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邪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邪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

夫為大臣忘君狗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謀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讐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韙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雖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衆皆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

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跡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跡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令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輒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

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輒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輸尋遷起居郎為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

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為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匱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腳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腳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

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足耳目得分治之則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曹代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

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無隸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傷財害民户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

貧富可責之户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内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竣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

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冀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竢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剌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契丹以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既誦服伏荅賦等彼中類相愛敬者

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撥出上名於他司閑漫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

樂城後集卷十二

樂城後集卷十三

宋　蘇轍　撰

潁濱遺老傳下

還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踈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窮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

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病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感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孟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其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

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

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賣坊場以崔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

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遐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冀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

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能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且借畿內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自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趑趄過終莫肯改比輸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

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徵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旨俛從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鬧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逐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

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相微仲直而黨莘老曲意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亏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隨議

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皆約侵築質弧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十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輒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臣主之輒而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項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定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

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横来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柰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巘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徵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来爭此吾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唉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徵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賜不勝不顧大計樞害事令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徵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禹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禹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禹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嫌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為諫官論黄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掖灘水口其三除去西

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徵仲論之徵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埃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柰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徵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徵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徵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整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盖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

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否可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脇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暫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徹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徹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欵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徹仲即日在告半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掃緷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掃緷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緷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欵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徹仲同進呈徹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令欵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欵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徹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

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徽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湏語及河事徽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尧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徽仲議定乃令西去尧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尧夫自外来始意轍與徽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尧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尧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海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徽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賈氏尧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閤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埃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

人妄意陛下孝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墯之兵置寄祿之官復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

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

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石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祿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

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擅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蘗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別駕雷州安置未暮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

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徧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
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
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
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徧七年居許六年杜門
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
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
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
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庚雖
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
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
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
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
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
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
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
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
猶可忘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樂城後集卷十三

樂城後集卷十四

冊文一首

宋　蘇轍　撰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　進冊文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眞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

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為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祕外薄四海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人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于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

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為謀肆時沖人實主神器惟惸既施號令時敘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為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為用故士恥奇衺民知鄉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戕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流

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信義斂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為乞盟之計雖燕處于中實大又于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耆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

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即于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僅于東閤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于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于列辟凡輕于約身而重于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攜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怠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内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册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

究萬一況近者因禀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畧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册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詔二首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

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為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答西夏詔書

鴻惟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為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壤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竢尋亦欵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寨山川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求邊壤非欵服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況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畧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畧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于信言庶永綏于蕃服

策題二首

擬殿試策題 元祐中准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于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于漢唐其術一出于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于上習俗成于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

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效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絶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賙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于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

樂城後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一第十三頁前一行楚靈王殘民以逞刊本逞訛呈據三蘇文粹改

校 校 總
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 臣王坦修
對官編修 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
謄錄監生臣嚴 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十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五　　宋　蘇轍　撰

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手詔 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寖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饗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圓丘之饗兼禮天地

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顧饗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壝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饗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媼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

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期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畧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沿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敕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劄子一首 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論合祭天地劄子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為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令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

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他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敘三首

元祐會計錄敘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

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賑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蓄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

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
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
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
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
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分爭章獻
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
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人竊發邊久無備遂
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

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
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
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
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
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強兵富國之
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
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
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
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
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
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
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
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
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

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
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
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
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盜賊外起遂以失國
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
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
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
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

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
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之
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
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
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臣謹敘

收支敘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
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
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
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
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
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
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
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
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鹽而後足臣身典大
計以為是踰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
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
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
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
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
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
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
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
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
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
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
為三丞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
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
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
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

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踰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

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敘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馬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賛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凡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産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盡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與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陳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

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蹲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樂城後集卷十五

樂城後集卷十六

劄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

宋 蘇轍 撰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邊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無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

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今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為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為嫌畧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為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諱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瀆肝膽乞守郡自效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干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為翰林學士承旨無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不論之則

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
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
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
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强自將而毫髮
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
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
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
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
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
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
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
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
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
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
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
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令臣既以舉
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
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
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
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
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
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
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
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
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

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隮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奬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

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無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誄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況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訓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内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　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畧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為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闕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即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

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即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

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掃五七繩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掃繩壅過北流不為穩便即乞指揮所增掃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掃繩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為上流之患京師以東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虚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於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僥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為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即是用河上諸掃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為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

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為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閘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副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一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為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為然況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參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

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寛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憲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絶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

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畧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

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

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為罪前後累致煩言冺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祗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令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寘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樂城後集卷十六

樂城後集卷十七

宋 蘇轍 撰

表記劄子狀共十四首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賁親族增榮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甿石之積永念屬厭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迫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餘羣以為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劄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君恩

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敕廩人而繼粟閔褐父之睨盛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十七　三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惠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麴蘗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霑為大享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況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杜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十七　四

辭門下侍郎劄子

臣竊覩今日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為倫必致忝冒沈淪之議況臣頃由縣道擢寘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黽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

論不允必致顛隮況臣久以愚拙誤蒙矜憫幸今命出未卜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嚼文詞本腐

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强自慙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食何取於鵰貊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

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閨之崇惟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覲覩清光嘗恐病寐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覩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寬寤寐之久勞亦以救空疎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為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翱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巽命已發循牆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郊祀慶成詩狀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為再饗明堂未暇圓丘之大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況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冥頑已責之恩大弛於

纍繫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罕聞大旨勉强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間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輒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屬臣下有恥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戀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輒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雨雪猶作齋宿

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忻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徇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胙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予奪之權深厲廉恥之節耑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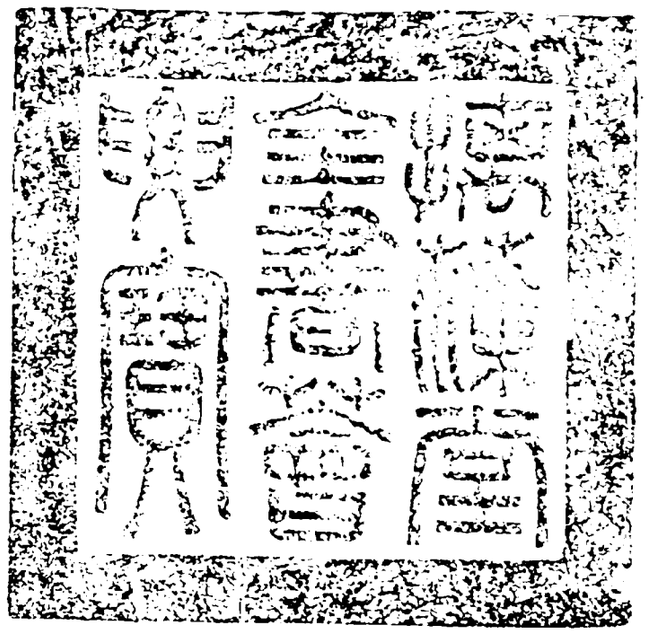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詰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鉏以竢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厥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絶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脹腊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羣工肅然而吳教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
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粃前之譏首
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
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
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
丘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樂城後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十二頁後八行則田少而稅多刊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嚴　儀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十三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八

宋 蘇轍 撰

表狀疏共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臣轍言伏奉誥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秉之始偶同寀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丰肖之陋疎拙日慙於君父滿盈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于時妄作信自取於顛隮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魂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臣

無任瞻天荷聖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
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
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
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
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
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之使巫塵言事之班竊
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
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
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
如山命輕若髮荐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
千里而為近今茲貴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
思其過咎稍露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
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為言恩出獨斷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
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
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
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闕疏
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
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
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明堂賀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
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此盛
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
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
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
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

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徵如髮釁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

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心見者為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偽荐垂恩宥至于再三春雷發聲蟄户咸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潁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疏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郊賀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圓丘禮成肆赦者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絶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踊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沈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禄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

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閒局涵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墳寺表

臣轍言准賴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墳寺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念私塋特還舊刹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覬豈謂詔恩一出故物復還丘墟絶芻牧之虞松檟變燋枯之色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匱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沒咸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

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隮亟蒙召還即還舊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為幸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顧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絶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恩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

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皇太后上僊慰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頴昌府者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為

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名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之制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嬪皇家奄棄宮闈未遑禕狄之盛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於人間贊罷棄脩慝陳禕狄敢薦竺乾之文之祕少資天福之

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養倏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遏密滋極痛傷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丰極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佛乘之至妙祝宸算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求仁而仁至愷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為東塋老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壠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水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

流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惟艮坎之德行止相尋山下出泉在易為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瀵發草木滋潤居人蒙賜塋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疏

欒城後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十四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九

宋 蘇轍 撰

青詞十一首

京師

臣久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蔑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

原寄迹高安遠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閽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怨察其中之無他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免過咎況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蔑聞致此顛隮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閔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閻閎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爇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菲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為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攜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飽暖安閒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興嘆於異鄉日届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穽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增長骨肉和合悄悄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

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骨肉安樂相從
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
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橐空
虛脾肺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
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
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
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為樂三
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
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寬親普加慈恕過有方便知無不
為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
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
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閤皁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過
臨江近瞻閤皁遙望玉笥誠心惕然徼福聖境願得生

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恩授前
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無力仰止
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
臨臣遭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海之際獲返江
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弱才短學術空虛頃
歲忝冒實為過分然其忠國愛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
人不可罔而況於天儻茲心不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
有隨力所堪除其艱難錫之安穩至于壽考由命富貴
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覬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他
還寓潁川粗霑微祿顧睹世事自知難堪始願築室耕
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惟是學道之心澹泊
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壅
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
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

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頼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南經歲老病逼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人至此法當少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祐然臣久慕至道中無他求唯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内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為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一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居頼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獲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二首

嵩山祝文

輒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纏覆山上究觀近麓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俛仰未幾窅然雲移如卷重帷卻寘山後連峯角立草木可數驚顧窮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默然慙惕不以語衆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饗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飢為苦麰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問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慙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户清潸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肅然神物來處吾僚祇敬齋宿

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祁祁甘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鴈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酹牲以永斯祜尚饗

樂城後集卷十九

樂城後集卷二十

宋 蘇轍 撰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保致仕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嗤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于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志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歷之遺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

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于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産樂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温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交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說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於世事見于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概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純一與天為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蜕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邊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志留鞠諸孤賦詩柏舟之死不渝惸惸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閤嗚呼尚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耶視世間若無足為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既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疏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嗚呼我之從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實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轍懼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兄坐語言妝畀褒棘竄逐邦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慼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殞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慼無懼祭遺諸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子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蹉遂顛絕所至言語不通飲

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有歲行方閏氣候殊惡晝熱
如湯夜寒如冰行道殣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隸浸淫不
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幸遂殞于瘴追惟平昔
慈祥寬厚孰云不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幾廢燔
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窴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
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逝惟我夙業累爾幼稚興言涕
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通吾廬
權厝其間毋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

水火患猶冀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
魂而不昧識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
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
于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
忠良先除異已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遷回江西流落嶺
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
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
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始與諸
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蔥在目然念漲掃弗躬齋祭
遐逖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
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聾心不忘起瞻望涕泗
不知所言謹告

祭亾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
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亾兄端
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
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
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春
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
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儋
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毘陵有田數

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鳴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亾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嵗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亾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凡歸自南沒于毘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拊膺自婞之亾旅殯西圻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輀是升并道出潁川家寓于茲迎

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墜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饗

再祭亾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嵗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亾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

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
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
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郊鄰山曰我眉天實命之豈人也
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
於是磐桓卜吉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鳴
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
酒果致祭于亾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筠徂
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生名家
有德有容幼不逮門纔絺相從冒嶮涉瘴初無咎言念
我厄窮往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石不効卒殞
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汝往莫追撫此二
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柩俱還嗟哉吾兄
沒于毘陵返葬郟山兆域寬深舉棺從之土厚且堅種
柏成林以付而子百年以安嗚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
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謹以
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
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
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一叩我門遂
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弗寤弗興一子
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君與仲叔笑言相

驩叔先仲亾君獨蒼顏內撫族黨外接友朋恭敬愷悌
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
仰幾何獨為古人鄉黨之好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
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
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既
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

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惸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賴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為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苦奚為隙駒逝矣為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尚饗

遣适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轍謹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适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檟即懷歸志孤拙多難事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戾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溘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往周行兆域有志不獲涕泗垂臆兄軾已沒遺言葬汝轍與婦吏夙約歸祔常指庚穴以教諸子苟未即死猶幸一歸躬行汎掃以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庶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官陳牙時始合并君方少年出從鄉貢翩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數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道而棄丹旐翩然宛丘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永已嗚呼尚饗

祭范奕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奕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

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過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往瘴癘侵淩氣血凋喪同歸賴川白首相向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殲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閈盃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窩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三日不見而以計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永懷仲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法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鞅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譬頃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玼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遺舟與榮萬里來訃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既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逍遥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逍遥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筠萬里故鄉孰為故人師自吾蜀為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為我出山逍遥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蜕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懷思涕泣嗟咨山中來告卯

塔將成一篑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樂城後集卷二十一　宋　蘇轍　撰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凡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士志於畫者不以此為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圜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

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亾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亾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衆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

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娛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為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敝已甚詩石散落亾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廄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為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為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窮禄其間雖幸得脫

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為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閒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為詩曠然閒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歷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為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為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為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己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為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騖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凡弟妻子嚴而有恩

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
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
將鬻濟南之田以遺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
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
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醱慶歷
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
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
久遠而中道夭理有不當然者況予老矣而并失此二

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喬未生君弟適
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
懿其卒在適乎適哀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
干分為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為此文冠之庶幾
初喬能立以畀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實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
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薯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
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
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
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
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
實綺癯而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
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
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

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
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
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
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
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
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
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易從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籥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篆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傅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子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以竢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

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為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

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水流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

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聞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薄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説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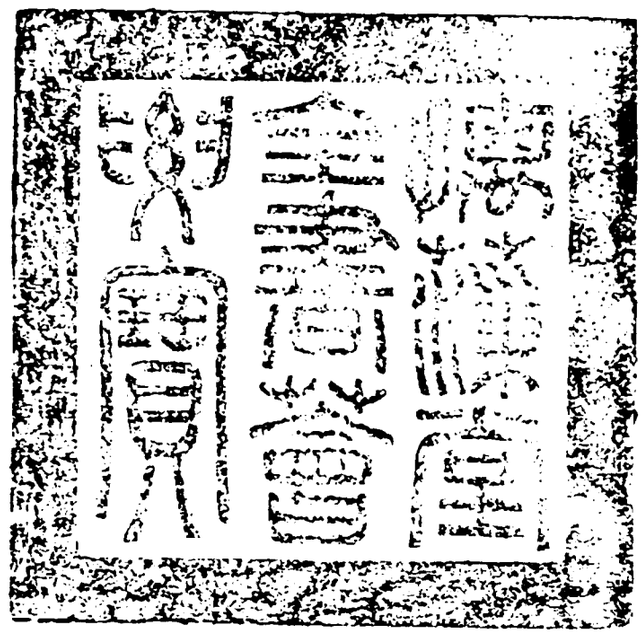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閿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為名儒仕為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

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為中書舍人子駿為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禄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為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亡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録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没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樂城後集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第九頁後三行還服簪紳按宋文鑑服作復

卷二十一第十一頁前八行與如來法水流按刊本水流訛流水據茅坤選本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十七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二十二　　宋　蘇轍　撰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子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

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

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闕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柹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産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柹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柹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柹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廢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

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秉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溷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known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

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蘗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

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淩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

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

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閘閒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粮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

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亾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勤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沿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

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于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

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鄭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紿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從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

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蠹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

出公名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户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槥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

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
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
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
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
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
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
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
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
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
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銓籌明年閏六月癸
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
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
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
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
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
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
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
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
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
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
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
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
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
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
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
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
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勤自言不及晉人至唐
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
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
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
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

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
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問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
墓隧之碑來請輸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旌賢鄉自葵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棠以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
忠公神道碑 答公子叔弼書附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宋 蘇轍 撰

神道碑一首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二十二 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 卷二十三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名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

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

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從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内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

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内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脇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登汰官官官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官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

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歷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願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者為貴凡以嗷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還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淪泲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隴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十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

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

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俟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詰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

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

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

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傾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閑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懋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

奉議郎恕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
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
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
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亾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
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
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亾兄與轍皆流落不
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
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峻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孌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柅之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言恐不深賴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亾仁祖之思

附答歐陽叔弼學士書

轍啟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猥以屬轍與亾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亾兄平昔
已許譔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駑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鬚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强為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奈何奈何若叔弼
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
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世
難以歲月竢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樂城後集卷二十四

雜文五首

宋 蘇轍 撰

巢谷傳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子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子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子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十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沈者三版縣釜而爨

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

伯父大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為梓州銅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掃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毘陵復以疾不起轍既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繢十歲而知饋饎父母以為能既長奉己以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窶必修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執庖饔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圜丘恩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救之及其疾病肆剔股以具饍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不能勝鄉人稱之將以崇寧元年十月六日祔於器之墓世次爵里既具今不復載夫人三子長曰聿幼曰晝皆以儒

學自力仲子則肆也三女長適朝散郎劉襄早亾次適進士牟介次適進士楊濤孫五人良弼知武知悌良驥慶長銘曰

生而知禮傅弗頌老而知義窮益堅天既知之報以年大其後昆子復賢我欲見之不得還勒銘幽室虞變遷後要當歸空九原仰視松柏涕潜然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浙江之西有大法師號辯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學兼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

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上天竺説法齊衆者二十年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十年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無疾而滅吳越之人失其所歸依奔走號慕如佛滅度相與訃於淮南請於揚州太守蘇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師矣予弟子由雖未嘗識師而其知師不在吾後吾為汝請轍以公命不敢辭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潜人家世喜為善客有過其鄉者指其居以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

上騰當生奇男子師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其伯祖父歎曰是宿世沙門也慎毋奪其願長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也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登此説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卻之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

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於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即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為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韶為衆講説者凡

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溱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遘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為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為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為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為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

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為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為人者秀州嘉興令陶彖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母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卧起得

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名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丙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橫右脇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月出偈告衆七日奄然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為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為濤瀾風去為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為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為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睜眙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為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為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為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

子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敝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貲粮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名茆不理十

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圮以延衆子亦得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劒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為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剎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亹亹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為窣堵波既沒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師之寂即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德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蒂于胸律精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菴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為予而出予豈堪此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為我行師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

成而不居若有所竢新塔巋然松柏離離匪人所圖

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為講說所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子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人邀子瞻入

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
瞻至發棺祝之膚理如生心頂温然驚嘆出涕後十有
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滅也子瞻守淮南
其徒請為塔銘子瞻以屬子又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
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毘陵餘杭參寥師弔子瞻川既
而泣曰辯才既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
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
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

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
事三懺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
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
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
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涖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
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
塔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脱衣與
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七

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
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傴僂逾梁迎之入門而
失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
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
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納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
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
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
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

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弟以銘授之
俾刻之石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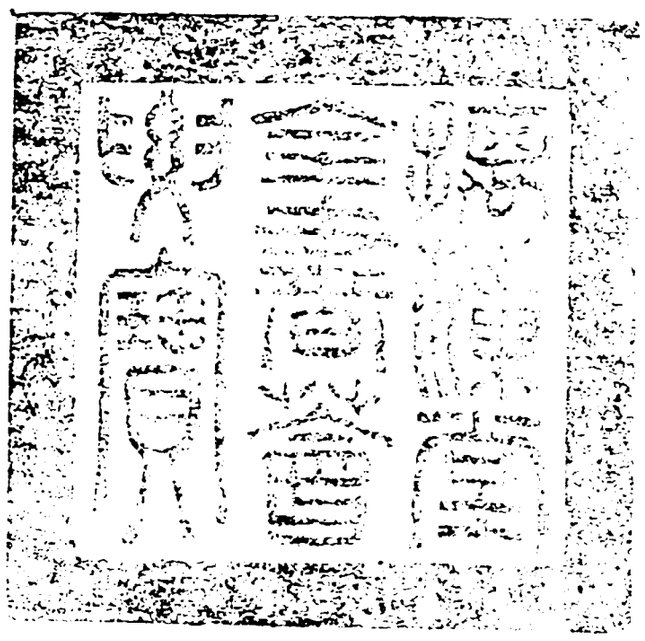
佛本説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在
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示以方便
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惠縛
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
縛脱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
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

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謹案卷二十二第二頁前三行屬文日數千言刊本言訛矣據宋史列傳改

第二頁後六行岐下歲以南山木栅按宋史列傳以作輸

卷二十四第一頁後七行非君莫使遺之者按宋文鑑莫下有可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三集卷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十 集部

欒城三集卷一

宋 蘇轍 撰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愍無辜歲事了不逆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田家有餘粮靳靳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愍愍不得食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茗飲竟亦安用十姦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閒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愎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歎 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潁川僧舍往往見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歎

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反古葛蒲 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葛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公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葛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遲韻復雪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深場薪欲盡心驚愕山川混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聲人言王生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窶妻子至今美藜藿曳履長歌解恐饑裹飯往飼今誰託家人來告酒可藥洗盞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

悰學士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留許春禾磨麥非平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繒楮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滅晉諸庾兩家尚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窓展卷清淚滴怳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廚付長康恐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

歲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去虛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鍾空命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先人敝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三
西成黍豆餘石甌借功田家并鑺枚農事未起來不嫌
併遣浮客從丁男芒鞵禿巾短後衫杵聲登登駭閭閻
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答心自甘
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慚晨炊暮餉增醯鹽
歸時不礙田與蠶

丁亥生日

少年即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困
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妝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來年
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至哉希
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迎隨俱不
見矍曍謂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葬遺老齋二首

髭鬚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閒猶有礙
却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佛呵
尤愧白家履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

為留十步南墻竹莫恠門前烏雀多陋巷何妨似顏子
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勻不用呵
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病
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怜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一旬
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圃初開清潩岸名花近取宛丘城爭言千葉根難認
忽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餘清
細鉏瓦礫除荊棘未可令齋衆草生

因舊 并叙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聽三
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
易其尤不可子滌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
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為一區屋三年費經營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蠶麥得難兼鉏耰已愧非吾力紛紛伐梧楸日厭斤斧聲老竟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亦輕鄭侯念子孫不處高閈閎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斧舊書寂寂卷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頓斂浮根付一真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櫻斑筍養閒身無心已絕衣冠念有眼不遭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鬚仍寫去年真齋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蠶麥二首

踈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蠶眠已報冬裘具麥熟旋供湯餅新擷桑曉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滿身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雨七月朔

蠶婦絲出盎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當忽
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覆壓
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粮詎能久歲晚憂糟糠天災非
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
害無辜輒先傷簞瓢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殺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霽初晴尚未伏半夜卷重陰細
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瞬直千金

其二

雨後麥多病庚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饑潦
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爾
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為消磨日毛褐還須準擬寒
謾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盤桓

初築南齋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
中粟將盡橐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首成
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過
清賴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誰言白髮
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諸子知我懷
勉更求椽掾堂成鋪莞簟無夢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冷
澈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兎閒長擣藥桂老尚生枝運轉
何年住清明與物宜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抱蕊有佳思
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爭言試三斟
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廩粟已空豆方實
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為腹老嗜饞涎空有口
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一醉莫問渠

苍爭不用纓冠救

戲題菊花

春初種菊助樂蔬秋晚開花插酒壺微物不多分地力
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幾時輟彭澤樽罍未遽無
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三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篘不
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其二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斗酷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白
髮何須各黃花恨晚開問知餅未罄相勸盡餘盃

其三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饑身
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卮雨送初寒問簟衣養氣安閒真得計
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世譏
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往
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無譏
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叩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有
枉將名字與人知往還但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法師
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為誰 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得
清明許與衆人同怜渠生死未能免顧我盈虧略已通
夜久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 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子
閉關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窓裡飛蠅久未通
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 藏書室

久雨

雲低氣尚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不止晚稼日已侵閒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常賦雖半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喑願見雲解脫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恠石

卞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恠石蹲麏麚子孫分散不復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種花頹然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烟霞十夫徙置幸不遠

軒前桐柏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水三流槎少年旋遶看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卞氏舊石尚多但未知沉淪處爾

肺病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為爾呀然上衝咽寒冰未易温死灰誰使然醫言無庸恠此理環無端少年少戕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叢底旋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官醅乘田委吏先師事莫學陶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諸任時往還炊黍留賓不嫌陋借書度日免長閒歸來淇水無人問夢遶伊家古檜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遵聖師中二老人雖鄉人今無識之者矣

風雪閏十月十一日

冬温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畧吾窓輕冰入吾被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恨我俗緣深撓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脉六脉非昔比醫適有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力近喜三更月到窓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湖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颺輕風草木蕃滋百事足
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逢將岳麓通
閒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鞵一老翁前四句夢中得後四句起而足之

買炭

苦寒搜病骨絲纊莫能禦斫薪燎枯竹勃鬱烟充宇西
山古松櫟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挑抉
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黧牙角猶憤怒老翁鬪
破穜正晝出無屨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御爐歲增
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
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倪首欲誰訴百物今盡然豈
惟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為子孫懼

欲雪

今年麥中熟麩餌不充口老農畏冬旱薄雪未覆畝驕
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久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唯有
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尚應天

那吒

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語
寶塔令父左手舉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相似
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為獨如此
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湖挽船處

示諸子

老去惟堪一味閒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道
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隣不慣柱稱賢
裕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范五德孺近語遲
田蓋取其不盡利耳

戊子正旦

百歲行來已七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種
雨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新
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題舊鍾馗并引

癸丑歲予為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
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怪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
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綠襦舉手托天欣見雪
破鞋踏凍可怜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老夫
兒女未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
久留弊宅恐難留六窓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著油
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耰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卧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虎
何年一箭肉為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
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骨潭中潭水旋龍
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雨交父
老曉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真能奔走生仲達

生日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弧早歲憶茲晨佛身三世歸依地
隣寺百僧清淨因蘧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
舞雩一濯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齋僧百人

將拆舊屋攉住西廊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閒年就新宅
不辭暑月卧斜陽脩篁已謝前人種甘井何妨衆口嘗
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為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踈山丹得春雨艷色照庭除末
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落人餘

其二

築室少閒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無
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愜柱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蔀千葉花園工言近家糞土多虫故不宜

花須換黃二三尺花乃茂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恐畫瓶脩佛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賦春晚

池塘春旱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櫻筍薄廩空偏喜麥禾勻白須照水湖光淨淥酒留人鳥哢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麥農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救奴婢脩破囷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餅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為人市人半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饑誰令伏枕作寒熱囊中無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卞氏舊有庵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

八璽

秦人一璽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璽元日臨軒組綬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璽錯落古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才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絶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字
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葉似瞄蒿莖似棘
未宜放入酒盃中

夏至後得雨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稿夏雷墜一
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畀奪祿
十五年有田潁川渓躬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餘功治
室廬棄積霑狗鬣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遲往泉店殺麥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古人為我言許此亦無妄一
冬免鉏犁二麥盈壑盎火老金尚伏雨過築場壤隣家
助伯亞蒼耳割榛莽朝陽得終日經歲可無恙老夫終
病慵長子幸可仗劬勞慎勿厭擬餌家共享秋田雨初
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牖釀

夏夜對月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老
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遶中庭星斗瞬相粲鳴蜩
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我生仰
田食候雨占雲漢杓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寒帷竟不
寐夜氣淨如練愛之不恐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蓮花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空
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為我三日住蔦然
落寶床應返梵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絶句 并引

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
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
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
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
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

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為別曰可憐萍梗
飄浮客自嘆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
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
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頼
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能
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
一生知已有斯人

樂城三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三集卷二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絶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開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其二

衆音入我耳諸邑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其三

茲心淨無垢尚愛南齋竹當暑得清風泠然若新沐

其四

老檜真百尺踈竹疑千畝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其五

栽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為我養南林

其六

久無叩門聲剥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其七

宋 蘇轍 撰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其八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圮萋萋脩竹林喈喈何日至

其九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峰重遊未有日想像曖霾中

其十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書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其十一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文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其十二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憩

懃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傅生土指日春風至花來

本陳洛盈尺不為異力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人功誠

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為愛此養花智

服栗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經霜斧刃全金氣

揷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嚼不容忙

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嚥徐妝白玉漿

白菊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年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歷標花候

不柰時人信手栽得勢從教盈九畹倪眉聊復引三盃

愈風明目須真物能使神農為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釀節到真寂寞床

頭瀉餘樽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肴蔬隨厚薄興來

欲徑醉量盡還自却傍人嘆身健省已知脾弱尚有姑

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矍鑠燕居漸忘

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烟穠作穗茶面結成花細

竹才通徑長松初有搓往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留餖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

爨清葵芥充朝饍歲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園枯未易過一家口衆復何言多排甕盎先憂盡旋設盤盂未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萱

示諸子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閒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疎慵非汝師

十一月一日作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為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僧譜覺師識病善用藥

冬至日

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勤自參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髻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煎隴坂經年在柑摘吳江半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

年年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講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怪多年客箕潁每因吾黨賦歸歟

臘中三雪

一臘不虛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慇懃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轂 臘月二十七日作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鋤矧此惡木陰久妨長者車僕夫礪斧告我日方除久持不忍意柯條益扶疎植根

雖云固伐去曾須臾我塗雖不寛出入自有餘開門聽還往并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裡燈照佛有餘長自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不膺更到西禪何所問隔牆魚鼓正登登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遇潁川歸鄉待闕作長句贈別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黨正如潁川數孫陳嗈嗈鳴鴈略雲漢風吹散落天一垠歸來勉强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羣東西隔絶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淚流衣巾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閉門不敢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賔一尊酌我當有問此國豈有賢於君兄弟中惟僕與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柏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冉冉盈尺苗條榦雖短風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插竹預防鷄犬觸他年期汝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翁自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絶

玄冥留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捐衲襪

朝來酒盡乞比隣

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雪兼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送行二絶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雨遍公田及私畝學書兼得問筠孫

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為世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

老人詩思如枯泉轆轤不下甕盎乾舊詩展卷驚三年粲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黎羹稻飯嗟獨便飽食餘暇盡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

高棟虛窗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沆瀣夢回餘念屬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閒行到南窗脩竹下悦然如見舊溪山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為世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

老人詩思如枯泉轆轤不下甕盎乾舊詩展卷驚三年粲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黎羹稻飯嗟獨便飽食餘暇盡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

高棟虛窗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沆瀣夢回餘念屬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閒行到南窗脩竹下悦然如見舊溪山

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疎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卷心遊法界四無隣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年年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强分別不應此月倍嬋娟虛窗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

閒都下諸家新建中第壯麗頃所未有

午寢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恐饑終愧首陽客睡足何須雲夢州冰酒黃封生不喜春芽紫筍向誰求平生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旱久翻成霧雨災老人腹疾强嗽盃官醅菜豆適初熟

籬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鷄豚恐有故人來
衰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其二

九日不能飲呦呦覺胃寒妻孥勸把盞萸菊正堆槃懶
極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其三

庭菊兼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陶
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烟搖
落南山見淒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衣信
催煩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霰來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煖酒
閉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秫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微厥盡
誰憐無語獨攜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甕裡無糟寒惱人未暇樽罍伴佳客
先將麪餌許比鄰

已丑除日二首

閱遍時人身亦老老殘舊歷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處
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
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橘紅安穩近誰傳子舊有腹疾或教服橘皮煎九經月良愈鬢雪蕭騷久已

然梅柳任教脩故事蚕絲聊與祝新年鄉人以餳蚕和麪象梅枝柳葉又以肉雜物為羹名之曰蚕絲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不眠粗
有官酤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晚
舉瓢先對柳千絲
甕中臘脚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未動

菊葉萱芽初出土凍蘆冷麪欲宜人老人脾病難隨汝
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約
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飽
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嵩隗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夜
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薰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下
老人今歲未應饑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雨雪
饑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病
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盞怡三斗山下麥田真百金

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
野老空成念麥心共怪蕞筠亦黃落終憐老檜獨蕭森
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竹林皆黃落頃所未見

庭中種花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春
雨散膏油朝暾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開花
已可貴結子成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我生本
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生還夢荒遐築室雖不
多於我則已奢松筠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逾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

為賦詩

曺子相從得佳婿遲初於太學識元矩因有姻議掖垣同直喜良朋交
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宿草羊綿淚入土故
棨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幾燈

閉門

閉門頼昌市不識頼昌人身閒未易過閒久生暗塵我念作閒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矍雲昔嘗云咄哉不肯信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筍復生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深知為南園衆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一便有凌雲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嫵媚一朝紛紛看黃落嵇阮相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瘳非即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左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老柏

柏根可合抱柏身長百尺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風中有餘勁雪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遶屋多種竹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慚德

蠶麥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隣田老翁嫗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緯食晏惟薄粥熟耕種未下屢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朴為農良未易為吏畏簡牘閉門差似可恐饑有餘福

喜雨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卒天公似欲救艱難魃張鷹犬無遺力社近鷄豚趁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

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為清科斗藏壁

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早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盡
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籜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牛羊
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 并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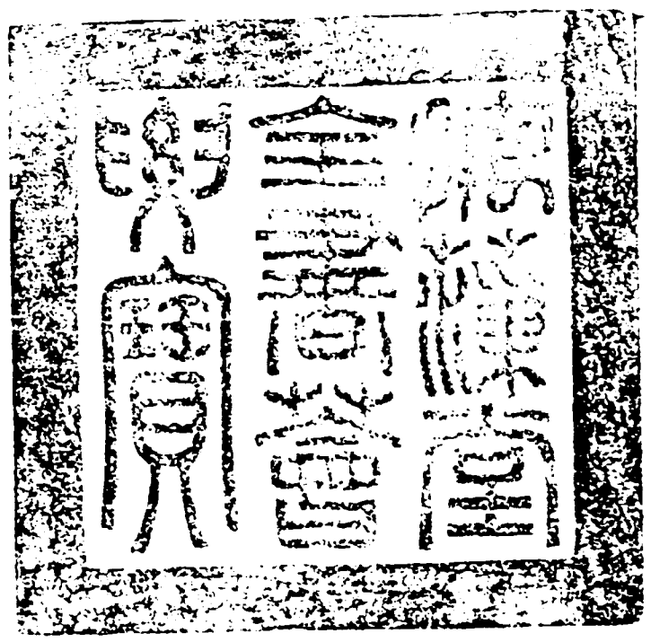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懇
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黜
黜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樂城三集卷二

謹案三集卷一第十二頁後五行屈信三十年按
信疑指字之訛

第十四頁後四行豈惟一炭故刊本惟訛為據宋
文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七十二　集部

樂城三集卷三　宋　蘇轍　撰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絶句二首　并叙

予謫居龍川己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氣予置酒招同巷黄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絶句其卒章曰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黄雞意自長卯飲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庚寅歲閏八月遇兩中秋賦兩絶句以繼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日加亦理勢然矣

潁川城下兩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飲官厨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蜑叟相從倒酒瓶十二年來均寂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

我昔見子京邑時鬚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頼昌市霜雪滿面知為誰故人分散隔生死子然惟以影自隨憐子肝心如鉄石昔所謂可令不移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綉開新詩可憐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輝蚌為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年年九日憂無菊今歲床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意天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氣尚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瓢尊空挂壁九日若為歡白髮逃無計黄花開已闌酒慳懸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寛

其二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盃行且強拈得閒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卧南窓日誰知酸與甜

其三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顧淡細酌喜清醇飲罷遙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似舊時貧

戲題三絶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聽研鼓跳踉一破顏

謝傅淒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俗挽斷髭鬚誰見憐

遍地花鈿歎百年蒼顏白髮意淒然回頭笑指此郎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冰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冰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妍細稍如苗麗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冰裏擷葉誰雕鐫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有强起試一觀

樹稼不見今十年

夜坐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來復夜正長
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不倒
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須陁洹
久爾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羣迷先自了
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毗盧一逕通
信脚直前無別巧

老史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卽飽暖常不時老
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腊車苦寒伺來歸嗟我
垂老年未免憂寒饑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事我三
十年閔閔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平生金石
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韵

冬儲久未辦佳雪為人留穀豆入高廩新蒸轉十輈紛
紛了歲事閔閔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米麪風聲
夜中變飛霰曉未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年憂天公知
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瓢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

小雪僅能消膈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貴
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人同
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

天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逡巡見屠剖田
家挽雙角歸理繅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碎身
本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一衰殘家有三斗釀春餘半月寒鷄
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其二

七十三年容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漸

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柏雙幹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翠柏擢雙幹冉冉出屋危柏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閉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霧雲間明月冷如冰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三歲作

一生有志恨無才久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真自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渾無幾新障重生撥不開七十三年還住否獲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春旱時聞蘡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麥生三寸未覆壠雨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饑欲死可憐肉食坐稱賢

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薤又一年

龍川道士廖有象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頎然一道士野鶴墮鷄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刺口問生事褒崇觀運斤俯仰忽三年愈久意愈真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王宮棟宇期一新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我歸客箕頼書日長掩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君來亦何為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君居龍川城築室星一周屋瓦如翬飛象設具冕旒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丘本為百年計自可一世留胡為不復顧脫去如弊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故人病老

翁輕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去彼非有嫌
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故人感君意一
言還信不遠行不為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笋二首

一旱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槃中宛轉明珠滑
舌上逡巡絳雪消仰囁佳人露猶濕偷銜啼鳥語尤嬌
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盈束伴晨樵籜龍似欲號無罪
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願鹽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簫韶
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惟石

西軒素屏開白雲婆娑老桂依霜輪顧兔出走蟾蜍奔
河漢卷海機石蹲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四隣
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稱奇珍
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為累道
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慧林
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游泥中佛法何處是引身山
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悟世常失
人違心輒喪已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君看淨因偕
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為智去住本由天毋
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裙造
化真憐汝耕桑不謾勤經過話閭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窻爽氣來四方風
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留此奉爺娘爺娘
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菘芥香無客恣
卧起有容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念終捨此
去故山松柏蒼此地亦何為歲時但烝嘗

秋稼

雨晴秋稼如雲屯豆沒雞兎禾沒人老農歡笑語行路
十年儉薄無今晨無風無雨更一月黍黍黍飯供四鄰
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邊逃卒到處滿
燒場入室才逡巡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與猶怒嗔
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堯舜知有否
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真安往河橋晚未完得
閒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

風開芡蔏鉄為鬚斧斫沙磨旋付厨細嚼兼妝上池水
徐噞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閒居賴我近平湖
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一涼秋向晚
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有心
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愔愔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千葉種難成姚黃性似天人潔
糞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移根花性安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辦
絕色濃香別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囊空口衆不堪閒却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德
彩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蕭條詠舊恩
記取老人臨別語茶瓢霜後早相存

九日三首

九日真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憁鶴髮老每與菊花期帽
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臘天意念衰羸

其二

我飲不為酒黃花競此時茱萸謾辟惡麴糵助和脾淺

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為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其三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陋巷連牆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 遲歸自河朔節前當至曹郎將赴山陽節后當行

早睡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麁氈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作龜息遂巡輒覺隔門燈火明髣髴聞語笑杯巹相勸酬往往見譏誚披衣坐跏趺衰老當自了室空窓亦虛半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廳前柏

稚柏如嬰兒冉冉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榦對華堂重露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糟鳴甕夜半蕭蕭雪打窗擁褐旋驚花著樹潑醅初喜酒盈缸隣翁晨乞米三丰釣户暮留魚一雙自笑有無今粗足遥憐逐客過重江時逐客有過湖嶺者

龕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窗枕上詩成那起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回去高卧幽人未有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爾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窗老憶舊書時展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摇落黄花盡古檜飛鳴白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鵝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窗心空莫著書千卷客到長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信舊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還看墓頤下飲江

冬日即事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巹元窄小得閒筋力尚康強

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為插秧近來腹疾頗退足生言舊所用藥須少增損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築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紛然四方集狐兎萃林藪何人知有益長嘯呼鷹狗奔逃走城邑驚顧念糊口素屏開白雲稱我茅簷陋濡毫願揮洒峯巒映巖竇巨石連地軸飛布瀉天漏榮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山家烟火然遠寺晨鐘叩僧從何方來行速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听然發一笑此處定真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夭壽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亦茫然邀我沽斗酒

冬至日作

義和飛轡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烝豚釀酒多為具賴川本自非吾鄉隣里十年成舊故誰令閉户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跏趺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髮已如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二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酤多取定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窻户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瓢終寡味石薪新烘灶信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日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為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漠水隔城來不得

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鬬多少
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去
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服之
不旬浹病去如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我意樂
有功服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蹣跚徐悟藥過

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柰此新病纏醫言無甚憂
前藥姑捨旃藥毒久自消真氣從此完鄙夫不信醫私
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韋弦

除日二首

屠蘇未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減
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漸微
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篘泉湧如迎節

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吾真
時人莫作樂天看燕坐端能畢此身

居道場輒攜酒尋花遊賞泉石畧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

上元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
獨邀明月上前軒跏趺默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
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所懷

亦自作

生日今朝是歿歿又一年讀書真已矣閉目但茫然下
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鬚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鬚下種已遲空悵望
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問渠
自頃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箇

竹林遭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倔強
澤分淇澳轉數榮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到檻
嵇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山丹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園裁接比桃李吾
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雨生可喜山丹
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絶品皆可寄明年春
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信矣斯人智根苗相因
依非真亦非僞客來但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
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尊共一杯
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渼水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
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陰平野闊稍通竹徑小亭孤

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自渼溝泛舟至曲
水園本文潞公舊物潞公以遺賈魏公今為賈氏園矣

風痺三作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聾説法仍害脚十
年學趺坐從此罷崔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下種
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吾生默
已定有數誰能却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寞漠

新作南門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通
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侯封
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恥言法律羞兵戎
中年出入黄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過亦無功
不忮不求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恃此知不累兒童
作門不瘫亦不隆陋巷正與顔生同勢家笑唾儻見容

春旱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敝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首

種二頃田柰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酹邢山阿飢寒
誰相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叩門用干戈邂逅一
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惻然上通
天矧此一盤渦雲與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
舉世炎涼柰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
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樂城三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三集卷四

詩十二首

宋 蘇轍 撰

喜姪邁還家

一別忽忽歲五除還家恠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世
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添一男孫并亦葺成散廬皆別後事林下酒尊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鑷鬚隨俗治生終落落
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有無
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乘明月過君廬

喜雨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旱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壟令多病喜
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婦求
時向林間數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

東南流注巳鳴澗西北霏微僅斂塵人意共懷艱食病
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巳分貧無福雩應方知社有神
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勻

溽暑

東風吹昃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欣
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巳不出門可憐尚寄生死濱
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聊嘲呻
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暯麥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囷得半猶足食伏中一暯不可緩
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日好
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舊有功
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來饞且慵
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肩頹愧鄰里磨聲細轉雪花飛
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烝麪十字或有諸
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鷄亦有烝胡盧唐相盧懷慎既老
疾公設食待客勑庖夫淨去毛勿拍折其項客喜為當
食烝鵝鴨也食至乃烝胡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
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絶句

苦寒壞我千竿緑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嵇阮客
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丈
端如幽谷茂林中竹西有二丈隙地筍猶未到

秋後即事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屋
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蘂水浮西浦稻生芒
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暹赴登封丞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藤
鞋生胼胝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下山
雙足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烟雲中隱約見巖岫未老約

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輿即迎父

省事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

老人寄東巖蕭然四無隣八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婆娑矣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築室千里秋風入衣巾北崦百步外我夢一室新速營三間堂永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久遠與子親悟老非凡僧飛礫化金銀歸來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樂城三集卷四

樂城三集卷五　　宋　蘇轍　撰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　并引

予閒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盤中索然或教予種覓粟決明以補其匱惜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覓粟

築室城西中有圖書窓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覓粟可儲覓小如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稌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抑槌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幽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閒居九年禄不代耕肉食不足藜烝藿羹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覓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熟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杜陵老老人平生以書為累夜燈照帷未曉而起百骸未病兩目告瘁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決明何為適口乎爾

上巳

春服初成日暖漯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為我班荆舉觴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外事日新呼童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烝嘗有處傳家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詘趺坐日昃此心皎皎常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堂成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風雨未除稟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不約

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晝明廓然夜宴黯然四鄰無聲布被麗氈身非蚌螺一睡經年夜如何其趺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以奉嘗烝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此如我心諸子之室左右吾背將食擊柝一擊而魯瓜瓞畦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泉眼仍在轆轤雷鳴甘雨時霈園夫能勤家足于菜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

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粗免躬耕明窓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猖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為榮

雙柳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葉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櫛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為纓綰之為結屈伸如意燕雀翔舞蜩蜇嘶鳴不名而至清霜夜落衆葉如剪顏色憔悴永愧松柏歲寒不改見嘆夫子聊同淵明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屢粗給三黜不去亦如展惠

卜居賦 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兄子瞻皆仕於朝裒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既而自筠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傴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為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郟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謙允南年七十有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顧

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
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
我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
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
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
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并引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硯甚堅而
澤歸以遺子為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
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
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吾硯明窓細
氊老尚著書撫之長嘆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潁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與丹青畫
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
與親

管幼安畫贊 并引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
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
人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
七年而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
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
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
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
全者潁川孫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
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
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
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
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
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

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東海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欒城三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十五 集部

欒城三集卷六

宋 蘇轍 撰

策問十五首

策問

問大錢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錢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錢耗於

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辨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

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不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北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禄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劓刖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縕袍之恥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

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脩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昔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為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為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畤封泰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畤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為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為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止耶即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名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

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為恥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為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之爭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為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為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

溢負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論一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偽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

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讒之以為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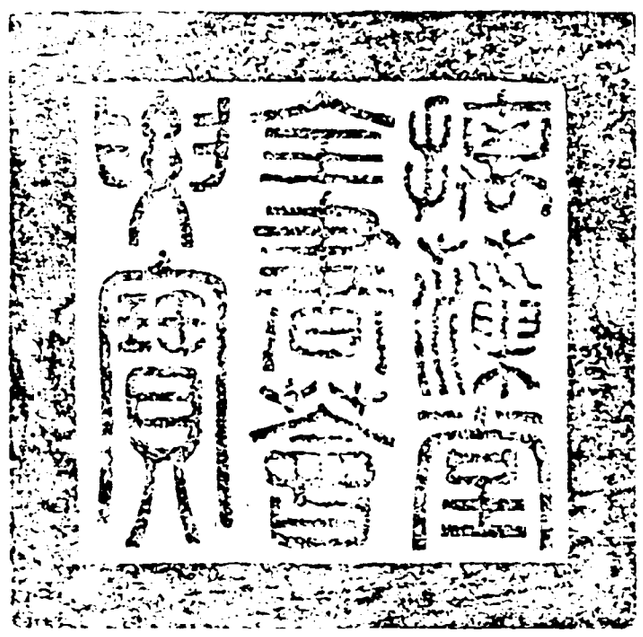
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謹論

欒城三集卷六

謹案卷三第五頁前一行一項種米麪按米疑來字之訛

第十頁前一行秋稼刊本稼訛旅據目録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趙人猶欲用廉頗按宋文鑑欲作復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七十六 集部

樂城三集卷七 宋 蘇轍 撰

論語拾遺 并引

子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

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過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

後知信之為輗軏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竪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所不愛也子曰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强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

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

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

成器以天下讓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弒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儆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驕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惟也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

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魯從之如避寇讐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必有所一而後可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二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樂城三集卷七

樂城三集卷八

宋 蘇轍 撰

雜說九首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為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斂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蓍則取其數以為蓍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蓍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其遠者言之耳

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

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為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為哉亦位

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為不然乃為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為也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事而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從之至乂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乂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乂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乂之反為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為金以聽為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

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為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燠哲之反為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常燠聰納於內則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為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

八章乃曰肆不珍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未乃取闢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七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為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恕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能平均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創持黠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埋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亳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欒城三集卷八

欒城三集卷九

宋 蘇轍 撰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寘之坐隅蓋

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種生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衆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所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暵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嘆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慧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

捨不得便為滲漉予欲書此言於紳席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為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頻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頻濱老曰師子捉兎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為兎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善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即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彼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頻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之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爾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為同為不同頻濱老曰六根為物所塞為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為物所塞不為物所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二則性也

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展脚路上坐峰

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屐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師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頽濱老曰馬師屐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耳土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竢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瘥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頽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他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呵之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麽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為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恠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後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作麽生對曰正恁麽時是甚麽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麽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頽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為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為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遣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即是衆無對頼滇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槌竪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頼滇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槌竪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況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倘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雙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

和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為法為極則又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頼滇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況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傴僂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賢聖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盡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為法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謂有無自然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僧家杜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大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

台嶷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彦亦無措賴濵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為充滿法界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窓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予曰予賴濵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

樂城三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三集卷十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賴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窓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樂城三集卷十

宋　蘇轍　撰

記四首

遺老齋記

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予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無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邪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

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物咸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曰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户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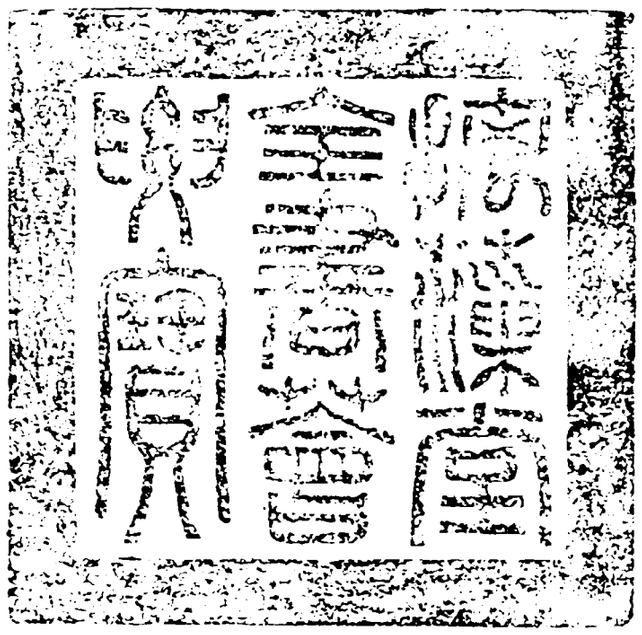
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刹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牓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瀼湧清洌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刹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不知所為而手詔適至泉亦溶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為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刹廢興所自以無忘大夫護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三集卷十

樂城三集卷十

謹案卷七第三頁後三行非信無自入矣刊本無訛而據三蘇文粹改

卷八第六頁前六行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刊本氏訛之據三蘇文粹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一

宋 蘇轍 撰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邪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

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而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者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為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取琴而鼓之其樂衍衍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嘗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所以為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

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於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愚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蓋嘗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淬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茨而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為文於前

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
豆列其鼎俎備其酳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
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
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怳忽誕謾
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
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
之以滋味重之以膴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
重之以醴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
梁先大羹而後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
寧反覆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
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
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
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興曾子推論禮之所難
處至於毫釐纖悉之際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
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强凌弱衆暴寡而後世
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

於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
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
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
夫冠婚喪葬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
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
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
以為法也

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
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
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
當時之士慮患之踈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
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
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

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睢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

之故雖馳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欒城應詔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欒城應詔集卷二

進論五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鰓鰓然瞻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

宋 蘇轍 撰

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惽惽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

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已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

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冒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就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勤勞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

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

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豐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邪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鎮子弟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唯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庶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邪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

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

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慆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邠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絶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樂城應詔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卷三　宋　蘇轍　撰

進論五首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內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

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

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率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閒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

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之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

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猶紛紜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

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陽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

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

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為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不然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放雞豚食菜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言譬如規矩之於方

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横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為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也夫天下之

人不可以絶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際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皆無所與以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絶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横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

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

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而區區焉平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而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為窮既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樂城應詔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卷四

宋 蘇轍 撰

進論五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閒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盎然見於其面而塗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衣而御古之

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比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汙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鄙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為不可蓋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恥而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闊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為之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

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彊以為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戲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

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於禮春秋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

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
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
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靈曰隱其靈在南山之陽
此非有所取乎靈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
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
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
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彊為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
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　卷四　十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
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
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
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
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
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
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
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
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
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
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
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
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
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
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
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
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
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
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
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
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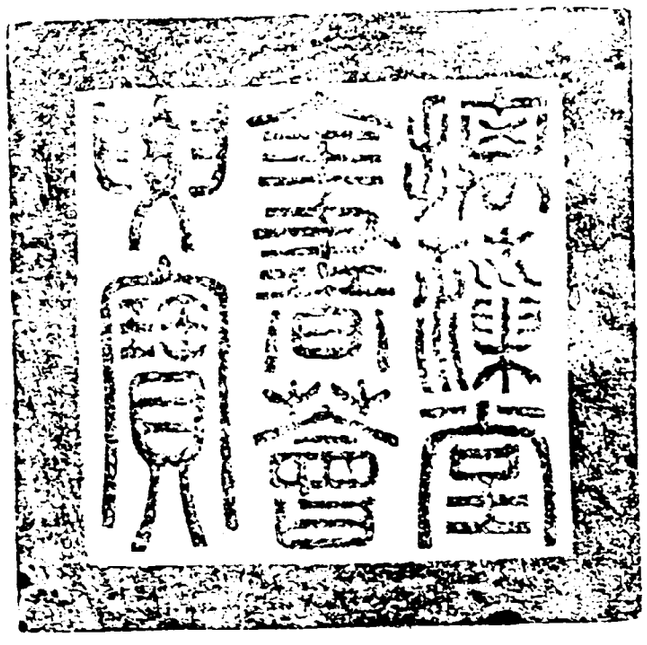
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孫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樂城應詔集卷四

謹案應詔卷一第一頁前六行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按三蘇文粹天下作後世

卷二第四頁後五行而我閉而拒之按宋文鑑閉下有門字

卷三第十頁後三行唯不務其是非利害按三蘇文粹務下有辯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八十四 集部

樂城應詔集卷五 宋 蘇轍 撰

進論五首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襁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有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靖椎鈍而少

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靖者可以義動而其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鈍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則為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劒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

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禦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詿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

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慼慼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果於擊刺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纏裹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慠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

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沙漠踈遠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中國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

强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

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强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熟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

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緜地十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

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讐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戰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

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樂城應詔集卷五

樂城應詔集卷六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君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榷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為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為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

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驟驟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襟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趫趙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驟驟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襟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趫趙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衰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恐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疑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第二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

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

焉而强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强之也强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制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之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故常恐其下之人從而傾焉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

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

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說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退也無所底厲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其義可以無詘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詘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厲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其義可以無詘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

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戲頸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搏天下之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

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蔽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為之堤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狥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讐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第五道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戲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

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上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小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悖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決之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欲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快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以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唯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

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豬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欒城應詔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十六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七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臣事

第一道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為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

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其上之心將繹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譯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之今世之弊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

安敢有所為於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第二道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及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比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嗟歎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子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故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者又非特如此而已

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折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讐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矣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無私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而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為者有患不之知而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哉

第三道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

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有求而必從有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有而天下之所甚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莫不養其氣然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致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憙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

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悦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究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遍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鸞鑾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

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指兵以與人欲先指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第五道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尤難何者士氣之難服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陳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禦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偃游無為投石超距

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役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兵夫矣而當今之病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趨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禦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邑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此數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昔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兵諸校各有軍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柰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宜畧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理傅曰晉悼公知欒

實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能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樂城應詔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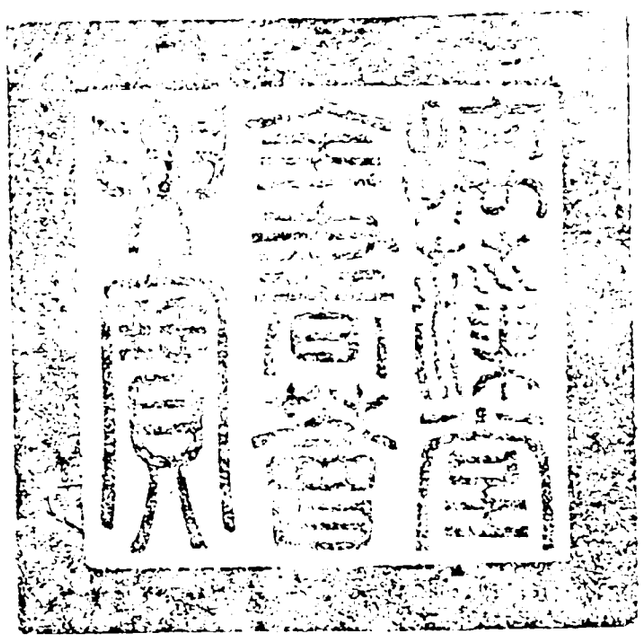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第一頁後一行頑鄙無恥刊本罵訛冒據三蘇文粹改

第一頁後三行雖耕田荷任之賤刊本雖訛離據三蘇文粹改

第一頁後七行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刊本義訛美據三蘇文粹改

卷六第五頁前四行而不禮焉按茅坤選本而上有進字

卷七第一頁前七行知惡夫權臣之為按宋文鑑為作專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十七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八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臣事下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略觀之矣堯舜之時洚水横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灾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為何者天下之人各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内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

作故天下漸以衰德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官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訕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異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

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絶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閒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馬則遂靡靡而不振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歟

第二道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為天下安詎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為不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强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人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已來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為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

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内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為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吏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强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為常吏變而為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内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第三道

臣聞天下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之謂權能貧富貴賤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

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横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禄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

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走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又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之人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蓋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之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蔽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紜而無所執法蔽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蔽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

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曰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也與之而不才也罰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或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第四道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

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吳越之不可以相通不邮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

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在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之北生於東者必投之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歎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眉眉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近者皆

問其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為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第五道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

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事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天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敢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鄙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焉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尚何以視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

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
隸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方苦財用之不
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
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
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故臣亦欲
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
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史之俸禄辨其等差而
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
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
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
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
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俟為姦而有
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戮之則無愧乎吾
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樂城應詔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卷九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民政上

第一道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
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
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
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
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
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
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悦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
喜之心勸所不悦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
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
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
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

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恐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趙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勞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哿哿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之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阻背受笞於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以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為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

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第二道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其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為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

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邪將為樵邪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

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閭巷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其

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當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

各當其處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
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
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
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
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
為嚴賞罰勑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
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
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
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
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
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
駿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
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
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
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
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
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
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
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
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
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西攘白
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徐祥
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
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為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
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
耕闢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
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
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
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
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

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釀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狠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

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士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蹙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棼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閒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斂黎藿不繼而不為法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

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亂今者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曷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樂城應詔集卷九

樂城應詔集卷十

進策五道

民政下

第一道

宋 蘇轍 撰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天下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

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閼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

可以稍緩矣

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饑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

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關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荊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廬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

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為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為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之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

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强大外抗群蠻内禦秦晉常以其兵横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堵鹵墝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為漸減而取諸此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

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恣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策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貉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貉戰不必貉而貉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題之方今二國之貉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國之勢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

淡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失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

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不能使人無疑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其有不服之心鑿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

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戎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

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

徒蓋常以為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方之急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

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施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閒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真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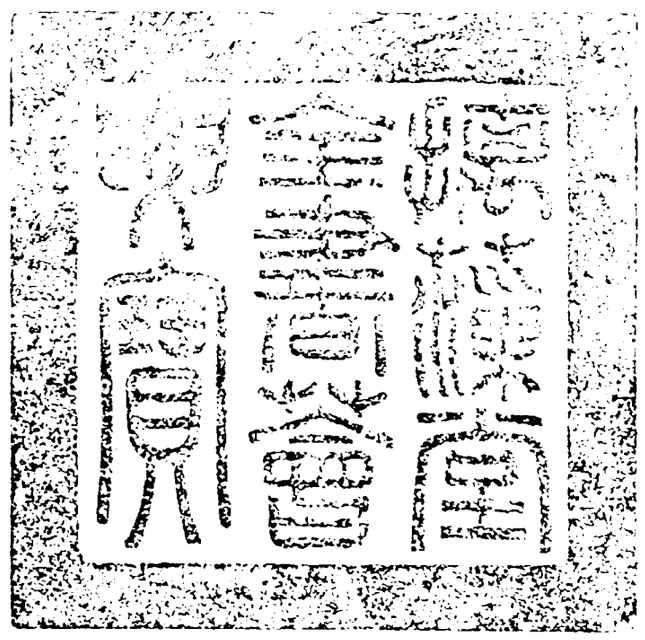
樂城應詔集卷十

謹案卷八第十頁後二行與調天下之選人者刊本選訛遷據茅坤選本改

卷九第六頁前二行求之以勢刊本求訛來據三蘇文粹改

第六頁後五行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刊本求訛來據三蘇文粹改

卷十第四頁前六行要之十歲之後刊本之十訛知千據宋文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十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十一　　宋　蘇轍　撰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

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必欲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

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絶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為治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説施之於中國强盛夷狄暴横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説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即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

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説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辨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愚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

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及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為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狥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

為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為稼又欲為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

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竝耕饔飧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為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況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樂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嘗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矣夫坎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為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為君之尊而民至於為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

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於之六四而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无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為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刖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繩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君子之為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為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為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為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

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為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為酒醴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為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呶伾肆以敗亂其德為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鬬危亡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已有

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氏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為君子陳於前哉

秘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天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與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左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

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名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

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威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樂城應詔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 卷十二

樂城應詔集卷十二

宋 蘇轍 撰

策一道

御試制策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

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鑠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躭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疎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閒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疾病羔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

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嘯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名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自撤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嘯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名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

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
廢以為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
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
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
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
越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
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
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

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
草木之於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
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
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
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
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恐
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斂寬
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
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
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
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
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
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
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仁
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

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
得省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怪陛下內有宮
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凡今百姓所為一物
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
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
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
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遺金繒而又內自
為一穽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

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而為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資素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説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閒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絶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閒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克之暮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禄又不得賢也費廩禄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

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皆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實實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歷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歷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民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去於為治然臣以為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實也且陛下以為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郵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吏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陛下之

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為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煩氛江河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為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為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不過盜賊窮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窮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亥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捐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克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又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為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之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

救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覩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陛下慜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家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貞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天下而歸之宰相是以宰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

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説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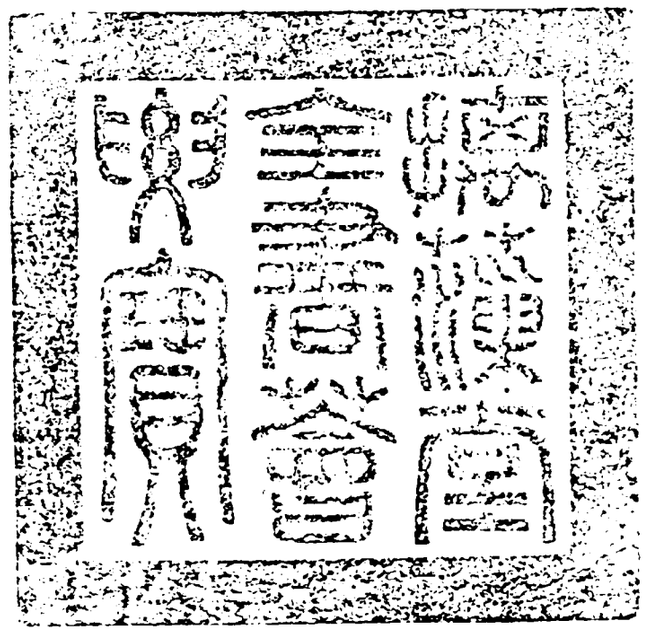
曰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為陛下申重其説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悦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内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為用而不能制閒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

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温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朴直之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為也臣本布

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陛下釐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寫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者終欲為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為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鷄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

謹案卷十一第三頁後八行非有先君之命刊本有訛是據三蘇文粹改

卷十二第九頁後一行既費廩禄刊本費訛廢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青山集目録

卷一

楚詞體

卷二

歌行

卷三

五言古詩

卷四

五言古詩

卷五

五言古詩

卷六

五言古詩

卷七

五言古詩

卷八
長句古詩
卷九
長句古詩
卷十
長句古詩
卷十一
長句古詩
卷十二
長句古詩
卷十三
長句古詩
卷十四
長句古詩
卷十五
長句古詩

卷十六
雜題古詩
卷十七
五言律詩
卷十八
五言律詩
卷十九
五言律詩
卷二十
五言律詩
卷二十一
七言律詩
卷二十二
七言律詩
卷二十三
七言律詩

卷二十四
七言律詩
卷二十五
五言絶句上
卷二十六
五言絶句下
卷二十七
七言絶句
卷二十八
七言絶句
卷二十九
七言絶句
卷三十
古律哀挽
附録

臣等謹案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祥正字功父當塗人熙寧中舉進士以上書詆王安石反為安石所鄙仕久不達嘗知端州復棄去家當塗之青山以卒嘗以詩見賞於梅堯臣晚又與賀鑄善故集中多褁仙佛之語未免擇焉不精要其綺思俊句繹絡紛來逸氣自不可掩宋史本傳稱其母夢李白而生蓋後人因其詩格相近從而附會也王士禎居易録曰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是士禎所見屢經傳寫已殘缺不全今此本三千卷與文獻通考所載合猶屬完書蓋流傳僅存之本固可寶貴矣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青山集卷一

宋 郭祥正 撰

楚辭體

補到難并序

真陽有山削立出江上陰翳其外軒豁其內名為碧落洞天唐周夔羽皇題文命曰到難言其去中國之遠而賢士大夫之所難到也詞則麗矣然未能盡碧落之狀此以為難知樂此矣能久處之又為難余故補到難以題篇此

巫山送吳延之出宰巫山

送子之邑兮山之峩峩緊物之可賦兮曰如之何虛徐悅耀兮匪車匪馬匪足匪翼兮奮于巖阿薄萬象兮周四海爛五采兮揚天波倏然悄然以自斂妥輕素兮縈翠螺容與兮窈窕行止兮委蛇吐兮若英攢兮若龍聚若白蟻散若楊花爰有靈依兮遂異于他對之自然又不可求逐之無迹愴我離憂上下無窮變化周流亂曰縣延夭矯兮竟何補贊天工兮濡厚土舒則有所不為神女兮而為君子

山中

詢而鮮識烟霏霏而引素雲悠悠而奔態已泯然而無迹崩漸遠響聲落瑟續聆之愈深詠之不足欲幽棲而忘返尚徘徊而眷祿彼寧待乎世人蓋有要于仙躅到乎難哉信夫到之難也匪到之難知樂此以為難知樂此矣能久處之又為難余故補到難以題篇此

風蕭蕭兮雲謁謁泉淙淙兮石皚皚禽驚人兮遠飛去
以復還容醉其間兮殊不知為冠帶髮被衣頹以自顧
兮誰為吾仇山花為我一笑兮山草為我以忘憂嗟世
人之愚兮竟營營以何求求百年之寵榮兮取萬世之
奴因怵讒舌之甚兮尚毀孔而謗周咄何得而何失兮
孰為馬而為牛歌數作兮飲未休石駭以走兮泉凝而
不流起挽石以道泉兮爾何我尤吾將去乎世兮結爾
以長年之游

招遯

遯兮樂歟吾能為子言之山高水長兮遯歲月而忘歸
朝採木兮遯而食暮葺蓑兮遯而衣雲徜徉兮出岫奮
吾心兮與期日躅躅兮行天甲吾影兮沉西委吾形兮
自信豈世塗之詰曲兮能屈伸而驚馳遯其樂兮吾能
為子重言之林之深則鳥獸遯而樂水之深則魚龍遯
而樂帝者之道備則生民遯而樂遯將獨樂乎哉吾弗
與也于是作招遯之辭辭曰來（句來音離）馬肥馭良兮遲子
以歸虎豹齧人兮胡獨為宜朝有好爵兮廩有好祿遯
兮于斯之時

言歸

休歟歸乎何為而言哉予七齡而孤兮託慈育以苟生
捉手以筆兮口授以經緒先子之素訓兮夜未央而丁
寧既束髮以就學兮入必問其與游聞道之進兮曰使
我以忘憂課蠶而織兮紉衣以先汝使弗墜業兮我勞
而汝處慨薄德之眇末兮今逾壯而不揚吾母耄兮戀
故鄉雖得邑而祿兮曾寤寐之弗遑興音問之吉兮孰
若朝夕而在傍誰縶予足兮眷白雲之徜徉還印綬于
有司兮賢守足以往訴將俟代而返兮念歲月之云暮
休歟歸乎春山旆旆春水瀰瀰春蒲濯濯春魚尾尾吾
親在前吾子在後飲甘滌潔以介眉壽

廣言歸

予將歸兮而有言德涉薄兮言弗見信（音伸）孝乎為孝兮
友于弟弟奚為為政兮予之所存慨日月兮往而不返

吾親八十兮事之云晚朝廷清明兮予忠曷施道弗行于家兮何以教吾民之為哉嗚呼耕吾土兮足以食條桑兮足以衣子奉親兮孰不可樂予治身兮尤以為宜蹇何憂兮何思恬無悶兮無知休歟歸乎以退為進兮予焉諸誠乎賢誰弗信乎

泛江

歲在庚子月惟孟冬蹇予職事鼓楫長江感慨其懷而為之辭云士有以處兮無畝以耕眷餘緒之尚抽兮慨慈親以遲榮虛徐縮瑟以內習兮實愧乎先民之心惚怳惻愴其不得已兮被命于九江之潯戴皇天之休兮廩足以飽度白日之難兮誰察予情汹汹北風怒浪兮滔天撫慈膝兮出門淚連漣而兮就船事將有責兮死豈予之所畏蓋忠未足以盡報兮孝未克以自信惟行止之坎坎兮適簡罪以與生度白日之難兮誰察予情蛟囓齒兮岸摧蜃矯首兮渡分妖鱗怪鼠曾莫識其名兮怒矸牙以相矚數將傾而還復兮予委命乎上靈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 卷一 十

幸生全而就泊兮夜風止而月吐曛上下之澄澈兮適縱觀乎琉璃之府北斗揚光兮百怪潛伏岸芷露翠兮汀蘭放芬起予思之無窮兮既蹈影以自慰又苦辭以招魂辭曰始凶終吉魂兮歸來奚往而失

殤愁

氣氛氛兮隘如魂颺颺兮寧居慧言在耳兮疇能捨諸異質沉壤兮委夫頑虛鴻雁零飛兮若獨何趨蘭蓀早悴兮天孰與鋤雄嗥雌啼兮巢失佳雛天地黯黯兮風雨呼胡翩翩兮導衢夜冥冥兮永殊樽有醑兮鳥有魚享弗享兮日月云徂

醉翁操

泠泠瀑瀑寒泉瀉雲間如彈醉翁洗心逃區寰自期猿鶴俱閑情未闌日暮向深源異芳誰與搴忘還忘同聲瓊樓玉闕歸去何年遺風餘思猶有猿吟鶴怨花落溪邊消消泛商回徵星斗寒

古思歸引 石季倫有其序而亡其詞

昔人思歸兮宅林藪之遂深阻長隄而臨清渠兮芬翳翳以交陰有觀閣池沼兮通泉溜而附嶔崟蔡美羽之翔集兮嘉魚樂而浮沉時則命宴于芳晨兮連親戚與佳賓執樂而侍兮列秦趙之艷人管絃奏兮歌悠揚而絶塵漿蘭桂兮羞肴珍左琴右書兮助為娛而養眞又期于不朽兮志愾然而凌雲孰與婆娑于九列兮顧牽羈于繁文曲有紆而無辭兮述予懷以自信申歌曰日轂馳兮老將至鑠外紛兮中絲累歸去來兮予之思放吾形兮聊逍遥以卒歲

補易水歌

燕雲悲兮易水愁壯士行兮專報仇車轔轔兮馬蕭蕭客送餞兮酌蘭椒擊筑兮喑咽歌變徵兮思以絶易水愁兮燕雲悲四座傷兮皆素衣歌復羽兮慷慨髮上指兮泪交揮又前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思嵩送劉推官赴幕府

我思嵩兮三十六峯之葱蒼雲霞卷舒兮紛五色而爛朝陽涉韋仙之不可見兮時有鸞鶴雙翔翔窮崖斷壑兮飛泉吼怒森琳琅儼修松與美竹兮碧離離而低昂考周室之卜世兮顧八表為中央天乃寵于吾宋兮六陵相差而永藏惟傳祚之億萬兮豈八百以為之長引伊洛之二水兮聿通汴而注揚回黃流于故道兮滅湍射而汪洋橫星橋于河漢兮紫關峙而蒼蒼煒煌列槐植之行杭秀兮歷五代而經唐承太平之雨露兮幸不遭乎伐戕為衆木之耆艾兮如羽蓋之迭張慨離彼而適此兮亦出處之靡常既寓情于物表兮獨思嵩之未忘忽有客兮鼓檝言別我兮靈羊將度庾嶺沿濤江涉淮泝汴入幕乎洛陽詞氣有餘頓挫鏗鏘誠南士之頴出然未始離乎炎荒請陟嵩而遠覽循今古而徜徉矯垂天之翼翠瓊瑤之章于是被詔音登玉堂返眄乎羅浮朱明如棄魚目而懷夜光也

王逢原哀詞

追髣髴兮故國之高丘與子之相遇兮聽其言而若秋
雍雍而肆兮嚴嚴而收樂我之心兮以遨以游子將娶
兮于南州莫克從子兮翻自省以幽幽川陸兮沉浮日
月兮再周云子之長逝兮愴我之深憂子不可見兮道
將誰求彼蒼者天兮胡慘胡仇奪子之速兮使不位于
公侯雖窮德之特立兮弗與世以綢繆嗟坎水之未盈
兮竟何澤以休休瘖予之聲兮血予之眸猶不足以止
兮靈何在而薦羞惟永絶兮奈何悵平昔兮悠悠

徐孺興哀詞

嗟乎孺興之不幸兮上有高堂白髮之慈親孝不克以
自信平聲兮魂將逝而復返目冥冥而莫勝兮顧天命之
予上聲短業脩脩兮志與道配寂不少振兮遽沉幽而終
蹇蘭未芳兮先凋月將昇兮俄閟孺人囂囂兮追話言
之弗足夢悠悠兮魂去來而數入聲戚撫稚子兮秋夜長
暗明璫兮摧腕玉魂何知兮興予之哀體與道化兮歲

月徂而屢周情經綿兮若俱往則已矣詞不足以盡寄
兮託餘思于江流

留君儀哀詞 并序

南漳留定君儀才行之士也嘗有德于予今其卒矣故
為之詞以哀之

懷伊人兮漳水之湄爰結好之初兮予方出乎陷穽之
羈縻彼知予之橫罹兮眷梵梵而弗支氛侵侵而襲人
兮子獨贈我以蘭芝芳芬而爽吾衷兮雖厄窮而弗
疑言消消而洗吾耳兮寂塵聽而淒其炊嘉黍而納吾
腹兮使朝則忘飢采薜荔為予之服兮慨前修之可追
脂吾車而秣吾駟兮造仙窟之幽奇煮甘溜而茗酌兮
珍盤進乎離支唱則和兮迭指摘其醇醨同底于道兮
遵聖渚為之歸聊容與以卒歲兮曾弗察乎白駒之
駛洎中吉而啟行兮觴桂漿以違離惕南北之緬邈兮
蹇形影之頹衰歌激揚而再發兮淚浪浪以沾衣馬悲
鳴而仰顧僕弛負以增欷行雲駐而黯慘去鳥返而低

迷歲聘介而一至兮孰敢為之後期幸再往而再復兮釋予心之思也忽承訃以躑躅兮行不知其所之也嗟若人之蘊美兮天其奪之速也蹇松柏之枯折兮惡植則滋以榮也考太空之役物兮必善搏而化之也將為麟為鳳兮對明世而出也將為蘭為蓀兮芬馨香而薦上帝也將為江為河以濟舟也將為雨為露而澤物也將復為人兮英華于士林也將為仙為神兮自適于逍遥之境也嗚呼以甚塞之懷兮測乎無涯之朕以有限

之情兮導乎無窮之悲嗚呼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吾其能久乎吾將從子于重泉之游乎吾又何詞之哀乎

山中樂并序

歐陽公有山中樂三章送惠勤師歸杭後四十年勤師之孫元竦上人頗好吟詠從予游且言思歸舊栖因擬山中樂一章以勸其歸其詞有同有不同亦各言其志也必有讀者能得之

歸乎樂哉山中之樂兮其樂無窮藹葱蒼而杳巑叢兮眷青瑶之諸峯琉璃一碧兮湖波止而溶溶層樓相望曲徑相通魚龍轉影于汀瀾之際鐘梵答響于烟雲之中鳥嚶日暖兮花氣濛濛搴密葉而成幄兮風颯颯而吹松巖谷玲瓏霜木落也玉宇浮空氷澌凝也天高月朗兮定省乎華嚴之境雷奔雨驟兮作新乎水墨之宮達僧擬王孫之葵圓法師逸士林逋躡淵明之蹤方爾祖之得名兮考其言于廬陵之醉翁曰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予其往兮誰逢後四十

年爾復好吟遠游不反求我之從勸爾之歸兮栖老乎山中爾之材兮甚良當自適其無庸之庸違世絶俗黜明塞聰山中之樂兮乃可以久非我與爾兮誰同

石室游

端城之北徑五六里有石室兮洞開其上則七山建斗司天之喉舌其下則淵泉不流渟碧一杯窺之則肌髮氷去聲酌之則煩心灰四傍則石乳玲瓏中敞圓蓋窈窈萬丈莫窮其厓孰納忠兮嗟肺肝之已露孰止戈兮束

兵仗而相挨儼衛士之行列肅庭臣之序排紛披披兮蒂萼粲樅樅兮條枚安而不可動者為梁為棟奔而不可止者為虎為豺龜闖首兮屏息虯奮鱗兮搏雷怪怪奇奇兮千變萬態愈眎愈久兮惚恍而驚猜何人境之俯近而仙宇之秘異如此者哉蘿卷風兮窈窕春漬芳兮不廻或命佳客或寓幽懷考二李之勁筆邕紳皆一時之遺材援玉琴以寫詠悵夕陽之易頹方謝事以言返眷茲室而徘徊雲愀容兮泱漭鳥送音兮悲哀況百年之將盡邈夫萬里奚復來

逍遥園并序

筠州之城西有園名曰逍遥因山而得名今鄒君幾聖大夫之所有也予作逍遥園一首以贈幾聖云

逍遥有水一溪有竹三畝蘭芬菊芳松老石瘦堂居其中亭列左右菲菲兮春榮陰陰兮夏茂孤猿嘯兮秋夜長空桑嗥兮冬雪晝山之名兮人莫知公為主兮天所授其或要佳賓酌醇酎清吟得韻兮非人世之絲篁屬筆成篇兮發天機之錦繡方且登高臺挹遠岫俯仰羣仙咨詢遐壽脫輪蹄之縈服煙霞之秀于斯時也一舉九萬兮吾不知其為用嗒焉自喪兮吾不知其為偶脩兮窅兮非無之無寂兮息兮非有之有無何亦何得而名有竅則竅遽能久至若聽出于垣觀入于牖此鄙士之常習又安得與夫逍遥主人而為之友也哉

孤雲寄潘延之先生

望孤雲兮山之巔漭弗雨兮何油然送孤鴻兮海之涘高舉翼兮游無邊彼君子之如似兮脫世俗以不返奚無悶而止兮又放意以窮年川有航兮陸有馬園有佳木兮池有芳蓮坐卧兮白日笑歌兮朱絃客至止兮樂我之樂豈公侯之下兮曾弗擇乎愚賢僕夫以耕兮妾女以織恬弗愧兮我衣我食神仙之逍遥兮固不得以見之君子之宴息兮舉斯世以誰敵嗟世人之自徇兮莫知其求勢得而傲兮勢失而囚靡後先之思兮孰進退之由苟歲月之徙兮託冠帶以包羞惟吾子之賢兮

貧未足以自周匪妻子之累兮實吾親之憂慨負重兮
執熱慕袒跣兮臨流

采薇山之巔贈張無夢先生

先生曰采薇山之巔兮吾非求之為仙吾無一畝之宅
一立之田飢食山之薇渴飲山之泉巖為吾居兮鹿為
吾馬吾豈不足兮翱翔乎山之間彼世俗之混混兮嗟
苦短之白日此一身之悠悠兮聊自樂以窮年彼塵埃
之往茀兮此雲煙之綿聯誰謂才之大兮慨匹氏之弗
取吾獨幸其弗取兮森蔥蒼而自全粤吾君之為治兮
三王之聖而吾相之為輔兮伊周之賢吾父吾母兮皆
善終以天算進何憂而退何憾兮養吾氣之浩然弟子
進而贊曰采薇山之巔兮其樂也如此衣曳曳而情飄
飄兮願執轡而往焉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二

宋 郭祥正 撰

詞行

姑蘇行 送胡唐臣入幕又送朱伯原秘校

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荒墟使
君誰何好平恕覓則脂韋猛則虎只今卧治聞黃公更
得高才歸幕府願令里巷詞召南風化流行成樂土昔
年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持使節臨朔方威
震秋霜愛春雨玉上青蠅誰強指鼻端有堊寧傷斧升
沉偶爾非吾嗟不用東方且為鼠豈聞絶代無佳人何
必西施妙歌舞盛傾緑酒鱠肥鱸承詔還從大梁去
倏言別扁舟連夜發往登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
遷迹但見蒼煙滅覽古竟論今治具校工拙有才不得

施著書貽後世何必腰黃金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
雲泉味尤美若逢吳市門更訪長生理

送姚彥經謁行

春風動地吹春去行人不肯江邊住片帆朝掛暮千里
烟霞蒼茫宿何處聞君少年日射策明光宮同時得意
三百輩上林曾醉桃花紅十餘年間事超忽幾在青雲
幾白屋君雖未甚榮亦足有餘樂存心不負聖與賢何
須畫影凌烟閣潯陽城頭古樓壯邂逅相逢觀溟漲魚
龍奔走勢莫分却憶當時兵火愁殺人至今戰場無綠
草寃魂夜哭寒蟾老臨風瀝酒一弔之而我浮生何足
道聊為君行謌數聲青山截斷江流平晴雲相對似能
舞野鳥好語如吹笙却把閑愁付滄海身雖離異交無
改若訪蓬萊王母家為攀琪樹遥相待

桃源行寄張兵部

武陵溪上青春暮昔人傳有桃源路時見落花隨水流
咫尺神仙杳難遇神仙有無何可量但愛武陵山水強

九華山行

羣山秀色推寒空九華一簇青芙蓉誰云九子化為石
聚頭論道扶天公深巖自積太古雪燭龍縮爪羞無功
滿流萬丈射碧落此源真與銀河通塵埃一點入不得
煙霧五色朝陽烘有時昏昏雷電怒崩崖裂壁揮長松
龍作雨虎嘯風白日變明晦九子亦慚容褐冠釋氏胡
為笑傲于其中我將學彼術卷舌奮志求童蒙天公信
玉女號令不爾從嗟爾九子竟何補非泰非華非衡嵩

廬山三峽石橋行

銀河源源天上流新秋織女望牽牛洪波欲渡渡不得此鵲為橋誠拙謀胡不見廬山三峽水此源亦接明河底擘崖裂嶂何其雄崩雷泄雲勢披靡飛鳥難過虎豹愁四時白雪吹不收燭龍此地無行迹六月游子披貂裘誰將巨斧鑿大石突兀長橋跨蒼壁行車走馬安如山下視龍門任淙激寄言牛女勿相疑地下神工尤更奇喚取河邊作橋棟一年不必一佳期

谷簾水行

嶄嶄青壑仙人居水精簾掛光浮浮音扶中有天樂振天響真珠琤淙碎珊瑚嫦娥擁月夜相照天光地瑩倒玉壺又云玉皇醉玉液瓊簟千尺從空鋪卧來北斗闌以起驚風吹落青山隅溶溶萬古萬萬古竟誰能辨為真虛我來吟哦不知晚山雲四暗山魈呼安得長鯨駕天險下眎靈源知有無

鸚鵡洲行

猛虎磨牙齒九州禰生何事來撅廞黃雲屯屯宴賓客故衣脫去更岑牟渙陽摻撾曲聲苦壯士銜悲寂無語漢朝社稷四百年海瀉濤淙一盃土嗟哉鼓史狂而癡天運往矣安能追四方血戰殊未已三尺梲杖真何為君不見武昌之國鸚鵡洲至今芳草含春愁可行則行止則止死無所益令人羞死無所益令人羞黃祖曹公均一丘

金山行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氷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功一朝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閤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搥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渙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遥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潛山行

笑別姑孰州來作潛山游潛山聞名三十載寫望可以銷吾憂晴雲如綿掛寒木廣溪鏡靜涵明秋山頭石齒夜瑩瑩疑是太古之雪吹不收信哉帝祖駐蠻踄異景怪變誰能求若非青崖見白鹿安得此地排珠樓羣仙長哦空洞絶緑童封事乘虛輈靈鳥盤旋老鶴舞華燈散采祥飈浮噫吁嚱漢武登壇求不得明皇夜夢推五百寧知司命抱真符為宋真人開社稷詔書數下修琳宮殿閣縹緲平諸峯六朝德澤施愈遠九天福祐來無窮君不見潛山之下潛水之涯菖蒲有九節白术多紫花採之百拜獻君壽陛下盛德如重華

山中吟

山中吟白日長碧霄泉暖菖蒲香仙翁勸我採為食登高遂覺足力强登高望遠遠思發春風浩浩天茫茫美人一別隔滄海青鳥寄與雙明瑞青鳥東飛亦不返草色緑縈雲徜徉草色幾回緑雲飛無故鄉魂迷夢斷意何在山中吟白日長

山中樂

尋山佳興發一夜渡江月首到廬江元放家水洞清光數毫髮愛之便欲久棲息又聞靈仙之境敞金闕清風吹我衣不覺過皖溪危梁千步玉虹卧松行十里青龍歸煙霞繞脚夔明晦忽見殿閣鋪琉璃重簷却在迴漢上倚欄俯睨白日低虛庭自作簫籟響屋角更無飛鳥飛霓愔重重蔽真御髮鬟遥見星文垂長廊紗籠絶筆畫老龜穩載青瑶碑更逢逍遥不死客齒清髮翠桃花肌蕭臺可到亦非遠雲間況有白鹿騎細窺絶景輒大笑吾曹何事塵中為安得良田三百畝可以飽我妻與兒長年只在名山裏萬事紛紛都不知

將歸行

男兒四十無所成可憐鬢髮霜華生尺書朝奏夕命相此事故非言不行低徊却入邵陵幕梅嶺招降建城郭論功第一遭衆讒斷木浮沉委溝壑噫吁嚱數奇不獨

李將軍株坐桐鄉三見春桐鄉雖好大兒死風物滿眼
唯悲辛適來又赴肥上辟碌碌隨人亦何益法網深懸
無縱鱗斂翼飢禽憂彈射噫吁嘻一寸丹心不堪折扁
舟却憶姑溪月溪如凝氷月如雪天地清光迥交澈釣
絲千丈入琉璃六鼇一舉三山隨人生快意莫如此勝
求黃金多橫死君不見日暮途窮逆行客一餉榮華速
誅殛又不見都市朝衣就劍人誰道忠言能殺身休休
休歸去來芝田石室雲長在瑶草琪花春不回收忱銀
濤即平陸跨青牛兮驅白鹿莫向人間岐路行豈有悲
歡與榮辱休休休歸去來計已決肯學腐儒空有言辜
負春鵑口流血

東林行

龍蟠大地藏山腹瑞氣蒙籠紫金屋香爐萬丈擎碧霄
二澗斜飛落寒玉晉朝遺事唐人辭紱斮龜螭尚堪讀
樓煩真人應夢來夜斧丁丁神伐木安帝親留步輦迎
靈運開池素華馥會隨流轉不成塵燈焰明明自相續

滹人未達此理玄安得清涼滅貪欲我今棄官脫塵網
僧寶瞻依無不足跨黃牛騎白鹿時時自唱無生曲無
生曲君試聽五音六律和不得為君寫作東林行

圓通行簡慎禪師

廬山之西形勝聚無位真人依位住地祇製鏁金城開
石龍噴水銀潢注峯巒約勒萬馬回杉松自作千兵護
寶殿崢嶸跨碧霄圓容麗服微西顧江南如子親施田
香飯供僧無億數法焰相傳十二人師乏鐵船楊子渡
楊子渡秋風高霹靂驚鼉翻驚濤中有漁家妙絶手一
鈎三山連六鼇縱時大地悉震恐收來塵刹無纖毫當
年曾許心莫逆今朝又作圓通客挂冠已脫塵垢緣一
心願住清涼國清涼之國誰能知日長馬倦人多迷從
來聞說曹溪路只今蹋斷廬山西

韶石行

扁舟未下連虞灘韶石羅列誰雕刓化工有意露怪變
待彼虞舜來觀翫泊舟登岸始遠覽兩峯直裂諸峯巑

青鸞低徊欲下飲翠鳳却舞搏脩翰蟄龍攖雷怒奮角
帝子出震初峩冠日光撲撲散金蘂蓮花透澈琉璃盤
行衣十里仙霧濕暝色一抹輕綃寒我臨仙崖想韶樂
北風忽變陰漫漫松揺長空吼萬壑溪走石脚淙驚湍
遺音自與天地響聽不以耳精神完重瞳一去無復還
隨風波兮陟雲間瀟湘洞庭亦何有竹上血淚千年斑
九成不作至道息紛紛後世疇能攀登韶石兮情飄飄
而未盡飭彼柴車兮且將造乎蒼梧九疑之深山

姑孰堂歌贈朱太守

姑孰太守真賢豪洗滌弊垢明官曹民閒吏竦郡無事
華堂新構臨江皐朱簷斜飛傍星漢碧瓦不動蟠鯨鼇
釀成玉液宴賓從手提大筆降風騷四時景物換耳目
萬古治亂評秋毫嗟予末坐重感激胷中茅塞時耘薅
山雞卑栖竟何取豈合鸞鳳反翔翱紫蓴茸蕨味正美
鮮鱭玉縷鳴霜刀為公一飲直醉倒坐看萬室皆陶陶
誰云江南地偏小姑孰之堂天下少丹湖千里浸城東
蒲葦藏煙春渺渺牛渚對峙凌歊臺長江倒掛天門開
風吹玉馬億萬疋漢兵卷甲沙場廻有時浪止皓月滿
琉璃宇宙無纖埃帆檣隱隱鳥飛没漁歌細下天邊來
謝元暉李太白一生好作江南客至今遺恨人不知孤
雲尚鏁青山宅請公瀝酒一弔之聽我長吟壯靈魄人
世百年能幾何高會難逢離別多一朝公去調鼎鼐斯
堂永作甘棠歌

宣詔廳歌贈朱太守

使君心畫天下無搆廳宣詔西南隅曉光初散射簷桷
夜氣欲合吞江湖甓甃摩挲滑瑶玉重窓窈窕明青朱
胡生畫手出前輩素壁為寫巫山圖一條江練澄碧落
十二峯色峩珊瑚元猿老虎嘯髣髴長松瘦石寒扶疎
中間皓鶴最恬淡九霄獨立形神孤君去班春勸耕稼
君歸命客同歡娛三冬垂簾醉春瓮六月靜坐臨氷壺
巴戕血色洒醉筆五字七字排璣珠和風匝地怨氣滅
險吏縮手窮氓蘇地隨人盛古今好姑孰自此為名區

君不見滕王閣庾公樓樽罍千載誇風流又不見燕寢一詩尚不滅至今人道韋蘇州噫吁嚱四座勿歌聽我歌宣詔之名君謂何守臣不壅帝王澤六合長靜無干戈

濟源草堂歌贈傅欽之學士

秀氣鴻濛濟州曲十畝清池萬竿竹竹裏修椽架草堂不羨長安買華屋春生廣野碧玉柔月擁翠嵐銀粉撲低飛白鷺捲晴沙聞曉黃鸝囀喬木明明長劍倚太行龍蛇鱗甲雪霜洗壯士四顧空提刀陰晴萬變恣吟寫三疊琴聲猿夜嘯君不見古來功名輸隱叟種桃採芝皆皓首不將機械攪靈源能使形骸頗長久明公何年歸草堂扁舟我即浮滄浪江魚有味四時美一蓑醉臨蘆花傍男兒彼此送終畢自算此身無得失江東片月過河陽為照兩處無何鄉

寄題靳州涵輝閣呈太守童子平集賢

六相真孫第一還瀛洲

宣州雙溪閣夜宴呈太守余光禄

陵陽三峯壓千里百尺危樓勢相倚海波不動蛟龍盤疊玉無塵雪霜洗溪光冷浥山光潤地接金陵古名郡青猿嘯斷四五聲白鳥歸飛兩三陣四時之景皆可觀六月來游膚髮寒有時下瞰北山雨只道林林銀竹竿賢哉光禄余太守昨引佳賓列樽酒朝飲三百杯暮吟三百首不為陰慘嚴刑誅長吐陽春活殘朽御史曾書

治績碑州人盡祝靈椿壽沉沉羅幕更漏稀燈如撒星
公醉歸絲篁前引後鼓聲珠履交錯行遲遲丈夫得意
不為樂借問百年能幾時

寄題洪州潘延之家園清逸樓

南昌城中潘令宅清逸樓高二千尺斜飛四角河漢躍
密排萬瓦鴛鴦碧樓中至樂無人知掃盡寰區利名迹
霜華吹月雁橫空湖水浸天秋一色欸聲斷漁歌起西
山却在蘆花裏行客紛紛嗟白頭纓塵不解滄浪洗愛

君年少先拂衣古人歸去無今時上有明明垂衣之堯
舜下有錯落戴主之咎夔湟中不用一簫取絲繞驛道
通犍為更看牧馬天山草澡心雪恥幽燕兒朝廷大業
昔未有志士獨往吾何譏陶彭澤阮步兵回首晉道方
飄零絲桐欲彈悲思盈豈如潘令逢昇平倚欄一醉絃
索鳴紅綃燃蜜爛華星玉人舞徹東方明

寄題德興余氏聚遠亭

暗空風卷浮雲落萬里秋毫瑩寒廓姮娥泛月中夜來
撰撰山川銀粉薄天垂斗柄掛簾鉤地接明河浸欄角
誰傾世界入水壺滉滉仙春迷海嶽嗟予南望未能往
小宰塵勞真齷齪感君寄我羣公篇覽記方驚子先作
詞源奔激吼波濤筆畫縱橫挫矛槊搆名措意豈徒然
景物化為仁智學丈人教子惇義方宴息時來命樽酌
何當勇起拏扁舟夢寐思陪衆賓樂

留題潛山山谷寺

山如連環不可解玉溜穿崖鯨尾擺中天化出清涼宮

汗漫琉璃翠光洒回頭無路通人間毛髮森森神魄駭
長碑突兀壓巨鼇字刻雄文入模楷乃知梁僧挈刀尺
來此幽棲聊脫械地祇製鑠巖戶開縱有堆金豈能買
粲祖傳衣當第三至今異骨藏斯巖我朝重賜七寶塔
舍利感應符至誠誰曾磨崖記名姓習之健筆深鐫鐃
盤鼉皴鱗想風槩雲霧慘淡遮松杉至寶不獨世所惜
定有山鬼長扃監願借雷公霹靂斧堅珉斫斷載以函
高僧邀我恐忘返虎豹堪驚日將晚歸來拂榻坐虛堂

軟羨黃菁薦香飯千年遺迹安足誇幻妄非真生有涯
柰何吾勢未能已夢想長在金仙家

留題九江劉秀才西亭 西臨大江南瞰廬阜北見四祖

南出九江城西下五老岡倏然一徑二三里流水散漫
桃花香桃花迴環蔽深屋犬吠游人人扣竹青衣借問
來何為正是劉郎春酒熟劉郎不厭客撫掌邀我曹西
亭有榻醉可卧下臨大江萬頃之洪濤長帆出沒送孤
鳥月飛不過哀猿嘯更愛雙劍峯正落南窗外天公好
名攬秀秀色可攬結正對香爐峯李白愛之不忍去便
欲此地巢雲松寂寥往事三百載澗泉谷草依舊揚清
風泉可掬草可摘清風洒面如氷雪閑來携手四五人
倒盡金壺頽不熱寸心何獨忘寵榮形骸遺盡神超越
寄語世上士勸君早歸來霹靂轟車膽欲落忠憤雖死
何為哉此時竟不悟此心徒自知嵐光向晚紫翠滴杜
鵑更在深林啼試拂横琴奏流水指下忽作商聲悲悲
來乎可奈何推琴罷酒為君歌

武溪深呈廣帥蔣修撰

滔滔武溪一何深源源不斷來從郴流到瀧頭聲百變
誰將玉笛傳餘音潺潺冷冷兮可以永人心胡為其氣
兮能毒淫漢兵卷甲未得渡飛鳶跕跕墮且沉天乎此
水力可任蠻血安足腥吾鏌功名難成壯士恥馬革裹
尸亦徒爾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蕭蕭笛竹裏風來尚
作笛韻悲宛轉悠揚逐船尾如今天子治文明柔遠懷
來不用兵武溪無淫亦無毒清與滄浪堪濯纓臨瀧更

此地巢雲松之句

留題西林寺攬秀亭 李公擇學士命名云李白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

行瞻香爐峯未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席平誰作新亭

憶昌黎氏始未緣何不相類能言佛骨本無靈可惜咨嗟問瀧吏湘妃之碑尤近怪頗學女巫專自媚固當褒馬聊黜韓補葺須令賢者備元戎喜遇逢瀛仙武溪採古傳新篇東君吁嘻龍屋走北斗挹酌河漢懸勸君莫倚隴笛之悲音此勸君清歌兮援玉琴此琴聲為出堯舜心克舜愛民無遠邇君不見薰風來自南此

松門阻風望廬山有懷李白

北風阻船泊湖濆北望廬阜青無痕晴雲自舒仍自卷白龍欲眠猶宛轉秋空漠漠秋氣淺碧天蘸水如刀剪篙師畏浪不敢行却憶李白騎長鯨倒回玉鞭擊鯨尾錦袍濺雪洪濤裏霓光溢目精神閒終日高歌去復還飛流直下三千尺風吹銀漢落人間天送醇醪傾北斗羣仙吹簫龍鳳吼李白一飲還一醉醉來豈知生死累倏然却返玉皇家不騎鯨魚駕鸞車留連自摘蟠桃花嚼花吐津染朝霞不信如今三百載頑鯨駭浪空相待

苦寒行二首

江南饒暖衣絺綌今歲春寒人未識溪流氷合地成折一月三旬雪三尺去年大潦民無食予母生離空歎息只今道路多橫屍安忍催科吏誅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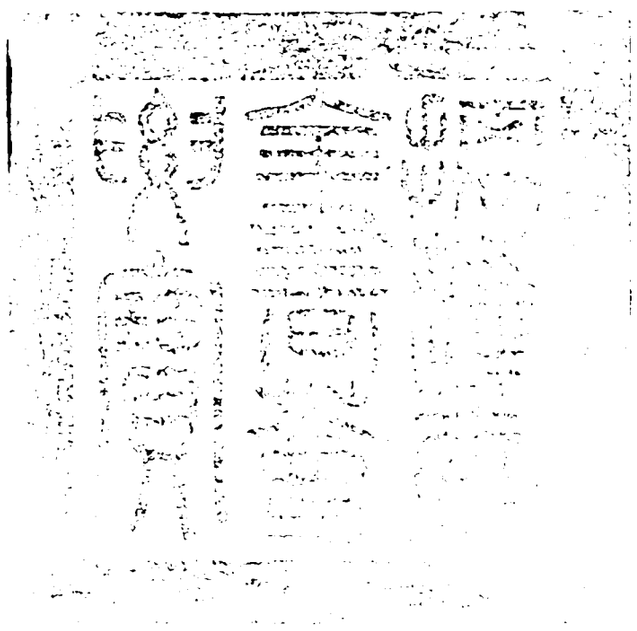
下溪捕魚一丈氷上山採樵三尺雪人人飢餓衣裳單骨月相看眼流血乾坤失色雲未收鵰鶚無聲翅將折官倉斗米餘百金願見春回二三月

武夷行寄劉侍郎

平生愛山水最聞武夷好千峯巉屹月倒掛萬木陰森春不老羣仙浮舟出寒廓未濟明河半空洎世人可見不可攀靜夜天風吹寶樂須信仙家日月長塵埃下土空茫茫賢愚得失竟何益坐令綠髮催秋霜人間感悟有誰早丈人尋真歸故鄉故鄉宅在武夷址山勢迴環碧城起仙基一局一番春幾見桃花滿流水他年功成趨帝闕醉喚嫦娥擁明月照開三十六洞天玉樹瑤花悠然攀折丈人之樂其無央我今欲往親在堂側身南望未能到耿耿寸心思夢長

青山集卷二

謹案卷一第十三頁前二行安而不可動者為梁
　為棟原本者訛老今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慕袒跣今臨流原本袒訛坦今
　改
卷二第十頁後六行豈合鸞鳳反翔翱翔原本翔翱
　訛翱翔依本韻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清逸樓高二千尺原本尺訛赤
　今改
第十五頁後三　來此幽棲聊脫械原本械訛樍
　依本韻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此時竟不悟原本悟訛悞今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願見春回二三月原本見訛兒
　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十四 集部

青山集卷三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古詩

游仙一十九首

漠漠出寒霧悠悠趨太清珠樓被重綃靈花紛素馨青衣捧緑章磨丹書姓名為我横玉笛一奏雌龍聲

非塵復非煙氤氤散紫清乃知泠風御翛翛恣游行忽

逢黄金闕云是玉帝京逍遥侍御者不假精鋭兵

扶桑并咸池窅窅殊在下真陽涵素光無晝亦無夜神體當自保不與物俱化運齡從此長塵緣頓消謝

至道不由學頽齡安可住宿命無纖罹重玄乃遐悟鮮明女蘿裙致我火澣布稽首存至誠欣會如所度

至音非樂音玲瓏聞自然殊絶洞房景亦超鬱羅天靈嬪下鶴馭問我來何緣却驚與世隔一别三千年

澡心華池液薰手玉樓香一披寶神經衆真共來翔七

言詠良遇至音迭琅琅珍重衛夫人行草記瑶章
太微無烈風紫臺多靈露逍遥三五客披衣縱高步回
首笑復歌游此今幾度却嗟寰中人枉為死所誤
仙家無四時瑶草常芬芳五嶽倏來爾王鞭驅鳳凰得
道迭相度不聞嫉賢良所以心無邪人人自年長
妙景素無雜玉界涵虚明妙聲清不淫洞歌奏金鈴真
遇非遐想忘心乃全生噫哉百年内得失安足營
哉哉緑幘中飄飄清霞裙手持紫毛節身乘三素雲駕

言欲何適上朝玉宸君隱書謝所賜洞明道之根
翛然乘一氣來往游太空閒歌内景章遂登蘂珠宫華
英不知名激齒甘液濃此樂無憂鬲固非俟與公
投真落人世倏經四九年覩紛未嘗競内顧淨且淵果
逢飛行羽得披紫微仙携手浮絳波絳波春渺然
攀沿日月窟遂觀天地樞搗金鑄豪英搏糟醞庸愚校
量宿所造報應無差銖丁寧與世言安分勿浪圖

春日獨酌一十首

桃花不解飲向我如情親迎風更低昂狂殺對酒人桃
無十日花人無百歲身竟須醒復醉不負花上春
江草緑未齊林花飛已亂霽景殊可樂陰雲幸飄散且
致百斛酒醉倒落花畔

平生最嗜酒況復就花飲明月正照人吳姬安得寢更起盡餘杯擊碎珊瑚枕

芳華無十日自勸頻舉盃素髮易凋落青春難再來林間黃鳥囀日下浮雲開吳歌梁塵飛越舞白雪回英雄既長往珠金安在哉僅存一丘土石麟卧蒿萊誰曾將濁酒為君傾夜臺

醉去卧蘭茝安用張蜀錦何必黃金盃癭杓亦足飲物理不可齊好惡乃天稟真精既洞達空無仍諦審所以

陶淵明北窓自歌枕起作無絃彈此音殊妙甚

雷聲散陽氣晴景醉長天緑從何處來染我山下泉汲泉釀醇酒舉盃復頹然寄謝伯夷輩餓名安用傳

春日何遲遲萬物涵陽暉君看源上桃並蔕花滿枝雙雙梁間燕營巢知所歸凌霄附長松託根亦有依餘生如不飲無以謝芳菲

不羞雙鬢雪折花向林間念此光景速未能身世閒滿酌金熨斗遥望謝公山跡欲扁舟渡心先高鳥還今朝不酩酊何以破愁顔

幾日待春光春光易衰歇流年信密移誰能保肌髮何須秉蠟炬今夕值明月但願海變酒拍浮長出没歸來歸去來蓬山有仙闕

海棠微雨濕枝上殘紅泣山鳥啼向人春光一何急濁酒注我腸免使新愁入却欲買扁舟漁竿荷蓑笠

田家四時

田家時雨足鞭牛務深耕選種隨土宜播擲糯與秔條

桑去蠹枝柔柔待春榮春事不可緩春鳥亦已鳴

麻麥聞熟刈蠶成繰莫遲更看田中禾莨莠時去之幸此赤日長農事豈敢違願言一歲稔不受三冬飢

開塍放餘水經霜穀將實更犂原上疇坎麥亦云畢老叟呼兒童敲林收橡栗乃知田家勤卒歲無閒日

田事今云休官輸亦已足刈禾既盈囷採薪又盈屋牛羊各蕃衍御冬多旨蓄何以介眉壽甕中酒新熟

朝登北山頭二首

朝登北山頭千里入平望本欲寄吾懷胡為返惆悵晴
雲隨白日西去沒青嶂素絲行滿頭吾年安可壯
朝登北山頭悠悠望江水水流無還期人老行已矣勸
君把一樽聊用置悲喜生無死何有原終乃知始

感春二首

高枝花自舞低枝花自笑上有濃露濯下有清溪照開
落十日間誰識春工妙一杯亦頹然獨醒時所誚
漾漾酒盃綠披披花萼笑雖無同心客幸有白日照趨
時性已拙悲歌聲不妙素髮未能歸猿鳥應相誚

同阮時中秀才食筍二首

蒼崖長龍孫頭角露已甚呼丁恣庖割移榻就濃蔭怳
疑羽林槍羅列在紫禁餘鞭橫瘦虵密籜若紈紵亭亭
風勢勻節節泉脉沁藩垣謹藏護寧使暴客觸烹調衆
云美剪伐吾亦任続齒嚼氷漸毛髮寒以凜閔心本猿
鳥世咏嗟毒鴆野逸誰所憐愁思腸胃滲詩才君獨勇
辨舌予久噤酒行且莫辭醉膽滄溟浸況逢堯舜治面
內來左祖熙熙冠蓋將落落飽食飲鸞鳳自橫飛燕雀
蒙廣陰徘徊食筍謠明發扁舟賃
予生本無羈縲為茲縣尹日長公事餘佳客車接軫入
林安所食烹庖就肥筍森森蒼龍孫頭角遭束窘金刀
僕爭割紫籜手親隕草火尤相宜狼藉亦殘忍聊為一
飽樂得酒輒滿引喧呼棋屢勝慘淡詩不敏予腹既便
便從君莞而哂

鵲奔亭

新江自南來西與端江滙屹然鵲奔亭遺意溢千載

化城寺清風亭

唐時升老亭剪棘今重開南瞻峨眉鬬北峙淩歊臺新
公將家子為僧亦多才譬彼獨鶴唳安用羣雞猜或彈
玉軫琴傾耳濯纖埃清風不知處凜冽時時來吹雲雲
窈窕吹月月徘徊幽人許共賞渴心咀珍梅了然得真
味塵魂自然摧令姪又豪俊書名駭奔雷禪談屢終夕
茗酌無餘盃還歌太白篇事往良可哀古今儻同轍浩

氣不成灰

懷友二首

夕陽在牖戶涼氣何處來微風泛庭柯蕭蕭歷空階抱琴一寫之永霜瀝孤懷懷但惜對樽酌而無良友偕聊將幽獨思滔滔寄長淮

晚坐庭樹下涼颸經我懷亦有樽中物佳人殊未來佳人隔重城誰復為之儕瞻雲雲行天步月月滿階想聞誦聲作崩騰瀉江淮

七月八日要閻公達承議晚酌二首

河橋散靈鵲曜景逾佳期池華延舒月尚可傾一巵欲以要良賓秋事言淒其歲往豈再得綠髮含霜滋寓意不在飲營駕君莫辭

營駕君莫辭寓意不在酒得酒亦可喜話情庶延久鷺白不翳塵山光含美璞霞綺映池葩蜩蟬嘶露渥時平無橫厄愁身退茲餘裕彈琴來薰風高軒良可佇

嚴氏西齋

立屋聚羣經執經授諸兒趨善務深畜言行蹈前規譬欲種嘉禾春膏力鋤犁一朝秀而寔刈熟當如坻遂為道德飽用濟斯民飢庭木豈不美涼陰奉遨嬉池水豈不深濯熱臨清漪作止既可樂左右皆宜之瑤琴誰為彈倚聲奏吾詩

招蔣頴叔游丁山彰教寺

閒心樂名山景象恣吟剽昭亭西南隅亂峯最青峭盤盤得修徑豁豁漸明眺一讀道傍碑古興資雅要知有金僊家即往不俟召平田轉回塘飛瓦接危嶠東邊卧石虎徐王舊墳兆但驚深蘚晦不見金碧耀圖形半殘缺冷榻孤燈照深篁歸鳥沒空巖雪風叫物書刊翠琰靈迹護獵燒寒潭多蟄鱗佛子忌漁釣動活各遂性蕃衍理可校餘輝初月散幽籟發玄竅中有無心人禪禪自相紹問年逾耳順膚色尚如少翻令念達人鴻蒙首跳卓彼蔣夫子詩辭極精妙能來同我游險絶共長笑

終當為君誦古律變新調吏評江南事僭迹又足悼不
能降真人卒用焚祖廟馴狐啼老木愁烟起荒墟復有
貳卿碑曾為參軍甲勇為手勢吟一助玉瓶酹

同蔣頴叔殿院游昭亭山廣教寺

晴光散餘翳佳辰值清和聯車不辭遠共登昭亭阿步
夷愜蒼石緣險捫修蘿迥出白雲上俯瞰飛鳥過凌霄
插危觀裂地注明河微風解蘭芷廣陂浴鳧鵝潭潭紫
華君左右森矛戈雷電在呼吸玉幣薦牲犧廟食溢千
載祐民理無訛崔碑夢協吉謝守詩載歌却愁林下寺
斐顏迹尤多丹青業已晦長髯但瞄瞄筆畫肖家法燕
尾無偏頗覽古叹遐想緣情還獨哦逢時不榮達憔悴
同苫蓑嗒焉馬姑自喪安之如命何彼美蔣御史道術追
雄軻眄予委泥涸有意傾餘波薦士古來重拔茅今則
那書為昭亭篇昭亭崖可磨

同許棐默游華陽洞

春歸白晝永庭虛民事退尋幽何所之佳賓幸同載出
門十餘里仙者餘跡在虛實固難評洞壑茅可愛綠蘿
垂長簾秘景得藏晦造深揭葦火陟險汗漸　半背中寬
稍可休仰視覆圓蓋石乳忘歲年物象千萬態龍泓泊
澄碧溢溜漸飛灑陰森毛骨寒志往力殊怠磨崖記名
姓斯游定難再人生足離合世沒異屯泰清風起林杪
蕭瑟動天籟歸與亦可求盈筐採蘭芠

同劉繼鄴秀才游嶽麓登法華堂呈如水長老

南出長沙城西渡瀟湘水誰鋪碧鮫綃迥透黃金底中
分橘植洲隱若鼇背起府邑古稱雄地勢信少比苟非
仁義圖疇將甲兵洗晚色煙霧開人家明鏡裏斯須捨
舟楫縱步踏蘭芷遥遥望松門物象愈奇偉枝葉既不
繁霜雪詎能毀傳云陶將軍屯營手植此至今凌雲氣
猶如大君子纔過清風峽路轉不容跬塵寰自此隔佛
界朗瞻跋層梯上重門繪塑光煒煒皓鶴去無蹤寒泉
但清泚遂登法華臺平目瞰千里還驚人世卑塹壁徒
為耳連甍十萬戶羅列在枚几想當韓杜時荊榛晦

遺址不見湘西篇惟誇道林美幸同劉子來縱視眼不眯作詩君莫謙前輩尚可擬揮筆方爭豪求心翻自鄙請看梁上題半是丘中鬼白髮纏利名何由外生死道師深悟禪軟語聽亹亹明驅三乘車濟我岸超彼臺名將謂何此喻有深理香色存天然了不染泥滓救物運真悲得法終日喜

游雲蓋寺

名山寺多占此寺山尤名妙雲鎮彌覆層層結縵纓日

光晝微開燦射黃金城木老枝葉簡水長音韻清五峯如紺蓮中有樓殿橫是必龍華宮禪禪悟無生一燈破羣暗衆燈迭相明紛空素葩墜悲晚孤猿驚予方困邅途寓宿骨已輕願言永棲此讀盡寶藏經顧盼適所適了絕物外營馬秣僕亦飯奈何催北征

游鹿苑寺

游遍湘西山晚至鹿苑寺平岡列城郭長松肖兵衛入門尤清涼讀碑辨往事乃知阿育王曾此藏舍利浮屠當殿陰令人竦瞻眎寶綱敷金雲倏忽變蒼翠僧云秋杪時月靜甘露墜大覺去無蹤山祇自靈異白鹿不我逢殘花在巖際居者多壽老安禪信無累笻衲為生涯心不墜情偽源源聽法語陶陶襲和氣簪紳胡為乎頂踵縛憂愧願從彼上人預聞第一義煩心沃醍醐頓悟超十地聊為鹿苑吟清夢不成寐

游華陽洞阻雨

此洞昔無聞人跡固稀到一昨紫微游刻石記所好遂

令天下知游者爭欲造我方珮縣印事閒慕高蹈聯鑣二三子並堅松柏操樽罍薄攜持丁壯却前導行行逼崖巔紫翠射襟帽方疑攀鬱蘿又若堆海潦石門未及窺忽值山雨暴風雲暗衢路雷電折巖嶠蒼黃僕夫語勇躍猿猱叫黃泥濡衣裳安得白日照初游成歡愉中險觸憤懊佛舍距幾何望望目睛眊擊鐙促疲馬十步九欹倒登堂亟就榻釋子數相勞尋幽尚齟齬處世信難料暫時稍蘇息起坐復悲嘯寧非山鬼護不使俗客

眺桓桓翠琰文愈讀愈精妙名由今日新跡入萬古耀
騏驥步莫追駑駘志彌劭猶期六月來散髮避炎燎一
雨終阻絶何以為壯少歸歟歌蕪詞聊為起庸調介甫先生
游茲洞始作記文易花陽為華陽焉

夏日游環碧亭

登山得斯亭佳賓幸過從取筍蒼玉林置酒黄金鍾願
言壽而康泰運寧易逢孔子陟三事堯舜乘六龍民財
皆辨析田壤仍登豐關關禽聲和剪剪木影濃濯足就

緑水披衣攬清風微吟百憂散達道千古同諸君况才
豪如羆復如熊莫辭爛醉歸皓月還生東

和頴叔丁山黯字

寒日少晶光山色亦慘慘瀑泉凍不飛啼鳥聲頓減傳
呼繡衣來僧鼓擊坎坎石坐無氈裀團團織蒲茭比為
泉石游固已慕清淡愛君神采瑩皎若白玉鑑一登林
際亭毫髮無遺瞰勇起發孤唱四坐噤莫闞君辭如太
羹我語効鹽鹹卷旗促降敵賢將釋不斬雖生已包羞

鈆刀竟誰鏨却讀道傍碑往事增新感功名能幾何回
首歲時暫胡為奪浩氣百憂煎一膽趨時既迍邅獨往
固勇敢白雲無人爭皓月從我攬開樽直一醉莫驚别
袖摻明發何所思龍斷坐汲黯

和梅謙叔丁山吃字

臘月衣未綿兩股凍成疾誰復為我扶平步時時蹶文
章那更論精魄恐墜失緣何御史君相招傍寒日迤邐
造林泉塵坌為披拂霓幡雲外垂石虎草間出深門窺

泬寥拱木遞蕭瑟丹青與老碑遺事知髣髴僣迹已榛
蕪新游論膠漆主人才何如驥足千里逸梅君南昌後
襟韻猶凄凜劉子亦好奇彖象久精詰顧予最空踈昔
辯今已吃謗言求戈矛自量幾不密終甘首陽餓豈效
操瓢乞

酬頴叔見寄

鏗鏗南華經語意妙復妙高能出蒼旻卑不厭藜藋陰
靜偶暫處隱迹兩莫弔息踵真人徒息喉愚者紹方同

造物言萬變領樞要既能無怛化勿鑿混沌竅百家拾
其餘所得乃遺溺至音聽以氣世或昧此調不見杏壇
講猶為漁父誚君看泰山頂半夜日先照惟逢蔣穎叔
沉默造玄奕落筆逾萬言嚴密若誥詔嗟予久聾瘖此
道雅未剽一昨聞君談神悟百骸療人忘道術游魚忘
江海跳昭亭果見期為發長嘯

秋水閣席上呈穎叔原道

我愛秋水閣水影照采榛瑩碧不知極定與銀漢連荷
花十丈開白藕想如船雙鸛時一鳴寒霄下迴旋況復
對羽客豈異蓬萊仙便當沽玉液猛飲明月前人生不
嗜此何物能逃年請君傾醉耳松風奏薰絃身世能兩
忘安用養浩然夢覺事已殊此道誰能全馳驅冠劍徒
百歲猶倒懸深深下與地冥冥高出天君語達已達吾
歌玄復玄大笑問劉子細窮秋水源秋水源可到更寄
琳瑯篇

酬耿天隲見寄

追維平昔游十幾喪六七與君雖尚在踧踖各衰疾功
名無幾何歲月忽已失仟來辱新詩欲和久閣筆文章
老愈精光彩爛星日市門果神仙參軍真俊逸又如閬
沙漠鐵騎萬餘匹一戰孰與當百勝得深術有過懼不
聞遇惡志所嫉言歸潔其身天命能自詰知音我愈寡
深谷詎敢出君作潔歸堂遂有退居之計而勸予出就仕相望止一江高議
容接膝請觀商山皓寧終守蓬蓽衆人拉其華君子俟
其實定當卜隣去攜手藏于密

酬李公擇謝予贈范李猱獾

黃黧雄領雌青猿母抱子一落罝網中城市就生死不
如圖畫上山深石泉美永無罝網憂精神自全耳愛之
寫橫軸容易披榛几動靜適自感物我忘表裏猶疑跳
擲去毫端詎能止易生名獨擅斯人嗟往矣後來稱范
李贈君君勿鄙縱令筆未妙猶勝負塗豕

同陳公彥推官登峨嵋亭

新亭彼誰搆名因翰林揭惟南極空曠朗詠佳興發傾

蓋忘形骸輙莫歎華髮歸帆天外低渡鳥雲端没中原
崢嶸際天塹限楚越寧知承平來但見山花歇君相方
聖賢胡為念京闕但窮林泉樂躡屐上崷崒酒量孰先
降樽罍未云竭欲尋太白墳草間迷斷碣神交無古今
清風來飄忽征轡還催人東峯挂寒月

青山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十五 集部

青山集卷四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古詩

頴叔見招赴何秀才家飲

鞭驢赴君招十步九蹶促相逢即忘勞深圍坐重褥怳
疑出塵寰氣象豁雙目名花散天香仙露浥柔玉寄樂
方寸間豈必待華屋脫屣遠市朝散髮免羈束更聞誦
新作字字芝蘭馥堆盤櫻實紅滿斝撥醅渌幽歡未言
歸酒令不須督平時常卷舌動靜畏險俗玄談今盡傾
我難愜君欲朝聞夕可死悟矣無遲速感君傾醍醐洒
我久飢腹又如旱田禾沛然甘雨沃主人意慇懃呼兒
具燈燭誰家有斯客貰衣心亦足明朝得長篇調險不
可續

和公擇觀李煜書法喜禪師碑

五代迭凋喪江南最偷安三世弄翰墨煜札尤可觀禪

林榜法喜妙勢如飛鸞塵埃一藏晦皴斮脫羽翰幸逢集仙守好古將模刋振襟自披拂塗飾粉與丹呼僧辨遺像髣髴存纖紈作闕究本末風雨生毫端精神還故物霹靂驚蟄蟠幽光亦煥發令我復長歎念彼士君子窮年抱飢寒不及奇古蹤泯默知遇難

和樊希韓解元

君馬一足病瑣瑣阻行邁況復梅雨天坐卧不能快空山無大臠何以具君嘬墻根採肥杞湖滸買鮮魴開樽

薦濁酒高論幸忘憊寸心拔茅塞兩耳抉雙瞶文醇潛太和詩險露幽怪聯吟極物象君勝我屢敗東野久龍鍾多慙退之拜奇才必自重雖黜愈勿懈卞璧未遇時在璞豈能壞鑒賞一日逢青紫信如芥君行且遲留馬病願未差貰衣亦何辭庶用接嘉話

和公擇游壽聖院啜茶題名

使君尚清淨携客無盃肴茗酌拂佛經塵緣頓沉抛踈雲墮簷際微風汎林梢吾心已皎皎吾學豈譊譊濡毫題名姓識此逍遥交

和法宗上人月下懷故人

山沉江海濶月行天中央游子宿何許只應歸夢長浮雲且莫生星河助餘光徘徊問孤影惆悵安可忘

酬耿天騭見寄

我思昔人言處世猶大夢塵編堆牀頭撫事聊一誦興衰繫時運賈誼爾何慟又思東方朔為鼠知不用誰憐胯下兒能領百萬衆勢去競詆排功成乃歌頌人情豈

相遥此理古今共桓桓耿夫子策射金牓中老彼澗底松未作明堂棟暫來令句曲尋仙造深洞摩挲瑶琪花借問誰所種開落既忘年一奏薰風弄詩言此歸隱不戀五斗俸何時定掛冠我願為僕從

和韓求仁推官

終日汨城市閒心眷犂鋤故登原上亭解此塵中裾芬香採薇蕨馴狎憐麋狙却願物理變四角生我車

樊山 即孫權郊壇祀天之處壇今尚存而謝朓詩云樊山開廣宴也

漢室火符熄羣雄起縱橫兩京蕩為墟萬里無農耕曹操劫神器欲竊禪讓名吳蜀恥北面鼎峙方戰爭殺人如鱠魚天地厭血腥至今武昌邑尚傳吳王城長江吞八極圓壇窺杳冥想當裡郊時志勇掃檣橹柴封玉牒冠弁羅公卿登山錫燕喜日光爛旗旌寧知後嗣弱壯業竟無成空餘舊基址千載未欹傾常時屢掩卷每讀涕泗盈而況泊舟檝披榛自經行覇圖何所見芳草與雲平晚浪淙石脚猶疑兵甲聲

觀怡亭序銘

有唐三百年絕出陽氷篆最憐怡亭序筆畫兼衆善磨崖深雲間人跡到應鮮亦如大君子隱晦久而顯裂素印刓蝌蚪字字未訛舛氷凍垂瓦石犀尖利刀劃連環不可解虬尾勇自卷誰云模以刻曾是玉工碾銘辭志尤宏雲翼待風展琳瑯諧八音雅重叅二典英豪逢一時江山供廣宴遺蹤逐飛鳥舊址沒榛蘚良朋信稀遇古興浩難遣吾宋垂百年教化固非淺人人擅文翰比唐殊媚軟作詩聊自警中道尚可勉

殊亭元次山為武昌令馬尚才殊行殊政殊亭因而名之吳子恭云元碑近為俗令碎之矣

昔人才行殊亭名至今在何年復基搆勢壓鯨鼇背中間鄙俗令元碑遭睚眦豺狼爾何營龜螭手親碎甚哉憎疾心曾不校異代我將掇其餘補刻尚可再仰瞻天宇寬俯視江流大危危一葉舟故欲萬里邁差池想遺風雲山有殊態

怡亭斐虬作銘李莒八分陽氷篆序存焉

英才欣會遇矇懷各無瑕二李妙分篆斐銘語尤嘉盤盤虬奮鱗灼灼月吐華天影望不盡雁行飛屢斜晴雲依晚岫芳草接平沙東溟與西塞吾寧辨渚涯

石門唐令尹焞向嘗與次山醉于石門之下石刻存焉

雙崖屹然起剔蘚認題識乃知賢令尹曾同漫叟醉落景正西盡長川自東逝唯此兩石間不開亦不閉

郎官湖即李白以張謂愛湖而名之

張公昔愛湖湖名自公始寥寥三百年逢秋愈清泚移船菱荇香游魚數頳尾回望武昌郭樓臺碧天裏石照瀉靈光湖波皓如洗此景絶世無愛之心無已緬懷昔賢期林表清風起終當歸結網來此養衰鄙

峯頂

登山不辭險探景須窮幽行徹五千仞回首視九州人寰莽何處大野蒼煙浮更酌天池泉古意空悠悠

醉石

裂障飛寒澗絶壁散明珠盤石偃中塢修林陰翳敷世事紛莫救逸人此提壺一酌寄乾坤回首忘車書山花謾相笑山鳥徒相呼更逢山月來夜響真笙竽粹靈陶耳目幽獨寧賢愚留蹤千載間游子空踟躕清風起木末餘凉生坐隅浩歌歸去來逸韻凌遥虚

洞庭阻風 用韓退之韻

南風吹炎蒸歲望固已休怒濤掀洞庭信宿留歸舟沙場萬馬放大壑羣龍投陰靈孰爾職曾無與天謀崩山作深潭深潭變高丘上天有號令豈汝可自由朝蠅徒咂咂暮蚊況啾啾歸興邈以阻觸緒增新愁安得跨白鹿山行肆悠悠誰能守荒浦泛險終何求

濡須山頭亭子

孤亭壓危峯絶景入平眺雙崖控巢木禹力萬古耀林傾乾象闢濤淙地軸掉茅茨數椽屋噫哉魏武廟心殊岐山伯跡異甘棠召荒戍傳遺靈血食豈無誚吞吳勢雖壯晉起國旋剽樓船戰士去滄浪盡魚釣平時欲何

為覽古謾長笑愁煙起孤壑白鳥聚殘照誰令五月來不見萬山燒又復想大雪下上玉巖嶠重游莫能期將歸且停趬詩辭搜亦苦物狀竟難肖終篇寫亭壁翻慙畫師妙

謁桐鄉張府君廟

桐鄉冨山水此地最深秀諸峯合屏圍二岡屹龍鬬谷暖禽語滑岸束溪聲走老木如巨人森衛備前後神功金刻存廟古何年搆衣冠近唐人名字嗟莫究憫旱鞭

怒蛟深潭此身仆明誠動蒼天雷雨洗白晝至今福斯民血食固宜厚予生本屯賤竊位憂致寇約身既多缺何以撫耆舊況瞻賢達迹彼美松柏茂芳醪薦樽爵馨蔬實邊豆悠悠神之思餘光破昏慈歸歟歌蕪辭聊用答靈祐

大風

一烏忽驚鳴衆烏高下噪飄風自南至汹汹結陰瀑須臾江濤翻石裂巨木倒禾麻安更論畦隴滌若掃蒼天本好仁孰使風伯虓有叟重咨嗟吾年行已耄此風未嘗見神理所誠告我因諭彼農天地廣覆燾噫氣亦偶然何必泥應報掉頭不我顧植杖復悲悼

蘭陵請雨

夜半何所適請雨之名山蘭陵古仙府妙迹殊可攀秘文呼蟄龍舒雁薦層壇屏氣注誠想百靈啓玄關緑章封事奏金闕承恩還林風生泠泠澗溜添潺潺遥峯霤冥霧倏欻迷區寰殷雷無猛威激雨增微瀾寧獨濡枯焦永願消塵煩

觀雨

不雨九十日火氣流郊郛空山渴虎兕涸泥困龍魚農事固騷屑令人但長吁渺思真宰意反覆竟何如去歲百川溢田園變江湖南民遂乏食十九棄路衢那聞今秋旱性命當無餘祀龍稽往法擊鼓煩羣巫殷殷百里雷奮自東南隅陰雲隨電合密雨應時須驅馳蒼黄際慘淡氣色蘇登樓注遠目百憂聊滌除銀浪徹平地玉繩迷太虚日月洗塵坌山川改焦枯法宮朝大舜冠珮皆鴻儒況當禮樂新百靈共持扶和氣自茲肇風雨安敢逾欲傳千歲音詠言愧蘼蕪

春日懷桐鄉舊游

二年桐鄉邑乘春覽榮芳日日遠花樹與客傾壺觴況有清澗泉潺潺穿北牆容為方廣池白虹卧危梁誰磨青銅鏡朗照紅粉粧唯恐浮雲來遮我逍遥場舞娥回皓雪笛叟鳴鳳凰醉則卧花下所惜徂春陽作詩數十

篇素壁揮琳瑯詔書徙幕府籠鳥無高翔却治歷川獄
幽憂坐空堂有女殺其母逆氣凌穹蒼郡縣失實辭吏
侮爭持贓辟刑固無赦何以來嘉祥高垣密閭禁但覺
白日長莊然思舊游今成參與商世網未能脫樂事安
可常咄嗟勿重陳昏昏燈燭光

東望

歷陽望姑孰撫掌衣帶隔却瞻天門山落日一雙碧不
如雲中鳥自在鼓兩翼冠裳漫羈紲髮綠今已白功名
隨浮煙所得乃祿食天兵下安南獠穴須滅跡騰山吼
貔虎跨海轟霹靂殺氣暗南溟萬古一洗滌借令伏波
在縮手定歎息男兒逢此時弗往荷矛戟胡為守文法

鉢鉢較朝夕終當解官去大艦挂長蓆乘風卷雲濤載
月奏王笛不作凌烟人猶為釣鰲客誰能對鄉關跬步
歸未得

把鏡

念念遽遷謝新故來未停把鏡覽素髮不覺今年生生
世能幾何焰長燭愈短勸君杯中物到手莫辭滿陽春
繞爛熳花片已飛舞紛如晴後雪半作燕巢土堯舜竟
何在楚漢空戰爭勝負一日事寂寥千載名隱几聊自
悲悲竟復長嘯真體元空無誰與我同調

望白紵山

隔江望白紵蒼蒼壓牛渚却憶跨黃犢渡橋溪東去悠
悠登此山直待圓蟾午汗漫丹湖水萬頃浸天宇北斗
酌不乾光炯反吞吐諸峯若按几白雲俯可取覽景壯
我懷長謠念前古傳聞桓將軍置酒領歌舞雄風迴秋
霜英聲散鼉鼓寧知千載後荒榛老狐鼠男兒及時樂
一飽亦足許前年翰林公張唐公也絶頂構堂廡我方客沅
湘盛事未能覩及今佐肥幕治獄歷陽府注目聊獨吟
何時達庭户

合肥何公檜部使者楊公潛古命予賦之

合肥有老檜得名自何公何公何代人名迹了莫窮高
枝偃羽蓋低枝卧蒼龍盤根徹厚地踈影落寒空莊苒

九天碧仍為煙霧濛相傳魏武帝解甲休鐵驄嘗坐此檜下吞吳未成功至今晦暝夕往往揚英風我公心好古清標聳千峯鑒賞揮巨筆丹青孰為工璨璨發明王琤琤叩絲桐談笑走兵役垣墻密泥封拂拭枯折幹一助春風融願回拔山力移植明光宮

懷平雲閣兼簡明惠大師仙公

跨空起高閣北望敬亭山白雲無根蒂舒卷隨風還或墮溪水上却縈松石間就之既明滅了然不可攀謝公賽雨詩千秋瀉潺潺李白弄月處寒光湛清灣神交自冥合髣髴開眉睫間使我戀此境每來終日閑如何一揮手失勢落塵寰功業復未就但驚鬢斑滄浪不得濯執熱長汗顏緬懷大道師焚香坐玄關悲心度羣苦振錫鳴金鐶行當稟慈誨惠照開昏頑

和耿天隲見寄二首

煜煜陽氣動春事不可禦君家富林園宴賞樂賓主況當解官歸精魄闕六腑或乘青板船縱纜東溪滸溪光如碧玉皓月無人取信哉浴乎沂點也丘所與又聞全於天卓越莊周語我方治幽獄歸期日日數讀君新詩童對面若吳楚

猛風卷長江驚湍勢莫禦虬龍玄噴薄陰怪豈無主扁舟未能往何以慰心腑想君東城居林花爛溪滸濁醪初撥醅豚鱭又新取論詩予素降泛愛君獨與一閒詣淺奏卷舌欲無語却瞻項籍祠繪畫安足數悵然歌虞兮炎漢已得楚

對酒愛月示客

誰云月無邪那知月有情我住月亦住君行月亦行致此一壺酒都忘千歲名胸中各有月莫遣暗雲生

望牛渚有感三首

身滯歷陽浦心傾牛渚雲聖人開六合於此渡三軍霸氣掃無跡神功千載聞明朝有歸興石上洗塵紛

遥憐牛渚磯柳帶拖春緑歸思無時闌斷絃聲自續更聽漁父吟悠揚寫心曲何人效斯人烟波洗雙足

江迥偏留月山空不住雲遥憐李太白曾憶謝將軍帆影隨潮上樵聲隔岸聞柳花迷客眼三月雪紛紛

轂轂

轂轂轂復轂轂轂怪禽安用啼杏花已爛熳月色正相宜捉壺取新酒酌我金屈巵行恐風雨來亂紅辭舊枝尚恨碧城鏁阻邀白雪姬耳邊無清歌素飲方自怡爾何駸鳴聲彈射不宵飛初時厭爾眄既久不復疑但能怖愚俗又足驚童兒天爵造爾軀無乃私自欺爪吻異鵰鶚安能司禍機又不似羣烏凶報吉亦隨白日竄深棘夜鳴殊不移勸爾勿轂轂鳳凰忽來儀

登歷陽城望凌歊臺

平昔登凌歊西望歷陽岸江空蘆葦濶日落煙霧散倏然別鄉國三載客淮甸賞心不復有離緒但紛亂邇來治冤獄文字堆几案置之步城堞山川却對面崔嵬浮圖出巨筆揷天半秀色凌丹青長毫蘸河漢翻思宋武帝此地嘗壯觀美人厭煩暑揮衣待霜霰流芳千歲間

陵谷未云變碑陰杜牧題鉄玉稍可辨歸魂招不得舊土常情戀時作梁甫吟清風忽吹斷

懷當塗石城寺

城東二十里寺有古石城過盡緑桑野還依流水行水窮山亦合老木一區平蘚留虎豹跡巖多猿狖鳴樓殿橫澗陰像塑鉉黄剥庭中有高花碧葉抱丹渥不知何歲年春容鎮柔濯山僧亦龐眉發語頗真樸却讀羅泰碑始知征戰場赤谷納箭血夜鬼嘷冷冷創雲霧第覩黯黮

英雄令則亡誰建大法宇救援引津梁每來即忘還覽古悠吟眺沿崖采苔蒲興發輒長嘯偶隨辟書起未路遂難料十年未能歸應為山僧誚

昨游寄徐子美學正

念昔未弱冠與君昆弟游各懷經綸業壯氣凌陽秋知音得袁宰鑒賞稱琳璆君家天地崩泣血城南陬釋服就鄉舉名姓必見收數為禮部黜考命寧怨尤子山催五十感疾遽不瘳子美如孤鴻哀鳴大江頭其聲最酸

楚聞者皆涕流有才多困蒙此理不可求我初佐星子
老守如素仇避之拂衣去寓跡昭亭幽篇章自此富寫
詠窮歡憂慈母待祿養復尉溢浦州隨辟宰環峯碌碌
三載周纔歸遭酷罰五體戕戈矛旦夕期殞滅餘生安
敢偷粗能襄事畢寒餓妻兒羞復入湖外幕萬里浮扁
舟幾葵江魚腹逃遭百端愁到官未三月閔疆預忝謀
招降五萬戶給田使鋤耰論功輒第一謗語達晁旒得
邑敢自訴斷木當沉溝兒女相繼死泣多昏兩眸脫去
殊未能將鱗已吞鈎春風吹瘦頰黃塵蒙敝裘纔趨合
肥府又鞠歷陽囚荒庭忘歲月忽見花枝柔清明動鄉
思一水嗟淹留却憶藏雲會雕盤薦珍羞高吟凌李杜
猛飲咍阮劉野寺想如昨將人今白頭倏忽三十年老
大功名休日載不暫止吾生信如漚有酒尚可醉餘事
皆悠悠

送宋前之赴調

東岡送終畢北堂待榮養短筆跨羸馬西風吹祖帳玉
盤堆鱠縷金船倒新釀勸君當勇去回首勿悽愴曾中
五千卷立功須少壯揚名永不滅孝節乃可尚長安集
紛華出處慎所向肯為聲色惑一婢百金償不知粉黛
蠹血氣速凋喪胡為發斯言期子以將相

浪士歌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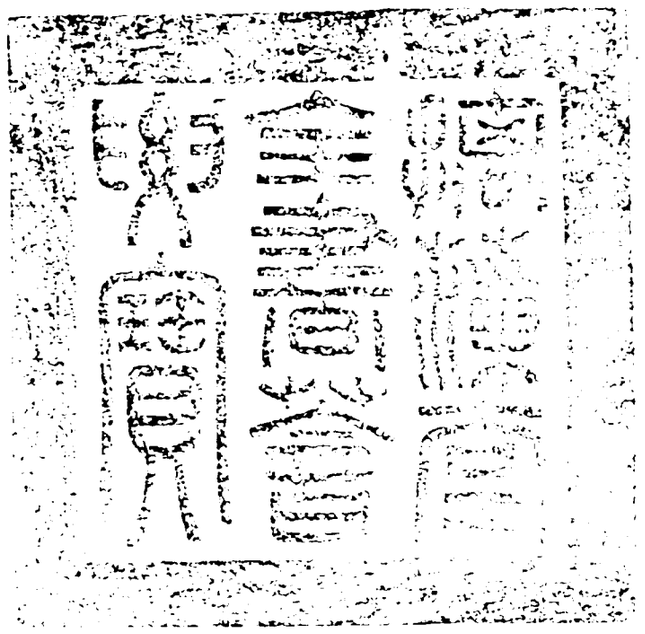
郭子棄官合肥歸隱姑孰一吟一酌婆娑溪上自號曰
醉吟先生居五年或者謂其未老可任以事薦于上上
即召之復序于朝俾監閩汀郡尋擢守漳南上復召之
行至半道閩使者狀其罪以聞遂下吏留于漳幾三年
郭子一吟一酌逍遥乎一室之中未嘗有憂色又自號
曰漳南浪士客或疑而問焉郭子曰士有可以憂有不
足以憂者仰愧于天俯愧于人內愧于心此可以憂矣
反是夫何憂之有作浪士歌以釋客問

江上浪如屋海中浪如山浪士乘浪舟兀兀在浪間浪
頭幾時息士心殊自閑死生乘浪爾浪歌聊破顏

戴氏鹿峯亭二首呈同游

開亭面鹿峯白鹿每經過忽銜落花去還來卧青莎仙
者不可見孤峯但嵯峨踈篁映秀木好鳥鳴相和飛泉
洒天窓六月涼氣多賓朋四五輩飲酒朱顏酡琴琳粲
明質芝术芬長哦皆為廊廟器偶會林泉阿嵇溪與桐
廬回旋竟如何却笑晉右軍弄筆憐白鵝
未能騎黃鶴高飛出塵寰且來跨白鹿隱見蒼崖間誰
為鹿峯亭名聞戴氏園仙者去已遠卷簾對青山秀木
染深塢鳴泉掛危欄春風吹緑鬢皓月須朱顏賓朋合
簪履昆季芬芝蘭黃鶴安足騎白鹿不須跨但願有濁
酒長嘯此峯下醉醒醒復醉黃金任高價

謹案卷三第九頁前一行言行踈前規原本踈訛
鞜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十六 集部

青山集卷五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古詩

陳安止遷居三首

陳子勇於退退無十椽屋隣家頗好事借宅並蒲浪切山隩堂廡稍寬靜垣墻亦新築春渠漲朝雨涓涓漱寒玉呼兒種瓜果教僕洗松竹身雖在城郭志實寓磎谷誦

持方廣經一飡止蔬粟所喜遠羶腥佛事要清肅弗學陶長官持盃媚秋菊弗學屈大夫含悲葬魚腹唯慕金粟老不二常具足若許浪士游時時跨黃犢

陳子貧無居東家借茅屋達士寧羞貧四方所居隩平臺荔陰下天匠資爾築青分一畦蘭綠種萬竿玉幸遭文明運志豈效孤竹又非遠人音欲以逃空谷翛然置藤榻示疾肖金粟呪飯施諸鬼夜來風肅肅嗟予在羅網未暇親杞菊憂愁無端來刀劍攪胷腹渺思泛滄浪

期君濯雙足時或臨大野泥耕看健犢
彼美隱吏隱蒼林映深屋俗駕遠庭除佛像鎮堂隅蘭
芷稍扶踈荊榛已鋤築沉思第一義修持若磐玉覺城
開迷雲魔軍當破竹接人有餘地扳我出坑谷齋蓋復
招要甘香蒸黍粟永與羶葷辭既飽精神肅石坐觀枯
蒲茶甌泛新菊醍醐灌諸頂飢火滅空腹昔聞居士飯
一鉢萬人足君若乘三車願為車下犢

喜雨

陰雲海上來飄風亦隨至填空翻猛雨溢溜迸平地豈
惟滋稼穡高視掃瘴癘羣山各藏晦萬壑恣吞噬蚊蠅
暫驅除草木起憔悴榕枝碧疑染荔子紅欲墜呼兒索
杯盤四體襲涼氣豐年固有兆此雨信嘉瑞一人堯舜
聖三公夔高備陰陽茲調和樂飲真吾事

月下懷留二君儀

默坐兩股癉幽行整頭簪無家不成寐有酒何處斟山
色九秋靜月華中夜深遥想端居人焚香哦妙音

寄題留二君儀田園碁石亭

盤石發天巧新亭君所營席展瑶琪滑坐久寒陰生遠
瀑曳修幔他山列蒼屏水田白鷺下霜樹青猿鳴回首
同安縣殘陽樓觀橫不逢車馬來時愛牛羊經童僕種
刈畢父老樽罍傾昇平信難偶歡笑聊舒情況攻李杜吟
字字無淫聲春來成幾章想有碁石銘

人世無百歲塵勞枉營營豈如田園樂歌嘯送餘生況
聞盤石上開亭石為屏卷簾春雨足洗耳松風鳴孤鳥
望中沒淡煙山際橫時復命兒息講道或傳經經罷哦
五言珠璣滄海傾嗟我無羽翼往適幽憂情

同蕭英伯登陳安止嘯臺

食訖雨初霽相將陟高臺縹緲臨諸峯幔卷濃雲開秀
特不可掩擘天碧崔嵬漳流欲赴海澎湃西南來陰陰
荔子木合抱何年栽幽鳥轉枝語清風與春回佛宮四
面出紺碧疑蓬萊寓隱得斯地足以攄君懷方庭有蘭
芷近郭無虎豺萬事不挂慮長年效僧齋一為孫登嘯

而與數子諧顧我病且老況復時運乖兒歸半道死旅
棺未葬埋破甑已弃物乃非君子儻從游得無玷泯默
甘擯排

送廣東漕孫知損失官歸汶上

平生愛東州土厚人不薄見公惜已晚達論聳予聽五
馳使者車中道罹陷阱開懷無怨尤得失兩以正歸程
萬餘里翛然一煙艇鄉關今非遥踴躍理三徑進則仗
忠義退則樂温清高卧固無必求才堯舜聖亭亭南澗
松愈老節愈勁桑桑水中蒲涵春自嚴静百年未闔棺
安之吾有命

讀陶淵明傳二首

我愛陶淵明超然遺世想一奏無弦琴妙曲寄玄響脩
然聽以氣萬籟應諸掌舟車就所便丘壑信孤往泉消
木欣欣酌酒助俯仰酣醉頹雲煙舒嘯逸羅網斯人孰
陶潛真達道何止避俗翁蕭然守環堵褐穿歡屢空粱
肉不妄受菊杞欣所從一琴既無弦妙音默相通造飲
醉則返賦詩樂何窮窓網懸衆鳥孤雲送冥鴻寂寥千
載事撫卷思沖融使遇宣尼聖故應顏子同

普利寺自周上人高明軒

世人孰無累貴彼方外人超然雲霞趣逈脱生死輪周
也漳南釋開軒瞰漳濱山光并水影二物長清新尤愛
明月夕蒼林變金銀焚香坐軒上時或要静賓幸無歌
吟喧得與麋鹿馴嘗茶煮山藥長養菩提因豈慕富且
貴寧憂賤與貧我來勿厭數從爾陶天真

同留二君儀登高明軒

羈客厭卑濕登軒喜高明紅日簷下度白雲牖半生并
吞山川秀映帶樓殿平舟航濟吳楚笑語落蓬瀛春風
時一來百鳥相和鳴隔墻酒可沽千金為君傾既絶世
上趣雅遂林中情勿云暮靄合更待孤蟾升

同陳安止登高明軒

有客學清淨喜為林下游茲軒高且明駐策同其休目

界既朗徹心官欣自由棄祿慕居士讀經親比丘雲樹樵聲遠石磴春水流鳥羽瑩可數花光暖爭浮已知隔人寰日落山更幽適此悟無生餘事安足求

題淨惠院

方塘水未漲荷芰新展綠游子愜輕衣步與孤雲逐初臨寺外橋已聽鐘聲肅徐登山後亭葱蒼翳松竹諸峯却羅列龍虵亙奔觸紅綃卷晴霞白雲落孤鶩了然身世忘豈念冠帶束平時謬持節善地甘厚祿更窮泉石樂曾未伸啓沃何以報君恩堯天漫凝目

欽定四庫全書

題淨衆院贈蒙禪伯

南州三百寺此寺最輝煥石開千丈渠泉飛日華亂供僧無定員連牀接雲漢經營始十載物物悉已換上人固多才不獨悟禪觀其師老黃蘗閒肅衆所憚承音既親切妙頂醍醐灌登門已清涼定步濟彼岸融融接軟語犀疑自消津每游即忘還微風洒塵汗

題月淵亭

仰攀明月輪俯瞰滄海淵乾坤惜形勝此地何其偏靈溪九龍躍仙山一峯圓微紅散晴綺遠碧襯瑶煙幽香發野秀接語皆老禪緣何近城郭了無人世喧邂逅攝邦守所樂多林泉唯憂代者至不得經殘年老矣寧復來吟哦强留連他時考陳迹不滅斯亭篇

送范端仲推官

范君建陽客讀書過萬卷下筆又神速數預賢能薦省闥復擅場聲名動海縣一投紅蓮幕阻上金鑾殿志氣老不衰苦柏胃霜霰當塗少知已薄禄勢所戀君子困下僚佞士即華選顧我駕散才攝守頗優便公庭可羅雀雲山復對面坐卧臨清風吟哦揮羽扇相逢始相樂暫去若驚電君行我幽獨送君聊自嘆

池上晚景分得上字

秋風何處來蕭然洗炎瘴時要二三子臨池倒嘉釀逢辰既昇平覽景又清曠寂無人世喧頗覺神魄王雪鷺集滄洲金烏沒青嶂悠悠漁笛還漫漫潮痕漲黃蜂立

蓮葉頽鯉吹萍浪始信莊生言觀魚樂濠上

漳南書事

元豐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風終夜發拔木壞廬室須臾海濤翻倒注九溪溢湍流崩重城萬戶競倉卒馬牛豈復辨涯渚恍已失嬰老相携扶迴首但悽慄憂心漫如焚救疹竟無術憶昨攝印初歲望頗云吉田疇時雨足秔糯各秀實胡為兆陰怪平地遭滀汩尤嗟梁棟材中道摧折畢日月有常度金行正蕭瑟疇咨風雨師殘害皆天物天心本好仁忍睹久不恤況今太上聖治具嚴且密騎馬藏民間教兵授神筆四夷還舊疆百辟奉新律固宜集和氣祥瑞為時出緣何漳南民憔悴抱愁疾終當呼長鯨一吸見蓬蔀

臨漳亭觀水分得大字

憂民登危亭注眎萬里外溟濛雲氣浮勢與江海匯蒼山恐低沉況復問畎澮禾麻安更論老稚念顛狽蛟鼉自出沒牛馬失向背雨師恣侵陵人理亦可罪殷殷非

雷聲遠近屋廬壞君臣正逢時上下宜交泰驅雲請白日朗徹照幽怪一雨即瀰漫孰謂乾坤大

送孫公素朝奉還臺

暑雨正鬱陶流汗坐深甑忽聞公素來清風先滿徑高談別後事琳琅發吾聽聽之復何如五月氷雪瑩況逢至治朝日月開二聖大臣用老成羣辟要方正如公亦幾人尚未擢諫諍浮舟每經年山川寓幽興皇皇歲華晚曳屣漫吟咏行矣勿徘徊金門待新命

題妙勝院西軒并贈權師

老木不知年蒼藤已垂地高枝生晚陰低枝散涼氣好鳥時復來鳴聲似絃吹道人開小軒幽庭增廣庇龐眉霜雪頂休焉釋塵累餘功又及物丹砂和去聲靈劑一粒愈沉疴求者四方至應接運慈悲平等均我施相逢惜已晚殘光念如寄何當擇深山同師樂禪味

清江臺致酒贈范希遠龍圖

攜手出煙霧致酒清江臺水淺橫沙露林踈遠山來白

鳥一雙落青猿三叫哀誰展摩詰圖而把淵明栝妙喊始七歲彈箏殷睛雷或如鸞鳳吟喚得陽春回主人亞父孫卓落王佐才高談使我聽明珠欲傾懷爽魄超太虛月窟無飛埃一飲不知醉浩歌忘草萊遲明擊雙楫回首安在哉尺水公自養以待天門開

贈陳思道判官

自從梅老死詩格失平淡我欲回衆航力弱不可纜栖遲二十年時時漫孤嘯忽逢陳夫子兩目海水湛為我聊一吟粹芳超俗艷又如趙氏璧毫髮絶瑕玷愈多愈精好璀璀摘驪頷借令李杜在決敵應未敢低頭亟趨降吞聲就誅貶招來君尚譙且曰吾與點窮朝把樽酒金觥銀浪颱胡為眷幕府半百尚坎壈幽蘭沒蕭艾明珠混野芡何當叩相閽斯人願收斂置之翰林中萬丈看光焰

鳳凰驛

晚泊鳳凰驛得名知謂何鳳凰不可見篁竹空婆娑四旁俱石崖一逕縈雲蘿慘陰欲雨涼淙澗跳波驛吏指英

州兩舍皆平坡久寒無瘴癘虛市饒鷄豘樂少憂常多過江紅葉舞度嶺黃鸝歌時序逼衰老羽翰驚網羅一夕得佳處休馬聊獨哦

輪石

輪石如車輪削立萬丈壁湍流走其根倒影翠霧滴天公不推去此意人莫識雖無載轅功免有圓轉迹隔江欲登臨債舟終不得既乏官長威人事輕遠客胡為秀絶姿往往在幽僻童僕驚日晚策馬若相逼哀哉攜妻子未暇往棲息況吟復回首捨旃欲何適

題清遠峽廣慶寺壁

平明下墟落晚投清遠峽銀潢注地來翠壁連天插中含五峰秀寺載三車法龍歸石有痕犀躍無遺押直鈎誰得魚危磯待鷗狎長廊覽前題習之最為甲物理求其全用材無乃狹渾詩亦可取小雨纔一霎未能臻甫白源長流不乏持盃聊酌茗清風為停篴超然望日下嵐翠

次韻頴叔修撰游朱明及字

朱明洞天門元戎要客入誰云蓬萊遠浮丘果相挹如超頓地禪曾不假梯級幽篁隔葱蒨沆瀣朗呼吸玉山有嘉禾鳳凰乃來集桃李爾何知濰濰紅露泣應嗟塵世人牕間白駒急行樂如之何不樂嗟何及

五仙謠

番禺五仙人騎羊各一色手持六秬穗翱翔遶城壁翩然去乘雲諸羊化為石至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曾聞經猛火毫髮無痕跡五仙寧復來三說頗難測只憂風雨并半夜隨霹靂君不見羌廬劉越之洞天萬象森羅無一尺

誌游呈蔣帥頴叔

焚香瞻五仙登樓瞰滄海題軒名雙林却酒飯蔬菜五仙觀山海樓興化寺二軒還趨法性寺爛熳登幽晦房公潤經處蘭筵遺芳在房融潤色掳嚴之地老木已千年成林播佳話藥止所種云此樹下當有菩薩受戒度人成林危壇半頹缺曾傳祖師戒即六祖也今為乾明禪師

達多與制止古像各瀟洒歸時已殘陽心淵生沆瀣蘭亭世俗飲尚足傳異代佛境清淨緣浩刼永不壞聊誌一日游結交向方外是日與頴叔二人者同游

再和頴叔誌游

君為五羊仙我劾退之拜默契如來禪安用傳畫繪滄海雖云濶萬里有限際音債請從造物論一瞬即破碎靈龜胡為靈鑽灼爛腹背生能發幽寃神理助奇怪見五羊天

慶觀龜事晚投古寺食葷味不如菜摩挲庭下碑百歲蒼蘚晦忽逢潤經處房公儼如在度人要成林今已播禪話忽為殺盜淫佛勅所告戒種子積無明應須法雨灑幸陪蓮社緣彼此吸清瀣噫嗟紲軒冕一朝趨地獄苦惱孰肯代瑩如摩尼珠誰使濁水壞與公誌斯游浩蕩形骸外

獨游藥洲懷頴叔修撰

驅車欲何適獨往觀藥洲荒蘆喧鳥雀怪石森龍虬大亭揷層城玉虹跨深溝雙門控西渚石門也九星聚中流

九曜石也其名何壯哉像貌儼可求鋹王卷國去故物惟此留滄溟霸氣滅落日孤煙浮空睦已無藥草蔓春桑桑帥用文儒靜鎮十五州請公握鴻筆刻蘚揮戈矛仍要常年一百五載酒傾城游炎炎二聖作德澤覃海陬大水宮月一笑挹浮丘蓬萊自茲往穩踏金鼇頭

九曜石奉呈同游蔣帥潁叔吳漕翼道

畨禺西城偏九石名九曜危根揷滄浪古魄鎮臨眺何人試巧手鑿此混沌竅森森毛髮散偉偉儀形肖葱蒼翠霧濕玲瓏秋月照痕添海潮上聲酸朔風叫龍歸憂利劍鼈泣怖長釣曾非借霹靂安得離巖嶠菱溪與太湖所得信未妙誰將置濠隍我願植廊廟堅貞以類舉邪僻令遁跳濡毫勒陰崖毕語君莫誚

和潁叔游浮丘觀

潭潭洞天門孰出朱明右突疑雲翼張竦見永骨瘦飛仙時往來別有通海竇此李僅傳聞世人豈能覿歌簷榛棘合壞壁青紅舊汲泉煉丹處頹毀無完甃博物人妙迹誰復究黃冠稟使旨乘時力營搆飛閣凌滄波誅林逐羣狄松蘿翠欲滴蘭莖抽新英蓬島分小岫披披宿鵲散泠泠諸籟奏超然俗慮息揮手出宇宙況逢老集仙氣奪天下秀落筆成千言霹靂震白晝於茲惜分攜作意須掺袖

潁叔招飲吳圖

五跋開畫戟平明出重闉小橋分野徑吳圖會衆賓畨禺二月尾落花已無春唯有薔薇水衣襟四時薰短垣乃浮丘樓觀何斬新我公發幽晦輸金走車輪蓬萊飛一島雲外拖晴紳此景在眉睫圖繪未必勻從來不彈弋傍砌鳥雀馴寄語北海若停風護松筠負才詩傲敵縱酒吞湖湄酩酊安足辭不飲終成塵逍遥一日事浮脆百年身何須跨黃鶴追彼瑤池人但當聽公歌賣交斥張陳達道齊生死筆端真有神揮灑十八韻一一無價珍老彼杜工部玄哉楊子雲

鵲奔亭呈帥漕二公

新江自南來西與端江滙寒光入靈羊一碧浸羅帶屹然鵠奔亭遺音溢千載羽儀莫可見窈窕想殊態遭戕瘞同坎襦布久不壞訴寃如生平隱顯一何怪讐人闔戶戮化質搏風快且將憂患辭浩蕩煙霄外舄飛并劍躍類與神靈會物變固難窮撫事增感慨周侯昔行部美績此尤最江生引為言建平平捐罪宋興跨唐虞乾坤正交泰皇華命俊哲枉横無纖芥琳瑯斯亭篇證古欲陳戒殺人貴滅口覆族竟自敗姦諛誅既死潛德發幽

晦堅珉可磨鐫榮光庶長在

端州逢故人劉暐光道致酒鵠奔亭作

貴池昔分袂端江復傾盖屈指十六秋華髮驚老大雲霄邈功名荆榛森患害衆人皆欲殺出門即有礙上杜句下孟句咄哉不復道致酒强高會蒼梧帝魂寂鵠化遺亭在翠葆櫻玉簪金鱗躍羅帶韓云江似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風澄嵐靄散櫂擊天影碎往古悉已空來今竟何待勞形百年間投足萬里内秋水正瀰漫醉眼逐澎湃一絲携六鼇猛擲滄溟外

將歸三首

春田豈不美春園亦可佳田水流決決園禽語喈喈荷笠復携鋤動作頗自諧隣叟三五輩擊壤歡無厓禄仕四十年志運良已乖許國既無補陷穽幾沉埋皇恩湛昭洗印紱蒙優差内循齒髮衰愧彼英俊偕休焉保其終飛章乞殘骸將歸樂復樂清風掃孤懷

結廬謝山下門荒蘿徑深寂無車馬跡而有猿鳥音高峯

落日盡遠壑歸雲沉死生一吾趣長嘯亡頭簪勇往復此樂俯仰安可任

垂老度庾嶺西江守端州逾年忝禄食歸思忽驚秋結廬丹湖邊種木菓屢收挂冠已不早懸花隨兩眸休休保殘齡擊壤歌皇猷有兒集吏選餘事復何求回首天地恩瞑目終難酬

贈上藍晉禪師

泐潭月公晦其禪妙諸方傳之晉伯明獨步入豫章一

登上藍座日月迴輝光問法瞻大室方廣不可量人人得甘露灌頂心清涼又通世俗書落筆皆文章衆鳥難悉名卓然唯鳳凰羽儀下雲霄五色在山岡先帝昔臨御京城開寶坊明詔求法才衆老爭低昂惟師不妄念安之如太行乃知北遠師駕幸不下牀所傳信非訛千載兩相望篁竹架清風喬松裹寒霜回心剃鬚髮永願陪翱翔

望廬山懷陶淵明

匡廬初在望復憶柴桑翁醉來卧盤石閟默天地通不入惠遠社自彈無絃桐悠悠出谷雲漠漠栖林風倚巖片月白落磴寒泉洪此意非眺聽遥知與君同

追和韋應物廬山西澗瀑布下作

徘徊西澗下聽泉濯煩襟遂蕭爽妙音非世音不知岐路絶貪玩煙蘿深斧斤未嘗入高材自成林鶴鳴豈有怨雲去本無心寥寥時參陸簡寂古意難追尋

宿栖賢寺

曠懷王逸少宅地如翔鸞池水至今黑云是墨未乾施作金仙宮樓殿排羽翰銀牓留飛鳥玉蜃吐驚湍耶舍寶塔近筆揷青雲端貝葉五千書兩藏龍鱗蟠鍾磬遍虚籟松杉扶歲寒護持不變減鑪煙晝漫漫暫游寄僧榻翛然心界寬愧無警絶草付與蒼崖刊

新昌吟寄韻叔待制

元祐丙寅冬新昌有狂寇名探其姓峯厥初善巫呪南民欣尚鬼來者爭輻輳經年惑羣衆詭術遂潜構摧城止三閱作蜂唯撒豆竹竿變鎗旗銳兵莫吾鬬此事古

未聞造意無乃陋蛮蛮彼何知丁壯擁前後長驅向城
郭塵土翳白晝剌史亟閉戶神理默垂祐城頭無百兵
坐待五羊救賊中衆所見戰戰羅甲冑須臾薄音博寒陰
凍立多僵仆平明若鳥散賊本未遑究權帥計倉卒遣
將速誅蹂貪功恣殺戮原野民血溜嬰兒與婦女屠割
僅遺軀傳報及南昌新帥若煙走頴扶至洪聞報即星
馳度嶺有詩云六日聞賊報七日走如煙入境亟止殺渠惡用機購逾旬果獲探腰斬餘
惡宥朝廷方好仁帥畧寔能副臺章請褒賞詔語優以

已上畧制詞中語麟兒隨飛龍戊辰季嗣遂登科陰隲資貴富彼美南
懋撫綏聊借才侍從爾來復身居江湖上名近日月右
節文彩爛錦繡發為新昌行洪鐘待誰扣我將磨蒼珉
為公悉鏡鏤運判吳冀道毛正仲皆作此詩見帥賦之並刻石立於新昌之使廳
送許栖默道士
結廬守親塚淡食畢喪制焚香誦寶經傾悲拔冥滯神
明扶孝思肌髮保陽氣支離僅不死鄰里為歔欷倏然

青山集卷六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古詩

送胡推官赴無錫丞

愛山不離山君來訪山間山間只欠水聽君語潺潺滋我山色秀洗我塵心煩如何遽言別鸞驂欲翩翩試才得佳邑割鷄鳴刀鏁雙親尚未老伯氏趨朝班藍田玉一雙浮出濡須灣天作王者瑞寧獨名鄉關自憐困已甚風流邈難攀新詩倘許寄秋雁無空還

送胡與幾被召赴闕

嗟我老已疲掛冠歸舊廬素乏二頃田無可把犁鋤窮年小山下獨伴千卷書作止隨古人襟懷稍欣如又無樽中酒能延故人車感君數相過氣豁眉宇踈天馬出月窟回薄萬里餘其才無不宜祿仕猶拘拘忽聞明庭詔一節馳輿往必陟臺省公言壯皇圖潛心救世弊肯專為身謨法密吏愈偷食衆財益虛本大末漸弱豈在專閫　指瑕一二人此事尤可吁細碎何足論綱舉目不渝譬彼脉已病其身尚膏腴要當速内究珍丸應時須良醫望數公潤澤回焦枯願如范文正挺特真丈夫老宛見太平委棄甘路衢

送馬東玉朝散還朝

秋空若明鏡雲物瑩可數臨高送遠發況復瞰牛渚崔嵬水帝宮平出燃犀浦橋基插波瀾王氣逐龍虎歸艎豈能留兩槳幾欲舞重光瞻舜日羣材入天罔睟睟馬東玉松柏耐寒暑五載佐吾邦大匠善規矩仁民而愛物巨細各有補宴閒集賓朋風流照樽俎能詩又敏速往往造險語交章久薦達名聲動寰宇胸中蟠虹蜺行矣須一吐伊予百無堪投老尚好古垂竿魚未食茹蘗口忘苦唯君最相知稱為等鮑庾君歸我何適形影守溪澗時寄一行書焦枯望霖雨

謝涇川宋宰惠近詩

不到涇上邑倏忽二十載環山敞樓閣金碧想未改長溪拖翠玉洗月發光彩秋聲咽松杉夜氣馥蘭茝白鳥自成羣黃猿行作隊仙人控鯉去巖下遺跡在猶疑深雲中彈琴尚相待唐儒工翰墨石壁露璨璀意有神明憐塵蘚不得浼地勝來俊哲宋子今出宰公餘綴吟筆爛熳排珠琲又如崆峒兵百千森甲鎧寄我數十篇翛然起沉痗胷中强搜抉舊學久荒餒欲追天馬蹤騫蹶竟難逮撫卷懷昔游魂魄飛黤靉何當裂雲牋看君吐

江海

寄杭州天竺辨才大師

我聞辨才師解空稱第一病子得摩頂其疾頓若失救物運真悲了心非幻術聲名動寰宇退身愈藏密峨峨龍井峯篁竹不透日終朝無來賓節枝自横膝此道何寥寥差肩佛摩詰無生無不生一以貫禪律安得兩羽翰歸飛參丈室稽首慕高峯天地相終畢

送外甥法真一師

仕禄不及養勇往學金仙棄家如脫屣壞衣披稻田見汝若見母令我涕泗漣我方齠齔時巨嶽遭摧巔汝母挈我往西江赴臨川愛育比其兒衣食無頗偏追隨二三載思親我言還是時汝未産顧今三十年汝壯我已老死者歸重泉悠悠記昨夢幻妄真可憐汝能逃世累趣尚固已賢京華勿久棲還當擇深淵返窮生死本勿為言句纏拭我衣上淚贈汝金石篇

送甥沈濟秀才下第南歸

炎風吹黃塵去興不可止丈夫固有命得失致悲喜何當永相將錫山酌泉水

送胡子企大夫還臺

聯鑣出梅山倏然二十載君常佐天府我遂泛雲海音書魚雁絶夢寐想風采營車忽來過笑詠珠璀璀故交悉相忘而君獨不改天生堯舜資化柄付良宰網羅收鴻鵠臺閣茂蘭茝君歸必殊顯發策救民痗形容入凌煙丹青永無浼使我觀太平白首甘凍餒

投宿繁昌徐氏水閣

東池種蓮子西池養肥魚盈缸釀美酒滿盤具新蔬客
來徑一醉疑是桃源圖此事未足議弟兄皆業儒大弟
已登科高名動鄉閭季弟復連薦豹變應時須長兄恬
自養雲臥隨卷舒物至我則應隱德良有餘客有醉吟
曳六月騎蹇驢避暑尋名山遂登君子居飲弄池上月
一宿能清虛相看不相厭欲去且踟躕

和姜伯輝見贈醉吟畫詩

蒼崖一萬丈中瀉白玉泉飛鳥度不得而我長攀緣洗
盡心地垢吟成元化篇更復有何物一樽當我前忽逢
姜伯輝爽量涵水淵開談了無迹所得全於天便欲脫
青衫泛我江東船結交要終始相忘復顏然徑呼妙手
畫秋江霜景全氷輪正卓午照影無頗偏誰能騎蹇驢
世路空留連咄哉可以往揮手從飛仙

觀唐植夫所藏古墨

黑龍蟠黑雲久蟄黃金闕緣何落人間數餅若古月蝦
蟆不敢蝕利刀豈能截温潤北方玉芬香麝臍裂乃知
廷珪名桓桓久不滅植夫名世後（彦範之子）所蓄尤奇絶護
以紫錦囊篋之復扃鐍渺思五季亂江南頗偷逸三主
皆能書撥鐙聳瘦骨一朝歸大明流散餘故物金華座
右銘清涼自題佛二寶藏子家時時一披拂及覩植夫
墨清風愈飄忽異國想塵勞精靈豈沉沒聊為識古篇
分手各蕭瑟

酬富仲容朝散見贈因以送之

牧之吟齋天太白詠秋浦至今三百年光焰不埋土我
朝文愈盛往往出前古仲容生相門璨然鳳凰羽作鎮
薄書閒盈編金玉吐牧之何足論白也真爾汝一朝解
符歸暫泊采江滸肩輿過蓬蒿談辰及午洗我塵坌聽
不覺歡欲舞又如熟黃粱連飡釋飢苦昔聞鄭國公
先言戒外侮廟食配神宗昭昭仲山甫今逢族弟賢家
法中規矩郎省寧淹回往自結明主不唯唐蕭家繼踵
登相府請驅千里雲時作三日雨

宿鍾山贈泉禪師

夜半松柏響繞巖鸞鳳音披衣送遲盼明月方庭深樓殿遍瑤層寶塔棲中岑定分付刀尺世故仍癡淫六朝遺破塚四聖崇幽林香廚飯玉粒千歲聞於今況逢大道師妙傳諸佛心其徒五百人坐忘靜沉沉寶光泳琉璃永無塵垢侵何以明歸仰頓首興微吟

送倪敦復往池州決獄

忽領外臺檄離家不辭艱破雪涉遠道侵星出重關提刀聊四顧決獄談笑閒旦經五峯寺遂發九華山朗飲雲泉秀妙依松石閒琳瑯如得句先寄南風還

送敦復至觀音寺再用前韻錄別

大道既如砥安輿寧險艱通溝水決決出林鳥關關紫詔下天外黃氣生眉間歸當趨玉陛豈容眷名山接物齋彼分存誠肅吾閑我心如路草願君與春還

陶然軒呈孔掾

我醉不在酒心常醉於天出處無固必四時任陶然世網誰拘拘冥鴻自翩翩隱几樂吾樂陶然名此軒採掇富菊杞芬香藉蘭荃啼鳥助春喜相呼語娟娟好風集清徽時寫朱絲絃秋月瑩池上臘雪堆簷前客來亦把酒客去還醉眠為君發短調意將千載傳

安中尚書見招同諸公登雨華臺

城南五里近驅車稍停休層臺臨古剎欣陪清淨游凭高送遠目考古思名流更讀琳瑯篇叙事何其周尸黎與法雲接迹居嵓幽趣將金仙諧行匪邪徑由至今手植松千丈騰龍虬悟發特異衆妙齡已依劉天華無根蒂應講來飛浮帝釋昔舉手此理誰可侔邇來表前蹤新亭壓鼇頭空渚栖古月大江浴清秋曠懷出十地壯氣橫九州三山連天門水府卧金牛故國羅綺滅深宮榛莽留興亡千歲間愁緒如繰抽惟餘北嶺雲無心自悠悠高鴻正飛冥網羅安得收公等真丈夫問學皆淵丘不應持使旄歸合登瀛洲桓桓鼎鼐司落落金馬儔君臣若堯舜明良互賡酬胡為慕瞿聃玄微解而優願

舒三日霖霪慰此旱歲求乾坤涵潤澤使我醉雨眸咄嗟勿重陳玉樹後庭謳

送李嘉甫朝散還臺

春風連作惡吹雪深尺五元宵無燈火閉關與誰語忽聞誉從過傾盖挹眉宇相親如故人坐久加循撫蓬茅只數間餘無一丘土半俸足以飽未嘗詣州府白雲寓遠目清溪照靈腑趨閤已忘憂浩歌唯汲古名公志方壯富貴行可取協韻高才孰能當如羆亦如虎致君為唐虞澤民作霖雨功名垂乾坤兒孫列簪組於予一何遠而能強相與聊書送行章欲以明出處

前春雪

玄冥奪春令連旬雪塞屋嗷嗷何物聲云是飢民哭來請義倉米奈何久空腹寒威如戈矛命盡須臾速憶昨去年水雲濤卷平陸高村既無麥低田又無穀民間已乏食租稅仍未足縣令欲逃責催科峻鞭扑嗟哉吾邦民何以保骨肉昂頭訴蒼蒼和氣待春育春工本好生此雪無乃酷誰家敞園館草樹變瓊玉美人學回風歡笑列燈燭不知萬戶寒唯憂五更促世無採詩官悲歌寄鴻鵠

後春雪

前雪深尺五後雪深五尺動地北風惡連天凍雲塞通達絕行人萬物同一色燭龍爪生氷陽烏縮翅挿翼牛羊何足論虎豹餓無食此雪昔未有父老均歎息況當長養時玄冥翻怒赫我欲請雷車夜半轟霹靂盧斗杓斡春陽和氣隨甲拆溶為大田水青發隴頭麥南民少蘇醒白骨免堆積朝廷方體仁乾坤應合德有酒不敢飲獨樂神所責悲歌閉空屋寫慰同心客

送黃吉老察院

積學久未遇忠言今可施請君畧細故吐出胸中奇悉救當世弊自結明主知不唯振憲綱進當司鼎彝用廣財已乏官冗人愈甲政寬法不舉將懊邊無威家家侈聲樂淳源變澆漓土木絢金碧佛仙競新祠此乃腹心

疾豈止為瘡痍言者曾未及雖言多所私苟非大奸邪惡足求瑕疵舉朝無完人何以裨明時嘗讀喜似篇左右皆宜之乃知荆山璧天地終不遺去惡無變容誠明達神祇我方卧巖谷所友鹿與麋感君營從過枯木春風吹又如得黄粱慰我久苦飢承詔不敢留歡言遽睽違殷勤何以報報君以燕辭

和敦復留題池州弄水亭

我寄江南隱數為弄水游讀君弄水篇感慨攀巢由赤脚踏雲雨投竿戲汀洲鷗鳥不見猜飛舞相應酬誰傾百斛珠跳躑無復收一發海客秘儘副貧家求李杜縮光焰王謝輸風流開卷起予興飄欲乘桴浮如觀秋浦圖晚景入兩眸愛之不能捨飢魚適吞鈎嘗置几案間出沒窺嵓幽一別幾何時歲月已十周跡滯若匣劍鏽澁不可抽何當隨君車吟哦與君侔

謝胡丞寄錫泉十瓶

怜我酷嗜茗遠分名山泉茲山固多錫泉味甘尤偏幸遇佳客便十缸附輕船開缸漱清冷不待同茗煎想君民事休時時造泉邊入碾龍鳳碎浮甌乳花圓一啜未能止七盌誇玉川兩腋生清風飛逐蓬萊仙江心與谷簾較之孰為妍欲報吾子惠仍思陸生賢

謝魏戶曹惠酒

官醪不許買兵醞未嘗得愁殺避俗翁甘為獨醒客緣何魏夫子心仁生憫惻雙壺輒分送涸鱗被甘澤鑵杓再施設併欲醉君德百川供長虹吐吒天地窄儘從秋來水大笑問河伯胡為辨牛馬灩灩浮月魄

川漲

朱夏久不雨川源倏然漲三潮渺相連狂風蹴高浪蛟龍通出沒魚鱉隨浩蕩羣山悄低徊阡陌失背向嗟嗟圩中田一埂安可障去年已大潦十戶九凋喪幸賴官廩實賚貸命所仰官廩今已空農事未敢望理水竟無術祈禱侯靈貺退寸復進尺潮勢頗難量彼蒼罪斯民殺戮不以杖令人思禹功巍巍百王上

答魏掾招飲

我欲招魏子小山嘗白醪月華雖未滿已覺秋風高何物佐樽酌肥鱸併蟹螯一飲洗百憂軒冕稍可逃此語未及發辱君先見要乃知志趣同盍簪皆俊僚亦應喚舞娥紅雲欲飛飄不然避謗傷談話傾漁樵期歸一酩酊世事如芭蕉

酬彭法曹留題小山用次來韻

讀君小山篇語勢欲飛舞乃知甘與賈年少心則古又如東方生用之必為虎予方坐空谷屏息避煩暑開緘揖清風不覺生毛羽携之出人間瑶池贈王母

送黃彦發還臺

予方寓小山感君忽相過風標奪堂玉氣語排懸河君初佩金印治蠻真有科彼侮我即斬威行濟之和使知朝廷尊帖帖無愆訛聖主方求才四海張網羅麒麟并鳳凰所獲寧為多如君必見取為君吟菁莪

酬陳掾留題小山二首用次來韻

我愛小山石翩翩鸞鳳姿胡為不飛去似與幽人期志澤未及物收身聊自嬉不教三徑荒寧歌五噫詞舊交安在哉歲晏逢子知殷勤結惠好琅玕分一枝

爺山何亭亭鬱有高人姿朝容白雲過夜與明月期幽蘭翠碧秀好鳥鳴聲嬉更逢佳客來惠好留芙詞遂令一丘樂能垂千載知殷勤謝陳子薰葭倚瓊枝

和陳掾劾陶齋

君欲劾陶潛超然異今趣開齋即吾廬欣欣同所慕潛魚不羣游栖鳥不返顧無意亦無我何思復何慮遂趨羲皇上日夕自休裕百年能幾何不知歲云暮終當隨白雲悠悠此山去

喜鍾山泉禪師見過

聞師飛錫來七日遠輦飲欣諧清淨談中夜未能寢師提寶公刀為我裁古錦言歸不須忙溪上氷雪凜

韶亂已承祿資賦況超邁三年營無疵一日欣有代芳洲

清風徹夕浦寒烟霽翩翩莫能留遂巡遠山外浮生離合際志士懷耿介渺思歲月往俯眄天壤隘人驚甘羅少帝憶賈生對竟言若為期充實光輝大

送喻明仲朝請還臺

出馳使者星歲月一何久巨航始北歸華髮已盈首讀書過五車滿腹藏瓊玖行行赴金闕朝帝見太母乾坤運元氣斟酌須北斗願如范文正上疏發纊黈明明納忠諫聖作古無有道行且寄書慰我窮老叟

送倪敦復朝奉還臺

有力乃致遠中道力不任言歸閉空屋敢復求知音君來監郡務猥荅一見臨稱褒借陽春片礫成寸金觴酌每追隨嘯詠舒悰襟不覺三歲過啓櫂離江南協韵君懷有玉寶未嘗獻於今於今不往獻千歲惜湮沉流景良可悲鬢雪來駸駸前途漸就窄後會安可尋屋梁見落月殷憂存我心猶期澤萬物霈然作商霖

邀敦復小酌為別

三年同賞梅梅花爛晴雪一日言北歸梅黃雨初歇誰將金彈丸綴在緑枝上結實勝開花邀君更同賞食梅齒牙軟銜盃奈離憂過江桃李熟回首憶梅不

送楊縝供備還京

伯玉弘農侯欣欣真丈夫首雖峨武弁滿腹藏詩書三年監郡兵一日云解符考之閭井言公廉卒如初未嘗害一物縱舍乃有餘我方臥空屋徂跣與世踈感君數相過晨坐定及晡新詩并美酒問遺無時無老境重可惜遠別復何如羨君五福全客官冥拘拘子孫俱緑仕京城富園閭精神趁强健優游早懸車祝君可以歸為君吟歸歟

聽惠守錢承議談羅浮山因以贈之

久憶觀滄海喜君語羅浮浮從會稽來與羅相獻酬誰欲通兩山鐵橋跨山頭笙簫響瑶臺佛仙樓石樓靈光燭商舶七星被林幽飛泉難悉名異草香氣衆危峯聚白鹿深塢眠青牛葛洪安期生遺蹤尚綢繆攀巔瞰海

水湛碧纔一甌不見波濤翻颶風駕龍虬又云朱明天飄然落遐陬方廣吞五嶽盤紆臨十洲不得預封禪自起煙雲蓋此理固莫測勝境輸君游君語洗我耳我詩瑩君眸羅浮杳何許為我商聲謳

送錢節七承議還臺

平昔未識面已景才業殊及來公詡家抱酒情忻如分携八換歲益聞峻名譽我方姑孰隱君解惠國符鷁舟始云泊駕言過茅廬傾談洗塵聽積憂令我舒鳳窠無凡毛龍窟多美珠朝家正清明往矣涉亨衢澤民冀姚宋致主優唐虞史筆採循吏非君復誰書

自釋二首

去日不可追來日已無多衰顏復自念遷謝當奈何賢達弁賤愚百歲同消磨不如寄觴酌徘徊眄庭柯流翠自成幄好風時經過憎愛理無總虛淡神所和運盡即隨盡冀骨南山陂

遭時如堯舜擊壤歡且歌歸田尚叨祿天寵固已多敢

復邀長年寓景隨流波有酒即觴酌風日眷清和俯悲

秦晉士含飢避干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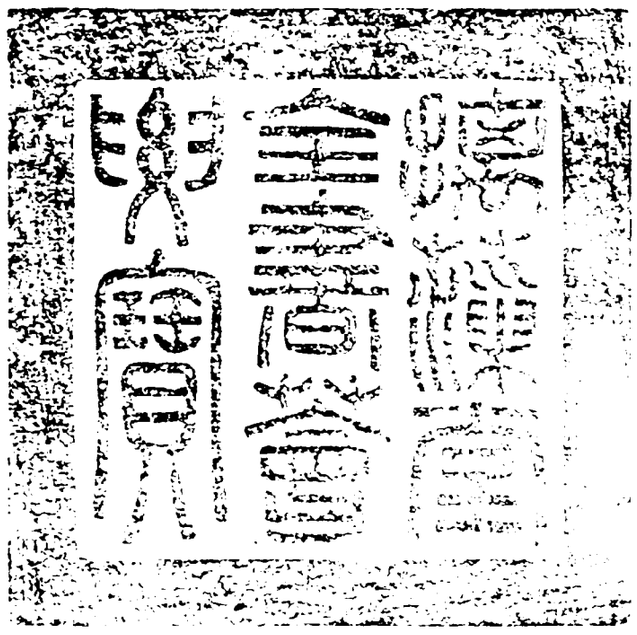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第七頁前三行了無人世喧原本喧訛諠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明珠混野芡原本芡訛茨今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名探其姓岑原本姓訛妙今改

卷六第三頁前四行石壁露璨璀原本璨璀訛璀璨依本韻改

第六頁前二行乃知廷珪名原本珪訛卦據聞見後録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七 青山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七

五言古詩

宋 郭祥正 撰

志士吟二首

聳材一作士欣向榮志士寂無託獨鳥千里飛天末孤雲泊越女殊西子秦聲異別鶴守貞不辭貧怡怡內常樂高歌戛金玉其聲震寥廓

歲華忽已晚志士將奈何摧車眷前修停澤無餘波知命守窮賤脫屣南山阿出從麋鹿游坐與猿鳥歌採菊復採薇聊以養天和

聞砧

天潢轉斜白庭菊汎園露紈扇辭玉纖雲幄含幽素濕螢遞踈牖寒蟲鳴外戶南隣發砧響涼夕敢虛度不作舞衣裳為君理繒絮邊磧多苦寒先秋寄征戍

秋扇

輕素裁團扇投君掌握中為君却煩暑動搖把涼風一
朝霜颸至羅幃衾被重辭君且屏跡棄置隨斷蓬物理
古如此用捨安可窮願君千萬壽執熱還相逢

賞蓮

濯濯水中華香艷勝蘋藻英英泥中根絜素常自保花
房又堪食無一不為好乃知金仙經譬喻肆論討游宴
集賓僚賞詠固宜早一朝霜颸至莖葉變枯槁抑亦如
佳人妍媚忽衰老顧盼豈復憐棄置不足道幽懷向君
開芳樽為傾倒木末誰能搴愁煙起孤島

將至金陵謁曾子開侍郎

秋空久不雨漠漠風卷沙胡為起高興昨夜辭山家明
投金陵郭府觀凌紫霞公解豫章榻我停銀漢槎一傾
別後言電雹鳴交加借公口中春發我枝上花又如出
地雷空山走龍蛇公能結明主我亦思無邪但驚岐路
別進退各有涯浮生能幾時鬢髮忽已華會合豈易得
兵厨酒仍佳慎勿學謝安捫涕空感嗟

雙泉軒贈太平守梁正叔

開池得雙泉因泉搆華屋池中種菱荇池上列花竹與
春蘼新紅遇風搖淨綠輕鷗自飛舞織鱗隨出縮操舟
往江海端憂龍蜃觸卷衣入山林而防虎狼欲豈如一
凭欄俯仰快心目朝吟吟有餘暮醉醉不足雙泉長涓
涓比公享天禄公歸民懷公聽我雙泉曲

徐子美楊君倚李元翰小酌言舊

南方多苦熱北地尤苦寒徐子掾招宜七載濱夷蠻楊
李仕并代毳裘霜雪殘一朝相續歸相看涕沈瀾捫涕
喚家僮草草羅杯盤念昔共庠序垂髫競癡頑及今過
六十各各嗟衰顏光陰信如馳生死無百年妻兒半凋
喪少喜多憂患吾方慕陶潛行歌眷南山山氣日夕佳
吾廬未嘗關猿鳥相與居絲桐時一彈三子方急禄遑
遑未能閑努力佐州縣須防官長難暫當陪我醉餘事
不足言

寄題九江陶子駿佚老堂

未老已先佚搆堂名佚老與其寵辱驚何似歸来早淵
明乃吾祖此道能自保歸来無一事時時為酒惱紙帳
春風融不寐聽春鳥關關枝上語報我竹間曉我醉未
能起爾音一何好却笑世間人怠憂種萱草

復雪

連朝雪復雪吾獨擁紅爐樽中亦有酒不為飢寒驅目
前雲所憂所憂在村墟去年旱無水二稅多逃逋十家
九乏食往往死路衢空山嘷虎豹深淵卧龍魚飛鳥各
欽翼康莊斷行車倚門獨悲歌陽氣何時舒

將至壽陽謁朱行中龍圖作

魏臺公送我春風花落盡壽陽我訪公蕭蕭朔風緊且
復念殘年鬢髮安得髮高才久外補惠愛益不泯聊歌
古柏行歌罷仰天哂長淮白魚肥永壺酒堪引

暮春之月謁廬守陳元輿待制作

百年憫秋霜念念流運歌一昨辭周行於今鬢垂雪幽
獨誰為扶寸心徒自折翻然駕柴車賓閣重款謁與公

論襟期及此陽春月英英欄中花滋露正妍發濁濁差
中醪浮酷想芬列朝廷用直道郡邑罕所闕嬋婉我之
友皎若環與玦良辰不同樂衰暮空惜別

廬陵樂府十首

妾攄纖纖手一拂白玉琴琴聲寫三疊寄妾萬里心朱
絃斷可續妾心常不足纔驚楓葉丹又見楊枝緑望君
君未到妾貌寧長好雲鬢懶重梳從教似秋草
鴻鴈殊未來思君一彈琴泠泠別鶴語折盡幽蘭心蛛
絲漫相續難繫驊騮駒足白日無時停雲鬢寧長緑年
華要不老不若丹青好對之雖無言猶勝種萱草
與子初執手効彼瑟與琴子去既不返誰復知我心寶刀
能切玉願斷金烏足留住枝上春花紅葉長緑懊惱復
懊惱憔悴變妍好不見庭中蘭埋沒隨百草
妾身厭塵埃專心托君子感君一迴眄涸轍逢秋水雍
容未經年結誓同生死胡為忽言別短書無一紙愁思
魂夢飛鵲語不成喜歲晚君不來紅粧為君洗

嵯峨姑射山綽約飛行子絳唇啓皓玉明眸漾寒水方平與麻姑相期永不死手披黃庭經金字寫青紙胡為謫人間離合溢悲喜妖桃凝露珠東風任吹洗

庭下幽花冪寒霧金鴨冷煙無一縷從君別妾駕紅鸞望斷三山無覓處平時曲調休重舉長袖空垂不成舞

醒眼牽愁送春去獨立殘陽與誰語

英英玉山禾乃是鳳凰食鳳凰殊未來禾生亦何益幽香眷春盡孤根含露寂委棄同蒿萊咄嗟人莫識

自君之往矣幽房守歲華眉頭勻翠淡裙帶縷金斜魂魄空成夢音書不到家憑誰度庾嶺和淚寄梅花

粉黛元知假丹書豈是真桃花初過雨溪水暗流春眼眼隨雲斷書書托雁頻漁郎自迷路枉殺武陵人

不作巫山雨螺川久住家欲知永未釋須信玉無瑕對局拈棋子開牕摘杏花誰能譜此意紅日又西斜

妾薄命

雌鳳始營巢妖桃半數萼憶昔嫁君時相逢一何樂朱顏未變白眼君先惡君恩不下濟妾意正難託空床

春寂寥孤燈夜蕭索哀絃時一彈彈終淚還落

怨別二首

渡江君別妾恨不如桃葉桃葉解隨君渡江不用檝妾既不得隨渡江檝如飛自憐妾命薄江頭還獨歸一步一回首碧雲凝落暉空將盈掬淚和粉洒羅衣

桃葉渡江不用檝　古詩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

團扇不遮面欲君永相見胡為忽別妾船逐南風便君行妾獨處妾復誰為主正似晚春花零落隨風雨有情頻寄書莫令書更踈却羨路傍草到處逢君車

團扇團扇遮人面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　古詩云團扇復團扇

代古相思

妾面如花開妾心似蘭死花開色易衰蘭死香不已願持枯蘭心終焉託君子君行胡不歸兩見秋風起鴻雁只空來音書無一紙夜夜夢見君朝朝懶梳洗不憶霜月前絲桐為君理千古萬古悲悠揚逐流水

追和李白姑孰十詠

姑孰溪

源從丹湖來奔流朝北極雙橋跨長虹千艘濟民食日華動清曉岸柳搖行色文王未出獵垂竿人莫識

丹陽湖

湖光際長天永日微風止菱歌一舟去雪陣羣鷗起荷香迷近遠秋色瑩表裏試問賀季真何如鏡湖水

謝公宅

山腰存廢址昔是玄暉宅林藏幽鳥聲月弄野棠白高賢百年盡遺事千古積此興欲誰論摩挲問磐石

凌歊臺

高臺築千尋勝景供遠目雲煙護城郭吳楚接川陸不知歌舞散雌鳳叫空竹鬼火照殘碑應有精靈讀

桓公井

環營鑿九井井深泉不竭舊甃缺瓊瑤新苔荒歲月重吟太白題興自桓公發我欲喚常娥團圓伴澄澈

慈姆竹

一種碧琅玕攢根繞蒼島濃陰不透日密幄得春早筆隨縱氏仙釣入蟠溪好欲識化龍蛇唯應雪霜保

望夫山

登高望天涯化石與君別秋鬢霜露深春衫薜蘿發旅雁只空飛悲煙長不絕行客歸去來芳心可休歇

牛渚磯

長江瀉危磯雷怒安可向煙雲忽藏月鯨鯢互噴浪朱衣叱犀火丹青豈能狀引盃聊醉吟徑卧巨鼇上

靈墟山

仙人赴金闕靈墟躡高路空見白雲飛想乘黃鶴去月冷步虛壇苔深煉丹處塵寰欲何為光陰等閒度

天門山

巨靈擘蒼山勢分金闕對月引曉嵐交江翻寒影碎雙鳧落人間千帆出天外我欲往高吟凌虛踏煙靄

追和李白秋浦歌十七首

碧水碧如靛染成秋浦愁長橋通驛道危堞起朱樓蕩槳誰家女菱歌自風流江心雪浪湧知解渡江不却羨雲中雁低飛過北州

此夕宿秋浦蕭蕭古岸頭白雲和月散江水晴空流不及水中鳥隨波上下游客情須自遣知命適虛舟

水晚舟檝止山寒猿狖稀霜雖憐秋浦好未敢濯征衣

霜落荻洲晚水殘魚市衰唯逢採荷女素手理輕絲

莫聽猿夜啼莫看蘆花雪俛客多少愁離家八九月

水有錦駘鳥山多杜宇花扁舟投夜泊來自長風沙

秋水適瀰漫寧分馬與牛酒樓翻擅價不當白狐裘

秋浦試北望參天九峯奇何緣何謫仙客名作碧蓮枝

萬丈水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氷生

捨檝乘籃輿十里穿松林悲風西北至千山龍鳳吟使君如杜牧方有愛山心

齊山一百洞咫尺接危梁雨過頻登望逼人松檜香

清溪十里岸蘆花八月天不惜錦袍濕應須權釣船

秋浦勝姑孰白鷳無數飛謫仙如得句須換一雙歸

老謝奪秋景橫卷披雲煙寓目不知遠何須家輞川

鏡潭弄秋月始知秋興長金龜能換酒客鬢不嫌霜

半空紫微亭翫月動經宿更待雨中來林林看銀竹

秋浦一何好名因太白聞溪山園市井鼓角下煙雲

舟次新林先寄府尹安中尚書用李白寄楊江寧韻二首

金陵龍虎國況與王謝期掛帆須一往願借天風吹昔

解徐孺榻別來勞夢思鍾峯當北戶浮玉出東池柳青

白下門鶯棲瓊樹枝但對樽中物何嗟鏡裏絲如聞紫泥詔起公翊明時霈為天下霖一洗旱暵悲請歌甘棠歌翻作新林詩

休居尚蒙祿願赴興龍期況此孱病姿感公久噓吹相望止百里株坐徒傾思呼僮刷鶴羽駕言別清池往將投新林新林有高枝仰聽鸞鳳音軋軋如抽絲窮陰欲雪天燕雀無聲時接物伸妙理運心廣真悲如何持

一盃要我百篇詩

舟次白鷺洲再寄安中尚書用李白寄楊江寧韻二首

白鷺飛還集新沙沒故洲山形龍晦角江氣蜃為樓欲問前朝事空懷去國憂鐘聲萬家曉霜葉半城秋化值唐虞盛人逢王謝流徐生思解榻兵醞可銷愁

終朝蕩槳夜泊碧蘆洲重城已在望聞公宴層樓華燈燦繁星浩歌正忘憂賓朋集珠履佳節臨千秋謂近興龍節願言刷微羽一飲清泠流舉目送高鳳簫韶洗民愁

奉同安中尚書用李白留別王嘉韻送毛王仲大夫移浙漕

春岸草回綠春江日浮金蘭舟忽言發芥蒂悲我心鵠鵠松柏友雍雍鸞鳳吟願同三歲遥毋使離別侵奈何千丈材亭亭不依林眷為九重知移節宣德音遂令帝王澤深於太湖深豈同失羣鶴飲啄憐空岑誰將勞勞歌一瀉無絃琴

將游宣城先寄賈太守侍御用李白寄崔侍御韻二首

戔峨敬亭山玄暉有佳作賈公乃後身風流今與昨冠觸姦邪分符宛陵郭江湖暫徘徊煙霄必騰躍予方臥閒雲時或乘皓鶴水縮龍蟄歸霜清天宇廓安能坐隴畝淒淒眷藜藿陳蕃有虛榻黃埃侵斷索能如汲黯直定許季生諾往哉不可失行聞還鳳閣

追和李白宣州清溪

清溪安在哉欲弄清溪水更邀琴高生携竿會於此日落翠屏間鷄鳴桃花裏不見避秦人誰嗟遠游子

留別陳元輿待制用李白贈友人韻

沉吟澗底松不及夭階草不經君王顧枉被風霜老弱羽戀一枝敢思浴天池聞君有餘力何惜一噓吹青雲與黃壤迴首隔追隨

留別宣守賈侍御用李白贈趙悅韻

賈誼幾世孫閑邪誠所存一登御史府直氣壯中原五

載三去國士論皆騰喧浩養固無害宣城況名藩下車
究積弊摘節仍除根乃遷孔子學方庭樹蘭蓀講解得
董生思單先聖思軒軒慕高第各各不窺園修橋濟行
萬掩骼招旅魂蕭蕭圄圄空清風時掃門尋山出近郭
玉舩紅浪翻誰為坐上客能酬謝公言自愧翅翎短謬
參鴻與鵠不有瓦礫賤那知圭璧尊矧由半面雅歲久
情愈敦三章寵新作詞源何駿奔幾欲效長吉徵吟謝
高軒霜威信凜冽即之自温温又如太古鏡磨開蒼蘚
昏肝膽悉照徹魑魅安敢論行聞紫泥詔沙路馳歸轅
豈容隱巖子留連愛石盆看君揚大翼北溟終化鯤而
我隨白鳥毋湖往孤驀

追和李白郎官湖寄漢陽太守劉宜父

遷客昔登覽愁煙頼四隅身趨夜郎道心戀咸陽都此
景古來好此人今則無空餘秋夜月素影湛平湖便欲
凌風去酣歌與君俱

題化城寺新公清風亭用李白元韻

太守陳侯見要登黃山送馬東玉遂用李白登

黃山送族弟濟赴華陰韻呈陳侯并送東玉

頼川賢大夫虛懷蘊虹霓雖分銅虎符合在帝苑棲邀
我登黃山攀雲絶長梯霜林正搖落寒鳥鳴慘悽金牛
飲空渚天鏡開峨嵋塵埋宋武妓蘚剥開元碑謫仙送
客處魂斷白日低松梢想獨鶴軒昂避羣鷄還思北溟
釣赤脚蹋鯉鯉時窮壯士恥思遠騷人悲且舉一盃酒
肯分雲與泥坐有北歸客張帆震雷轟往獻白玉璞不
憐紅粉啼薦章已交達高名動朝閨君相必見收煙霄

速橫飛盃停可以起看君開羽儀

盛仲舉秀才歸自九華極談勝賞亟取李白九華聯句元韻作二首誌之

客從青陽歸為我談九華雪潭昨夜宿衣上有殘霞鳴溜隔深木白鵬栖翠崖南游豈是遠乘興必携家昔號九仙子今名九蓮華差浮碧海葉葉散晴霞積靄迷金寺飛流濺雪崖開簾陪岸幘須夏侯家

青山集卷七

青山集卷八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送朱王二秀才歸江西

氷霜凍海海水黑雲霧崩騰太空塞飢猿哀啼虎噪嘯高鴻折翅鷹紋翮苦寒太苦吾正愁二子胡為千里客自言失意西南歸十斛明珠已空擲廬山摩天瀑布雄請把肝腸洗愁寂

送沈司理赴闕改官

捕寇治獄皆有聞才力縱横真出羣薦書交上三歲滿玉陛引對瞻吾君胸中策畫爛星斗筆寫紙上虬龍奔完創補弊有至理此時岐路笋青雲雲霄問誰作霖雨願洗邊城血中土和氣油然熟禾黍天下蒸黎免窮苦男兒事業當致主我獨沈溝亦無語離亭愁懷安可數春風自在花飛舞船尾插旗轟畫鼓揆袂青山遮別浦

送方奉議倅保德 彦德

太行積雪三千尺渾河連天厚氷塞天台詞人不畏寒
攜家直赴并州北越羅蜀錦置筐箱狼帽氈裘付妻息
邊城雖通無戰塵塞草從來少春色馬上題詩泣鬼神
何時歸奏平戎策我欲為書叩相閤喚取斯人侍君側

送王主簿棄官歸建昌

老着青衫羞望船自笑風船禁不得拂衣高詠歸去來
我有麻源三畝宅朝飡太陽茹紫芝時時更作方平客
肯嗟垂橐少黃金兒孫只用傳清白

送陳大夫罷太平守還臺

去年秋暮送東玉今歲春殘送子儀人生不老安可得
況復年年傷別離請謁溢江初識面已知磊落胸中奇
桐鄉之會愈相樂是時解印予言歸公乘扁舟過溪口
殷勤訪我論新詩君章下車始命客邀公與我同遨嬉
開懷醉倒信莫逆十年一夢音塵稀忽聞公來守吾土
餘生幸獲仁賢依政成無擾威惠浹白駒馳隙臨瓜期

梨花奪月爛銀白鱠盤縷玉江魚肥酒傾碧盞盞嘗滿
曲度晴雲雲不飛車輪未許生四角且願逆風東北吹
留連更盡一壺酒無使醒淚沾行衣十科應詔公第一
出入省寺非公誰欲陪後會定何許嗟自此分雲泥
長江奔來一山裂兩岸崔嵬聳雙闕石人空老薜蘿衣

峴嶋亭即席再送 是歲二月上有賞花釣魚之宴

夜夜孤猿嘯寒月斯亭誰作名峴嶋顰翠含愁惜離別
浮生後會難再得況復相看頭雪白停盃執手聊逡巡
畫鼓銅鉦莫催客客行兩望紫皇家紫皇真人駕龍車
海若驅鯨上金鉤玉女挾春粧寶花千官稱觴祝天壽
簫韶九成奉肴酒青霄潤步隨鵷鸞肯向江頭戀楊柳
柳花飛春日遲登峴嶋兮送君歸

留別宣城李節推獻父

君作宣城幕下吏我嘗築室青山址三四相逢五六年
交情淡若秋江水水流到海無窮期
明主可結亦未晚謝安四十今非遲低頭感事復太息

汲汲功名亦何益君不見屈原言直沈湘水韓信功高亦誅死窮達無過數十年事業空存一張紙不如飲酒臨春風溪水綠淨山花紅金絲玉管亂兩耳一醉三百琉璃鍾醉來辭君登海槎四方上下皆吾家

投別發運張職方 仲舉

蕭蕭乾葉欲辭柯曉來更奈嚴霜何明知飄泊不得已諸君試聽離人歌生平學盡經濟策宗工大匠親琢磨三入長安獻不售困鱗悵望西江波感君卿借一盃水六月炎蒸免枯死高談雄辨為我傾古恨今憂對君洗賣薪歸家妻子羞淮陰胯下未封侯故人騎龍不相助于陵自欲追巢由拔山力盡真可傷江湖安得重相忘恩仇必報乃壯士如今孰是韓張良玉手纖纖把金盞更聽新聲碎瑤板醉鄉酩酊萬事休功名難成歲華晚噫吁戲秋風已老白雲飛鄉關咫尺未能歸倚瑟而歌悲帝子南山遥望淚沾衣願君聞此頗矜惻許借長帆還澤國他日堯階薦姓名投老猶能奉鞭策

酬吳著作 子正

醉乘黃犢窮山河倏然遂向桃源過桃源盡處見城郭萬家訢訢聞絃歌主人喜掃溪上榻愛我鬢髮塵埃多旋呼瓊液注玉掌麟孫出拜能吟哦使令勸我須醉倒不知與世為誰何醒來忽別未十月敢期佳句傳靈波千年不落一字俗凜凜秋風吹太阿大才小用小有補牛羊茁壯餘無他何時赴詔玉京去萬物待子能調和

康王呈同游訥禪師

康王洞口無塵埃青山嶄巖水遶迴飛橋百尺渡天險下聽谷響如奔雷凭欄要識物外物浹寥寥兮何有哉但見東皐聳樓閣碧瓦鱗鱗而崔嵬虹電披猖雨新歇金雲點綴芙蓉開斜陽疎光照不入異景萬變誰能裁仙家遺象已可愛是時況與禪宗來瞳人照耀骨森竦皎如皓月凌寒梅險句卷起谷簾水真珠萬斛收蒼崖猿不能啼鳥無語巨石枯木為之摧達即善用即妙斯游何異登蓬萊回頭碌碌利名士日盡日朽令人哀

酬李推官淮上見寄

霜寒水落平沙露短艇悠尋泊處驚弦旅鴈失羣飛
貪餌修鱗隨網去世情翻覆可沽巾三千食客背田文
不須更待年華老便向東山卧白雲

南雄除夜讀老杜集至歲云暮矣多北風之句感時撫事命為題篇

歲云暮矣多北風怒嘷萬里吹驚鴻只今我亦在行旅
陟彼庾嶺臨蒼穹霜寒不復瘴霧黑酒賤頗得樽罍紅
鼓角看看變新律燭淚璀璀隨殘冬一階寄禄百無補
白髮又送年華終申章雖獲萬國賀防邊未可旌旗空
中原將帥誰第一願如衛霍皆成功廟堂赫赫用耆舊
熟講仁義安羌戎我甘海隅食蚌蛤飽眄兩邑調租庸
嗚呼不獨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廣州越王臺呈蔣帥帥待制

番禺城北越王臺登臨下瞰何壯哉三城連環鐵為瓮
睥睨百世無傾摧蕃坊翠塔卓椽筆欲蘸河漢濡煙煤
滄溟忽見颶風作雪山崩倒隨春雷有時一碧渟萬里
洗濯日月光明開屯門鉦鐃雜大鼓船舶接尾天南回
舟量珠璣若市米檐東犀象如肩柴越王胡為易馴服
陸生辯與秦儀偕當時貢物竟何有漢家宮殿今蒿萊
邦人每逢二月二熙熙載酒傾城來元戎廣宴命賓客
即時海若收風霾羣心愈喜召和氣百伎盡入呈優俳
樂聲珊珊送妙舞春色益益浮樽罍鬼奴金盤獻羊肉
薔薇斟水傾諸懷嗟余老鈍已茅塞坐視珠履慚追陪
青蠅何知附驥尾伯樂底事矜駑骀番禺雖盛公豈愛
亭亭自是巖廊材千年故事寫長句指畫造化回枯荄
昌黎氣焰遂低縮瓦礫未足當瓊瑰仙姿勸公莫妄想
元鼎久待調鹽梅

蒲澗奉呈蔣帥帥待制

菖蒲澗底生九節流水遂作菖蒲香安期服之已仙去
漫脱雙舄留秦皇秦皇殺伐自無度年齡社稷何由長
蓬萊畢竟不可見十祠千載聊相望散髮迟之又無迹

後來詭譎傳崔郎至今正月二十五城北夾道珠簾張
元戎要賓鋸大鼓老蠻獻饌燒肥羊傾城盡作蒲澗飲
美俗養戀神仙鄉穿雲絲竹度別浦遠山金翠明殘陽
我乘欵段到已晚越臺僅得參壺觴公攜大句使我讀
永漱憂齒清琅琅張侯繼作亦精敏蘭茝相倚傳芬芳
却尋陳事考僭迹粤佗稱帝鋹稱王基山控海恃遠嶮
大明一出旋消亡豈如戴主効臣節白骨雖朽忠名彰
只今神孫太母聖天下擊壤歌時康佳期不邀墓中鬼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 卷八 八

樂民之樂真循良勒詞蒼崖告萬古蒲澗之會無淫荒

石屏臺致酒呈蔣帥待制

石屏臺下玉池水遠岸石屏青齒齒鐫劉初自人力成
一石十牛車不起輦置應須費萬金園圃森羅供宴喜
蒼蘚昏埋歲月遠修藤纏絡根相倚劉鋹族氏已無餘
此物猶存舊基址曾經戰鼓轟雷霆屢對春風閱羅綺
老榕交陰不透日客袂生寒氷雪洗小橋斷處棧梯連
一綫崎嶇劣容跬未知深窟藏龍虵但見枯荷閣螻蟻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 卷八 九

摩挲題字考前人名姓班班少奇偉請公椽筆賦大篇
歌頌承平誅僭擬光焰須令萬丈長一時行樂何足紀

朝漢臺寄呈蔣帥待制

鹿入望夷秦欲滅真劍先流白蛇血尉佗椎髻爾何為
漫占海隅蛟蜃穴祝融之符天下歸豈假陸生三寸舌
千金裝橐未為多更上高臺拜堯闕至今人說朝漢臺
不知此地藏蒿萊使君好事一登賞譬若古鑑初磨開
香爐煙生石門曉三山翠擁浮丘來風松自作笙簫響
瓊漿且泛琉璃舡滿眼夕陽留不得登臺何似登金門
爛吐文章侍君側願公歸作老姚崇莫學江東窮李白

次韻和元輿待制後浦宴集三首

往歲遭風洞庭浦悔不攜鋤從老圃昨日金城逢故人
萬丈虹蜺思一吐更在芙蓉池上游桂枝為檝木蘭舟
舞妓相將權歌去疑是西施浣紗處皓腕翩翻雪藕絲
婉若游龍或驚鴈願公對客少留連早晚沙堤問歸路

欲飛太白嫌秋暑約我留連菊花圃公詩有插盡黄花君上路之句擷芳持酒聽君吟氷絲軋軋吴蠶吐只今且挈茗盃游滄浪同泛採蓮舟君當復入玉堂去為吾還思採蓮處葉間爭看戲鴛鴦花底誰曾愛鷗鷺柳州煙島自迷人員嶠方壺豈無路

誰為宓妃尋洛浦且看芙蓉照秋圃爛熳折隨羅袖歸芬香忍對西風吐官池不屬野人游畫鼓喧喧駕鷁舟賔從欣陪使君去筵開正在紅雲處謂之花島獨攜椽筆發

清唱老鶴昂藏映雞鶩敢辭倒載委籃輿絳蠟行行音杭夾城路

和懶散贈葫公

葫公家在東園隅世族蕃衍今仍孤平生嗜酒少知者請說懶散提攜初杖頭世界迷日月豁然心地無榛蕪人人未飲公輒醉坐卧只與樽罍俱革華開口洩上旨毛穎禿髮非中書貪官雖得後乃辱智慮可惜于身疎豈如葫公泛滄海不用鼓枻并乘桴蓬萊頂上受玉液酣酣至樂忘榮枯刼火任滅公未醒不復願進承明廬承明侍宴盡金玉君豈有意來相呼

魏武廟

濡須山頭祠魏武炫轉紅裝按神鼓蘋藻盈筐酒滿樽呼吸風雷激春雨田疇高下春雨平操牲飲福羅中庭吞吴成魏運歸晉血食猶參社鬼靈

向舜畢秘校席上贈黄州法曹杜孟堅即君懿職方之孫也

青天無雲日華滿小妓樓中吹玉管卷簾不信夜霜寒熏蘭酌桂肌膚煖黄州之客最少年醉來口角傾詞源驚龍掣電繞滄海沙場陣馬成功旋殿賜新袍織春草水溢雙瞳犀插腦壯圖佇結明主知帶束黄金應未老宣城憶拜乃翁時幕中珠履皆雄奇至今名姓記僧壁當年已識麒麟兒嗟予老人日零落兩鬢衰蓬眼生膜寸心猶欲慕夷齊險路無緣攀衛霍邂逅桐鄉逢故人槐槽瀉釀追陽春形容若畫凌煙閣第一江南尋隱淪

清明望藏雲山懷舊游

憶昔清明出郊去藏雲寺前花正開蜜蜂銜蕋異香散時時灑面微風來溪泉甘滑碧玉色晴山倒影無纖埃紅粉佳人十七八踏青唱歌雲鬢頹黄犢行牽載酒瓮到處便傾三百盃或逢濃陰藉草坐口横玉笛吹落梅傍人問我樂何事我心無事同嬰孩誰令束帶入官府觸網修鱗難再回清明依舊好時節朱顔憔悴無由陪藏雲之山亦非遠隔江東望青崔嵬

青山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 集部

青山集卷九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游道林寺呈運判蔡中允昆仲 如晦 用杜甫元韻

長沙城西湘水隅道林古寺松門紆嘗聞秀絶超五嶽果見氣象吞重湖殿前銜花走白鹿殿裏沈煙焚玉爐何人塑出慈氏象冠纓動活揺明珠高僧處處有遺迹盤石坐禪龍虎俱唐人妙筆數歐沈至今板上棲羣烏五言七字又奇絶此寺此堂天下無不緣薄官豈能賞勇往兼有兒孫扶賈生前席竟憂死屈原懷沙終自誅投身及早卜幽隱淡泊久乃勝甘腴雲生岳嶠月晦影雨過橘洲猿夜呼細吟静境足自適忠憤未合思捐軀趨玄飽讀長者論養真默合煙蘿圖千篇愧比老杜老一節願隨孤竹孤况陪使者共游覽二謝弟昆真友于

不知昔日楊常侍何似今朝蔡大夫

舒州使宅天柱閣呈朱光祿

犖山奔來一峯起千丈芙蓉碧霄倚婦娥却月愁推輪
王母呼煙結綢綺分明有路金闕通翠滑無塵玉壺洗
老松自作孤鳳吟駭浪時翻三井水栽帽絶巔安足論
力不擎天亦徒爾懊惱茂陵客白日求攀天遺壇猶在
半蕪沒隱約龍馭回瑶鞭直至唐家六皇帝夢感異境
開重玄真符預告後五百佐佑寶歷推鴻延城頭建閣
舊丞相牕户再新光祿賢手攜大筆恣吟覽老句氣烟
摩星躔當時數赴范公辟秀骨照坐誰差肩功名自許
出絶域歲月漫往修途邅丈夫有命豈嗟感投老得地
多雲泉霜柑正熟蟹蛷美白蟻旋漉浮金船伊予困蹙
坐小邑悵望珠履叅華筵祝公自此早歸隱幅巾藜杖
詩中仙

中秋登白紵山呈同游蘇寺丞

平湖萬頃浮青玉嫦娥更攪寒光浴天高星稀魚雁沈

風靜雲消絲管逐試聽郭子今宵歌對月不飲奈愁何
上盡高山萬丈之絶頂側身可以攀明河明河洗君耳
明月照君面暫來空洞無物逍遥鄉安用聲名誇海縣
前年從軍梅山下林黑只憂偏弩射去歲點夫大河北
黄土吹衣無晝夜勞勞功業安在哉出林之木風先摧
有言不得見天子卷舌却出金門來流光差池鬢垂雪
幸對南山值佳節更在桓公游處游自紆悲歌再清越
登高何必須重九零落黄花汙濃酒豈如桂子散秋香
承露金人舉纖手舉纖手欲未休月輪忽轉西山頭明
年此會定南北沈思使我增離憂荆榛滿眼世路愁恩
亡水覆終難收田文昔日三千客去住如今均一丘噫
吁嘘達亦不足恃窮亦不足羞但願明月照我酒古來
秉燭供遨游因誰為謝北海若酩酊不辨馬與牛

登王知白秀才跂賢亭呈同游余萬二君

鑿山搆亭鄰北郊志慕賢哲忘喧呶豁然千里開林梢
地勢不得藏嵌坳三峯重樓排卦爻二溪卷浪飛怒蛟

漁翁捕魚船尾敲稚子鎚塼爭勝抛小塘圓沙來雁鵁茂橘間錯黄金包主人情深漆與膠美酒旋漉羅珍肴亦有麟脯膾海鮫痒背只欠麻姑抓浮生胡為長繫匏不蹈堅城徒譊譊竊甘禄食憂謗嘲有若夜鼠防飢猫羨君脱屣心無殽笑傲自足追由巢猛飲未徹雞鳴嘐新詩下筆論卷抄余君酒量辭斗筲醉帽墮地垂鬢髾萬子能禪誇悟泡我獨愛酒流涎交同趨至樂情何聱

德化黙亭觀雪呈鄭令

雪風結海天雲氷夜寒斷盡朱絲繩曉來何處看猛雪鄭令新亭最高絶倒披貂鼠一登臨飛鳥不飛早光滅時吟杜甫苦寒詩白鵠翅垂眼流血崑崙闕折非吾憂但願春泥補地裂西南香鑪萬尋玉遠思飄然看不足欲騎鸞鶴飛其巔身雖未往神明肅又疑夢向瓊池過王母樓殿高嵯峩粉圖屏風畫未竟隱隱朽筆方森羅天工好奇人莫識縱心壯觀聊唧唧酒瓶倒瀝萬籟沈客子狂歌主人黙黙胡為乎名斯亭主人意深窺杳冥不為四時役不擇萬象嘉與時窮通自消息見我狂歌應哭耶

采石亭觀浪

洞庭秋高北風起怒浪排空日光昧坐見雪山飛從物外來地軸天關恐將圮移沙裂石失浦溆羣龍呀牙鯨掉尾舟人但如鸛鳴垤咫尺存亡隔千里嗟哉至柔物澒洞安可當大禹沒已久巨浸誰為防須臾風收浪亦靜嫦娥洗月添寒光湘妃妙曲鼓未徹汨羅之魄雲徜

徉而今君臣正相樂法弊一一新更張監司精明郡縣肅國無忠憤惟循良洞庭怪變自出沒迴首天邊歸雁行

祀南嶽喜雨呈李倅 元吉

六月赤日方炎炎雲不行天龍遁潛陰陽失職帝怒赫地下萬物遭炮燖農夫爭陂數鬬死驅沙擲土唯飛廉湖南本錢二十有四萬歲望何以安黎黔府官惶惶使臺恐祀壇禱嶽惟精嚴君馳副車職其事秘文在板香

盈匳鐶刀割牲荐肴酒夜半奠玉抽靈籤星河收光倏
陰晦雷聲羣羣來山南協韻斯須密點欲裂瓦燭光出屋
排龍髯謂屋溜也鼪鼯哀啼曉色淡碧澗久涸銀濤添田田
水足稻秀拔旱暵一洗涼颸兼芬馨羅列報神貺文實
之論前賢僉興雲作雨乃誰柄坐視焦灼慳濡需待茲
誠禱始感發威福自任寧無嫌至理從來莫能詰異景
聊足開吾瞻孤峯翠滑犀露角溢溜飛洒瓊為簾煙藏
拱木半吞吐湘水倒影分毫纖廟門欲出尚回首正似

老筆圖霜縑高吟成章又奇絶睥睨韓杜君何謙嗟余
適為簿書縛不爾從往精神忺蚊蠅休飛夏將盡清露
收拾堆圓蟾何當結軌更一往歷覽舜迹窮高尖羣仙
雖有路歧遠志士豈無巖谷淹收奇拔俊召和氣一國
遂除災眚占暫時響應未足數此語非是君仍砭

寄題鄂州李屯田家園仁安亭

頭陀樓閣坐青煙畫屏正落南簷前主人隱几寫風物
幅巾瑩爽南昌仙仙翁讀書五千卷道與世背多迍邅
安之不擾靜以養逸我壽老全于天簾櫳踈踈白光透
欄檻寂寂花陰圓黃鸝弄巧子趂母白酒釀熟金為船
淵明醉矣客可去細藤織榻閒欹眠君不見黃鶴樓鸚
鵡洲碧雲欲合天自晚芳草無情春亦愁禰衡白骨瘞
何處曹王舊曲無人收沈吟往事變華髮不飲何以銷
吾憂銷憂乎君且飲醉來天地真衾枕

金陵賞心亭

秦淮青城幾百尺城上高亭望無極南還北去千萬艘

人生何苦戀驚濤百年易得變塵土後世視今今視古
此間風月最為多莫辭把酒呈高歌前朝宮苑荒煙在
樂極悲來亦奈何

鍾山寶公塔

盤盤鍾山古城北夾道青松兩行直浮屠突兀倚雲煙
繪事猶存舊刀尺刀裁尺量不可過浮生不悟欲如何
凭欄直下眎千里多少丘墟藏綺羅

徐州黃樓歌寄蘇子瞻

君不見彭門之黃樓樓角突兀凌山丘雲生霧暗失柱礎日升月落當簾鉤黃河西來駭奔流頃刻十丈平城頭渾濤舂撞怒鯨躍危堞摧若盃盂浮斯民嘗嘗坐恐化魚鼈刺史當分天子憂植材築土夜連晝神物借力非人謀河遷故道萬家喜匪公何以全吾州公來相基疊巨石屋成因以黃名樓黃樓不獨排河流壯觀彈壓東諸侯重簷斜飛掣驚電密庋靜蜷蒼虬乘閑往往宴賓客酒酣詩興橫霜秋沈思漢唐跡陳迹迸節怙險終何求誰令頸血濺砧斧千載付與山河愁聖祖神宗仗仁義中原一洗兵甲休朝廷尊崇郡縣肅彭門子弟長歡游長歡游隨五馬但看紅袖舞華筵不顧黃河到樓下

留題呂學士無為軍謫居廊軒

城頭高軒眺千里數點蒼山并寒水帆開半落有無間鳥飛不斷丹青裏北斗疎疎河漢曉蓬萊一登天下小心隨境化形亦忘誰道霜翎老華表曹公窺吳教水戰虎貔蹴踏鯨鼉轉野父相傳此波頭魚網時時得遺箭當場英氣安在哉千年絶景藏蒿萊地祇監護待賢者攔干倚遍傾金罍目送白雲望堯闕忠功孝名堅一節明時不作離騷經玉上青蠅解磨滅升沈偶然安足嗟與君高詠思無邪數聲長笛奏何處微風吹落天之涯桂樹清輝發萬項波瀾凍冰雪若承紫詔返瀛洲天涯桂樹清輝發萬項波瀾凍冰雪若承紫詔返瀛洲此地曾忘遷謫憂

漳南王園樂全亭席上呈同游諸君坐客劉公曰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可以賦詩浪士勇起索筆即其言綴成長調文不加點

樂全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池通兩潮信竹密四時寒引子黃鸝弄語採魚碧鳥忘還復有佳賓命酌水晶交錯觥船空中聞玉簫王母想乘鸞問君不醉當何適百歲憂愁今夕歡嫦娥癡妬理冰盤絳龍蠟淚癡不乾孰知大海騰波瀾自有人世藏仙源劉公八十精神全留子造古風義全蔡阮名家文學全王氏世醫陰騭全凡

浪士天機全樂全乎且飲酒獨醒懷沙亦何有

題畢文簡公撰李白碑陰

清風無根長不死太白高名亦如此何人謂是王佐才文簡雄詞瀉秋水賢孫出守鑄長碑碑成字字生光輝洗兜妃子已萌亂翩然鳳鳥來非時出林秀木衆欲殺納官贖命何其危畫船載酒酌明月不著魚蓑披錦衣醉眠天地即衾枕至今荒塚人疑之丈夫闔棺事未定後三百歲方逢知知太白文簡公不誇能詩與飲酒惜其浩氣寃九藏心胷青山老碧洗秋色姑溪濯綠涵春容太白不見碑可見蝸盤鼉載傳無窮

寄題湖州東林沈氏東老庵

東林沈郎真隱居山環水遶開方壺何年濯足脫塵網坐卧七言哦藥珠有時隱几伏吾老萬事不到靈臺虛窻間緑蝠春欲活仙翁夜降青雲車自稱山人號回客為君猫飲留斯須蚊蠅驅盡燭還滅清風掃地銀蟾鋪黎花蕉葉鍾與鼎倒卷錦浪吞鯨魚雙瞳湛湛翦秋碧三山不動喬松孤歘然踊起拂素壁筆灑二韻鏗瓊琚

舟經池州先寄夏寺丞 公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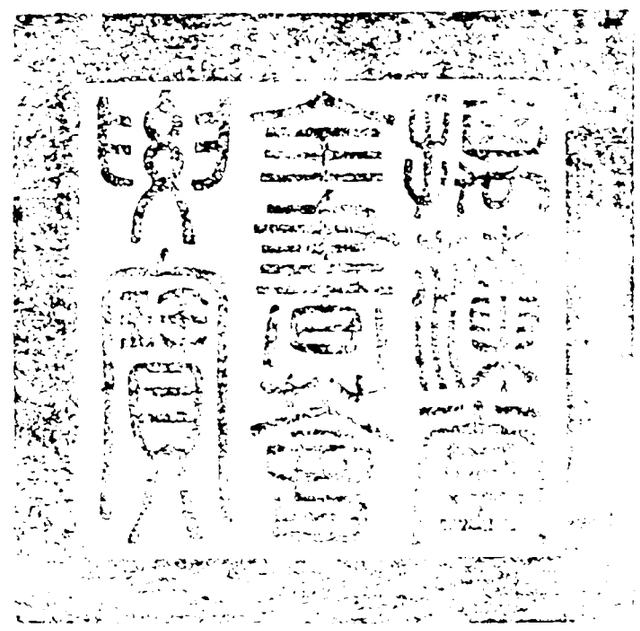
去年收帆貴池口聞君高歌撞玉斗今朝至自大湖南五溪新事為君談一年往返七千里鄉國生還真可喜君家白醪應已熟正好齊山泛黄菊

留題方伋秀才壽樂亭

君家有亭何壯哉參差碧瓦鴛鴦排重窻靜深門不闢地布瑩鏡光如揩班班簾竹輕風筵日影射午疑瓊階疊山墮勢危相挨牧人圍基或負柴虎卧洞壑猿攀崖

好鳥上下鳴聲喈真假造物微毫差玉葩照水絶纖埃
絲篁調音衆伎俳水沈焚煙凝晝霾夜晦燭蠟非燃藍
唱酬交錯并詠詩逢逢曉鼓傳官街兩入場屋隨計偕
未得藍綬持簡棰吾寧汲汲同井蛙棄去不顧如敝鞋
沈潛自適江與淮涵涵動靜終無涯圓天方地安形骸
雖然此樂非吾懷嚴慈鬢髮霜華皆嗟今仕祿猶睽乖
行聞投印歌歸來亭上致宴羅吳娃吳娃醉唱歌玉釵
綠衣自舞心寧愒心寧愒奉親酒壽樂之榮世希有

謹案卷七第四頁前一行何似歸來早原本來訛
未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碧水碧如靛原本靛訛淀今改
卷八第二頁後四行請謁溢江初識面原本謁訛
說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吞吳成魏運歸晉原本運訛遇
今改
卷九第三頁前七行幸對南山值佳節原本山訛
中今改
第八頁前四行植材築土夜連晝原本連訛運今
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牧人圍棋或負柴原本牧訛木
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一

青山集卷十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寄獻荊州鄭紫微毅夫

李白不愛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荊州太守古來好
至今文采傳風流鄭公辭賦天下絶殿前落筆鏗琳瑯
相如嚴謹返拈澁宋玉爛熳鄰倡優卓然風格出天造
氷盤洗露銀蟾秋麻衣脫去未十載寶犀飾帶魚懸鉤
道行言聽遇明主皐蓋朱轓寧久留渚宮風物最蕭
洒酒滿金罍誰獻酬公嘗愛我如李白恨不即往從公
游醉看舞袖卷明月夜聽長笛臨高樓詞源感激瀉江
海筆陣頓挫排戈矛駑駘蹇蹶固已困勉之尚欲追驊
騮一朝公歸坐廊廟致君事業如伊周門闌從衛愈嚴
密是時願見應無由行當投印佩長劍夢魂已附西江
舟

姑孰乘月泛漁艇至東城訪耿天隲

姑孰望東城長江八十里思君半夜泛漁舟明月隨人渡寒水江南美酒君家無攜來相就傾一壺澄江如永月如玉拂拂清風生碧虛功名無成安足嗟但令方寸無疵瑕煉丹辟穀亦瑣瑣萬物何處非生涯君不見鴻溝欲將天下裂失道陰陵遽身滅玉帳周遭皆楚歌金甲繽紛摧漢鉞重瞳却傳繪塑手兎鼓巫歌薦神酒廟前老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沈吟往事君勿悲我曹幸遇堯舜時田中穀稔牛羊肥高會難逢易別離今宵不醉欲安之

西山謠寄潘延之先生

男兒無成羈薄祿日月相推猶轉轂誰向生前悟此身西山山人掛冠速買田築室臨西山時來石上橫琴彈千古萬古治亂事一曲兩曲頻挫松風寒門前禾熟醞美酒故人車馬留盤桓榮亦不足貴辱亦不戚干但願青山綠水兩不變醉醒自得窮觀玩名落人間非所欲

閉門且喜辭憂患君不見李太白朝為酒家仙暮作金鑾客醉裏題詩宮妾扶自謂遇君今古無一朝讒言入君耳夜郎遠謫吟竟孤到死空言竟何補何如道行及妻子西山山人孰可比睛空矯矯孤雲飛欲往扳援傷路岐

上趙司諫

彈劍思經綸悲歌負陽春逢時不自結明主空文亦是尋常人君不見太公辭渭水謝安起東山日月再開天地正龍虎感會風雲閒又不見屈原澤畔吟離騷漁翁大笑弗餔糟可行則行止則止胡為憔悴言空勞夫君之名振朝野道行諫聽逢時者南州豈足舒君才天門夜詔星車迴紫皇之真人造化無嫌猜往將和氣輔舒慘不令地下萬物同寒灰功成收身綵雲裏坐酌千觴浮玉蘂麻姑王母相經過醉來共泛瑤池水樂亦不可盡名亦不可窮願學李賀逢韓公他日不羞蛇作龍

贈張御史 公遠

我愛張御史酒船打拍浮音扶欲邀天下賢盡向酒中愚
世人雖飲酒只知酒味不知酒意胡為乎又聞夜歸東
海頭撫掌喚月當金壺須臾蝦蟇蝕月黑公起磨刀代
天扶蝦蟇吐月入地走玉兔還家桂樹不枯公方醉卧
常娥驚呼旦語東方蒼青龍遲遲推出赫日車自然月
光不滅公飲不徹是時應笑高陽徒

贈提宮諫議沈公 立之

神仙之府名雞籠千尋翠玉擎寒空秀色凌風入城郭
半銜曉日金濛濛賢材間出萬人傑行脫麻衣趍紫闥
三朝出入持使權凜凜聲名洒氷雪往年作鎮來金陵
天子臨軒宣老成問公書盡幾萬卷品秩入奏編瑤瓊
延閣往往未嘗有詔札奨與光華生僉言公歸坐廊廟
易節暫刺玄暉城懇請仙宮遽知止車蓋翩翩還故里
粉娥執樂四時春窈窕芙蓉新出水嘈嘈弦管鸞鳳鳴
玉卮獻酒公解酲人生快意似公少家園乃是真蓬瀛
數峯飛來雲霧濕琪樹玲瓏曉寒入緑池水照百花明
芳亭小榭佳賓集有時自賦歸來篇幅巾藜杖詩中仙
秦晉諸子因避世種柳栽桃安足憐顧我登門二十載
貴勢能忘竟相待數奇自笑無所成亦欲浮舟往滄海
滄海雲濤人不爭忘機可以超神凝比公進退殊未足
若問逍遥無鶺鴒

贈孫郎中 景修

江潮夜漲北風惡雙槳喜逢溪岸泊桂陽使君賢故人
借問慇懃勤更來數浮橋傾危暗難渡靜枕不眠聽曉角

平明自笑僕乘無破帽赤髯行踖踖袖持漫刺前起居
屢歎窮愁手頻握嬰兒連死瘦妻卧病骨尚遭讒喙詠
壯志消盡同寒灰生事無涯委藜藿男兒有命何足論
斗酒貰衣評舊學愛君新篇溢千楮突兀寒宵見南嶽
龍蛇千丈老松杉霹靂一聲揮電雹豈宜偃蹇處郎曹
固合逶迤步臺閣天子聰明繼堯舜廟堂論道皆伊霍
拔茅連茹收時才尺寸高卑應不錯君馳亨路鶚横秋
我困汙泥龜縮殼

贈張叅軍 待舉

宣城之人張待舉高才未得見明主强將樽酒娱天真猶得狂名落寰宇陶陶復陶陶意氣蛟龍豪滄溟豈是遠銀漢不為高路逢郭子陵陽津平生未識如故人相歡握手輒大笑共訪瑶池尋玉真天門夜乂識慮惡為我無錢謹關鑰興闌却駕彩雲歸别入紅窓共君酌醉來兀兀乘扁舟長溪水碧芙蓉秋願逢萬丈龍鬚席卷取明月歸玉樓

贈彭明微判官

昔謁公家賢侍郎一見許我能篇章俸錢沽酒屢持送時時解榻令登堂今喜清風傳令子回首亨衢脫雙屣北堂歸養太夫人水陸珍羞稱甘旨深沈大第蟠虬鱗兒孫藍綬何詵詵有時宴喜列賓客洞房粉黛桃花春玉指纖纖拂絃索輕雲凝碧羅衣薄主人快意妾爭妍松上女蘿知有託君不見景太傅殺身本為功名誤又不見張舍人朝為近侍夕為民古來寵辱亦如此安用浮雲纏此身愛君進退真得所不負青春領歌舞我方兩鬢撲黄塵夢寐江南思舊土别君去將拂衣扁舟若渡歷陽月願聽新歌酩酊歸 闕

贈舒州李居士 惟熙

李居士存心最慕韓伯休州城賣藥不二價世人求我我何求顔如渥丹眼如漆和氣酣酣吐朝日偶來握手為一言照盡五臟平生疾篋中自取三粒丹瘦骨坐使春陽還便當投印棄冠帶與君海上巢名山深鋤茯苓釀濃酒極飲形骸可長久乘槎鼓枻入雲濤醉放一絲攜六鼇

謝杜倅職方兼簡湯使君

李白昔游宣城時誰為太守賢相宜掣鈴交通與六博
壯哉意氣凌虹霓北望樓高氣象古遺風餘思猶依依
我來正值青春半雜花爛笑禽爭飛輕煙縷繞淡白日
細風蕩漾吹游絲高樓簫管相追隨杜陵遠孫駕別乘
銀鞍白馬不知數龍笋鳳管相追隨杜陵遠孫駕別乘
恩威得所名聲馳華堂重搆喚賓客風前共倒黃金巵
我為下客最踈放辱君許可能文詞死生實緣釋氏說
但覺時換名姓非寄言太守勿感感共對佳人花下迷
莫教流水落花去空聞暮雨哀猿啼

謝劉察推　華老丞相

秋風吹霜入松栢虛谷聲遥寒刺刺月華正高星宿稀
獨鶴不鳴翥揷翼是時夫子為我吟逸調雄才世無敵
十年學詩自謂豪一日逢君有慙色恍疑醉夢大帝家
寶藏珠樓不知極蜡挑結實九重春金銀琅玕萬林直
須史收拾到平淡雨洗高峯增老碧又如摩詰畫思精
一幅霜綃數峯石鬼神怪變露形狀天地英華發胸臆

我家江南謝朓山山深流水長潺潺獼猴摘菓趣不去
白雲常在衣裳間斷無車馬送塵土獨與猿鳥期追攀
一杯有酌醉復醉萬慮不到閒中閑欲邀君去詠此景
願窺巨筆追揚班其餘功業未足數天馬安得趍塵寰

謝東城練尉

我聞武夷山迺是神仙府靈丹插峭壁異骨留深塢有
時風高月色靜天樂琤淙散天宇飄飄秀氣鍾為人往
往聲名邁前古練君頭角傑然奇少年折桂登雲梯陸
機才華恨羞澁相如詞調慙支離青衫一命東城尉能
使斯民歌愷悌鸞鳳肯與雞鶩爭萬里雲霄終自致東
城煙水秋茫茫覽古高吟應斷腸白蛇血濺赤龍劍八
千子弟同時亡而今戰處無青草廟門斜掩狐狸老羣
巫請雨挼鍫刀滴瀝椒漿薦蘋藻力拔山分安在哉丹
青壁畫空塵埃因君吟想不能已孤雁一聲山月頹

謝淮西吳提舉　子中

瘦馬徐行三百里撲撲黃塵眼雙眯手攜簿法趍使臺

惟恐瑕疵頻摘指藍衫感感走廊廡與坐撫循顏色喜
琅琅先誦荆州吟醉來捉住鯨魚尾如今無復氣凌雲
俯首低徊逐泥滓須臾共忘按察尊羅列壺觴瞰池水
圓荷翻風碧玉軟幽鷺得魚圍雪起正當煩暑浩如秋
更聽高談清入髓君臣會合前世無朝廷萬事圖新美
甲光照日御營寒戟影凝霜朔風裏自嗟雖老力未衰
命未遇知甘擯死南山射虎竟殘年不得封侯亦徒爾
感君欲引西江波涸轍行將脱螻蟻功名成就須報恩

莫道江南無壯士

仲春櫻桃下同許損之小飲因以贈之

君不見古人悲歌愁殺人一片花飛減却春徑須沽取
就花飲暫時爛醉陶天真借令黄金大于斗豈買人間
百年壽但願青春永不歸更得滄溟化濃酒朝酌弗乾
暮傾弗竭東向浮桑採日枝西入瑶池浴明月枯桐三
尺安足彈重華去矣薰風寒夷齊恥食首陽粟屈子徒
佩瀟湘蘭噫吁嚱哉賢與愚同歸一死胡為乎共君極

欽定四庫全書

飲且爛醉指點世路皆虚無許損之爾為我滿斟我為
爾高吟相逢莫恨晚結交貴知心坐看南山一片霧忽
成千里萬里之春陰

再游花山

去年來時春未歸殘雪在樹橫老枝今日重來春已去
秀葉茂密藏黄鸝山家景物新換故世事塵埃朝復暮
白頭迤邐謝輪蹄青塚綿聯老狐兔令人歸興如浮雲
早向江山樂賤貧不須訪道赤松子共愛鱸魚并紫蓴

環峯雨過煙嵐披君醉兀兀騎驢歸明朝大字送滿箋
乃是醉掃琅琊詩陽冰篆筆昔未有鐵索礮碾纏蛟螭
禹偁八詠不足數永叔爛漫鐫瑶碑山光水潤洗出太
古色更後敢作知為誰愛君膽大少且鋭攬剔鈌漏筆
補之飄然一別今七載取讀往往生光輝寧知流落尚
為尉瀟湘邂逅令人嘅又致新章溢編楮遺僕買酒烹
黄雞伊余齒髮更衰落固異往昔相逢時舉杯未盡輒

醉倒嘴吻雖强扶持人生老去百無益談新憶故惟傷悲勸君休吟亦勿飲橛株拘坐真忘機死生終始了如一清風為我來吹

酬李從道太博

秋水浸天無表裏開帆已過三千里鸚鵡洲前逢故人往事新愁還可紀祖朝熙熙民物好長憶聯車游五老烏啼花舞送春歸倏忽官書滿三考從茲南北趁塵勞往往遭嗤兒女曹斗筲之祿未能棄回首空羨巖陵高

相逢彼此驚遲暮筆下琳琅寫心素荷花十頃遠君家豈是荒榛礙歸路悲歌不覺青衫濕酒杯未滿愁先入聞說明朝趁玉京直節如今恐難立

公擇鄂守學士三堂請雨

廟門斜開壓江浦紅裳小巫來擊鼓太守焚香令致詞願駕蒼龍作霖雨三神鼎峙名謂何于胥范蠡馬伏波圖經莫載碑字滅忠魂血食應不訛朝廷日夜傳新令輔弼賢良元首聖陰陽調燮神相之忍使斯民飢以病

酬魏先秀才

碧雲暮合廬山頭夜蛩聲撼鄉園愁忽然一見舊游客貰酒不惜千金裘高談稍聽吐胸臆欻如野燒光難收虎豹哀嗥走不徹獵網四面誰能搜嗟予慄慄畏事者凡坐視予勞雙眸主人欣歡呼掃室雁榻旋列橫霜秋雨溪倒碧瀉明月松窓左右風颼颼長篇贈我不可和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一百二

青山集卷十一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魏中舍家藏王摩詰海風圖

只聞王公畫山水未識王公滄海圖魏侯矜誇我家有
取出十幅堂中鋪誰知東海犀龍力神妙能以一筆驅
洪濤翻天雪成隴黑分雲霧藏空虛高低數寸折萬丈
勢以意會無差銖却嗟流傳數百載絹素何以當涵濡
王公之心壯莫比其功欲出造化初惜哉已死不復得
悵望盡日將何如魏侯魏侯重藏秘直恐變化成江湖
我歌不足徒嗚呼

王元當家藏鍾隱畫三害圖

老鍾筆法何奇古三害精靈一圖聚周生自握蒼精龍
白額長蛟甘喪沮危橋跨水壓波濤巨木翻風瞑煙霧
挺然獨往知忘軀敢謂誅邪天地助三日生還動閭里
千載遺蹤存絹素薄蝕已更人仰之自古賢豪遺細故
何獨今人無此人已覺丹青有深趣江南印璽尚如新
國破倉忙盡誰付一圖分裂藏三家離合悠悠歲時度
只今皆屬丞相孫掛向高堂邀客顧倏然風雲駕霹靂
雨來平地銀潢注珍緺收藏卷不徹直恐變化復入江
湖去

燕待制秋山晚景　王荊公詩跋其後

我朝妙畫能山水燕公筆法精無比燕公山水工平遠
一幅霜綃折千里瀟湘洞庭日將晚雲物蕭蕭初滿眼
虞帝之魂招不返霜樹冥冥紅葉卷二妃血淚知幾多
竹上遺痕深復淺漁舟片帆風已滿漁父橫眠思猶懶
時時白露聚圖沙亦有行人下前坂江回岸斷數峯青
髣髴靈妃曲可聽却逢深塢見茅屋咫尺桃花如武陵
世間何物人爭詫請說奇書并妙畫一時鑒賞安足論
流轉千年愈增價珍緺一襲藏至珍卷尾長篇更入神
嗚呼粉墨終成塵唯有文章道德能日新

夏公酉家藏老高村田樂教學圖

高生妙畫世所知君藏兩幅尤瑰奇春回老柳未全綠和氣盎盎微風吹負暄當案誰氏子坐以訓詁傳童兒麻鞋破穿十指露紵衫短袖烏巾欹眼吻開張手捉筆叱怒底事揚其威兩童分爭迭相挽彼二稚子傍觀窺一童獨卧守書卷性習已見分醇醨皤然老叟醉兀兀二孫側立猶扶持餘皆伶官雜村妓插笛放鼓陳威儀三犬奔來吠欲囓二人驚顧方攢眉鄰家有子少亦黠

兩手據鞍驢載之尊卑向背極精妙精妙得以意思惟田翁豐年固取樂又能教子勤書詩德澤涵濡賦斂絕致我鼓腹咸熙熙畫工亦畫太平事誰欲擾之生亂離高生高生不獨愛爾之妙筆對此頗思三代時

寂照大師匣藏相國寺壞壁秋景

京城車馬多塵埃一見妙畫心眼開深山老木秋思靜苦霧鬱鬱諸峯埋客騎蹇驢打不動懊惱似憂寒雨來崖平路轉斗然絕筆力未斷空徘徊胡為皴剥僅盈尺鐍以大篋過瓊瑰師云昔是殿堂壁治平大水餘皆摧恰如盧仝玉碑子中路撲折令人哀玉碑一折乃無用此畫雖缺猶堪裁君不見山前路路長不獨憂風雨前有毒蛇後猛虎磨牙矯尾藏深塢聖人皇皇嗟逆旅畫工意思非無補非無補誰信之紛紛門外誇輕肥

泗水雍秀才畫草蟲

蜻蜓點水蝶撲花螳螂捕蟬蜂趁衙營營青蠅爭腐糝趯趯阜螽沿草芽徐生骨朽不復得雍子筆老誰能加

卷開却掩恐飛去綈襲愛護行隨車況君才力素精敏胡不放手為龍蛇龍蛇逼真看騰躍出入天地藏煙霞

謝冲雅上人惠草書

上人胸腹包琅玕醉目睥睨臨氷紈墨池頃刻波瀾翻虬龍尾尾垂雲間搖曳夭矯若可攀霹靂轟斧電火騫卒章雨雹霏漫漫澒洞恐懼坤軸掀白沙縱橫仆鼉黿屋漏壁折安足言鳥驚出林避彈丸斗高復下騰修翰朽木欲折枯藤攢逸興不顧長毫乾客如堵墻爭縱觀

詎知聖盡吾舅端黃金論斗珠走盤數字不售尤為難
爾嘗愛我說玄理為我落筆動盈紙張顛懷素嗟已矣
上人之書無與比

謝鍾離中散惠草書

丈人行草天下無體兼衆善精神俱少年弄翰令懸車
一幅不博千明珠墨池翻瀾化鯨魚老木半折傾藤枯
霜天一陣來雁驚荒陂數點眠鷗鳧換鵝痴鶴雖已矣
折釵劍舞成須臾心通造物乃神速伯英懷素真其徒
邇來作我醉吟贊寶藏二妙歸江湖要將垂法數百載
摩挲青玉親傳模丈人善吟仍善奕名譽豈止專能書
名譽豈止專能書皎如皓雪盈氷壺

謝蔣穎叔惠澄心紙

李氏三世皆名書古今筆法誰能如澄心堂中畜妙紙
敲氷搗楮惟恐麤當時文物稱第一教勑往往親渲濡
赫然真龍躍中國僭迹甘就雷霆誅論功行賞盡金玉
唯有此物多贏餘流傳既久乃珍絕一軸不換千明珠
樂安御史輒寄我二十五幅無纖汙却疑織女秋夜醉
素段割裂天所須又如美玉繞出璞瑩采射目爭陽烏
文章未到二王法寶紙謾對明窗鋪廷珪煤麝銅雀瓦
氣象崔尤相於坐思厚貺欲為報累旬安得論錙銖
況君才力似韓愈盡當返贈誅奸訣

謝餘干陸宰惠李廷珪墨

集仙昔與文忠游文采聲名喧九州鯤鵬未化忽塡翼
地老天荒雲海幽篋中嘗秘上賜墨仁宗所賜李廷珪墨紫金泥
印雙脊蚪名題廷珪姓氏李此物未省何年留紋如堅
犀刮不動鏗鏗鼮硯蒼煙浮蜀牋灑落黑勝漆欲論所
直真難酬麟兒字法肖家學珍緘寶匣深藏收并刀截
斷輒分我始信明珠今暗投嗟予吟筆久已闕辨古倒
卷剛腸柔書陳北闕上印紱志樂南畝親耡耰得君賜
墨竟安用捧甑反覆增予羞況君綠髮眸子瑩才業自
副朝廷求研麝煤麝染諫草扶持世病蒼生瘳名成功
遂取上笏世閥光焰垂千秋莫如老鈍默將死再拜謝

昵長江頭

謝李公擇惠妙墨二餅

南山采松節北山割麝臍燒煙掃煤和去聲膠漆篆記歲月形蛟螭集賢學士久珍玩云初得自扶桑枝李得於宗室張翁所作又精絶磨刮不動猶堅犀鄴臺古瓦汲水試黑雲隨手生永池泥君學術老益富六經秘法窮無遺明牕淨几列毫楮而與此物真相宜草玄著就垂萬世忠厚自任陳安危嗟予吏役久零落至寶暗贈寧非癡嗚呼大禹已往不復見一尺渾厚疑玄圭

謝王公濟節推惠硯

歙溪之仙洗山骨一輪琢出秋潭月摩挲清潤無纖痕不學寒光有時缺玉川輒莫憂蝦蟇縱爾齕吻何由齧陰天着手泉脉生三伏臨之氷去聲炎熱又如明鏡當晴窓對面森森數毛髮端江品格直頑賤鄴臺片段多破裂中山有客先得之獬豸冠為忠血竄身南過洞庭湖覆舟幾葬蛟龍穴君今贈我誠謂何自愧閭官非補

關松煙和漆法廷珪玉兔長毫妙諸葛敲氷搗楮出烏田四物收藏豈虛設乾坤俯仰存赤心誅貶奸訣佑臣節獨刋五傳扶春秋肯趍時文挍工拙更衰更老心更堅與硯相將不倉卒

謝方彦德奉議惠羅文硯

歙溪古源鑿龍尾一片寒氷瑩無比珍緘藏護知幾年贈我題詩草堂裏驪珠失色悲暗投再拜置之枯木几硯兮不似在君家捧來自有纖纖指

中秋泛月至歷陽訪太守孫公素

中秋挐輕舟西泛采石月初疑擢碎氷壺氷又如飛度雪山雪若非身世出塵寰底事清光透毫髮表宏謝尚久磨滅含情欲就何人説歷陽太守孫公素竹冐寒霜松屈鐵昔從赤縣守儀真再至天門請符節紫皇詔長雞籠仙惠浹春陽威凜列開倉出粟賙民飢夜户不扃醞濃酒桂子秋香月中有請君置我三百杯我為君吟

一千首鑪鎚七竅完混沌能使頽齡遂長久飢横鏌鋣
鱠鯨肉渴引明河傾北斗憑誰為問陶淵明胡為種菊
仍栽柳豈如永夜無纖雲江光月色鋪黄銀喚取三千
珠履客陶然一飲情無垠劉項輸贏亦安在笑殺今宵
月下之醉人

二月十一日倪倅敦復小園留飲

殘梅零落同寒玉屏翳忽驅斜雨來濛濛點滴夜連曉
園館寂寞生青苔墨雲四卷山露碧日轂照耀天衢開

妖桃映竹煙酩酊細柳拂水風徘徊倪公要我共行賞
小亭草草排樽罍盈筐菊芽青玉軟滿盤鱭縷紅絲堆
興來一笑且為樂春光半被鷺啼催百年已往五十八
借問餘生真可咍平原豪客散煙霧東山舞妓埋蒿萊
眼前不肯飲五斗身後安能傾一杯

和州連雲觀留題呈太守王純父

連雲之觀何寥廓碧瓦危侵天一角深排柱礎貫九江
返掛簾鈎吞五嶽風檣北去煙溟溟雁陣南飛秋漠漠
白衣每從欄下回金盆正在簷前落蔡公書榜妙入神
劍戟縱横挫矛槊王君自是蓬萊仙分符暫與民同樂
卷舒當為天下霖一釣能合六鼇躍滕王庾亮爾何人
回視規模太平削我從姑孰飛輕舟欲陪珠履登斯樓
與公酣歌相獻酬蘭亭俗飲安足求手揺麈尾排斗牛
為君千載揚風流

謝歷陽王守惠新釀

卓犖英才歷陽守年來不得音書久隔江知我巖户寒

赤泥封送兵厨酒碧玉壺黄金斗雪樹雲峯作賔友為
君一醉歌陽春空山霹靂龍虵走只愁君返紫皇家西
望連雲謾搔首

寄歷陽張宗孟隱士

歷陽張君心好古氷不為寒蘖非苦我欲見之波浪阻
安得鄰巢接飛羽百年營營竟埋土進退趦趄亦何補
今歲秫田收幾畝爛醉高吟餘不數

送余秘校

蒼山凍雲猶未消君騎瘦馬來飄飄入門下馬與我語
琅琅滿室鳴簫韶一官初得遭猛守十年困辱朱顏凋
恨無田園即長往醉卧白日歌唐堯去干斗粟活妻子
誰念塵滓汙瓊瑤相逢太息不能已解衣貰酒愁魂消
紅梅零落雪霜洗蒼雁蹭蹬孤狸驕男兒功名顧有命
太公七十方漁樵否極泰來如覆手濶步自此凌煙霄
側聞丞相開東閣肯使斯人重折腰

金罍李白佯狂古來少騎鯨鱗鬣飛泓洞杜甫問訊今
何如應為怪極懼天災公乎至寶勿盡吐吐盡吾恐黃
河水決崑崙摧天穿地漏補不得女媧之力何可裁長
安酒價不苦貴風月但惜多塵埃醒來強更飲百盞酣
酣愚智寧論哉

送表殿丞　世弼

與君六年別愁見雲開露明月樽中有酒雖獨傾萬古
情懷共誰說思君彈瑤琴琴聲為君咽孤鴻高飛不可

青山集卷十二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送梅直講　聖俞

清風吹天雲霧開仙人騎馬天上來吟出人間見所不
可見常娥織女為之生嫌猜織女斷鵲橋常娥閉月窟
從茲不放仙人迴一落人間五十有四載唯將文字傾

金罍李白佯狂古來少騎鯨鱗鬣飛泓洞杜甫問訊今
何如應為怪極懼天災公乎至寶勿盡吐吐盡吾恐黃
河水決崑崙摧天穿地漏補不得女媧之力何可裁長
安酒價不苦貴風月但惜多塵埃醒來強更飲百盞酣
酣愚智寧論哉

送表殿丞　世弼

與君六年別愁見雲開露明月樽中有酒雖獨傾萬古
情懷共誰說思君彈瑤琴琴聲為君咽孤鴻高飛不可

攀北風一送何時還欲問鯉魚更難得江頭白浪高於山尺書彼此絶令人腸百結昨日聞君來我心如鑿龍門開拂拭囊中白玉璞請君辨之為磨琢感君酬價過南山即見名聲搖海岳烹羊買酒邀吳姬今朝會合明朝離莫嗟兩鬢白雪滿請看舞袖紅雲飛雲飛酒闌君遂起篤子催行趁潮水君行汲汲過西山手植松望春正美我亦歸青山白雲相伴閒若駕鸞鳳赴瑤闕先到臨川與君別

送錢賢良 醇老

去年六月梓山裏與子披襟弄泉水高談直出堯舜前長林為我清風起金船滿滿傾醇醪吳娥玉指拈櫻桃君令勸我盡百錢肝腸但覺翻江濤醉來騎白鹿大笑還青山倏忽歲月往思君鬢成斑今朝邂逅蕪江頭論心握手忘離憂暫時會合復言別安得彈劍從之游我聞紫微薦君策男兒事業豈易得金門慎勿閒經過為奏天下弊穴如蜂窠

送章秘書 表民

君心抱太古不肯屈世人匹馬遍朔方揚帆出天津九疑連天洞庭濶長歌愁殺蒼梧神更將美酒弔楚屈離騷繼作疑前身兩姬不灑望夫淚一笑岳陽樓上春大夫得意且為樂百年變化隨埃塵如何南還過我別却言北去朝天闕上書力訴 闕 冤洗眼看君成一節勸君事直還收身速返東南弄白雲功名汲汲竟何益韓彭取笑武陵人

送楊主簿 次公

浪花卷雪秋風起開帆日行三百里問君此去安所之佐邑南城風俗美夫君才業真雄奇四十青衫能養卑世無孔子禮樂壞君獨勇起勤扶持書成未遇聊自哂暫向南城為吏隱閑入麻源傾酒巵仙家好景無忙時瀑綃千丈掛蒼壁玉華萬柄搖清池常俄東來渡銀漢面面瑩徹皆琉璃謝公秀句發天籟顏守老筆蟠蛟螭高風凜凜尚可挹鳥聲不斷哀猿啼嗟予學道苦不早

壯歲形容已枯槁聞說名山心即飛一生願向山中老
愛君逸興何由攀飄如孤鶴遺塵寰若見麻姑與王遠
寄我一粒黃金丹

送耿少府 天隲

白沙岸上相逢時困倚欄干醉似泥忽然聽君誦新作
酒氣頓覺寒風吹今朝邂逅燕江埃大軸蒙貺東城詩
雷驚電掣露怪變山崩海瀉能扶持令人壯觀不知已
倦翼欲接青雲飛逸駕固當出塵滓胡為一命束南馳
洞庭波瀾洗天吼衡嶽葱蒼掛南斗窮幽歷險詩魂醒
不倦青衫困趨走屈原賈誼杜子美白骨荒丘今在否
欹騎瘦馬一弔之滿眼斜陽入疎柳詩成寄我慎勿遲
側望陽春活殘朽暫時離異何足論酩酊江樓一樽酒
安得巨航滿載酒一帆風過蓬萊洲

送徐長官 仲元

徐夫子能談經不學俗儒事章句白首役役勞骸形我
嘗洗耳聽其說寒泉漱玉聲瓏玲十年茅塞一朝拔四
體自豫神安寧交遊得君已恨晚歷陽幾日同醉醒新

詩百韻忽贈我滿紙落落排明星使我目睛眩又若遭
雷霆自愧久滅沒安足煩褒稱李翰林杜工部格新句
老無今古我驅弱力謾繼之發詞寄興良辛苦幾欲攀
天門擊天鼓女媧有志終難補低頭帖耳逐駑駘倒着
青衫走塵土東風吹破江頭春綠楊紅杏能笑人狂來
且盡一壺酒世無賀老誰相親君今別我又遠適錦帆
千丈迷空碧飄然去意淩崑崙自古雄豪少知識我亦
從今不復言靜看澄江浸寒壁

送李節推 獻父

昨對桃花與君別共唱離人眼中血今見桃花君復來
似與東風趁時節北去南還何日休書生道路多窮愁
安得巨航滿載酒一帆風過蓬萊洲

送李察推 公擇

去年遇君陵陽峯杜鵑聲亂桃花紅佳人玉指按玉板
勸我一醉三百鍾醉來騎鯨赴瑤闕不記當時與君別
溪上扁舟破雪歸樓前芳草還春發白頭太守重相過

開樽大笑呼瓊娥向來十客七已去惟與杜九聞清歌
歌聲繞梁離思苦聽不得終淚如雨回首茫茫天地中
聚散百年能幾許今朝此地重相逢秋漢無情江月空
把酒與君須醉倒已知後會皆衰翁陵陽樂事那復得
官賤食貧身愈迫擊劍高吟非故鄉何時共作滄浪客

送姚太博 彦經

春風動地吹春去行人不肯江邊住片帆朝掛暮千里
煙霧蒼茫宿何處夫君少年日射策明光宮同時得意
三百輩上林曾醉桃花紅十餘年間事超忽幾在青雲
幾白骨君雖未甚榮亦足有餘樂存心不負聖與賢何
須畫影凌煙閣潯陽城頭北樓壯避迫相逢觀溟漲魚
龍奔走勢莫分却憶當年兵火愁殺人至今戰場無緑
草寃魂夜哭寒蟾老臨風瀝酒一弔之而我浮生何足
道聊為君行歌數聲青山截斷江流平晴雲相對似能
舞野鳥好語如吹笙却送閒愁付滄海身雖離異心無
改若到蓬萊王母家為攀桃樹遥相待

送陳屯田知明州

屈指宛陵客八九名世賢我亦駕白鹿往往登後筵昭
亭自作老龍鬬叠嶂不礙明河躔餘霞散綺入高閣澄
江似練拖晴天黄金買酒不論價壯心共許青春前丞
相初為部使者精選邑治君尤先業聞上書後薦達玉
陛引對親承宣付之一節使淮濟三十二縣州無寃嗟
予末路最流落哭兒清淚雙眸穿感君不棄半面雅取
之涸轍投深淵稍回生意漸奮發遽復捨我摇歸船明
朝勑拜四明守四明山水君所憐奈何歲旱天下歎豈
容醉卧滄溟邊我疑帝命養頭角乘春霹靂驚蟄眠白
蘋風静湖月滿謾弔賀公懷謫仙

送劉繼鄴秀才之岳陽訪木尉

羣烏栖霜羽毛縮孤雁冥飛何處宿蘆花糝白天無聲
靈妃鼓徹瀟湘曲此時歸夢尋故鄉誰道行人鬢長緑
平生所得惟悲歌時命未遇君如何滿懷策盡獻不售
鳳凰飄泊無嘉禾困鱗不借一盃水異時安用西江波

岳陽高樓掛星斗樓中子真聞舊友請舒和氣邀陽春便釀重湖作濃酒山葉撩亂舞山鳥縱橫啼古人交道貴終始樂酣醉倒君莫疑否極泰來不可測豈有壯士長棲遲青雲歧路看橫飛

送吳龍圖帥真定　仲庶

讀書曾不學腐儒腐肩爛舌腸焦枯又不學一詩一賦輕薄子肩肩場屋名聲沽西州治邑克肖古令尹險欲臨水投神巫政成名聲來御史府彈駭庸相請賜雷霆誅姦邪縮手不敢更侮祖宗法又薦處士博士登石渠富財治水各稱職乃仗斧鉞臨湘湖興學首教士子弟作碑後弔屈大夫明年易節帥瀛莫鐵甲百萬秋防胡公曰永平勿誇武解藏弓劍寬民租詩筒交迎兩朝使鐫金刻玉論歡愉深沈不動若山嶽節制似公誰可俱少年天子聖慮遠却顧南國成荒墟拜公學士往綏撫曾未期月富民大姓爭來居秦淮橋傾滯行邁項刻指畫窮精麗斬材疊岸役兵校一物不向民間須月光激水

夜景午長虹矯矯當通衢追思昔人政事美盡求形像堂中圖二十二人最豪傑森森玉樹臨水壺前題姓名後書贊文章髣髴窺典謨昨朝除命下金闕再佩將印嚴邊樞南民遮道留不得老幼挽纜相攜扶願言早入天朝作丞相調燮水旱蘇寰區功成異日保身退西江秋風熟鱸魚舂尾黃雀更珍絕白糯釀美傾醍醐醍醐一飲三百盞琵琶啄木喚舞姝十八如明珠石榴之裏蟬翼襦舞徹輕汗流香膚桃花帶露燕脂濡綠衣斑斑羅鳳雛問公此樂世有無此樂世有無何必更訪蓬萊山上神仙都

逍遥亭歌一首贈太守王君章

逍遥之亭在何許城角西南小溪滸水仙粉面浮清波羽林兵伏森三畝六月微風拂面寒不信人間有煩暑借問逍遥真隱徒西山看雪倒騎驢形骸兀兀天壤俱傳云此地舊結廬百年荆棘遺荒墟公來相址呼犁鋤畫手爭以丹青模大言得罪僅免誅斥參軍事來當塗

雙亭化出瓊璃鋪欄干閒角明青朱四座瑩徹纖埃無
蘭芬麝裂褰陳墨盂珠履珊珊陪後車東瞻宣詔西浮圖
曉光夕景迷蓬壺愛公心地如明珠落成之樂政事餘
為公歌勸公醉留連亭上能幾時行促星軺還玉陛

投獻省主李奉世密學

祖朝相國之真孫軒軒冠葢宜高門拔身州掾入政府
議論挺特窮根原顧淵必用宣尼鑄自此聲名聞至尊
熙寧神化邁前古屢詔馳車外循撫大河之北淮之壖
民起瘝癘各歌舞樞庭進直腰橫金君臣道合同一心
貨泉交滙指諸掌老吏縮手隨規箴如公之才世希有
突兀千丈輝喬林徐冠貂蟬坐廊廟重見成王得周召
泰山鏤牒天垂休却笑鴻蒙首頻掉賤生流落何可言
四十栖遲埋冗員涸鱗悵望一盃水安用西江浩渺之
波瀾願公吐和氣稍回巖谷春養成尺寸木為公車下
輪它年青史上報德豈無人

俞俞堂寄鄂州李裕老

只今兩鬢滿霜雪功業不成思舊廬山花解忘憂山鳥名提壺四鄰未必便棄我三徑荒草還堪鋤烏泥田肥種秫稻紫莧味美饒嘉魚盈缸釀酒邀客飲林下散髮時時梳誰人縶爾不歸去自問此心無乃愚

憶五松山

江南富山水忽憶五松山梁僧種松奪造物至今千丈凌雲間上有寒蟾吐魄凝氷霜下有銅陵碧澗傾潺潺雷公睥睨不可以揮斧老鶴飛來勢欲止而復還猿猱

側望何由攀琉璃殿閣若化出西天之衆說法鳴金鐶我嘗脫屣往棲息六月清風無汗顏濃陰可愛坐盤石綠酒酌盡橫琴彈命宮叩徵天地變聽之以氣往往生羽翰紛埃不到佛淨國豈識人間行路難塵勞忽起舊緣想倒騎匹馬來長安修鱗掉尾業已困涸轍孰與西江瀾髮踈齒缺形將殘畏塗足躡心膽寒屈原懷沙賈誼貶身後忠名何足觀不如晏坐碧山裏笑傲每攜雲月歡明朝却欲渡江去五松巖户無人關方壺員嶠太殊絶幸有此山容我閒

洛中王秀才談劉伯壽動靜慕其瀟灑作詩識之

客來說劉翁嵩山跨黃犢青衣二雙鬟顏色若明玉手攜綠牙笛隨軒奏新曲倒傾酒榼松下飲旋開氊帳雲中宿少年富貴老安閑自道此生無不足令人慕高標神魄頓蕭爽何當揷羽翼乘風一飛往永結斯人交逍遥恣真賞長哦紫霞篇洞户瓊瑶響胡為戀青衫壯節

空骯髒塵埃一闋城郭卑波瀾萬頃滄溟廣明朝未作嵩少游且向江南結魚網

青山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九頁前六行靈丹插峭壁原本壁訛懸今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永叔爛漫鐫瑤碑原本漫訛浸今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紅裳小巫來擊鼓原本來訛未今改

卷十一第六頁後四行嗟予吟筆久已閣原本久訛民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山集卷十三 三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四 集部

青山集卷十三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卧龍山泉上茗酌呈太守陳元輿

君不見歐陽公在郇瑯釀泉爲酒飲輒醉自號醉翁樂無涯醉來落筆驅龍蛇電雹萬里轟雷車濃陰却掃吐朝日草木妍媚春爭華斯人往矣道將喪雖遇絶景誰能誇又不見卧龍山下一泓水源接銀河甘且美惜哉無名人不聞維有寒雲弄清泚君攜天上小團月來就斯泉烹一啜不覺兩腋習習清風生便欲飛歸紫金闕挽君且住君少留人生難得名山游汲泉滌硯請君發佳唱鏗金戛玉搖商秋斯泉便與釀泉比泉價詩名無表裏自愧學詩三十年縮手袖間驚血指君如歐陽公我非藴與梅但能泉上伴君飲高詠閣筆無由陪明年茶熟君應去愁對蒼崖詠佳句

酬運判毛正仲

明公青霄我平地才不超羣懷厚媿小邦苟禄度殘年
側望車塵掩疵癘海浪翻雲古渡頭感公為我須臾留
請說相逢在何處上下梅山成昨游忽得新詩驚老格
飄飄真是金門客蹇驢已困何由攀一夜微吟添鬢白

奉和運判吳冀道留題石室

雙峽天開控江水水自牂牁來萬里端州正在雙峽間
石室嵩臺壓孤壘誰傾北斗酌明河化作七山平地起
修蘿高張翠羽蓋錦壁深藏赤鳳髓鳴禽交應杵臼聲
馴鹿見人行復止一洞能容百兩車三溪却接滄溟底
上瞻圓頂碧玲瓏傍穿小竇陰迤邐不應融結施鐫鑿
浪磅礴乳滴何年始森然物象難悉名古圖脫落猶堪比
老龜觸首龍縮角猛虎磨牙鯨卷尾又如壯士披肺肝
戴主之忠死無已蒼崖題字多唐人髣髴銀鉤維二李
山祇不放雲霧開海神屢汲蟾光洗歐陽古録遺此
碑我漬香媒傳以紙寂寥相望三百年乃有高才繼瑰

已

奉和廣帥蔣頴叔留題石室

西江赴海穿雙峽十里寒青半天插晴空倒影連明河
滔滔不礙鯨魚呷鮫綃高覆紫微冠翠簟平鋪玉皇榻
中藏石室與嵩臺巨壁稜層老鱗甲欲飛未去鳳逶迤
將墊還伸龍匼匝浪搖蓬島何其危桂塞廣寒無乃狹
大匠不由基構成洞門大啟無人扃六月來游乃挾纊
酌酒向口疑氷生三溪詰曲愈難涉舉燭但愛烟溟溟

返似霜縑見山水畫師只許吳生是有誰文采如昌黎
物物為我從頭記自慚才短空冥搜俚語未足蒼崖留
元戎閫之索大筆默坐遠想書勝游憑凌風力若捕虎
窘束景象如縛仇那知子厚號雅健不識謝守為風流
桓桓斯人富學海少陵重生謫仙在淙琤擊玉敲黃金
倚馬千言未嘗改高下豈必世俗知浩氣已充天壤內
又如淮陰善將畧不戰能令敵先敗暫辭侍從來東南
羊城異日為傳巖不惟已戔吟詠足即看玉牒功名鑊

人亡國變今幾年唯有文章記黃萃勝游況遇中郎孫
詩擬杜陵相髣髴洪河噴作三門流突騎長驅五十匹
令人驚嗟但縮手近世雄豪無此筆不惟險韻難追攀
學道輸君先得一

奉和蔡希邃鵠奔亭留別

欄干去天無一尺簾外三山蘸秋碧樽傾濁酒延故人
拂拂輕寒添暮色雙鵠飛奔迹已陳滿庭細草自涵春
石工古稱妙年年琢硯供正衙剛刀截碑易於硯龜蠏
相射生彤霞峴山石鼓久缺矣苦縣光和真瘦耶流傳
萬本入中國誰憐此樂瘴水涯共探泉石造淡漠豈憶
蒼梧之邦舜游處九疑七澤皆相連墨海濡毫寫長句
孤城不復有寃氣法座垂衣逢聖神惟君萬里分符去
又如李白才清新無數篇章思不羣挺特千松霜後見
冠蓋追榮華公思歸乎欲致主四方飄泊子為家子意

孤高一笛隴頭聞我於詩學非無意黃蘆不並琅玕翠
漫甘薄祿養殘年兩鬢垂絲成底事簪出還吞淚如雨
同氣相求別離苦老來頻寄一行書江邊魚雁無今古

南安劉太守席上勸曾叔達酒

金盞莫辭瓊液滿寶槃休嫌燈焰短圓荷翻雨碧雲香
小妓近人紅玉暖百年流轉能幾時一日相逢須欵欵
扁舟明發下前灘此會清吟應亦罕

勸君歸示南康太守吳子正

勸君歸腰下懸金祿及兒家有良田秫稻肥種菜結實
粟與梨江山滿目烟雲披長年之樂吾無羈何須七十
乃言歸行將七十能幾時分符持節力已疲才德及人
固無盡此身抱病欲何為

儲溪重九阻風戲呈同行黎東美

將游五峯度夏代別倪倅敦復

左蠡亭重九夕同東美賦月勸酒
平生看月無今宵一亭危在山之椒下瞰揚瀾連左蠡
白琉璃地覆鮫綃欲披錦袍搥鼓過世無賀老誰相和
屈原憔悴湘水濱夷齊自守西山餓且來登高望明月
拂拂霜風濯煩熱身心都在清涼宮一點無塵光皎潔
與君同游執君手況逢令節當重九不憂短髮還吹帽
頭上有巾先漉酒飲醇酒望明月我歸姑孰溪君赴黃
金闕明年此會知誰健細看茱萸莫輕別

將游五峯度夏代別倪倅敦復

六月執熱思雲泉五峯參差如紺蓮修松傑栢上參天
老鶴棲哭哀猿懸常娥夜濯清泠淵巖戶晃白飛羣仙
胡不往矣逃塵緣散髮赤脚臨風前高軒朱衣君自便
去住彼此遥相憐

和守訥上人五峯見寄之作

木杯足躡浮鷁湍却愛五峯如戲鸞一錫飛來卓出蒼
玉髓又有黃金百鎰藏蒲團道人得道每如此倏來忽

徃非生死叢林成就八百年香廚日供三千指訽師今
亦浮杯徒問答言詞瀉秋水脫去儒冠披壞衣一生長
在名山裏殷勤笑我騎鯨魚詩狂酒怪何時已七言哦
罷欲無言坐看峯頭片雲起

送上饒道士吳師韓復游淮西

水精之仙降人間身披羽衣日澄瀾或求禍福語必驗
手中開闔陰陽關淮西太守喜賓客鶴駕却欲乘風還
勸君飲酒莫言術龍虎收藏歸抱一

重九日同修顒惠雲二禪師游浮山訪洪璉長老

邑城東南百餘里穿盡荒山渡重水林傾路轉大壑開
峭壁崔嵬半空倚上無句連下無根鐫鑿難成畫難比
回環巖竇碧玲瓏月華吞吐湖光洗石鼓晝鳴雲雨垂
金雞夜鬬龍蛇起成公說法已千年事載龜趺尚新美
嗟予平生慕佛學空洞忘機造玄理暫來福地神愈清
況接高禪揮麈尾晉顒悟道天下師雲璉聲名自予始

留別金陵府尹黃安中尚書

扁舟載月入金陵金陵尚書倒屣迎白髮愧彼南山皓
青眼欣逢阮步兵開壺傾酒飲未已卷紙連書吟不停
願如賀監憐太白莫作曹公嗔禰衡

奉和安中尚書同漕憲登長干塔

攬衣登塔窺泬寥黄金篆牌神所標層梯轉道二千尺
鈴索交響風常飄天厨曉送阿育供海月夜領飛仙朝
南溟安在心欲化九萬一舉期今朝我宋真人啓閶闔
堯舜之運重昭昭佛老并儒鼎足盛理歸一善無煩條

淨緣勝賞固莫逆足力強健朋儕要昌黎首唱城南句
東野繼作芬蘭椒諸公筆力鬬頴發七言紙上鏗琨瑶
聚沙疊甓付童子秀實始自春之苗凌空得路未足恃
遇險驚魂安可招龍虎低沉鳳鳥散藉此彈壓無祲妖
四郊松柏列兵衛萬家絃管均咸韶廣莊黔烏類蠛蠓
歲望已覺元鼎調晴川踈樹歷陽近浮雲蔽日長安遥
貫輪巨木徹十地斜飛八角穿重霄扶持故國肖父老
綜領諸刹如孩髫循欄作禮共悲仰絶頂進步誰騰超
迹雖有為志頗壯報且不盡功何遼揮毫題識未云畢
城頭鼓角聲迢迢兜綿鋪舒換塵境寶燈照耀銀為橋
乃知此會世稀有請君審聽長干謡

即席和酬金陵狄倅伯通

虎踞龍盤古名郡勢欲凌波予未信偶揺雙槳下天門
白鷺三山隨一瞬捨舟登岸青溪濵蒙蒙柳眼初含春
感君攜酒喚小妾要我一飲頽冠巾開懷猛酌寧辭醉
明朝且入梁朝寺刀裁尺量非扇迷興來欲跨横空伎

南風更送琳琅篇明珠十斛投歸舩與君定交增浩然
誰謂此行垂橐還

治水謡

去年圩破官不救闕食逋亡十八九今年大水如去年
民困適遭何令賢賢哉何令能治水槍去聲木編蘆多准
擬賞罰公平貧富均赤脚親臨食亡匕每趨危墊必身
先往復連宵幾百里浪頭作惡工莫施一拜能令二龍
起白龍先去黑龍隨鱗鬣分明皆見之須臾浪定埂可

禦父老驚嗟咸涕洟西門投巫安足比亦勝乘輿濟溱洧活我生靈十萬家惠澤陰功浹神理天子臨軒方用才時時有詔搜草萊請歌何令能治水願採斯言獻天子

游陵陽謁王左丞代先書寄獻和父

布衣躡策趨蓬萊十年得志聯三台懷仁附義天下悅忠言屢叩宸聰回不惟盡救息錢息曾均惠澤覃枯骸先皇晏駕舊臣老白雲黃鶴空徘徊藩城六見換符節直道自任寧嫌猜昭亭扶春入畫戟句溪洗月供吟盃佳賓三千集珠履赤子十萬登熙臺玄暉比公固不足我攀太白慚非才披雲拂霧一何晚泥滑不敢鞭驂駘明朝迤邐造賓榻願逢浩氣吹寒灰玉上青蠅本無有都人爭望公歸來公歸來至尊入夢天顏開

謝王左丞惠冰酒十五斗

昨夕發姑孰今朝泊敬亭輕雲淡日天地暖杏花吐蓼動丹陛君臣道合趨昇平巖廊辭位已十載氣度杳杳涵滄溟公田種秫作新酒槐槽旋注琉璃瓶不將歌舞効俗飲時時一酌差獨醒感公贈我十五斗酒量安得如劉伶願公歸去廟堂上盡使斯民醉醇醲

題橫山陶弘景書堂寺

先生燒丹騎竹馬情戀蕭公碧城下故物無餘只五泉亦有松風伴蕭洒誰來洗耳復洗心寥寥千載聞遺音寺門不掩象燈滅猿闇數峯時一吟

代先書寄廬郡朱龍圖行中

楊花塞路春無聲鳴鳩喚婦留春晴揚鞭朝發浚泊縣卷簾暮宿金斗城城中主人漢賈誼妙年射策都鄣英戟冠獨立御史府氷霜凜凜清朝廷遙乘白雲渡銀海十年望闕心常傾只今淮西課異等沉沉玉帳閑府兵神機照物辨毫髮提刀四顧新發硎行聞召節返西掖至尊開閤思談經豈容燕寢自頤養畫戟森衛清香凝陳公雖解豫章榻白頭重愧非徐生飄零漁艇荷蓑笠

揣摩舊學荒柴荊願公一吐太和氣朽株巖下逢春榮

合肥李天昵朝請招鍾離公序中散吳淵卿長官洎予同飲家園懷疎閣

一閣橫空連野水久客歸來洗雙耳二疏雖解散黃金家園未必臨清泚坐見紛紛煙雨入千里瀟湘畫圖濕魚鳥相忘蒲荇深兩岸桃花為春泣鍾離辭榮已三品吳令早休今八十我亦棄官姑孰閒閣前旋解青板舫呼童移榻遊清淵四座白髮笑且飲岸人疑是商山仙亦如賀監在東吳醉下山陰弄鏡湖月色蓮香迷近遠且要李白騎鯨魚古人今人樂如此出處無瑕傲生死君不見功成不退人重着藍衫脫金紫

麗人曲贈鍾離中散侍姬

自道一生心已足黃鶯流語春日長綠窓繡出金鴛鴦髮如盤鴉面如玉飄飄羅袖長芬馥妙年得侍碧虛卿朝暮祝卿千萬壽不識相思能斷腸

中書舍人陳公元輿以詩送吾兒鼎赴尉慎邑

辛章見及遂次元韻和答

嚼君老句勝牛乳又如旱稼滂甘雨龍眠一別魚雁稀幾度看雲與雲語鳳池搖筆贊帝齡珠璣洒落黃金城鼻端去堊鬼塍破霹靂轟車風雨驚事君以道非難易不羨昔人囊有智柏梁屹屹漢庭材寶鼎顯顯周廟器我在江湖寄此身碧蘆青荇遠黃塵感君問我尚安否病樹前頭萬木春強汎月舡追李白無人愛客似田文

青山集卷十四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前雲居行寄元禪師

憶雲居乃在滙澤西南脩川之隅山盤盤兮石門屹立磴道絶飛瀑萬丈淙氷壺雲沉沉兮方晝而忽暝古木交錯兮藏麚鼯攀崖欲上復自止投險却憶騎鯨魚崖迴時復造平野絶頂乃有百頃之膏腴羣山下瞰若聚米殿閣枕藉非人區露華洗出太古月桂子搖落陰扶疎清風欲借羽儀展穢念頓覺秋毫無老禪底事不度我紅日東上還驅車如今正似武陵客放舟已遠嗟迷途青春一往二十二白雪漸變千莖鬚西來忽遇歸飛烏青紙遠寄黃金書靈茶香味勝粉乳滿篋所贈逾瓊琚玉川七碗嘆不得灌頂未識真醍醐南暹北訥惜已死唯師秀出孤峯孤潛深隱密自得所豈不憫我棲榛蕪倒影射巖猶入石異日三椽容野夫

後雲居行寄和禪師

我所思兮歐山之顛白石蒼木蔽窺而幽覿兮路通乎兜率之天層樓複閣觸峙絢爛往即造兮雲渤興而澶漫徙倚恍惚若奪吾魄兮聊攲眼以盤桓徐風生而霧散卷綃縠于林端洎天清而日上兮瀑峻飛而潺湲畜而為潭泄而為澗運之以車兮盈乎大田然復度石橋登重門睹篆玉之榜謁金仙之尊徒衆五百麗眉皓首形儀靜而不雜兮語言要而不煩齊興止以鐘鼓兮善後先而靡難舉正眼而諦瞬兮了無一法之可觀寂兮樂兮妙復妙兮其惟真如之禪我請棄冠釋帶以投依兮師則指乎未契之緣于是曳屣却步循磴道而復返兮歲眇眇而屢殘觸網羅以系累兮方傷羽而戢翰悵昨游而欲再兮庶已創而復完亂曰疇將歸兮臥龍之室依人道師成佛而出

贈潛山伊居哲先生

伊君頭戴星文冠遨游五嶽何時還結茅却在潛山裏
閉息自養丹田丹聞說年齡七十九髮如鴉青亦稀有
生平讀盡道藏書寓興成詩僅千首清風生我太古弦
彈罷時傾一壺酒門前手植數本松看爾凌雲比子壽
高奔日月瞻玉京陰氣鍊盡陽氣成行聞北帝呼六丁
紫書下責鸞鳳迎潛山空留千載名白雲不斷溪長清
贈桐城青山隱者裴材

青山為主身為客主人借客青山宅白雲自在千里飛
長松不換三冬碧藤枯誰與寫作龍龜老何年化為石
落花隨水眷深源鳴雁過江悲晚色家無妻子心無累
項冒寒霜踵藏息月明舞影聊盡歡一點塵寰不留迹
倘來軒冕真可嗟朝為公卿暮遭謫屈原賈誼爾為誰
問君何似青山客

寄劉繼鄴秀才

憶昔重游樂尋春之宛陵天機織出萬山錦虹橋倒影
銀河明游絲縈空白日暖好鳥亂響清風生疊嶂樓中

索美酒坐上客子皆豪英諸姬合雜奏絃管一人妙唱
為并瓊玉板斜開厚冰裂鴛鴦拍秋波橫酒盞貪歡
不知數夢入瑤池逃宿醒誰知一別萬事錯荷衣倒着
來江城青雲散盡落青野長絲掣斷無長鯨鄉山好在
却歸去當共故人吟此情

題杏山阮氏高居

仙翁得仙朝玉皇當時種杏盈山岡傳聞落英堰流水
每到三月溪泉香白雲霏霏出幽谷獨鶴沉沉唳喬木
寒潭深處睡蟠龍靈草芳時躍青鹿丈人何年居此間
詵詵孫子如芝蘭抱才求進十五六亦有隨計鄉書還
步兵傲世逸千載誰道風流至今在軟炊玉粒烹黃鷄
客子雖多意相待我愛長吟登好山到此便欲辭塵寰
可能築室輒延我為君鍊熟黃金丹丹成大笑分一粒
坐令綠髮回朱顏浮生百歲不早悟日月擾擾空循環

銅山寺

杏山葛洪種杏煉丹之地

田塍行盡蒼山轉溪水滔滔晴曝練馬蹄怯石鞭不行
十步九蹉令人倦黃昏到寺亟就榻山僧苦來邀我飯
香粳新收野菜肥一飽令人百慮散篆香欲盡象燈暗
林聲肅肅苔霜霰暫來福地能清虛何用致身居諍諫

隱靜寺

門橫大溪溪淨碧人不捕魚魚穩潛哀猿長嘯霧垂地
饑虎一聲風動簷金仙像古苔蘚剝鐵磬夜敲規矩嚴
道師達性傲時輩不信書生來養恬

碧霄峯下車輪停道師未返誰逢迎山雲着地雨正急
春水滿田人不耕饑虎嘯風大石裂倦鳥喚鳴深澗鳴
客心欲去且復止坐飽香飯餘何營

浮丘觀

仙翁得仙二千載滄海變田田變海浮丘却接番禺西
鐏跡萬痕至今在朱明之門敲不應荆榛滿地誰重興
使君舉意要卜築樓觀矗雲如化城李白騎鯨下蓬島
常娥洗月來滄溟相逢且勸百壺酒蟠桃結實何時成

肩拍洪崖猶髣髴更提椽筆揮長篇至理直欲追玄元
行當跨鳳返金闕回首番禺空紫烟

明皇十眉圖

明皇逸事傳十眉正是唐家零落時寵裳曲調雖依舊
阿蠻終不似楊妃畫工貌得非無意欲使流傳警來世
翠翹紅粉尚爭春隱約香風起仙袂六龍真馭竟何之
泰陵荒草長狐狸空將妙筆勸樽酒醉覺人間萬事非

九疑山圖

噫吁嚱九疑山色何雄奇坡陁詰曲不足狀九峯萬丈
排天扉嶄嶄儼若九老坐乾顛坤弱能扶持崖回時復
見華塵原本旋有山經題白雲綿聯芳草歌拱木夭矯
狂風吹上有源源不絕之寒泉下有沄沄不斷之深溪
初疑青銅照碧落忽見雲漢飛虹霓丹青畫出尚如此
而況高步窮嶇崎或云重瞳一來不復返二妃血淚斑
竹枝惜哉不經孔子辨後世誰能公是非堯非幽囚舜

不野死堯崩民如喪考妣舜非游仙而幸此羣猪聳耳
聽童子游人擊之變風雨見豕負塗聖所惡仙人護之
亦何補我知神仙術已卑但愛此山雄而奇背圖南望
未能到高吟盡日長吁嗟

醉歌謝太平李倅自明除夜惠酒

一年醉三百六十日今朝年盡酒未盡自顧形骸無得
失浮生七十行六十猛飲狂歌須汲汲吾邦倅貳李自
明愛我頹然荷蓑笠雙壺滿送瓊瑤漿春風爭從四支
入君不見劉項存亡安在哉暫時龍虎轟風雷袁盎說
行晁錯戮蹯蹤刺客橫刀來又云舜野死堯幽囚九疑
連延雲霧愁不如飲酒醒復醉抱甕負鍾渠無仇滄海
化為酒蓬萊作糟丘與君攜手去赤脚踏鼇頭

同蔣穎叔林和中游鬱孤臺

匹馬初從瘴嶺來登臨喜上鬱孤臺鬱然而孤插天半
亂山却出晴雲堆雙溪倒流玉綃出萬屋蘸碧長城開
捫參歷井豈足數俯欄引手持斗魁月空銀浪試一酌
坐憂桂樹生黃埃妙娥舞袖迴白雪琵琶十面轟春雷
吟戔分軸造險語酒令行賞無停盃哀猿不斷片帆沒
歸鳥自送殘陽頹脫身我作耕釣客兩翁均是巖廊材
共游絶境發佳唱驪珠射目精光噎升沉從此遂分手
願借惠澤蘇蒿萊

贈南康劉叔和秀才

俊才落落如君少養之九年應大妙滿懷騷雅輒見投
圭璧琮璜子所要勸君且學充其科殿前筆陳揮長戈
錦標奪取獻天子寵祿及親榮耀多

姑蘇行送胡唐臣奉議入幕

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荒墟民
貪吏狡郡多事煮鹽為盜無完膚使君誰何好平恕寬
則腊韋猛則虎只今卧治聞黃公更得高才歸幕府願
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土昔年引對大明殿國
論軒軒動人主往持使節臨朔方威霽秋霜愛春雨玉
上青蠅誰强指鼻端有堅寧傷斧升沉偶爾非吾嗟不

用東方且為鼠豈聞絶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
傾綠酒鱸肥鱸承詔還從大梁去

擬桃花歌

酣酣桃始花灼灼粉面笑粉色射花光奪盡丹青妙藍
衫馬上郎風流亦年少語言雖未通精誠默相照欲容
緩步復掩門只見桃花不見人輕紅淺白正含露欲落
半開將送春凝心駐馬日漸晚隱忍時時下前坂回頭
又不見桃花唯有青山遮醉眼揚鞭擊鐙歌團扇相見
不如不相見逢人寄語問桃花春殘吹洗落誰家

怡軒吟贈番陽張孝子

古云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孝子尋親不辭遠
於蜀道難成都漸近心稍寬踴躍可得瞻耆顏父昔離
家子方孕子得見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
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轡方言還番人聞
歸競嗟喜夫婦白首重團圓詩茅立屋奉甘旨陳侯篆
榜名怡軒春禽提壺助春飲綵衣自舞春風前腰金饌
玉非我欲但願眉壽雙松堅朝熙熙暮熙熙誰將朱絲
繩奏我怡軒詩

憶敬亭山作

忽憶敬亭山翠碧千萬尋白雲拂地弄晴影黃猿嘯晚
清人心桃花流水三月深柳絮披烟辭故林重樓複殿
據山脚像塑制度祠非淫晉時謝守曾賽雨至今石上
鐫遺吟五言雅重叅二典琅琅一誦鏗瑟琳綠潭無底
白玉沉千載何人知此音李白騎鯨出滄海回鞭曾宿
岩嶤岑却泛虛舟弄溪月紫霞之杯傾不歇醉來更約
崔宗之秋水玄談清興發數公逸駕何當還悵望英風
不可攀信道相看兩不厭古來只有敬亭山

青山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十五

宋 郭祥正 撰

長句古詩

贈

鄭州太守王龍圖 贊之

出家妓彈琵琶即席有

偶騎匹馬游仙闕瑤池夜宴歡未闌邀予末坐聞清彈
琵琶十槽聲正繁初疑饑鸞啄玉應天響忽似霹靂數
聲春氣還曲遍將終檀板急舞袖裂霞隨拍入踏碎瓊
筵鸞步嬌汗透香綃露桃濕解條罷舞整花鈿宛轉仙
容雁行立主人使令持酒卮香隨羅襪成塵飛銅龍無
聲夜無極煌煌燭焰回朝暉桃源花落長溪淨人着秦
衣樽俎罄豈如此會絶風流主人慇懃賓客敬我作短
歌公聽取人世百年能幾許樂極哀來古所悲不如立
功當此時

瑞昌雙溪堂夜飲呈吳令 子正

星斗闌干月未吐但愛溪聲似山雨青燈照室並銀花
白酒傾來不知數子善評文我不如我亦談詩子深許
酒酣索我須論兵拔劍畫地軍陣成十萬强兵指掌取
五方應敵旋風生文武道判惜已久聖賢相遇猶難并
相如漫作長門賦屈原虛著離騷經不知於世竟何補
可憐博得千年名韓信收身苦不早功成伏劍真草草
始終最愛嚴子陵坐視乾坤任傾倒咄嗟語險氣已傷
況復賦詩聲調長卷紙連書不磨琢子鋒大峻非我當
撥置萬慮付江海收拾寸心歸老莊天地得一馬喻馬
喟思前事皆佯狂

寄吳著作

憶與君別時君行朝北極潯陽江頭車馬光意氣翩翩
動秋色君還舊廬能寄書謂我楚辭傳上都是時盜賊
正紛擾日夜奔走承使符謝君後時聞已惡（過各切）交深
豈必書間數誠明相照期無窮但惜遠別臨春風春風
來已老落盡桃花紅有時孤坐碧山裏彈指倏忽成衰

翁文章不直一杯酒功名付與千年松何時逢君談谿
我此愁恨攀雲不見麒麟蹤趁泥自笑駑駘鈍兒女安
否今何如親雖未成交莫踈願君富貴情不改敢將瓦
礫贈明珠

將至江夏先寄太守李學士（公擇）

二月發姑孰三月到潯陽聞君解纜五日驥尾難追
空斷腸十年前作潯陽吏老狡相逢猶引避中丞孤憤
已沉泉時事愈新誰敢議欲吐哀音寫心曲濛湏江聲
搖地軸橫琴靜夜按金徽泛到商絃斷還續憂能損氣
須忘憂移船漸近黃鶴樓樓前芳草漬烟碧君今賢過
奇章侯試詢樂部誰工笛曹王舊曲何人識水中龍應
雲不飛月華正在江心白滿傾綠酒濃如油為君吞却
鸚鵡洲開帆快意出天外可惜礙斷長江流（子嘗尉潯陽日事故）

中丞呂獻可

漕淮日手植

蔣公檜呈淮南運使金部（顏叔）此檜希魯侍郎

淮南庭中有蒼檜仰視團團翠葆蓋直榦毎容鸞鳳棲
盤根深壓鯨鼇背北風夜作兵陣聲恐取蛟龍斬天外
呼童出屋為我窺摩颺清陰月光碎問誰植之前蔣公
得地倏經三十載不同種杏上青天正似甘棠有遺愛
使華今復見公孫太平事業鍾一門祖廟冠蓋漸塵土
却嗟此檜春長存孤高豈忘栽培力秀發兼承造化恩
已看枝葉飽霜露終作棟柱扶乾坤新詩編聯盡珠玉
光大先烈聽罷塤篪更憶丹青妙畫手進入明堂達至尊
公游盡書政績來中州獻之明堂付太史陛下請損西
顧憂

蜀道難篇送別府尹吳龍圖 仲庶

長吟李白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長蛇并猛虎
殺人吮血毒氣何腥膻錦城雖樂不可到側身西望泣
涕空漣漣其辭辛酸語勢險有如曲折頓挫萬丈之洪
泉世人不識賢玉璞每欲酬價齎刀鉏求之往古疑未
有惜哉不經孔子之手加鑱鐫公今易節帥蜀國為公
重吟蜀道篇旌旗翻空度劍閣甲光照雪叅林顛雲鬱
連摧谷聲碎畫角漫引斜陽懸竹馬爭迎舊令尹指公

長髯皓素非往年蜀道何坦然和氣拂拂回屋廬長蛇
深潛猛虎伏但愛雄飛呼雌響亮調朱絃時乎樂哉公
之往也九重深拱堯舜聖廟堂論道丘軻賢撫綏斯民
賴良守平平政化公能宣來兵興學有源本何必早夜
開華筵嘗聞家家賣釵釧只待看舞青春前此風不革
久愈薄稔歲往往成凶年噫吁嗟令我無匹馬安得從
公游盡書政績來中州獻之明堂付太史陛下請損西
顧憂

錢塘行送別簽判李太博 獻甫

東南會府唯錢塘高門雙開南斗傍門前碧瓦十萬户
曉色滿城烟雨香聖祖神宗造區宇應命最先吳越王
不經兵火二百載地饒沃衍民康強蓮花紅白西湖芳
南山翠影臨滄浪瓊樓寶塔照日月塵埃不到炎天涼
畫船羅幕盡高卷白玉美人游治郎年年中秋海潮過
萬頃銀山面前墮少年輕命爭弄潮手掣紅旗逆潮簸
聞君此行承辟書伯樂能求汗血駒四時風物同吟嘯

十郡兵民歸卷舒公閑畜德聊自養承平功業還吾儒
況君登朝未四十慎勿出處窮歡娛慎勿出處窮歡娛
臨淵履氷佩瓊琚

天台行送施上人

平生樂山水聽客談天台盤石摩挲浸海月瀑布淙射
煙霞開山腰噴作千岩雨潭底晝夜轟風雷諸峰攢叢
護寶刹地與世隔無纖埃仙葩靈鳥四時有石矼玉洞
清風來施夫子欲長往高謝功名脫塵網況有西來老
師宿了晤無生任消長若許陶潛載酒過便駕蒼虬逐
真賞

踖踔行送裴山人

踖踔踖踔裴山人破帽麻衫被埃塵忽來訪我環峯市
醉倒不顧傍人嗔壯士不得志汙泥困脩鱗誰傾滄海
救枯澤矯首奮鬣乘風雲回頭問燕雀爾輩胡為羣巢寄
栢梁一朝火孤棲風雨更誰憐踖踔踖踔裴山人行路
無窮鼻酸辛元通獻甫儻不遇況有特達朱純臣踖踔
勿踖踔豈有壯士長遭迍

道林寺送別崔提刑 用沈傳師酬庾侍御姚員外韻

湘江傾瀉明河源湘山來落如駿奔尋幽乘興莫辭遠
白雲中有黃金園佛師無心法愈密徒衆先後陳卑尊
甘泉噴洒仙籟爽此身已覺超籠樊高堂却見山外水
古鑑磨開蒼蘚昏長城深鑿萬家富老木自作千營屯
兩洲半沒鯨鼓鼜雙崖斗起天為門滄溟不識幾番變
石泐猶有濤深痕茯苓愈大愈堪食深鋤但惜傷松根
登高覽物亦徒爾秋色況是當離樽崔侯才思銳無敵

蒼鷹得免霜翎翻嗟余染翰愧復止累句何足先行軒
故人柄政坐東府請君獻策安黎元

游石盆寺呈蔣殿院兼簡余光禄

石盆古寺蒼崖顛斷碑皴剥無人傳其文僅識隱巖字
御史飽學能推研乃是鄭重之別號洛師易節來刺宣
風流直欲繼謝守行春車馬時聯翩紅粉行行音杭杏花
笑旌旛爍爍雌霓懸松聲颼颼雜簫鼓薜圍繚繞疑檀

煙不知身世有軒冕且將樽酒投林泉暫時樂事亦難
遇高文大字精磨鐫可嗟榛棘一藏晦清風零落三百
年洎逢佳士始珍賞洗滌塵垢邀神仙坐思往迹若夢
寐明河千丈傾辭源啼鳥至令不避客上下啾聒兩耳
邊山僧構亭又高絶羣峯葉葉如青蓮崔嵬寶塔掛落
日沆瀁氷壺撐釣船余公胡為未嘗到美景若此寧弃
捐請攜吟筆窺造物更向雲中調管絃

凌歊臺呈同游李察推 公擇

臘月欲盡春風來壯士尋春上高臺金烏漫飛光徘徊
照徹氷霜天地開梅花披香柳烟裏狂殺錢塘蘇小小
玉簫金笛鳴高樓悵望傳書落青鳥吾曹強飲三百杯
老去功名安在哉欲駕飛魚入東海王母為我傾金罍
蓮華變碧蟠桃熟仙家四時應不速醉來拍手乘紫烟
游遍洞天三十六高歌杳渺春風裏我懷清澈西江水
解我腰下并州刀更沽美酒共君飲不負今朝春思豪

凌歊臺呈同游張兵部朱太守

江東使者武陵仙姑孰太守南都賢同時文采耀場屋
今日寵榮分使權歲豐民樂官吏肅登高望遠開華筵
凌歊古臺壓城北天門牛渚遥相連六朝盛事竟何在
白雲芳草空綿聯黃鳥聲酸落花雨青蒲風送西江船
鳥聲繚亂帆影没勸君莫負杯中物百歲榮華如轉輪
一半光陰已倉卒寧須雜絃管不必煩綺羅紫蓴煮鼓
肥鱸鱠更聽江南賤士歌堯崩舜立天下治廟堂靈芝
最為瑞嵓穴自此無遺民請把長戈鑄農器功名來時
如等閑四皓去矣誰復還一朝攘臂揖太子社稷不動
安如山可笑屈夫子憔悴長江濵欲將獨醒換衆醉竟
葬江魚愁殺人古來得失既如此今朝幸會青雲士功
成早晚歸桃源回首塵寰脱雙屣

嵩山歸送劉伯壽秘監

松荒菊老嵩山秋翁將歸兮邈難留幅巾短袖騎黃牛
翛然自作山中游山中游誰與伴兩姬窈窕吹牙管千

嵩萬壑鸞鳳吟常娥側耳氷輪款五音和暢王道成不是嵇康廣陵散問公此曲誰為之曲曲新翻公自為古人今人不到處能與陰陽四序相推移我知公心通造物豈止人間妙音律天子呼來換舊章樂成四十有五日奏之明堂奉祖宗天地清明和氣溢至尊寵賜腰橫金自謂榮華非本心再拜辭魏闕揚鞭歸故林故林在嵩山白雲幽徑深濯我衣上塵重滿山水音只應王子晉跨鶴每相尋

月下獨酌二首

長空無雲江水淨月出東方掛金鏡我時有酒何處碍破碎寒光借漁艇便邀玉兎乞靈藥乞粒為醫天下病玉兎既不報我亦醉不知舟人解事喚我起月輪已轉西山西人間萬事不可了且與明月閒相隨

明月不解飲何事解照琉璃鍾金波蕩漾使我惜不徹一酌萬事逃心胸良時忍自棄聖代真難逢生平不知耕與戰唯知猛飲大笑笑吟清風竹林七子豈足數淵明五柳方途窮一身不為萬乘屈傲笑嚴陵垂釣翁明朝官滿歸去來兮但願月輪不缺樽酒不空吾君萬歲坐法宮四海長靜無兵戎

青山集卷十六

宋 郭祥正 撰

雜題古詩

白玉笙

白玉笙咸通十三年琢成琢成匠人十指禿進奉明堂聲妙曲當時應賜恩澤家流傳至煜煜好奢高堂日日聽吹笙不知國內非和平仁兵萬衆一旦至國破蒼黃笙墮地雖然訛缺未苦多却落人間為寶器管長纖纖剥筍束況值吳姬指如玉不見排星撚掩時自然天韻來相續昔時禍亂曲令日太平歌興亡不繫白玉笙但看君王政若何

金熨斗

金熨斗酌醇酒熨開萬斛之愁腸贈爾千年之眉壽酣笑臉坐生春安用逢人嗟白首

翠碧盃

翠碧盃滿酌正是桃花開一年三百六十日幾人待得春歸來春歸來不飲酒翠碧之盃爾何有

魏王臺

金城東百尺高臺臨遠空長江浩蕩劍門險欲平吳蜀難為功誰傾黃金建佛廟擊鼓撞鐘夜還曉香厨供辦老僧閑玉欄花謝游人少我來獨立想英雄戰艦連雲氣槩中猶有斯臺尋舊址可憐銅爵起悲風

藏舟浦

金城北荒荒野水連雲白島嶼相望一徑通遶堤楊柳迷春色天下三分血戰秋張遼鑿浦暗藏舟吳蜀雖亡晉已起山川自結寒煙愁永平只作尋春處關門鑰斷春歸路畫舡載酒歌白紵不忍醒時送春去

悲陽春

悲陽春陽春可樂胡為悲桃花枝上開未足數片已逐狂風吹陽春能來不能久年少看花今白首擊毬馳馬力已疲欲傍樽罍先怕酒佳人如皓月顧我猶衰蓬相

倚不相似兩心何可同請折並蒂花更看鴛鴦鳥容華與毛羽相鮮乃為好揮手謝佳人浩歌悲陽春陽春易衰歇爾貌豈長新

江上游

我乘逸興浮扁舟楊花渡江飛滿頭河豚初熟鱭魚爛借問春光須少留人間乍聽黃金鳥物外誰憐白雪鷗但願滄波化為酒青山兩岸皆糟丘人生快意天地小登覽何必須瀛洲漁歌聲斷自起舞酩酊更看江月流

望夫石

杜鵑啼血春林碧妾有離愁異今昔上盡高山第一峰目亂魂飛化為石化為石可奈何淚懸白露衣辟羅千古萬古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蟾多漢家天子點征役良人荷戈歸不得此身未老將何從不如山頭化為石

兩山間

兩山秀色手可攬嗟我不得山中閑

蓮根有長絲

蓮根有長絲不供貧女機柳梢有飛綿不暖寒者衣朝歌悠悠暮歌短下地沉沉上天遠東生白日還西流志士長懷萬古愁

朝出青閨裏

朝出青閨裏自汲井華水井水如磨銅妾面似芙蓉照影還自歎淨洗松華濃郎騎白馬玉闕去令人繡被冷

春風春風欲盡來何遲蚕蛾散子鴟哺兒寫得短書無寄處幽恨填膺淚如雨

墨染絲

繰絲自喜如霜白輸入官家吏嫌黑手持退印競傳呼倏見長條染深墨墨絲歸織家人衣別買輸官吏嗔遲寄言北敵與三軍汝得豐衣民苦辛

苦雨行

陰風黑塞雲漫漫虛空晝夜騰波瀾羣龍淫怒煩神官

銀河源源來未乾日月暗行天豈安地下萬物泥潦攢
角鷹快鵠摧羽翰小魚為鳳蛙為鸞君子有憂心盤盤
欲上問天造化端蒼蒼天無路不可干哀歌空屋聲何酸

曉晴歌

霜風刮刮侵人膚宿雲卷卷歸江湖天開碧幕萬里鋪
飛出東來三足烏羽毛渾丹光焰敷地下萬物凍以舒
我今踴躍行樵蘇白粳可糴酒可沽烏為母吾為雛致
我之暖令我之餔嗟不能報烏區區

麟州歎

邊兵不覺西人至麟州倉卒城門閉城中帶甲僅防城
城外生靈任凋斃元戎底事不防秋千里郊原戰血流
漫說知兵范僕射未免君王西顧憂

雲月歌

白雲微散月華生月下白雲和月明白雲猶解背人去
月下聽吟雲月歌歌聲寥亮舞婆娑勸君一酌千萬壽
今宵雲月情偏多不知雲月誰為主愁看月落雲飛去
願如明月有圓時不學白雲無定處

勸酒二首呈表世弼

湛湛酒杯綠酣酣爐炭紅佳人放玉板拂鏡照芙蓉四
海無波瀾吾曹方宴閑大笑凌白日高吟動南山百歲
能幾何會少別離多少年嗟賈誼壯士憶廉頗不如醉
魂魄冠巾任傾側冥然逍遥鄉杳與塵寰隔

陰雲蔽白日長風卷驚濤江上崢嶸百怪嘷挽君船纜
勸君住且飲百琖之醇醪吳姬笑臉如櫻桃鯉魚紅絲
落霜刀醉來不識天為高共君攀天跨鯨鼇下視萬物
皆勞勞

壯丹吟

三月金張啓仙館百種名花此尤罕昭君曉怯胡地寒
太真晝卧華清暖夢為莊叟蝴蝶狂散作襄王雲雨短
莫笑空山芝與蘭冷豔不隨金剪斷
携素手濯銀河

左真觀

逸士騎魚入滄海石壇遺跡今猶在桂煙散景夜寥寥
玉露凝華春璀璀重來舊隱經幾年挈笠携鋤姓名改
主人不識何當留墨灑梁塵爛星彩事見本觀刻石

雜言寄耿天隲

耿夫子聞懸車齒清髮紺殊未老璨璨滿腹懷明珠恥
隨黃雀啄官粟矯翼直與冥鴻俱東城之下言還舊廬
田有秫稻池有嘉魚林有美木圃有青蔬笑傲樽俎俯
仰琴書與其折腰以羣辱孰若潔身而自娛予將蹴滔
天之高浪跨橫海之長鯨攬午夜之明月邀逸駕于赤
城酌王母之瓊液獻商皓之玉觥於是揮手景駐長嘯
風生投冠纓于下土化鱗鼠于北溟也

琅琊行

琅琊異他山坡陁晦諸峰惟有山下水其源與天通尋
源見樓閣鴛瓦青重重寶鏡遞華燈空巖散疎鐘薰成
香積界回首非塵籠陽氷俗篆未足數禹俑八詠元無
功我來獨酌惜已晚醉倒不見歐陽公摩挲蒼崖讀舊
記誰掣玉索纏蛟龍不憂石泐解磨滅斯文自與元氣
同徘徊落日跨馬去老松為我搖悲風

交難

馬蕭蕭車轆轆道上行人半相識識面雖多心友難滄
海可量人莫測君不見張陳昔日刎頸交臨陣彎弓返
相射又不見坐中耳語程將軍背罵一錢猶不直噫吁
嘻休休休猿鳥可為伴麋鹿可與游春日晴暉暉春風

思悠悠春泉滑滑滑春林碧桑桑行止任所適歌嘯忘
吾憂逢人輒掩口語發多為讎

楊白花 二首

池水滿宮柳長胡地沙晴日色黃自知憔悴容華改朝
來臨鏡懶梳粧却尋携手舊游處拾得落花空斷腸

秋風起黃葉飛宮門深鑰日還西背人一去音書斷塞
雁無情亦解歸此恨此愁無處託暗塵消盡縷金衣

靈芝宮 曾子固傳王平父事

靈芝宮乃在滄海之上白雲之中樓閣縹緲金闕碧玉
花露濕香隨風寒光長燈別有月笙簫間作春沖融來
時不記夢中路覺後唯聞長樂鐘神仙誰云與世隔暫
游復返精誠通倏然物化豈真往舉杯髣髴聲傳空蓬
萊異館信非妄羅池廟食今猶豐仕途機穽了可畏天
地雖廣身不容低摧至死寄僧榻曠邈一念起樊籠揮
毫不似人間世想見光焰如長虹

圓山謠

廟食圓山忘歲年自言眇酒未能還身披羽衣手提藥
時時混迹來人間七言四句又奇絶固非俗事能追攀
蓬萊却在漳水上鼇頭突起滄波環長蘿秀木鏁春色
石泉自瀉秋聲潺伊予來漳四十日始造秘殿瞻威顔
歸鞍未解疾遽作寒氣束縛形骸踆夜夢青衣捧玉盤
琉璃十粉傳靈丹欣然投齒咀三四若飲沆瀣生脩翰
精神頓覺枕上醒五鼓未送蟾光殘明朝視事若平昔
僚吏爭賀詢其端真仙垂祐必終始凡骨豈易當珍丸
便思勇決謝塵網往跨皓鶴參翔鸞高吟詩賣藥同至樂
安用包羞拘一官

芳草渡

落日渡頭芳草碧傷如之何送行客客行無盡草相隨
塞北江南同一色秋霜野燒年年事綠芽迸地先春力
芳草多情不變常行人自去無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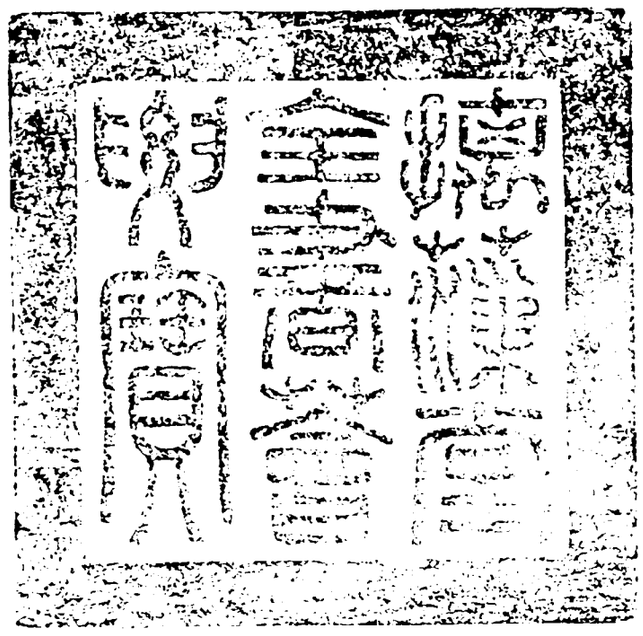
我歸矣

我歸矣江之南一蓑一釣桃花潭桃花潭水深千尺

金鱗尾尾密如蠶得魚輒笑放魚去我不貪餌爾何
貪移舡就月還一飲天為方牀月為枕水紅芙蓉爛雲
錦醉則縱橫看花寢看花寢如之何向來憂患付煙波

謹案卷十三第十一頁前八行刀裁尺量非扇迷

興來欲跨橫空伎二句疑誤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謄録監生臣范栩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青山集卷十七至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一百八

青山集卷十七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律詩

四皓

彼美四賢老高風萬古寒去逃秦鼎鑊歸識漢衣冠翼羽翰就堂堂宗社安商山敝廬在還入白雲端

晚望

久客心嘗折登樓望轉迷風傾蘋葉亂雨重柳條低未得趍金馬何當似木鷄細尋鄉國路愁聽暝鴉啼

即事

北戶風欺幌南橋水拍城柳長無嫩色鶯老有新聲書帙看慵卷茶甌不厭擎故園何日返此地獨含情

幽居

春晚堪行樂幽居獨閉門忘形付詩酒吾道委乾坤壞壁蝸涎亂殘經鼠跡翻交遊今已絶孤坐欲何言

江亭

江亭孤坐久野望眼偏明映日浮雲薄搖風細柳輕出墻新笋熟拍岸晚潮生遣僕沽春酒幽歡取次成

遣意

髮為煙嵐禿愁因患難添徑荒無過客筍迸任穿簷啅雀誰能遣驚鳥不用占有巾堪漉酒聊欲效陶潛

春水

春水碧泱泱平堤映緑楊田疇資灌溉鷗鳥共徜徉放餌愁空掣浮杯興最長晚風吹細浪仍送落英香

早起

客愁偏早起衰病慳晴明索酒防春瘴披衣聽鳥聲舊書慵檢閱新客懶逢迎何日簪纓樊啓再歸溪上耕

初夜

初月未成魄瘴天雲霧低浦昏舡競入林密鳥爭栖褊性憐幽獨香醪自挈携布衾今夜冷猶得避兒啼

可惜

可惜花飛盡春歸客未歸艱難行路險老大賞心稀翰墨誰曾問漁樵與願違江干空駐目藜杖得相依

客禁

客禁何時釋驚魂夢裏歸深憂隣虎穴那得並魚磯草色欣欣茂螢光箇箇微殘生苦多難搔首掩荆扉

卧柳

冉冉碧濠邊三株細柳眠根欹元着水葉大鎮藏煙不作棟梁用豈憂斤斧先春風任飄泊客意亦留連

水漲

山雨連朝注溪流沒草亭蛟鼉方汹汹鴻鵠自冥冥只恐翻河漢終當見日星波瀾平地作嗟歎未曾經

水花

水畔花饒笑敧枝映小亭日光烘欲醉江色冷還醒淺白渾迷鷺殘紅尚襯萍幽人頗蕭索此地要頻經

西齋二首

西齋吾所構簷角頗依林蕭洒松篁影暄和燕雀音青

春那肯住白髮任相侵稍悟淵明樂時時撫素琴
西齋吾所愛一徑綠蘿深終日聽新鳥令人忘故林地
偏無客到山潤有苔侵禍患須安命優游不廢吟

南樓

元坐南樓夜欄干俯列星村遙喧瓦鼓塔近震金鈴濕
草埋昏瘴飛蟲接小螢物生皆有理吾亦委頹齡

自貽

自恨心肝拙題詩愈不工癡迷循磨蟻辛苦打窗蟲妙
道知何補多言自取窮不如長寂默塊爾白頭翁

溪岸

溪岸逢春暮柔條儘意攀輕鷗翔近渚好鳥響空山小
艇長歌側孤雲自往還遠遊成底事白首憶鄉關

要客

要客來何晚重乾漉酒巾玉琴虛別操藤榻恐流塵山
暗蕭蕭雨花辭短短春杖藜慵緩步愁殺獨遊人

城南

淡泊城南路參差柳絆煙稻秧纔一寸蠶子始三眠曲
折藏花地暄和載酒天清江深有興只欲解歸船

夜興

日沒草堂陰收書復掛琴閉門人跡絕危坐客愁深星
漢光鉆動湖山氣象沉常娥如借月蚊蚋莫相侵

夕陽

夕陽沉谷口海水接天南歸鳥自成陣嶼山如半酣看
雲貪仰面移杖忽遺簪幽獨誰相過人情老始諳

遷居

殊方留滯客遷館避諠譁破榻依寒竹疎窗對晚花燕
歸疑識面鳥噪默懷家囊橐無書卷新愁有五車

交游

一作閩南客幽憂忽過春交游半鄉相蹤跡自埃塵未
附垂天翼空成涸轍鱗吾廬松菊在悵望孰溪濱

微寒

廣潦生寒夜幽人獨倚樓渚涯迷海若燈火想漁舟雷

鼓蛙爭響雲天月暗流未應時序變初夏返如秋

旅食

旋煮青芹滑新炊白稻香僧居同淡泊旅食幸康強未擬沉湘水深防死耒陽上書終自達聖世本虞唐

客問

來時麥未吐今見秀盈畦投竿還遭石登雲孰有梯爾謾徒似錦吾醉只如泥行止無勞問空山杜宇啼

廢閣

疊甓基猶在排空閣已摧燕愁尋舊棟蟻蠹傍新苔月色閑圓缺風聲自去來廢興何可問劫火亦成灰

松風

夜寂松風度魂清客枕寒琴聲傳不盡詩句寫應難驟雨傾瑤砌真珠落玉盤隱居如可訪吾欲跨翔鸞

揮扇

六月長汀郭晴多暑氣濃欲眠難藉草選蔭必依松綠水遙思濯青雲底處逢西巖殘照盡揮扇待踈鐘

寓館

一徑松陰合重門院落深客來聽鵲喜春過惜鶯吟風月時經檻塵埃不到襟黃庭看在手白雪任盈簪

松櫪

婆娑松與櫪夾徑碧濛濛未辨雪霜操同沾雨露功低枝翻翠蓋重葉密樊籠它日為樑柱掄才合至公

立夏

歲旦辭江國炎天客瘴鄉浴陂羣鳥白含霧野梅黃恨別山隨眼消愁酒滿觴殘魂終易斷回首只茫茫

深夜

四天垂翠碧一水湛星辰寂寞殊方夜漂流片葉深帝鄉勞夢想客路只風塵鐘鼓還催曉深慙釣渭濱

競渡

競渡傳風俗旁觀亦壯哉棹爭飛鳥疾標奪彩龍回江影渾翻錦歌聲遠震雷輕生一餉樂時序密相催

傷春二首

臘月花開盡中春不見花柳陰空拂地草色漫平沙客路心常折僧窗鬢自華故鄉何處是瘴海暗天涯

春雨時時暗春花眼未經生涯隨過鳥世態委浮萍瘴霧何由避蠻歌一忍聽誰家有醇酎吾欲醉兼醒

西池

雨漲西池水微瀾拍畫橋不愁蓮芡沒唯恐棟梁漂扶杖防危步移牀避晚潮何當風日爽一舞看纖腰

積潦

積潦連江海春撞說劍鋒郡城千丈拆民食五年凶雨脚懸麻直雲頭潑墨濃忘機唯白鳥不解避蛟龍

自笑

自笑姑溪客還投瘴海邊不才無進路多病復殘年欲種千竿竹將求二頃田人生底事足且愛酒涓涓

喜晴

瘴癘仍久雨生事念樵漁江海雲歸盡乾坤日上初短垣張翠幹服幽圃理殘蔬佐國知無術聊欣病體舒

城上

危步欲何適城頭獨杖藜水歸滄海後雲散暮天時秋色長空淡笳聲迥野悲泥沙埋熟稻一穗亦無遺

獨醒

野性惟怜酒無聊遂獨醒風塵雙白鬢天地一青萍鵬鳥寧須賦離騷未是經回頭付陳迹終欲醉冥冥

邸報

立法新三省論才只數公簿書期會正風俗見聞同北敵瘡痍後朝廷氣槩中不才思獻賦天路恐難通

宦情

宦情寥落甚況在九溪邊瘴霧易成雨颶風偏覆船水殘餘盜賊村迴少人煙欲達中州信迢迢路六千

自遣

骨相殊屯賤無官只有階半生萍梗過兩鬢雪霜排去國腸空斷求田心未諧新交莫相笑中立一枝柴

西庵

一庵丹荔下更與畫橋隣不許塵埃到每期風月親好音聞度鳥斜影辨踈筠拂拭白藤榻欹眠穩病身

雨過

雨過添幽事褰裳步暖沙竹梢含淨霧藤刺胃輕槎瀛鵝雙隨浪蜻蜓對覓花老夫詩思愜頗覺日沉車

野寺

野寺盤山腹高秋雨霽天拂簷雲漫漫穿竹水涓涓接食憐馴鳥趁筇慕老禪經年無客到門巷疊青錢

青山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十八 集部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律詩

晚晴

川漲那堪雨今朝喜晚晴幽花滋露重濁水止蛙鳴圩稻應全刈村醪可強傾吾雖無一畝亦足慰餘生

屏迹

屏迹已恨晚疲軀令自由百年無七十一日有千憂覓酒開青眼憑詩遣白頭莫言賓客少池上兩三鷗

卻卧

曉起梳頭畢開窗卻卧時素煙收枕席紅日上藩籬仰面看書卷移床近酒池紛紛萬方事安用老夫知

無客

病久人情厭經旬客不來簾因風力卷門待月華開柳上新蟬咽城頭暮角哀勞生隨物化孰免葬蒿萊

門巷

肅肅秋容淨蕭蕭門巷深荆榛元自合車馬少過尋問婢催蔬熟呼兒取酒斟藤床未成寐野鳥噪歸林

賦分

賦分從來薄明時敢妄干六年悲對獄五十速休官水送雲天淨山開洞壑寒一枝能息影何假北溟寬

農事

三歲悲農事官倉亦已貧勅書雖赦獄恩澤未蘇民南國供輸大中宵涕泗頻一心隨草木無復念沉淪

野望

暑雨收殘候秋雲結薄陰山光翠兼紫水影淨還深竹密犀鴉入天空一雁沉興來搔白首哀颯愧儒林

日暮

倚杖孤亭久無心辨俗訛暮山青掃黛秋漢白浮波岸震歸船鼓村喧刈稻歌未收西望眼問罪有干戈

歸燕

天外秋風勁梁間燕羽稀營巢雛未老何地汝成歸

澤多樓閣茅堂無穿機故園春色動還趁社前飛

遣懷

節物驚心事摶金菊放花潛魚防餌釣高雁避城笳南浦秋風冷西江夕照斜異鄉消息斷林外更聞鴉

搗衣

清秋送殘暑隔壁忽聞砧遠震星河夜遙興關塞心欲知針縷密即是淚痕深它日功成後逢人寄好音

植杖

獨往憐魚艇羣飛愛暮鷗誰云天地窄自伴水雲游荇葉青爭老蓼花紅半收江頭人事絕植杖我何憂

空囊

床有牛衣卧廚供石髓飡此身知是幻卒歲不為難氷合潛蛟冷雲深病鶴寒青錢無得選空掛一囊看

秋笛

清秋聞笛弄獨立露沾衣天外雲留住水中龍未歸悠

揚聲益苦感激思何微不似前春聽梅花片片飛

黃山二首

秋物已蕭洒臨高念歲窮陣收羣雁沒峯斷片雲空月色山川內笛聲關塞中西人未桑服長策在諸公

秋晚陟浮丘西臨古渡頭兵聲沉斷岸橋影散中流雪讓蘆花密雲排稻穗稠乾坤均帝力草木豈能酬

柴門

水落煙村迥柴門四五家晚風回斷雁寒雨側幽花世事紛無已人生自有涯鯨鼇真可釣吾興欲乘槎

復寒

三月閩南國陰寒變慘凄市樓添酒價山雨聽鶯啼田父憂春種商人怯路泥何當好風日稚子浴清溪

元輿携酒見過三首

永日門常掩欣聞五馬過社餘巢燕入花散蜜蜂多望斷千山緑愁來兩鬢皤瞄肝腸思一濯須借酒為河

酒味年來美携觴約屢過交情貧始見詩思老仍多許

送李絳伯華户曹

國士苟徵禄攜家千里行鄉關寒食節郵舍冷猿聲落日和雲盡離觴與淚傾銜寃仍送别何以慰浮生

和石聲叔留題君儀基石亭二首

高才攄遠趣鑿石架危亭宿鳥依林白春苗接海青雲光隨簟亂泉響置琴聽況得少陵句宜鐫座右屏

因山基大石華榜揭高亭畦稻翻新緑山嵐浮遠青鳥行雲際度松籟雨餘聽安得吳生畫為予傳小屏

謝君儀寄新茶二首

建溪春物早正月有新茶得自衆軍掾分來居士家碾開鱉玉餅湯濺白雲花一啜清魂魄醇醪豈足誇

北苑藏和氣生成絶品茶豈宜分旅館只合在仙家點處成雲慈看時變雪花琳琅得新句又勝玉川誇

曉起聞禽寄元輿

幽鳥語清晨牕間宅林禁人只知添白髮不覺度青春救過須三省觀空只一塵賢交如未棄時送濁醪醇

寒食感懷示子燾二首

柳暗青春暮鶯啼靜院陰鄉關隔寒食節郵舍冷猿聲落舉鵬天翼聊為鵬舍吟驚魂招不得時節感人深

寒食金波泪它鄉此日心草連天際色泉斷隴頭音先塚三年别飛埃萬里侵只憑敬枕夢時到謝山陰

寒食元輿見要南樓把酒

五馬登城堞千分載酒船無家寒食客小雨惜花天循撫恩何厚飄零命最遭閑愁不用遣一醉暫成仙

夜雨感懷二首

夜雨霪難霽溝塍復亂蛙輕寒浸病骨餘響答空階杜子嗟沾濕莊生失渚涯通宵不成寐歸思瀉長淮

羽毛零落易摧傷父子同幽瘴瘝鄉歸夢不成殘夜雨空階滴滴到愁腸

憶小子鼎

元朝别家去音信隔三春讀易應終卷端居莫患貧定交疎燕雀養節慕松筠寃獄何時辨思兒泪滿巾

排悶呈元輿

交態非今薄人情自古難敝裘甘我老雄劍請君彈魂逐雲峯斷心依酒海寬百年能幾許日月似跳丸

懷天隱

築室君先隱窮途我正難流鶯春谷暖別鶴玉琴寒泉響經時聽雲光抵暮看異方空淚眼何日共幽歡

元輿三月三十日致酒

衰病仍為客相依過一春和篇驚韻險把酒沃愁頻紫燕巢方穩黃鸝語尚新何時公赴召終欲託車輪

元輿試北苑新茗

建溪雖接壤春末始嘗茶旋汲鄰僧水同烹北苑芽月圓龍隱鬣雲散乳成花貢入明光殿分來玉謝家

別南樓

寄榻六十日朝朝上碧城雲光隨近遠山色變陰晴濠靜魚頻躍樓空燕不驚它時那復到欲去重含情

四月一日

有瘴從今始斯須雨復晴草蒸蛇肆毒榛密鵬嘗鳴晚食宜防飽村醪可強傾何時擊歸鐙高眄歎浮生（不可令飽飽即中瘴須數飲以禦之）（俗傳晚食）

別濠上

自得莊生樂觀魚近碧濠觸萍時鼓鬣防餌不投刀柳挹春風靜鷗眠夜月高捨旃吾有適滄海釣鯨鼇

閒舊居教樂

昔作幽人宅今為舞女場燕驚弦管雜草避綺羅香誼靜雖殊致興衰自有常遥憐峕桂下誰拂讀書牀

登清音亭二首

已別城樓景還登樹杪亭地高隣北斗山遠接南溟蟾影依雲斷樵歌隔浦聽客愁安用遣此處可忘形

薄暮杳何適高高登古亭地無南國瘴簷卷半空星石瘦長人立潭春皓雪停短才吟不就終欲付丹青

雨中懷元輿

暫阻龍山雨還思鳳閣人凌雲曾獻賦薄霧豈藏身酒

釀公田秫羹調紫豉蓴稍晴應見過酬和莫辭頻

雨晴都按口號呈元輿

雨為華筵止晴牽飲興長管弦隨晝永羅綺散風香衛杖留春碧宮衣想赭黃明年今日事歸捧祝堯觴

青山集卷十九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律詩

元輿憐我復有漳南之行以麴局不可出遂置一樽託公域弟酌發眷眷之情於此可見矣以四韻謝元輿并呈公域弟

憐我萬里別南荒多瘴埃身為官事隔酒託故人開飲德知難報論歡默可猜宗家有毛女氷潔勝寒梅公域美姬姓毛女古仙人也

與元輿論詩而風雨驟至

一作城頭飲重論別後詩倏然雲雨至應有鬼神悲敘事公偏富求聲我最知賡酬三百首餘韻付咸池

元輿近詩加妙用寄四韻

誰識子昂孫新詩鬻暮雲體無諸謝備名與少陵分令去知無敵從來自出羣南山能射虎只許李將軍

謝元輿送鮮鯉煮酒

鮮鯉江湖味香醪日月春撫循時有贈飽暖遂忘貧玉縷空投筯金波漫入脣交情令乃見晚節共松筠

招孜祐二長老嘗茶二首

無物滋禪味來烹北苑茶碾成雲母粉香濺碧松花消渴梅何俗安神术謾誇清談嘗數碗莫笑老盧家

昔人多嗜酒令我酷憐茶軟玉裁成餅輕雲散作花石泉助甘滑腸胃滌煩邪却怪少陵客曾無新句誇

追和故友袁世弼酬孜老四韻

坐諷湯休句閩南朱夏時碧雲生海嶠清吹散松枝救物寧論報安禪不履危江東飽芹藏肯赴野人期

寄題建陽王祖聖朝奉南澗樓

郎省辭榮早樓居鶴髮翁響分南澗水清占北窗風紫府雲常近黃塵路不通何當陪杖屨有意學冥鴻

壺公山方卿墓亭

勤國棠陰在壺山墓草黃慶源長不竭善訓永無忘燕

雀春風裏煙雲碧瓦傍命書何日下潛德發幽光

至節日君儀見過誦思猿佳作不赴郡樓宴能過野寺門撫循悲節物飄泊任乾坤瘴霧經霜盡溪潮向晚渾思猿有佳作敢為倒清樽

雨懷安止三首

春雨霏難霽春山阻俊游緣迷芳草恨紅濕落花愁古劍空彈鋏疎簾懶上鉤何當生羽翼一自似三秋

身隔空山雨心同物外游成篇超俗格開卷釋新愁鸞鳳翔青瑣蛟鼉掛玉鉤重吟垂翼句春氣返如秋

雨隔陳夫子僧坊懶度游閉門誰復過欲語已含愁病翼深防彈驚鱗遠避鉤交情君勿替松柏挺霜秋

聞恵休師將浮海如吳省寶覺禪師

去興已翩翩輕包赴海舩霧收山翠濕月出浪華鮮鼓動看風力浮沉信佛緣何時達鍾阜重省寶公禪

雨霽懷進醇老

宿雨洗林扃開窗曉色新池深魚競躍花落鳥頻驚結

友論三益營居共一城風騷真有意世事久無情

覽進醇老詩卷

羈栖海上州歲晚得師游句瀉碧潭月篇成清夜秋雲根龍洞鑠花氣蜜房收此理何人達營營枉白頭

同蕭英伯登淨惠寺山亭二首

策杖輕衣愜凭欄遠目明清江排暮釣綠草碎春耕嗜酒令非勇題詩尚有情薄游攀俊德唐相舊家聲一徑穿林麓幽人借杖扶西山螺頂秀南塔筆鋒孤好鳥當花語輕烟襯草鋪登臨情未足瞑色欲吞吳

又和英伯四首

亭出林巒表春歸氣象明江晴稚子浴田暖老夫耕弱柳禁風力游絲奈客情欲歸歸未得愁聽杜鵑聲

野興憐詩逸春醒要酒扶登臨同俊哲笑傲不羈孤日落金霞卷江翻雪浪鋪閩山又寒食何日到東吳

亭臨天外構春物望中明客興託詩酒野心怜釣耕露花如有恨風柳自含情何事子規鳥故為腸斷聲

閑亭當險絕疑有百神扶江靜羣鷗集天空一鶚孤落英紅錦碎狂絮白毬鋪試問江南信歸帆至自吳

送惠休師浮海如吳

游吳興不淺真欲跨冥鴻豈為海波險自明禪性空杞樓瞻北斗帆索張東風我欲江南去音書却易通

雨中酌君儀所送酒有懷

冬雷知不審地震復如何海角晴明少客心憂慮多白鷗欺浪舞黃鳥挾春歌幸有故人酒門深掩薜蘿

午日送酒與元興

前歲菖蒲酒臨汀共一樽迴思當觸網猶有未招魂抱義君偏厚餘生我尚存都城酬此酌佳節可重論

樂游軒呈運使陳大夫

狹徑通蕭寺墻開薜荔陰坐聞松籟奏歸待月華沉雅有賢人樂清無俗塵侵一軒寧久駐四海望為霖

西池水漫蓮葉資深勸予理之短短芰荷葉深深野水漫何神能止雨無術理驚湍久

客懷三徑包羞拘一官賞心那復數歲望骨毛寒

稍霽二首

稍止今朝雨猶理瘴嶺雲亂流安可塞故老未嘗聞陰怪羣難數陽光晚漸分僅能存井邑不復念耡耘

霪霖霾晝夜積潦接郊郛小艇家家有危椽處處扶稍晴人共喜却暖鳥爭呼海若一何變幾翻天地樞

自和二首

已喜妝微雨還愁合暮雲潮痕殊未減屋拆厭頻聞天地溟濛內山川早晚分吾民方乏食何以慰耕耘

猛風來半夜駭浪却平郛避地憂橋斷登山借杖扶馬牛真不辨老稚亂相呼安得瞻晴景蒼苔繡戶樞

淨惠橋亭為水所漂因勸寬老葺之二首

怊悵風無雨西橋半在摧青龍真變化白鳥漫驚猜蕩濶無遺跡登臨不再來道師如好事重為購良材

水漲西橋折重來路已差簷牙翻駭浪石脚沒平沙夢想追塵迹湮沉歎物華何人能起廢壯觀老禪家

送陳輯都曹致仕還鄉

賦筆驚場屋高才難陸沉宦游今日盡野興暮年深黃菊看看秀青雲處處陰君懷能亢爽吾意亦侵尋

舟經彭澤謁靖節祠

彭澤江邊邑蕭踈靖節祠煙昏鹿皮畫草暗菊花籬詠德今千載言歸彼一時男兒要出處此道幾人知

竹子灘逢廣漕張公詡二首

泗水初傾蓋西江再逆舟策能謀賊滅心不為身謀夜永談無寐樽空幸少留遲明還惜別飛槳下灘頭

會合嗟無酒留連漫索茶晚雲隨落日歸雁集寒沙自達聊安命多言任指瑕吾宗有令弟恩復出君家

為公美所薦

螺川送別王公濟朝奉還臺

亭上客送客江頭山映山白醪須酌盡彩鳳欲飛還帆轉疎林外煙生遠渚間離愁自堆積輒莫唱陽關

送陳輯都曹致仕還鄉

凜凜汾陽秀螺川舊徙居文名動場屋孝節冠鄉閭御史論才久方州躐等除朝廷終器使宗廟得璠璵

英州煙雨樓

江路分韶廣城樓壓郡東妓歌星漢上客醉水雲中潑墨天涵暝鋪綃月映空登臨逢此景不復念途窮

南山禪院

棟宇新成寺黃金貼翠微山眉一雙碧江帶兩條飛亂石森門戟晴雲作舞衣薰絃誰與奏松響瀉珠璣

廖華國使君致酒

飛蓋穿林外行厨就竹間酒狂思海瀉歌響遏雲還逸驥方騰躍疲駑强附攀磨崖記名姓長伴水潺潺

同顏叔修撰游吳圖分得須字

地與浮丘接花如錦帳鋪杜康傾琥珀海若獻珊瑚老竹爭抽笋幽禽自引雛人生行樂爾富貴亦何須

即席和顏叔送別四韻

三月溟濛雨春寒返似秋玉觥浮濁浪蘭檝擬滄洲自

顧駑駘困寧攀逸驥游楚歌彈未徹歸思已難留

蔡梧州敘拜禮用四韻謝之兼送別

卓犖金閨客經過慰老夫能當韓子拜深愧孟生愚開卷詩千首論交酒一壺春風送和氣連夜入蒼梧

寄東莞李宰宣德

舊交幾人在寧嫌雙鬢皤一生長作客九死漫悲歌歲月驚秋速關山恨別多君須陟臺省吾欲隱松蘿

送象守賈正夫朝奉還臺二首

六載為南郡歸時雪滿顛一家纔度嶺單騎欲朝天介潔終無玷精神老尚全十分愁別酒魂斷鷓鴣亭前

十載音書絕扁舟忽見過有樽傾別酒無妓唱離歌海闊春光少城空瘴霧多羨君先度嶺猿叫隔雲蘿

追和李白金陵月下懷古 唐格

歷覽古都會金陵冠南州天開鍾阜倚江轉玉繩流異代有興廢前賢歸塚丘草沒烏衣巷塵埋結綺樓城空龍虎踞臺罷鳳凰遊默想秦淮月曾悲玉樹秋

和潁叔千歲棗

彼美祇園棗珍同玉井船後期千載熟今日萬珠圓地
潤仍依佛欄深自窣煙結花雖最晚藏核莫如堅鴨脚
看何小鷄頭美未全種來誰共老服久必成仙大食移
根遠番禺託蒂連舊名稽藥録新賞著詩編甜出諸餳
上香居百菓前黑腰虛羨爾紅皺豈為然桑脆憐金鳳
飄零難木綿諷苞丹荔賦精奪寶刀篇靜夜風回海清
秋月蘸天綵山要客集翠顆繞枝駢邂逅為公壽婆娑
與世延暮鐘催酒散嘶馬引旌旗旋令作中州瑞元從異
國傳何當廣栽植欲以慰饑年

廣福禪寺

寺與人寰隔西軒更遠瞻雲烟生卷箔星斗半垂簷山
對眉雙碧江空鏡一奩旅魂招不盡愁向酒中添

馬仁山

在繁昌縣南舊名馬人唐德宗時石馬妖鳴斷其首
以厭之易今名

崔嵬山下石如馬亦如人玉老龍蛇護菴空歲月新訪
僧非舊識覽壁但傷神更恨無流水難尋洞裏春

青山集卷二十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律詩

同顏叔修撰登蕃塔

寶塔疑神運擎天此柱雄勢分吳越半影射斗牛中拔地無層限登霄有路通三城依作鎮一海自横空禮佛諸番異焚香與漢同祝堯齊北極望舶請南風瑞氣凝

仙露靈光散玉虹鐸音爭響亮春色正冲融睠筆添清逸凭欄説困蒙更當高萬丈吾欲跨冥鴻

將至歷陽先寄王純父賢守

竹馬交游早星軺會遇難行年均坎坷撫已共悲酸鳳去鐘山暝龍吟洛水寒朝廷新日月風俗舊衣冠佳郡分符印脩途振羽翰樽醪千蟻汎樓瓦萬鱗蟠直節堅穽收身即棄官生涯添鬢雪歲序走江湍造膝思陳榻逾栢忠心赤奪丹才華僉論著功業鼎銘刊賤子初投

京城之游惟子獨在屏迹今雖久驚魂恐未收殘年惟伏枕幾月不登樓促榻開青眼論詩慰白頭嶺雲遮薄暑江雨濕新秋蔬飯漸無味星軺强少留會難真可惜老去只添愁明歲聞官滿高才副帝求功名隨會遇閥閱暢源流養大應知損安卑且尚柔不孤將有託五

得瑞金暉評上人書因以慰之

野寺三秋別緘書一度投青開今日眼白盡昔年頭高義嗟難得勞生苦遠遊新亭名六以真妄復何求

林間新作小亭名為六以

寄題六以亭

以幻聊觀幻亭將六以名隔林風籟息滿地月華清不動超千刼隨緣度一生有時拈榔栗劃斷野泉聲

立夏日示陳安國宣義

昨日春歸盡輕衣畏暑侵落花空眷影新葉自成陰晝永惟便睡蟬清稍伴吟小團宮樣茗分酌莫辭深

携酒就陳安國隱居小酌

家住逍遥國門無車馬音十分消睡茗一寸已灰心春去花應盡潮生岸恐沉徑須携飲具來傍荔支陰

同崔員外訪陳安國隱居

共出塵埃外來尋董監家未能穿草屨且欲駕柴車谷斷雙橋險門荒一徑斜客心聊為洗石鼎煮新茶

書尋真觀王契元先生祠堂

久悟尋真訣應為蛻骨仙壽齡過九十功行滿三千舊話皆如約八年前先生見予約以九十二歲前尚可一見知心信有緣相思一盃酒和淚洒雲泉

寄九江陶子駿通直

家住廬山脚堂開佚老名清朝知止足白髮慰平生日月歸千載乾坤付一毓曾逢金馬客喚作小淵明

寄題程信叔朝散先墳思成堂歸真亭二首

水聚山仍合營祠構一堂丹青瞻邃表簪笏遍諸郎煙雨和春暝松篁浥野一作絶澗香命書連歲下潜德發幽光

世澤從今遠音容杳莫期桃源春去後華表鶴歸時月慘煙雲晦風生竹樹悲登亭還洒涕千載景豐碑

題趙康州石聲編後

一賊鳴銅鼓孤城隕使星形骸糜矢石忠義貫丹青皎皎張巡傳聖俞表新新李子銘荆公誌吾詩愧涓滴何以助南溟

宿廣善院

峻嶺隔人世深雲藏寶坊龍鱗蟠碧瓦虹影卧雕梁道濟三途苦齋餘七日香炎天蚊蚋絶此地信清凉

謝賈明叔侍御見過敝廬

不是少陵客寧煩謝子過雨昏窮巷柳風折小池荷至論鏗瓊玉幽情愛薜蘿公屢愛陋居幽僻朝廷容直道予亦樂漁蓑

和胡與幾承議藏雲山雲際寺留題

山路入雲際山深雲更深老龍方晦角秀木不依林溪
溜冰生面泉泓月作心何須常抱石天下望成霖

上巳席上有贈

眸子剪秋水丹青畫不真誰知上巳日忽見浣紗人姑
射長留月桃源別有春地衣新樣錦羅襪不生塵

賈侍御同游石盆寺以白玉船酌酒

共訪青山寺仍翻白玉船不憂身墜馬先覺口流涎水
鏡初涵月雲峯半倚天新堂雖未就詩思已飄然

寄漳州陳昌國醇醪幾度春海中消息斷予飲器名酒海舊詩云咸君添
為問陳昌國醇醪幾度春海中消息斷予飲器名酒海舊詩云咸君添
我海中春枕上夢魂頻舊恨隨流水新吟待故人何當騎鹿
去重笑九溪濱

送褚南翁赴潭幕

學行從來著官臨益有規衆人皆信謗惟我獨無疑萬
里還趋幕三年且待時煙霄岐路在晚達未為遲

送劉彦思推官

入幕三年久還家萬里遥道孤誰汲引政善衆歌謡北
夢君方穩南魂我未招官醪不許買別恨幾時消卻禁官務

不得買細酒

謝倪敦復惠酒

江雨今朝霽柴門爽氣高病餘逢七夕書至得雙醪飲
德知無盡論心敢憚勞鳳團分賜茗持以報詩豪

喜胡展誠改官南歸

聞道扁舟至南歸得意人拜官臨百里增禄慰雙親所
養應趋大能廉不患貧山家一樽酒聊為拂京塵

何明道宣德話所見龍作四韻志之

跬步雙龍起驚嗟莫遁藏氷鱗摇白影火鬣縱紅光穴
地遺涎在排雲曳尾長不逢吳子畫想詠獨難忘

送南劍王倅奉議

何幸一身老親逢三世賢文章吾已盡閥閱爾能傳歸
劍光生夜層樓影插天課書登善最漢殿席應前

和劉漢陽見寄郎官湖佳作

出郭湖光滿轉山湖影凉得名因太白起廢自劉郎石鏡三更見荷花一丈長客來籌往事蘭草死猶香

和劉漢陽浩然亭

磴道通絶頂登臨懷廬山雲數峯斷江樹一行踈舊史名空在新亭畫不如自迷姑孰釣深愧漢陽書

雨中懷倪敦復因以寄雲圃寄之二首

曲巷無人至幽居覺日長數聲猜舊燕一縷惜殘香着雨花枝困欹風柳帶忙夢魂招不得惟是到君傍

三載久相依看看歎別離可堪江雨隔空對野梅悲息迹無人問因禪與物違寄雲新樣茗封送習家池

和朱行中龍圖游澄惠寺

一水碧漪漪更逢煙雨微草香千步障松掛六銖衣冷翠光爭滴殘紅濕不飛自怜詩句拙空伴使君歸

夏寒

三伏當炎熱翻如九月天晨興重衣袂夜雨盡防川舡撼江聲怒樓侵雨氣纏白頭悲世態何以度殘年

元輿待制藏舟浦宴集

聖世銷兵久樓舡不復藏清瀾浮桂檝紅袖薦瑤觴荇菜風牽碧荷花雨迸香孔融真愛士寧厭禰生狂

合肥逢清璉上人 即圓通慎禪師弟子

閩國衣冠後匡廬法性師江河傾辨說氷雪淨容儀塔影龍蛇護松聲猿鶴悲門人忽相過話舊涕空垂

癸酉除夜呈鄰舍劉秀才

六十明朝是今年此夜除勞生一樽酒陳事數行書臘逐燈缸盡春回律管初不愁家信斷安穩藉鄰居

夜泛麻湖

片片氷消後盈盈月落初舟輕風勢急水濶雁鳴踈生事長飄泊愁懷自卷舒還憑過江夢一為省吾廬

保寧寺靜軒

隱几傳真樂此軒深復深衆喧從過耳一法不關心雨止溪添漲風行竹亂陰誰云非對動吾欲寫瑤琴

風

颯颯來何處空嵓虎一聲蕩搖神女態飄忽楚王情有力疇能禦無根長自生掃除天際霧為放日車明

冬夜泊金山

寒野雲陰重新冬客意忙道途無處盡歲月有時長流落隨江海崩騰避雪霜還投白蓮社清淨萬緣忘

寄致政徐丞二首

為問徐夫子歸歟樂幾何宦情今日盡野興與雲多供佛延親壽開樽許客過終期卜鄰去松下按一作接長哦

為問徐夫子身閑心若閑一樽陶令酒十頃謝家山雲外冥鴻去松顛獨鶴還令人起高興從此卜追攀

送叔父入川

霰雪滿江海破帆風易吹從令孤鳥興不及共巢時讒謗寧須辨神明豈易欺峽山雲木老莫動故園悲

送人赴巫山尉

薄宦杳何所令人重別離暮天歸鳥盡濕櫓渡江遲神女十分色襄王萬古悲到官無盜賊覽古數題詩

送許秀才二首

許子來何謂還家興未忘青山卿自愛白路不知長皓雪飄詩句寒星動劍鋩嗟予倦塵俗無術接翱翔

西風吹落葉片片旅人心半夜有歸興明朝雪滿簪濁醪聊惜別精藝少知音草店青山外解鞍孤月沉

送衡武陵赴闕

夫君老文學國士盡知音往奏相如賦休怜阮籍吟一樽江上酒千里日邊心人問武陵事桃花春水深

采石觀

江水流還一作環合山形到此孤突然樓閣聳疑有鬼神扶門外橋蹤在沙邊王氣無我來何所得石上採菖蒲

康王觀

路絕蒼崖險橋橫大壑飛花殘啼鳥去雲重老龍歸劍珮塵埃化冠纓繪塑非客來空悵望魂斷夕陽西

三妓顧予幽獨戲作四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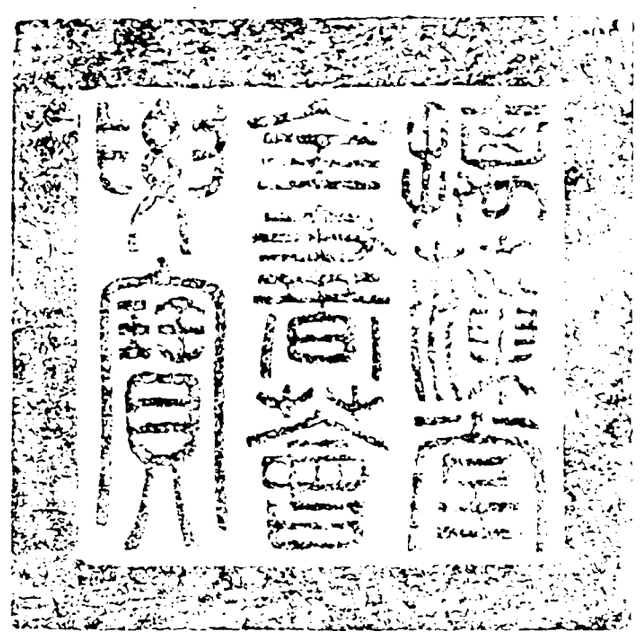
忤俗遭羅網何緣即掛冠閉門誰復過獨酌豈成懽客

久添衰疾春餘尚苦寒幽花雖入眼不似故園看

贈臨江守范希遠龍圖

傾蓋相逢晚開樽上小樓感時心尚壯欲語涕難收神主方思治英才悉應求邦畿分使節玉陛遍宸旒温密親聞詔精忠屢獻謀養兵能足食行縣必寬囚舜日期無盡堯雲遠莫留鼎湖龍化影銀海雁沉秋事畢身先貶名高衆所尤一麾甘去國千里漫承流兄弟皆朱紱雙親未白頭遭讒雖坎坷安命亦優游雪意饒冬暖灘聲奈客愁須君作霖雨終附濟川舟

謹案卷十八第九頁前二行晚食宜防飽原本防訛傍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十二 集部

青山集卷二十一

宋 郭祥正 撰

七言律詩

淮南韓魏公新祠

新祠重見舊風標儀鳳無聲立紫霄富貴榮華垂四紀
功名事迹冠三朝月移簾影燈常在春散庭陰木未喬
何獨斯名懷惠愛帝詞天篆刻琨瑤
文獻頎頎學問該可怜為相遇嫵猶當年致主陳金鏡
後世空祠見鐵胎武水直疑龍卧久韶山時想鶴歸來
我朝繼有襄公出誰道南方乏美材

謝發運顏叔寵寄新什

春風冉冉送流年一望雲霄一慘然帝閽輟才聞出使
漁蓑終老不成仙已甘荆棘填靈府想見蛟龍走蜀戔
正是水深波浪濶忽逢高雁寄華篇

陳秀才惠示長歌答以四韻

世路飄零久愈羞詩壇誰許結英游身留海上三年夢
心寄江南一葉秋已分羽毛藏枳棘儘從讒謗起戈矛
真才合比驪珠貴何事傾懷輒暗投

和君儀感時書事

海角逢春子細看一聲鶯燕展輕翰約風柳帶金爭軟
着雨梨花玉鬬寒隴笛不知何處咽秦箏着意為誰彈
留即更賦多情曲直欲豪華將杜壇

阮軒即席賦呈同會君儀温老三首

阮軒要客暮雲時淡蕩晴絲日正遲出屋花光紅瑪瑙
隔湖山色碧琉璃老榕垂幹侵踈箔新鴨呼雛過短籬
我欲高吟還閣筆坐中留蔡捴能詩

敵飲會須翻玉海背河決勝看齊軍
臨漳多士冠南閩況復高才更出羣筆下文章翻錦繡
坐中談笑領風雲美名合預青錢選邪黨令從白眼分

煙籠青瓦碧琉璃狂嗟李白驅鯨海醉笑陶潛倚菊籬
爭似隔林聞一曲與君重賦杜秋詩

聞陳伯育結綵舟行樂游湖戲寄三首

湖波渺渺浸殘春東郭開筵迴不羣聞結綵舟撐碧落
更携簫鼓度青雲自憐玉海終無敵却憶瓊漿竟未分
伯育先寄詩有與君分兩石之語　珠履難陪空悵望且憑詩句張吾軍
東陳風義舊傳聞鵷鷺鸞鳳果逸羣青竹題詩才倚馬
畫船槌鼓氣凌雲賞心自向明時得樂事應容下客分

次韻君儀風物可愛之什

二月風光着意看莫思旅食久艱難林間鶯喜緡蠻語
水畔花愁料峭寒游子牽衣遮道飲美人携瑟上樓彈
少陵野老誰能繼君有新詩合築壇

淨慮山亭要客致酒

何處要賓入醉鄉窣雲亭樹冠南漳城隨山阜龍蛇轉
花覆園林錦繡香三月風光即酩酊百年人世少康強
採薇甘餓簞瓢樂安用須為畫省郎

感懷寄泉守陳君舉大夫

柴門永日淚沾巾事與心違漸失真家住江南幾萬里
身留海上已三春明時枉作衡寃客皓首翻為哭子人
多謝泉州賢府主數將書札問悲辛

再和阮軒即事

游人隨處踏青時日永天低樂奏遲水上往還多翠碧
盤中光潔盡琉璃重山複嶺爭侵戶淺杏深桃半出籬
正是鮮春堪愛惜勸君莫作送春詩

和君儀高明軒

一軒華榜揭高明簷角昭昭掛日星鷗鷺翩翻下空渚
雲烟時復起中庭長蘿却覆鮫綃帳遠岫爭開翡翠屏
香篆半消塵念息始知天地一浮萍

攜茶訪徐彥醇助教

蓬蓽蕭然一畝宮生涯四壁有清風鄉閭高行終無玷
場屋遺才誤至公書卷五車心盡記年華八十耳猶聰
滿林雪液聊分酌別後音塵豈易通

送饒守李澤民承議

傾蓋論心古亦難詞源向我瀉潺湲嘗川共惜顏公去
漢室誰憎賈傅還莫遣塵埃侵鬢髮且張圖畫對雲山
公自畫番川二圖

何時樽酒重相遇魏北江東笑落照間

南樓有懷元輿

且欲臨高遣百憂故携笻杖立城頭田家隔水犬吠犬
天氣新晴鳩喚鳩靡迤物華春又盡紛霏塵事老何求
使君閑暇須游樂莫為愁人罷樂游

元輿以予宅禁而僕而廢未嘗起酒豈可以他客乎

次韻元輿言懷

與君交臂每忘憂用即三公尚黑頭美化流行非乳虎
新詩老重似雎鳩篋中璣貝方論價江上田園未足求

信道斷輪真妙手只慙縲紲玷英游

臨江春晚

黯淡陰晴閣雨天清明將近見鞦韆風高喬木鶯初囀水暖平沙鷺鬬眠身計只知憂陌宇年華豈解老神仙迢迢歸路三千里始信家書直萬錢

次韻元輿臨汀書事二首

福撫開山罷戍兵我朝仁澤始流行嵐煙蒸濕同梅嶺地脉逶迤接贛城花木藏春先臘折兒童要壽半巖名如今太守真黃霸里巷歌謠善治聲巖名謂南安巖王

碧瓦參差幾萬間重樓複閣更回環城池影浸水邊水鼓角聲傳山外山鑿落鬬傾元弛禁鞦韆爭蹴未容閑使君得意同民樂日擁笙歌倒醉顏

近郭溪山最可游雨晴天氣返如秋人携羽扇防濃霧馬惜鞿泥涉淺流竹葉要翻金盞底梨花偏稱玉釵頭卧龍勝事堪圖畫迴壓閩南七八州

雨中南樓望西方僧舍要元輿同賦

殘春絲雨洗氛埃一日重城望數回翠色淺深添草樹輕綃高下覆樓臺溪聲遠與鐘聲雜山影分從電影開不得畫工如立本使君吟寫最多才

東郊

東郊悵望惜春歸頗覺年來萬事非不奈離愁須覓酒待聞歌響却沾衣蜜蜂捕藥穿花去巢燕尋泥拍水飛物態風光能幾許老無憂患世人稀

雨霽

今朝晴日照柴扉即看輕雲捲翠微燕子有情歸舊棟柳條牽恨拂征衣故鄉書信何時到瘴地煙嵐此處稀白酒一盃聊强飲物情人事恐相違

白蓮院觀蔡君謨要師遺迹

盤屈龍蛇未奮身老禪當日亦知人來趍蓮幙文章客去作金鑾侍從臣物外論交終不泯壁間題字尚如新年年楊柳春先緑誰復多情與望春

開元客館

裂瓦歌椽五六間地形高下頗依山黃鸝相應雨初過
綠樹成陰春已還土竈有煙營飯飽柴門無客任苔斑
却思一釣滄浪去蘋葉蓼花相伴閑

開元禪寺

三寺參差見剎竿（東塔天王開元三寺相鄰）開元形勝據龍蟠樓臺
影落青霄險鐘磬聲傳碧澗寒物物有緣香供盛塵塵
無礙法筵寬欲隨大士披華藏北斗容身不亦難

次韻元輿雨中見懷二首

屋漏沿窗玉篆斜索居蒸濕度年華衝冠欲訴中都獄
抱義難酬漂母家地隔五湖秋雁絕草荒三徑曉猿嗟
幸君數送瓊瑤句枯枿蒙春亦吐花

雨鑰柴門一徑斜詩筒時復現英華自憐白髮非商叟
却對青山憶謝家卞玉逢知終薦達隋珠投暗只驚嗟
悲歌半夜彈雄劍恨血千年變土花

小閣夜眺

白日塵寰憂思深夜登危閣解煩襟空山雲盡月涵壁

絶壑風生松奏琴佳客不來分坐賞濁醪誰為此時斟
踈鐘輒莫催清曉吾欲凭欄更一吟

南山晚步簡自宣長老

雨過南山紫翠深團團仙露洒衣襟碧雲影裏寒猿嘯
玉澗聲中怨鶴吟期赴前林同茗酌倦投盤石揀蘿陰
憑誰寄語謝康樂安用披榛故遠尋

次韻元輿題王祖聖南澗樓清斯亭二首

平昔朱衣駕兩轓高樓歸隱卧雲泉文章未許矜盤谷
水墨無勞畫輞川春日半晴花照地秋風入夜雁連天
燒丹辟穀非吾事能遠塵寰即是仙
松徑沿溪溪水深水光澄碧倒松陰浮盃可酌劉伶酒
坐石仍彈靖節琴無數輕鷗隨出處幾番佳客伴登臨
自嗟羅網何時脫往濯塵纓為一吟

贈武平許令

昔拜先翁滙水濵存亡回首幾經春鳳毛今喜為花縣
鶴髮誰嗟困客塵篋有贈篇長取讀心藏遺德尚如新

源源世澤來無盡桂籍傳家已四人

遷居西湖普賢院寄自省上人

十畝方塘四岸榕夕陽初盡月生東不嫌瘴地無家別
猶喜山房有路通寧使五塵長我縛得超三界與師同
遷居却作安居計病入殘年兩耳聾
夢游金山作四韻既覺止記一聯因足成之

作第二聯

珠簾高卷倚危欄望盡方知出世間江海交流雲縹緲
樓臺相映月回環薰成香界渾吾地化作天宮別有山
京口瓜洲竟安在夢醒却欲泛舟還

次韻無逸長老秋居見寄

榕樹蕭蕭一逕深門庭秋靜紫苔侵能依幻質循元覺
默運真悲拔衆沉有想願分香界飯忘言求出世間心
旃檀漫把爐中熱無盡無邊結寶陰

追和紫霄翁記夢二首

乘雲親到紫皇家不是人間舊物華四座散香春結蓋

一墀栽玉曉生花入盤仙李皆含露出鼎騶金尚帶砂
偶對吟牋追昔事猶疑鸞鳳數行斜
笑上蓬萊第一山蔥蒼半落有無間金雲壁月夜何永
玉殿珠樓人關閑五嶽已能超險路九天從此造玄關
回頭為問桃源客底事鷄鳴便欲還

次韻元輿見寄二首

不得陪公九日行想提椽筆瞰西城風流自可追王粲
憔悴猶能憶禰生萬里還家唯有夢一身投獄豈忘情
何時共攬滄溟釣醉倚三山欲鱠鯨
霜雪蕭然滿鬢鬚平生憂患更無如强傾濁酒消塵事
每見荒榛憶舊居倦鳥久摧千里翼故人頻枉數行書
城頭高閣何時到多在三春細雨餘

酬蔡溫老秀才見寄

一庵聊寄碧巖陰忽得新詩慰我心俊逸自追天馬健
崩騰還與海濤深門前俗子無行跡物外松風有好音
病起可能携杖屨共尋明月到溪潯

酬崇福長老見寄

寄榻西湖不掩關殘年猶得伴僧閑身投羅網歸無路
目送煙雲幸有山新句忽傳文字外舊游重想笑談間
故人風義如師少慰我憂愁兩鬢斑

再用前韻寄省上人

四壁蕭然我亦空更無歸夢到江東樓臺不碍塵塵現
鐘鼓相聞法法通玉麈揮談真契合蓮華分座夙緣同
回頭重濁堪怜憫妙性如何自瞽聾

和安止懷予北歸悵然有作三首

濛濛春氣撲晴霄游水登山望汝寥舊學已荒三歲懶
故鄉何處一身遥沉溝斷水思班匠吹沫纖鱗待晩潮
君有高才當自奮不應先我問耕樵

雨餘風物一番新得句慚非畫手親柳眼含煙如恨客
花心凝露欲啼春黄鸝出谷方求友紫燕營巢不避人
獨我未沾青帝力僧窗聊寄幻泡身

一讀詩翁寄我篇却思鄉國醉瑶泉數聲玉樹秦淮月

青山集卷二十二

宋 郭祥正 撰

七言律詩

劍

不得公孫一舞看空嗟塵漬血痕乾鑄成星斗生光焰
化作龍虵會屈盤金匣藏時天地靜玉池磨處雪霜寒
誰為將相扶明主此物能令社稷安

贈裴泰辰先生

匣劍光鋩射斗牛提携天下洗人仇英雄心膽老猶在
道路風塵行未休名重更須完小節義高何足論閑愁
濛濛細雨陵陽市折取紅梅上酒樓

次韻俞資深承事二首

聯車同入得仙山下瞰重城指掌間不憤青春添我老
且傾白酒伴君閑三年共佐閩中郡一檄誰招海上蠻
聞說天門新奏樂帝樞佳氣紫回環

春歸漳岸撲晴嵐紫燕黃鸝若縱談自愧不才甘薄禄
喜逢佳客解羸驂仙山有路終難繼海品論珍昔未諳
地勝人醇真可樂夢魂無復憶江南

東湖

東湖北淑水相通千里荷花半白紅冷艷可能消酷暑
暗香時復散清風欲眠別浦無魚艇且倚踈欄學釣翁
雲起仙庭飛晚雨洒然身世出塵籠

圓山謝雨二首

牲牷報祀入圓山赫赫神功指顧間水滿大田甘雨足
龍歸深澗宿雲閑樂聲自和松聲奏玉色遙瞻酒色殷
安得夢魂陪逸駕更傳仙樂落人寰

自挈壺漿款廟門黃蕉丹荔薦清芬沉烟未過盤中篆
電影已翻江上雲霈澤不惟滋稼穡凉颸仍為掃嵐氛
圓山信作漳南鎮想戀杷杷玉色醲

和留秀才秋日田舍

物幻非真只自知却尋田舍度衰遲漫為陶令柴桑樂

不學荆軻易水悲午睡最能消永日一巢長欲寄深枝
聞君亦有逍遥趣可濯滄浪共賦詩

和宣守林子中修撰列岫亭

蘇州方稱白公才又見宣城謝守來兩處溪山重秀發
一亭風月助徘徊水光颺灩龍鱗活岫影參差雁序開
不用紅裙唱金縷只題佳句殷春雷

列岫後題

謝公遺句惜湮沉更作新亭一百尋宿霧擁山眉斂翠
夕陽浮水帶横金黄鸝喚友鳴聲軟白鳥窺魚意思深
看盡物情俱是幻要須携酒數登臨

贈子中修撰

永明厭直下天來聊繼昭亭小謝才珠迸玉盤詩得句
月騰金浪酒盈盃江城未許民心借京國顒瞻名節回
試問行年俱乙亥固應憐我困蒿萊

子中修撰疊嶂樓致酒

重山複水碧相連勝地欣逢太守賢欲倒樽罍秋色裏

故邀賓客畫圖邊丹青迴壓王摩詰騷雅仍無白樂天
莫戀宣城風物美玉堂提取筆如椽

次韻子中修撰寵贈之什

聲名入洛弟兄傳出擁旌旗老集仙挹月珠璣光射海
凌秋鵰鶚氣横天文章落筆元無敵器宇藏春豈有邊
一見音容聊莞爾却携樽酒共頹然金門曽奏相如賦
水閣重吟杜牧篇强駕蹇驢追逸驥已知霄壤不相連

次韻子中修撰塔院題竹

不是集仙來詠竹更誰能繼紫微吟謂小杜也看隨霜雪終
吾老寄語鋤犁勿見侵欲把一竿垂直釣更須千畝廣
清陰蕭郎妙筆堪圖寫添入蓬萊第幾岑

子中修撰示書有不得同游水晶宮之歎作唐
格四韻寄別

西庵吟醉憶君同忽得新詩思愈工下筆捷才如陣馬
接人和氣似春風敬亭姑孰猶為遠庾嶺端山更幾重
自歎鷦鷯無健翼追飛不到水晶宮

寄鳳凰山張居士

聞君深隱鳳凰山池水相通竹石間一念報親長不斷六經傳子勝空閑青猿摘菓啼無嘯白鳥穿雲去復還自愧塵埃行老矣何時載酒伴酡顏

永安戴公純秀才

鬢鬢髩髮一衰翁又泊蒼頭阻逆風推去未應如謝令重來終是媿司農熙寧父老知誰在元祐田園喜再豐置酒高臺要我醉却尋陳跡喜君同

次韻陳思道見送之什

誰聽袁宏夜半吟一時傾蓋便知心疲驚自信難追驥秀木從來忌出林巧匠傍觀應縮手明珠所得已盈衿嶺頭孤唱思君和着月梅花似縷金

至萬安寄吉守李獻父大夫

江水成文地最奇風流太守更能詩送將臘盡梅花怨喚得春回燕子知一餉功勳真夢寐千年名字付傷悲盛攜樽酒頻賡唱幕下高才似牧之

將至五羊先寄潁叔修撰

句水分携二十年却臨南海望青天元戎未解陳公榻下客慚非孺子賢冷艷一枝梅照眼清光五斗酒盈船朝廷近日無新事只恐西戎尚擾邊

南雄望遠亭本朝章郇公所作公嘗為郡太守

種荔子二株今方茂實而後人所種皆不成東城角危亭面面開塵侵丞相舊詩碑凌江欲轉鯨魚活荔子成陰玉樹埋庾嶺作過無瘴霧長安不見奈愁懷且傾濁酒承高論秋水何由辨渚涯

凌江立春日呈黎東美太守

斗杓東指斡春回樂奏昇平助殷雷魚躍元無溪面凍雪光散作嶺頭梅主人和氣均千里北客歸懷寄一杯色滿皇州三殿喜瓊林先放桂花開是年龍飛榜

韶州武溪亭　唐格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莫渡獸莫臨山色欲學翠鳳舞

笛聲自作蒼龍吟樽罍漫借春力暖鬢髮未免霜華侵形容不上凌烟閣馬革裹尸那可尋

六祖南華寺

水轉山來曲曲梯參差樓閣占清輝龍章鳳襲藏天篆玉索金鉤賁祖衣春去不知庭柏老月明誰櫂釣船歸曹溪有路人人到踏斷玄關古亦稀

六祖大湧泉

金鐶一卓透曹溪禪祖心傳上上機流出山腰蒼兕吼

湧開池面碧綃飛應同霖雨能蘇旱莫比滄浪只濯衣不願夕陽催我去要隨幽鳥帶雲歸

武溪亭勸顧歸聖朝奉酒

邂逅窮荒遇俊才故將懷抱向君開功名未得金横帶老大音惰空驚雪滿腮嶺北嘉蔬無此筍江南相識尚逢梅夜闌莫作思鄉夢且聽清歌更一盃

雪夜宿月華寺 唐格

大庾南來山更佳每逢古寺留柴車曹溪衣傳葛獠布月嶺樹種蘋婆花千年不壞物稀有一日寓賞心無涯北人浪說瘴霧惡行擁貂裘衝雪華

補到難篇終別作八句寄吳聖與長官

結客元和六載春探深碧落迹如新寸量秋色三千丈名寫嵐光十四人文格迥欺韓愈老字書尤逼小王真近來好事誰能及我續遺音君可嗔

廣慶寺

寺當南北二禺間合翠亭名全清閣名總見山一石尚存垂

釣處五羊時載老仙還金流月影真盤谷黛潑嵐光小劍關安得鵲橋横絶頂下臨河漢瀉潺潺

次韻彭教授送別

平生愛着五雲裘不愛身為萬户侯白石清泉隨步到斷霞殘月滿懷收故園已恨荒三徑皓首何堪困一州邂逅逢君滄海上涸鱗終欲借洪流

次韻湛判官送別

一朝傾蓋若忘年更把新詩物外傳側耳風流還入幕

應憐憔悴未成仙離樽漫託春風裡短櫂行依瘴海邊
十斛明珠君不惜珊珊投擲滿巴牋

次韻廣幕黃承事見寄二首

不記西亭醉別時別來佳句愈瑰奇心隨雲影沉天角
夢逐灘聲到海湄滿目青山誰共樂何年黃卷得同披
遙憐嚴武能為帥幕下爭傳杜老詩

寄題賀州甑山亭

賀州城西丹甑山一亭遙插紫雲間龍墀讓策名猶在
鶴馭凌風去不還善政再應來瑞物勝遊安得伴酡顏
行藏猶媿古人脩漁竿理釣船千丈紗帽籠頭茗一甌
無奈北歸忘未得非君求友更誰求

石室後游

七星山色碧離離山下空巖世所稀不獨霧深知豹隱
有時水長見龍歸方牀瑩潔仙人座文石縱橫織女機
旋剔蒼苔辭陳迹李邕詞翰亦依稀

寄惠守蘇元之

揮金愛士氣尤雄暫擁旌旗碧海東十八素娥傾皓月
三千佳客倚春風高才可惜經綸晚把酒何時笑語同

霜落草枯應射虎短衣匹馬欲隨公

寄題李封州宅生堂

鱗鱗鴛瓦構新堂意在黔烏惠澤長峴首去思聞墮淚
名南遺愛有甘棠水光送月浮珍席山勢和雲插畫梁
安得才如張相國為君重賦宅生章

寄題賀州甑山亭

賀州城西丹甑山一亭遙插紫雲間龍墀讓策名猶在
鶴馭凌風去不還善政再應來瑞物勝遊安得伴酡顏
行藏猶媿古人脩漁竿理釣船千丈紗帽籠頭茗一甌
無奈北歸忘未得非君求友更誰求

石室後游

七星山色碧離離山下空巖世所稀不獨霧深知豹隱
有時水長見龍歸方牀瑩潔仙人座文石縱橫織女機
旋剔蒼苔辭陳迹李邕詞翰亦依稀

次韻宜掾徐子美見寄

去年與子別當塗彼此形骸若夢餘悵望欲窮千里目
相思不寄一行書青山歸去容身好白眼從來處世疎
桂水東流須入海新詩時復委雙魚

故人李端夫昂赴廉州從事石室致酒留別二首

注地銀潢兩峽開雲林水淨不浮灰新詩欲與何人論

舊友今從上國來薄酒謾為仙室飲歸鞍無奈夕陽催
君懷自有驪珠富合浦休將一顆廻

次韻宜椽徐子美見寄

才如吾子尚區區羽檄從軍萬里餘白髮可憐歸計晚
青衫只似拜恩初一樽邀客非無酒千卷隨車幸有書
已把窮通推定分故人達宦任情疎

留湯主簿小飲

窮荒得見故人稀話舊還驚歲月飛君有兒孫能力學
我無金穀可言歸靈仙觀裏黃柑熟采石江頭白蟹肥
北望何時同此樂斬留行櫂莫相違

送劉光道赴桂幕

氣吐虹蜺髮未皤逢人輒莫歎蹉跎邊隅鋒鏑從今少
幕下篇章所得多雨洗山光浮碧玉春回江色熨青羅
元戎早晚歸金闕薦禰應先著述科

九日登北樓示客

九日登高可強歡聽歌莫放玉杯乾黃花爛熳宜新酒
白髮稀踈落小冠桂水波光趨海急峽山嵐翠帶雲寒
故鄉萬里知何處更凭朱欄向北看

次韻宜椽徐子美見寄

忽逢便冀寄新章不惜明珠滿斛量姑孰萬家花映竹
丹湖千頃月如霜結廬已許陪吟社衣錦應須返故鄉
底事却言歸未得夢魂猶欲泛滄浪

次韻陳文思見寄

星灣高會豈能忘萬丈離愁寸寸量東閣賦梅攄錦繡
南山射虎凜氷霜功名未得封千户耕鑿何由共一鄉

春嚴秋鱸味偏美時聽社鼓醉淋浪

寄題羅池廟

種柳江邊不得歸歿將靈魄寓羅池名參韓子猶為幸
黨入王生最可悲簫卷瘴雲燈斷續門荒秋雨菊離披
旱禳請禱年年事瓦鼓巫歌莫一巵

送頼叔待制拜六路都運之命

朝聞紫詔下龍樓夕卷紅旌別海陬六路理財煩侍從
一門傳節繼風流 希魯公嘗以待制領發運詩如老杜猶為達策似

劉黃稍見收廊廟之材終大用願均和氣及巖幽
將歸舊廬

次韻林辨之長官送別之什

十年相識跡非踈今日江亭嘆別車牢落名聲讒謗後
支離形影瘴氛餘重來仕路誰為援却返家園欲自如
煙浪一舟無長物罷官只似到官初

謝洪府黃安中尚書惠雙泉二首

北風遮莫阻歸舟公有雙泉慰客愁玉斗貯來雲尚凍
金蕉傾處蟻爭浮黃花遙想東籬畔白浪正翻南浦頭
醉睨忽成蝴蝶夢却尋春色到皇州
北風變冷水歸濠南浦扁舟未得行孤雁叫雲詩膽碎
怒濤舂岸客魂驚誰陪高論應懸榻想有雄詞欲鱠鯨
病骨支離難強起尚蒙樽酒慰餘生

青山集卷二十三

宋 鄭祥正 撰

七言律詩

次韻黎東美江上偶作

帝庭江國屢相逢不覺霜毛歲月空君奏課書雙闕下
我携輪釣五湖東論歸學海方無迹吟到詩壇始有功
一任北風翻地起且圖樽酒暫時同

吉州仙都觀覽前守李獻父留題

乍出鋒鋩贛石來仙都忽見五雲開霓幡閃閃排真馭
珠網重重覆絳臺照水碧蓮猶未變遶壇紅杏亦新栽
劉郎去後誰行樂壁上龍蛇半紫苔

貴池寺照遠軒

碧瓦周遭映佛幢更窮眼界敞軒窗山光半擁初生日
天影寬圍不盡江詩思未容秋色亂酒熏能使客愁降
陶潛肯憶東籬菊且倚欄杆倒一缸

追和梅侍讀題貴池寺元韻

寺插孤峯壓貴池幽軒占勝敞雙扉陰生廣野千山失
影落空江一雁歸安得有緣陪社客更尋何處息塵機
南來北去無時盡誰念滄浪可濯衣

寄題呂得中先墳懷先亭

亭壓全閩近塚丘四時營祀想神游毫添玉兔新成史
德合銀潢不盡流翼翼棟梁橫蜃澤林林松檟冒霜秋
榮名已往餘陰蔭定有兒孫萬戶侯

送魏汝大宣德 唐格

隔江為宰便庭幃歸去青霄結主知租賦寬平民共樂
文書清簡吏常饑始終不變温如玉離別相憐醉似泥
上國故人應問我為言耕釣老明時

寄致政蕪子平大夫

十年想見蘇夫子聞説腰金便棄官雲在皖山峯上住
龍歸潛水窟中蟠已無塵望心休洗更有春醪盞不乾
我亦江南專一壑憶君相伴把漁竿

送葉聖猷守九江郡

溢浦夜濤聲動地香爐晴影碧連天樓中不負庾公賞
席上誰為陶令賢且擁旌旗飛畫鷁行聞臺閣選青錢
班春過我舊游處門巷桃花應寂然

送琳長老再游浙東

姑溪不是留君地雪竇天台更一游玉浪濺雲泉尾活
金盤擘海月華秋將心與客無痕迹問疾何人敢對酬
我把釣竿相憶處夢花紅影上絲頭

姜希哲四照軒送別

幽軒邀客每凭欄景物蕭然世味閑翠碧濕煙山叠叠
光明隨夜月回環一盃濁酒超塵外幾首新詩寄壁間
不得從容與君語片帆却欲趁風還

胡與幾被召訪別

已喜乘軺歸玉闕尚能騎馬過柴門離魂有底銷千丈
殘日無多寄一樽得路看君終直節閉關唯我守空言
霜風素髮頻欹帽淚對桓伊不可捫

再游浮山呈朴禪老

當年尋勝已忘還乘興重來倍覺閑赤脚敬瞻新寶藏
白髯羞對舊青山禪翁昔授嶺頭衲狂客今探樹穴環
行把生涯付妻子幻身長寄一嵓間

寄題潘溫叟林堂

有堂歸去容身好天上人間已遍游遠害可能超華左
忘情却欲繼雷劉松臺風送晴空雨荷沼雲生畫卷秋
浩氣本來緣直養百年等是寄浮漚

和倪敦復觀梅三首

聞説觀梅借燭光今宵為我更開觴月來枝上氷生艷
風過梢頭玉有香羌笛幾聲傳舊曲菱花一夜照繁粧
坐中老杜凌何遜索酒題詩思欲狂

江月江梅鬬冷光就梅臨月舉瑶觴素娥未許風搖影
青帝寧容蝶採香迫逓一聲羌笛怨輕盈千點玉人粧
出塵標格情多少東閣曾令杜甫狂

月壓江梅似雪光使君要我共飛觴不饒桂樹輪中影
獨占霜娥鑑裏香信報春來先衆卉恨隨人去入殘粧
孔融愛客君能似席上應容處士狂

又同賞落梅二首

江梅千片惜離披更向風前把一巵冷艷不辭今日舞
清香還是隔年期客經易水忘歸處雲倚巫山欲散時
安得不吟仍不飲滿頭華髮擬何為

誰惜東園玉樹空且携樽酒與君同盈盈素艷辭寒萼
浥浥餘香散晚風已許氷霜分我瑩儘饒桃杏向人紅
能詩自有倪夫子何必滁陽覓醉翁

題方處士卷尾

子陵獨往已千年處士重來把一竿治亂不同非我計
文章聊許後人看璞中美玉誰雕琢潭底神龍會屈盤
七世有孫方遇主風流長在瀉驚湍

題謝氏雙溪閣

謝家山下雙溪閣水遠山深夏亦涼霜練兩條初合影
菱花一鑑瀉餘光樽罍日日邀賓客倉廩年年富稻粱

更約諸孫勤學問桂科將見緑衣郎

重陽懷歷陽孫公素太守

重陽應與客登臨隔水無緣預盍簪濁氛撥醅初泛蟻佳人纖手鬬挼金南來縱有鷄山賞北望頻興魏闕心安得快風吹我去勇提椽筆伴君吟

公素送酒見及復次前韻和答

摻别城東秋未深相思白髮已盈簪遠分酒味須頹玉正是秋香欲散金潤澤生民公有志浮沉末路我無心扁舟明發穿南斗聊學滄浪漁父吟

送賈明叔侍御守宣

直節忠言久不聞堂堂今見賈生孫老姦去位朝廷正聖母憐才德業尊句水曉光塵不染敬山秋色玉無痕北樓把酒頻邀客紫詔傳呼下國門

次韻昭掾徐子美見寄二首

居巷雖窮愧彼顔門無車馬任苔斑氷將合沼光容淨鳥不窺魚意思閑蹤跡踈來唯夢往音郵漫去得詩還浮生七十今六十早晚歸飛尋舊山

侵侵白髮改朱顔不比當年鬢始斑五斗可憐須苟祿一巖猶喜早偷閑黄花籬下千枝秀紫雁雲中幾度還萬里未歸歸便得昭州何似謝家山

題金陵白鷺亭呈府公安中尚書二首

青城突兀與雲連誰作高亭落日邊六代衣冠歸寂寞一番羅綺自華鮮低徊斗柄斟秋水飛舞蘆花欲雪天直上煙霄無尺五欲要王母對賓筵

西望長安路幾千此亭更在賞心邊黄蘆正耐風霜老白鷺相將羽翼鮮城竦鼇身山匝地舟排笋柱水連天龍吟一曲斜陽下况是使君開别筵

次韻安中尚書鍾阜軒

鍾山鱗鬣奮晴雷觀裏幽軒選勝開江水北流朝海去斗杓東轉斡春回已將白雪傳龍笛何用黄金築隗臺寶塔中天掛刀尺層層鴛瓦不浮灰

送錢朝請還臺

銓選相逢弱冠前竹符分得各皤然開樽且喜君尤健
問舍應輸我最先北上有心思報國南來無物載歸舡
永清世澤源流大須享人間五福全

蕪陰北寺檜軒

青幢碧蓋儼天成濕翠濛濛滴畫楹禪客自陪千歲老
游人時把一樽傾恥隨桃李春風艷奪盡松篁夜氣清
安得鬼仙提巨筆不容左紐獨傳名

明叔致酒疊嶂樓

陵陽峯頂敞闌干三伏登臨冰骨寒山卷宿雲開紫府
水和明月瀉金湍謝公風味君能似李白篇章我到難
幸有玉舡騰酒浪欲乘醉興効鵬搏

次韻鄒幾聖舟次蕪江見寄

東風冉冉送年華末路浮沉豈足嗟身着朱衣行直道
手披黃卷悟空花世塵擾擾元無實客宦悠悠没有涯
尚喜甘棠遺愛在畫舡先許過漁家

寄題歷陽王純甫新作連雲觀二首

久持使節別堯天故起朱樓北斗邊勢壓江淮盤地厚
影分吳楚與雲連一聲奏笛龍蛇曉八法書牌劍戟懸
更借溢城庾家月芟除桂樹照樽前

聞道連雲絶世無急飛輕櫂看規模簫鈎低掛半輪月
江岸平分千里圖颼颼金船流玉液森森珠履踏冰壺
高材自是明堂柱試作斯樓雄楚都

送黃奉議知白州前宰清遠

看君新作海邊樓氣象雄無四五州把筆共題紅粉壁
開樽仍泛玉蟾秋喜分符竹行千里莫羨漁蓑退一丘
此別定為生死隔雪霜盡暮年頭

次韻朱世昌察院登鍾山

盤龍首尾壓西東寶塔稜層位正中萬古林泉流王氣
六朝冠蓋入悲風煙生城郭塵昏盡月滿汀洲雪映空
回首臨川埋骨處後來經緯付諸公

次韻答光守楊公濟見寄

一別成都楊子雲夢魂飛斷每沾巾金門賦奏龍蛇曉

原廟詩成錦繡春顧我漫為長醉客非君誰是廣騷人
榮分符竹歸無路盛送佳篇慰病身

病中先寄慎宰閻公達承議

松檟相望孰俊名高才暫屈淺蒲城公庭寂寂無留訟
四野熙熙有讓耕未作鹽梅調鼎鼐且鏗金玉直蓬瀛
病骸尚阻趨東閣懷抱思君為一傾

陪朱行中龍圖飲澄惠院二首

寒烟淡日滿滄洲臺榭相通一徑幽志欲吞吳嗟隔水
力能成魏蓄藏舟紙窗趁曉開黃卷蒲葉含春付白鷗
千載廢興何可問一樽濁酒更遲留

島嶼回環水遶堤碧蘆青荇宻相依凌風戰艦知何處
落日遊人尚未歸細細佛香時入坐雙雙沙鳥靜忘機
使君自是蓬萊客倚遍欄干戀翠微

再見吳淵卿長官時年八十一

十七年前載酒過重來攜手喜如何壽齊八十君方健
思及妻兒我已多對檻殘花猶可賞隔簾小妓且頻歌
人間事了無憂患頭上光陰任擲梭

淵卿席上和李天貺四韻時與鍾離中散并予
共四人

悠悠歲月走驚湍四十三時便棄官坐上得陪諸老醉
樽前須盡一生歡花含餘恨春將去基笑成功局未殘
欲向金城傳盛事新詩聊代畫圖看

次韻行中龍圖游後浦六首

密竹踈松鬬老蒼驚飛白鳥不成雙樓船飄忽隨朝電
佛炬青熒徹夜窗携酒且來尋島嶼投竿那用憶湖江

每欲妝吳勢未任遶城鑿浦亦堪尋不知戰罷樓船散
空見春歸荇菜深一坐清風吹往事四筵白酒洗煩襟
公提椽筆詩無敵未必張遼善醉吟
細柳高松緑映蒼深沉臺榭晚生涼沙邊宿鷺昏昏白
草際流螢點點光投網舟移牽碧荇採蓮人去濕紅裳
欲追逸調嗟何及雨入盃盤歸興忙

巨鎮還須濟世才要賓覽古笑談開蜀山迴出千螺秀
肥水長縈一帶迴猶有金城藏後浦不唯銅雀起高臺
異時爭戰歸何處秋雁年年去復來
錦檝飛飛畫舫迎焚香夾道看雙旌佳賓談笑民同樂
善政循良鳥不驚花島可憐春自媚柳洲遥覺月微明
使君一飲詩千句擲地渾如金玉聲
冠帶淮西第一州揚鞭得從使君游木魚聲斷東臺曉
水荇香傳後浦秋雙脊自磨銅雀瓦容雲時泛建溪甌
才清思健知無敵且與衰殘作蔭麻
次韻行中龍圖思宣城
公愛宣城心不休當年應一作思夢似崔侯兩條溪水橫
穿市十里昭山半在州小杜一時誇俊逸玄暉千載擅
風流青檀舊物雖勤請金馬新恩定再留
寄題玉筒觀兼簡道正求逐馬草草名逐馬謂
服之久則可以行逐良馬
仙梁飛去有遺壇融結工夫玉未乾一片碧烟鸞舞破
晚景自怜行六十欲求逐馬問黃冠

青山集卷二十四

宋 郭祥正 撰

七言律詩

端門肆赦

藹藹端門紫氣濃卷簾蘭麝散和風星環帝座天澄碧繖映龍顔日透紅寶扇參差移仗裏金鷄綽約下雲中恩覃草木先春力萬歲歡聲闔國同

王平甫下第南歸

一番黄紙集羣材南國儒英起草萊至寶不逢知已鑒束書重見下天來壯心肯向明時屈孤憤須臨濁酒開許有新詩令我聽夜堂還使鬼神哀

贈歷溪張居士

七十人稀九十翁數椽寒屋歷溪東俯窺聲利非吾事自得逍遥與古同三疊琴心調夜月一盃茗酌送春風趨庭有子明詩禮善澤源源未可窮

題濮陽氏新閣

宅据中洲四望寛隔江山勢舞青鸞岧嶤更起千尋閣汗漫平吞萬里湍傳業有兒須折桂開樽留客共彈冠雪消氷泮春將暖魏闕遥瞻獨倚欄

代先書奉迎廬帥元輿待制

倦提椽筆壓承明帝與兵符帥十城簫鼓裂雲迎五馬山川收雨引雙旌藏舟浦暖魚頻躍教弩臺空雁不驚入境觀風先可喜秋田高下熟香秔

許氏樂隱亭

曲水浮基竹遶簷月華初度晚凉添羽觴灔灔荷敷緑象箸森森笋迸尖白眼傲時饒阮籍素琴調曲慕陶潛城居樂隱能如此中散風流友弟兼

重題嚴伯成秀才西齋喜其子高預鄉薦

賦似相如不遇知喜聞鄉版薦麟兒容身安穩書盈篋與客翺翔酒滿巵夜月影揺楊柳徑秋風香散菊花籬竇家千載傳遺美一樹靈椿桂五枝

劉交侍禁書報王君安鐸改官監懷州武德鎮
以詩喜之
自得劉郎音信通遂聞增秩喜無窮江東子弟誰怜我
洛下文章只有公形影蕭條千里外交游零落百年中
韓滕鄭李并予與君安皆皇祐中京國客友何當老境重相遇不話風流話
苦空

雪中招徐子美秘校飲二首

氷澌合硯漫書空窓雪飄餘曉色通萬里雲光同浩蕩
四邊山色隔溟濛明明月窟迷驚兔陣陣桑林叫朔風
不惜金龜將貰酒欲招南郭苦寒翁
霏霏皓雪翳長空南郭緣何有徑通訪戴船歸清興逸
姓表人卧冷光濛欲傾樽俎延高蓋忽得篇章邁古風
四十年前除夜樂如今相對兩衰翁

使君梁奉議送客至高明軒為予言登覽之勝

作四韻戲寄

使君送客陟高臺天宇澄清四望開一字橫空霜雁去
兩眉分碧楚江來廟堂孰是調羹手郡國猶淹濟世才
新酒正香鱸蟹美籃輿何日許重陪
次韻徐子美見懷無簡湯君材

潤別天涯每愴然相思只欲學飛仙君承交辟專民事
我慕高風謝世緣南郭不辭三徑遠子美家在南郭東山長與
五雲連君材家在東山會須載酒勤相過齒髮蕭條各暮年

將至壽州先寄知府龍圖三首

感公招我欲論詩故歲新年頗後期氷塞大江舟渡晚
雪迷官道馬行遲深深畫戟雙開處淺淺梅花半綻時
北闕除書應已到願陪祖帳捧瓊巵
短帽輕衫信馬蹄只愁吟社棄襟期曉回谷口禽聲軟
寒束梅梢春思遲幸挹清標憐野逸肯將孤憤累明時
聽公高論何由盡應比醍醐灌漏巵
采石江邊寂寞歸壽陽重到信前期閒尋韶忘味寧非美
傾蓋論交已恨遲白鳳文章元出衆青雲岐路合逢時
杏花正怯清明雨强欲留連更一巵

置酒壽陽樓呈主公龍圖二首

珠履繽紛宴壽陽欄干横出白雲傍清淮倒影長橋活古壘無春峽石荒小艇鬬垂凹鼻釣佳人猶學曉梅粧使君筆力今誰敵麗句須盈古錦囊

置酒南樓瞰夕陽逶迤淮影轉城傍畫殘數幅山川舊棊散一枰洲渚荒細柳倚風相並舞飛梅着地不成粧坐中佳句誰先就我欲窺公倒智囊

置酒西樓呈主公龍圖

新樓與客一凭欄眼界方驚阿堵寬峽石與天開玉壘清淮浮日洗金丸少陵才力吟非易摩詰工夫畫亦難向晚西風吹坐急欲憑鴻鵠借脩翰

置酒思禹亭呈主公龍圖

小亭危瞰二峯尖禹迹千年氣象炎浪濺日華金沸鼎雲收山色鏡開奩持杯選勝吟誰敵與客忘形德愈謙淺量為公甘醉倒扶頭准擬病厭厭

別行中龍圖

要登畫戟發江南千里春泥倦亦甘力探禹工觀駭浪却尋佛迹宴圜庵欲陳舊學羞茅塞喜聽新詩縱酒酣歸去憶公勞夢想冷猿幽鳥語相參

送廬倅趙習之朝奉還臺

洛陽名譽弟兄兼霧拂青天幸一瞻善政及瓜民惜去美材如玉士稱淹風搖洲浪應須避馬濺春泥不用嫌公捨舟登陸以避巢湖之險聞說朝廷圖舊德姓名交奏動宸嚴

聞宣州王左丞被召還闕擬送

熙寧治蹟儼如新聖主今朝用舊臣松冐秋霜方見節玉經爐炭始知真具瞻重喜周公入論道誰先孟子醇試作雲霖蘇旱暵西江猶有未來人

送王左丞移鎮金陵

千艘飛櫓入淮灣竹馬爭迎舊帥還牛酒未頒諸邑下旌旗先謁兩山間武侯蹔擁元戎節裴度須歸上宰班精義入神遺像在載瞻堂廡淚重潸

題使君梁正叔浩然堂

養浩思深孟氏醇一堂窗戸更清新篆香未過日停午
蟻酒初浮鶯弄春杜尺直尋非我欲仁民愛物任吾真
三年課績書優最此地誰來繼後塵

原武按提

隄防興作幾時休自笑羸驂不少留身與春風來鄭國
心隨汴水到揚州無功便合歸耕去有命寧煩枉道求
白日西沉更回首問人何處是重樓

峽山飛來寺

寺當南北二禺間合翠全清總見山一石尚存垂釣處
五羊時載老仙還泉流月影真盤谷黛潑嵐光小劍關
安得鵲橋橫絶頂下臨河漢瀉潺潺

赭山滴翠軒 軒在當塗縣廣濟院

青幢碧蓋儼天成濕翠濛濛滴畫楹禪客自陪千歲老
游人時把一樽傾慙恥隨桃李春風艷奪盡松篁夜氣清
安得鬼仙提巨筆不容左紐獨傳名

追和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二首

采鳳何年此地游高臺千古自風流寒烟淡淡籠城郭
寶器時時出塚丘舸艦競歸芳草渡鷺鷥羣舞碧蘆洲
重華不返簫韶斷落日秦淮添客愁
高臺不見鳳凰游望望青天入海流舞罷翠娥同去國
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櫂潮卷新沙換故洲
結綺臨春無覓處年年芳草向人愁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集部
青山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十六集部

青山集卷二十五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絶句上

月

安得妙畫師畫取明月夜將期月暗時展向松窗下

廣陶淵明四時

春水滿四澤原田高下耕熙熙隨老農志匪搴芳英

夏雲多奇峰高低千萬重巫山何處是神女竟難逢

秋月揚明輝太空碧無滓鴻鵠正翱翔燕雀方棲止

冬嶺秀孤松雪霜任飄泊悲含太古風清立九霄鶴

定林洗心軒

巽巽粉墻斷修修緣徑深師心不用洗即用洗人心

簡寂碧溪亭

山光與溪色一碧瀉雲中倚檻久未去更聽松上風

看潮亭

縹緲孤亭出深沉一徑開須當踏雨去且欲看潮來

西嵓寺六題

歸雲嵓

春田雨既足幽嵓雲自歸歸雲無定處不共鶴爭飛

愛日嵓

古刹盤深塢幽嵓傍徑開三冬藏暖氣留客待春回

看泉臺

溪源深幾里絶壁瀉聲湍欲識下嵓處請君臺上看

定心塔

一塔倚雲根他山面面新不須驚嶮絶自有定心人

小瀑布

石架千層險泉飛百尺高能蘇旱田穀何用作波濤

雪臺

一壑飛晴瀑雙崖控墊龍欲知臺上雪六月是三冬

送孔掾

別酒莫辭醉離歌難重論一枝新綻柳和雨泣黃昏

吳子正召飲觀太白墨迹

不自烟霄謫世間無此人心聲與心畫開卷見天真

寄漳州詩僧緣進

一彈弦一絶思君腸百結雁過無書來立盡松間月

四月十九日自詠

落魄老道士逍憶謝公山眠雲生盤石盡日聽潺湲

雪中同宋正卿訪太守筠虛庵觀竹

偶陪天上人來訪雪中竹却笑陶淵明孜孜愛黃菊

玉井

淵淵玉井水碧淨覺春歸不為洗紅粉邀郎濯錦衣

酬陳絆

黃花空爛熳兵厨不送酒吾欲挽明河夜半斟北斗

即席送崔奉議赴闕三首

駐馬惜分手臨風開一觴君趨紫金闕我戀白雲鄉

明主幸兩學上清儲百祥恭觀希世事歸信借餘光

一尺江南信郵憑健翼飛吾兒如問我衰病要兒歸

病中對月

一病三旬久脾衰秋氣侵誰憐形影瘦猶喜月相尋

小池白鷺

白鷺白如銀窺魚意思馴此中無彈弋莫厭往來頻

憶別

佳人萬里別一念腸千結何處望書來天南雁飛絕

南豐道中六言

前溪淡淡日落後山靄靄雲歸桃花不知客恨一片飛

上征衣

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題

湖堂

宴啓簪纓集堂開錦繡重舞娥臨短岸天影襯芙蓉

湧金池

衆治皆涵碧斯池獨湧金寶光中夜見不是月華深

柳洲

春光湖水滿春色柳洲深莫作風中線條條繫客心

新徑

使君開小徑斜遶碧城隈只欲通花縣春風幾度來

看經樓

樓下水連天樓居即水仙何須把黃卷極目盡紅蓮

白公石函

開函測深淺啓閉以時均欲識白公惠堂堂勒翠珉

秦王纜船石

秦王昔觀海此石繫樓船錦纜已無迹蒼苔昏野烟

十三間樓

危樓插湖脚紺碧十三間待月客無寐看山僧自閒

水仙廟

丹青嚴像貌藻荇薦盃盤月掩廟門靜龍蛇驚夜寒

寶叔塔

寶叔存遺塔影搖湖水光層層仙露濕苔蘚自生香

巾子山

崖戞插天頂寒翠灑湖光吟客搖船子猶疑漉酒香

寶雲庵

有客學無心庵雲結寶陰松風深夜起時作老龍吟

林和靖橋

不作市朝客甘為漁釣翁柴門危徑斷猶喜一橋通

巢居閣

小閣臨僧塢容身慕鶴巢乾坤隨俯仰君相不容交

白公竹閣

竹閣公所愛延僧酌夜茶漁歌天外起何似聽琵琶

孤山

塵寰千嶂合月窟一峰孤欲識僧歸處飄然入寶珠

辟支塔

崔嵬辟支塔舒卷半腰雲知是藏真骨靈光玉色紛

陳朝檜

歲老枝葉簡春深香氣新可憐湖上檜曾識井中人

贊寧僧録房

有道歸真主無心戀舊房一燈長不滅分付水雲鄉

金沙井

泉脈應通海沙痕漾細金成仙吾未必一酌洗煩心

碼磁坡

坡頂夜光發人來雨後尋山祇元惜寶君莫起貪心

陶器墳

陶器為棺槨中庸孰可名一丘春草色雨樹野松聲

夜講亭

往矣中庸子亭標夜講名我來何所得襟袖水風清

閑泉

人去泉長在人忙泉自閑不供魚鳥飲只是照青山

高僧塔

高僧何代僧葬骨兩三層不遣白雲護游人取次登

西村

遠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魚無賣處沽酒入蘆花

松門

沿湖九里松行客憶表公不識炎天熱門深太古風

合澗橋

兩澗飛來處雲深合一橋更無岐路別從此入煙霄

玉女峪

投盡非有術擊電亦無心月下與誰語雲來自布陰

靈隱浦

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蒹葭漁父一舟泊却疑秋漢槎

方外門

方外元無地空中忽有門請君從此入輒莫羨桃源

北高峯

翠出諸峯上湖邊正北看夜深雲霧散獨掛斗杓寒

錢源

至寶豈無源源深人姓錢直須朝海去餘派保千年

呼猿洞

隔澗白猿子呼來驗是真一從滄海別啼嘯不知春

白雲峯

湖上峯爭碧此峯藏白雲雲光連月色鷗鷺亦迷羣

表公亭

民樂表公惠開亭古道邊能將九里碧長與萬人傳

九師堂

爾學古五子緣何繪九師一堂風月淡日用少人知

朱野

梁國衰微後徵君隱逸時至今風味在試聽野猿悲

葛塢

二葛繼成仙猶存鍊丹處有時化鶴來徘徊不知去

石橋

橋下無懸瀑橋邊多緑苔跨空纔一丈何處特飛來

朱崖

彤霞貫來久赤石異諸崖月照夜光發風生雲霧埋

青壁檻

仙家青壁檻未見靈花發我欲提碧壺來斯挹明月

渦渚東嶼

小嶼春歸後青蒲渦渚東日高魚鳥散烟淡一林風

青山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二十六　集部

宋　郭祥正　撰

五言絶句下

許先生書堂

丹井光長在空堂貌亦存隣僧深夜磬時復與招魂

石門澗

啓閉何人見滿流一澗分仙家無路入空鏁石樓雲

卧龍石

龍卧蒼山下豈知今古春不憂雷雨作頭角本非真

連嵓棧

鳥道出雲巔雲深春更鮮游人莫嗟險一棧與嵓連

伏龍濺

潭心有伏龍急溜和雲濺頭角何時成願借風雲便

西菴 藟州契嵩禪師舊栖

釋子能儒言迴出惠遠上庵中閱遺編光焰高萬丈

楓樹林

一塢藏深林楓葉翻蜀錦寄語別家人路遙霜霰凜

臥犀泉

有角翻害身沉泉避刀剸故依金地慈非憚滄溟遠

青林嵓

青帝留行迹嵓前春不歸儘從霜與雪君看碧依依

醴泉大歷中出

不為太平出胡為名醴泉兵戈方滿眼聊以慰凶年

西塢漾

漫漫西塢漾青出秀蒲源淺不通海光寒稍映湖

白沙泉

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試甘香味須烹石鼎茶

楊梅石門

顆顆龍睛赤深深映石門自怜非荔子不得薦克閽

西溪

西溪在湖外一派濯殘陽游子託魚艇却愁歸路長

見山亭

游子一凭欄遍看湖上山不須飛瀉去已在畫屏間

神尼塔

神尼鑿一塔杳在碧雲端舍利夜光現君須正眼觀

韜光庵

逢人寂無語結草自棲禪但見嵓花笑靡眉不記年

香林洞

幽香來近遠此洞接蓬宮欲借飛翰去聊乘桂子風

天竺峰

誰從天竺國分得一峰來占盡湖山秀最宜煙雨開

鍊丹井

欲息丹中火須沈井底泉何如栽杏實亦解上青天

香桂林

根託山中地香分月裏秋游人莫攀折風散一嵓幽

重榮檜

人老不重少檜枯還復榮何時逢匠石今日棟梁成

龍泓洞

洞口無凡木陰森夏亦寒誰知一泓水曾有老龍蟠

理公嵓

晉代胡僧理開山第一人欲尋嵓下迹猿鳥送餘春

客兒亭

翻經人已去誰為立幽亭一望野雲白半藏山骨青

石蓮華峰

亭亭碧蓮華何年化為石越女莫驚猜嵓猿自相識

翻經臺

盤手天池水熏毫海渚香翻成多少帙臺石尚輝光

葛仙丹竈

丹成竈猶在夜氣接湖雲仙路何由問刀圭幸見分

稽留峰

孤峯出天外客到亦稽留不覺月華晚澗猿啼更愁

流盃亭

斲石引溪水盃行自勸人試聽林下鳥啼血不留春

望海閣

客望海中日窗開物外山天形垂欲盡飛鳥不知還

東岡塔

萃堵藏真骨東岡氣像殊烟雲掃不盡苔蘚一痕無

西嶺草堂

應識游塵世湖邊一草堂松聲半夜雨花氣四時香

葛公石徑

誰來躡高步幽徑已荒涼落葉無人掃哀猿空斷腸

靈石山

靈石山前路山深寺更深不知明月去空惜白雲沉

靈石西庵

欲問庵中事人馴虎亦馴楊梅幾番熟誰為惜餘春

南高峰

岌岌穿南斗層層瞰下方揭為湖海鎮半夜掛朝陽

暗竹園

篁竹無人洗烟雲暗不開網羅無入處豺豹莫驚猜

夏珠泉

入夏泉嘗溢光跳萬斛珠世人收得去此景已應無

烟霞洞

玉像存深洞烟霞分外多焚香千騎入猿鳥不經過

大慈塢

十刹密相望林開一塢香木魚聲漸急山衲下雲房

虎跑泉

未見虎跑跡窺泉試一吟遺珠僧不取客行助泉深

翠樾堂

深堂待游客老木競留春花發多臨水雲閒始見人

陟崖門

陟彼崖上門門深路還絕香草遞仙風怪林藏古雪

步月徑

一步復一步月華黏屐齒不知山徑深疑到蟾宮裏

夏涼泉

六月想氷雪此泉清且深相如方病渴植杖故來尋

清隱閣

閣近山中寺誰為清隱人移文招不得騎馬入紅塵

樵歌嶺

嶺下聽樵歌歌聲雲外過儘窮斤力不道得樵多

華嚴塔

講盡華嚴偈攝衣辭世塵泉淙宛前語玉凝去聲塔中身

映發亭

吳越江分斷山光還映發白鳥東飛來應隨渡江月

楊梅塢

紅實綴青枝爛熳照前塢不及杏繁時林間有仙虎

修竹軒

不作笙簫用開花待鳳凰陰陰一軒裡誰識阮生狂

南屏山

真山返如假疊徑入雲屏不借湖光洗朝朝滃黛青

長橋

橋短故名長路穿雲水鄉游人欲歸去濯足弄殘陽

慈雲嶺

峻極分南北見湖仍見江游人倦登陟飛鳥自雙雙

清軒

軒壓氷壺上風生玉宇間客來清澈骨不待看湖山

西水亭

湖添秋氣淨鳥伴夕陽沉鳴咽城笳起猶忘歸去心

山居絶句六首

曉

柴門曉初啟晴氣堆遠峰不知何處鶴踏折一枝松

夜

夜闌牕户閉黃庭看未終西嵓一聲虎四壁生清風

春

自埽松間葉氷霜一半開碧桃花未發亭待漉香醅

夏

永日琴為伴前村酒可酤松陰揀盤石赤脚踏氷壺

秋

有酒看雲飲無書寄雁回數蛩鳴敗草一葉落青苔

冬

黃昏鳥飛絶夜半猿啼切紙帳寒不眠開門數點雪

春草碧色

雪洗燒痕盡春將碧色來行人莫回首渡口夕陽催

春水綠波

春江波自綠不染木蘭舟只與岸邊草依依添客愁

送君南浦

田園有餘樂道路有餘悲留君不肯住君去欲何之

傷如之何

漢武事遠征征夫與家別幾人衣錦還多為原上血

蒼玉洞

片片氷崖裂淙淙雪浪深舉頭看白鷺相伴洗塵心

青山集卷二十七　宋　郭祥正　撰

七言絶句

百歲王姥自云平生未嘗服藥

不服丹砂不養真老來天與健精神自憐五十頭垂雪
始見人間百歲人

津梁方丈

轉山樓閣路相通屢得分經丈室中六入循元無重濁
三緣故斷出樊籠

月下懷廣勝華師

下方遥憶上方僧素月青林隔幾層鐘磬聲沉香篆息
只應詩思冷如氷

題華師院壁

邂逅營居得近僧唯師更住最高層半甌香茗浮春雪
一飯寒蔬帶曉氷

全師惠詩

十里湖山紫翠秋師居獨占一巖幽談經已許分吾坐
更有新詩索獻酬

次韻和孔周翰侍郎洪州絶句十首

誰知北客與春期乍見山桃一兩枝却憶洛陽行樂處
賣花天氣晩晴時

漁船歸盡晩江空只有楊花冒細風多少春愁與春恨
為君都付酒盃中

樓居且欲趁虚凉九月江風未變霜强把一樽開醉眼
長安不見又殘陽

寸心無事自然灰不是南柯一夢廻水畔小樓無客到
獨携笻杖等閑來

行行杭楊柳古墻陰擺盡春風緑轉深俯仰自能無一
事何須投迹向山林

江雲凝雨疾風過陣馬爭回萬疊波平地看時真一笑
鵬騰鼇倒欲如何

為問荷華能白紅東湖遙想鑑湖同金龜換酒要佳客
歸櫂須乘月下風

懷文忠公

不到天門未肯回重山複嶺一時開仙風桂露爭飄灑
襟袖都無世俗埃

可憐一雨洗焦枯卷盡浮雲日上初獨倚高樓聊寫望
肯清神爽欲凌虛

東湖入望晚波平蒲葉圖荷各自青不用更尋徐孺宅
編茅搆竹一碑亭

金陵

洗盡青春初變晴曉光微散淡煙橫謝家池上無多景
只有黃鸝一兩聲

漁者

從來生計託魚鰕賣得青錢付酒家一醉不知波浪險
却垂長釣入蘆花

琅琊道中

山頭臘雪未全消山下春泉響石橋方丈不知深幾許
馬行時有冷香飄

懷文忠公

平生最愛醉翁詩游遍琅琊想醉時一代風流隨手盡
谷泉嵓鳥不勝悲

日公綠蘿庵

一庵春靜綠蘿舒拂拂香風宴坐餘只恐乘雲滄海去
未應池水老鯨魚

示秦鑒二首

憂來何物可銷除幸與秦鑒校局圖白黑勢分成勝負
不知柯爛得歸無

門臨池水靜無風綠樹陰陰小徑通時有秦生來過我
一枰成敗漫論功

和松長老龍井

龍蟠井底待風雷誰謂無功洗旱埃昨夜山前行雨足
收藏頭角復歸來

再至汀州倅宅南樓二首

一歲登樓只欲歸得歸人事信難知重來跨馬三千里
樓上春風為我悲

樓外青山似故人雨餘山色靜無塵青山依舊人還老
一片離愁掛晚春

聞笛

何處佳人玉笛吹春風已過落梅時行雲不動殘陽下
歡樂悲愁各自知

再登南樓懷元輿三首

欲上層樓足力微世情塵事老方知離騷一曲何人會
空使瀟湘鬼物悲

憂患欣逢賢故人南樓解榻振衣塵赤壺頻送兵厨酒
滿酌能回老病春

朽株難倚暖風吹一日萌芽亦有時試上高樓南北望
無私春力少人知

書陶弘景傳後

能辭朝市隱山中愛種青松聽好風不學許由長洗耳
謬為圖讖悦蕭公

桐城青山裴山人枉步見尋興盡遂歸

門外青山是我山手携笻杖只今還嵓花落盡鶯啼懶
紙帳孤燈夢亦閒

史充侍禁以簡問予小舟搖兀絶句戲謝

渡江乘興泊江干草褥殘花色未乾慣在釣魚舡上住
一簑一笠伴春寒

寺壁史侍禁畫竹

不假研磨丹與青只將墨妙奪天成始知春力無虚實
老竹横穿棟柱生

西軒看山懷荆公

長憶金陵數往還誦公佳句伴公閑如今不復聞公語
獨自西軒卧看山 公見寄云且欲相要卧看山

雨霽看小山

一番過雨碧生煙移得蓬瀛在枕前范蠡更閒吾不愛
風波搖兀釣魚舡

辨山亭

疊徑縈迂上小亭雲收天末數峯青不嫌一鳥橫空沒
直恐纖埃點畫屏
小亭新得辨山名雲外峰巒畫數層太守引賓謀一醉
甘瓜不用集青蠅

和敦復往池陽留別

梅花含雪豈無情更在城南送客行願得車輪迴路速
莫教落盡去年英

平雲寄隱盡成灰三十年間一夢迴言說已無形影在
屋梁殘月送悲哀

寄留二君儀

今歲看書眼覺昏憶君待酒使銷魂臨漳姑孰五千里
懷抱何時得再論

晚發

欲就滄浪濯煩熱解纜莫愁潮信歇陰雲映日一帆風
信道長江無六月

代刺訪歷陽孫守公素

月洗晴江秋愈清扁舟西渡歷陽城漁翁贄見無羔雁
滿袖盈襟皆月明

代刺別孫守公素

過雲歌闋酒樽空離別情懷自古同卷取西城吟袖月
却飛蘭櫂過江東

原武按堤雜詩五首

原武城西看杏花紛紛紅雪委黃沙何如姑孰溪頭見
黃塵蔽日晚風高兩目昏花客思勞却憶江南漁父樂
河魨入網采蘘蒿
聖賢君相及廣唐問罪戎夷復故疆不得一軍提將印
漫來淤地閱隄防
白駒馳隙鬢毛斑薄領紛紛世愈難安得一軍提將印
橫行西域斬樓蘭

雲溶溶風習習桃花露點臙脂濕青春歸盡人未歸原
武岡頭時獨立

書景德寺刑法試官題名後

刑場訖事欲分携猶有殘花戀故枝更遶庭陰行數匝
九人重到定難期

君儀惠莆田陳紫荔乾即蔡君謨謂之老楊妃
者二首

莆田乾荔老楊妃誰在開元得見之却憶沉香亭北畔
輕紅曾照赭黃衣 杜甫云輕紅擘荔枝

紅綃皮皺核丁香日曝風凝玉露漿不向海邊為逐客
長安無此荔枝嘗

崇因老禪詮公携詩見訪

禪定安詳元契佛年華八十尚能詩何人斷臂來求法
庭柏蕭蕭度歲時

安止同登王園葆光閣二首

清風吹坐冷蕭蕭更有南溪透海潮白酒一樽須酩酊
荔枝紅映碧芽蕉

海潮溪鷺絶纖塵酒浪燈花自在春醒眼莫嫌長醉客
回頭俱是幻泡身 安止食素不飲酒

訪林居士

門無車馬緑生苔今日軒窗為我開邂逅同為方外客
得携笻杖等閒來

和安止登山

鬢髮鬖鬖髻一幅巾可將身世等浮雲人間禍患無如我

物外逍遥只有君

白蓮日師北軒

家風清白世相傳自小能吟晚好禪瀟洒一軒無長物
荔枝茶品寫遺篇

齊公長老卧雲軒二首

雲本無心師亦閒閒身聊卧白雲間白雲不滅身長在
安詳禪定悟塵勞放去收來没一毫門掩白雲聊晝卧
時往香臺請供還

世間言說付兒曹

次韻元輿十絕

睡起

睡覺紗厨酒尚醺老來詩句怯題春冥搜一夜添華髮
不認青銅鑑裏人

種竹二首

旋斲墻根數十尋琅玕移種碧林林何須待得鸞凰食
且欲炎天布好陰
龍角犀尖一夜長為憐剛節不須香它時截作鯨鼉釣
豈止濃陰覆女墻

春歸四首

九十春光今日歸丁寧鶯蝶莫相疑明年信到梅梢早
不似人心有改時
斷送春歸海水邊淡煙輕吹半晴天東皇若問人間事
為報君王壽萬年
青春歸去豈無情分付朱明事已成為向殘年問消息

再吹陽律到枯莖
誰道青春去未回我疑長在黃金盃只疑花片隨流水
蕩漾無情喚不來

答省師詩卷

手携詩卷屢相過要把青銅垢盡磨言說從來無實義
更尋佳句欲如何

休師携茶相過二首

世情彈指旋成塵物外論交只與君試揀松陰投石坐

一盃分我建溪雲
晚風吹坐忽生凉旋碾新茶與客嘗我本無心無所證
沉煙何事結圓光 坐中香煙結成圓相放青黃白三色寶光

寄李伯華法曹

同異從來勢所分感君憐我屢過門西風埽盡林間瘴
更欲相邀倒一樽

食紫蓴赤鱒示王博士二首

辭家倏忽已殘年身世今為海上仙飽食紫蓴香味美

不知歸路隔三千
西湖寄榻絶逢迎憶雲山似有情底事却忘遷謫恨
江南無此赤鱒羹

和休師見懷二首

幽棲新卜野僧隣憔悴誰憐舊使君幸有松聲吹驟雨
可須歌響遏行雲
細路沿崖過女墻壓枝黃橘旋分嘗林間可樂無如此
更問常娥借月光

李伯華見過小飲二首

伴我林間倒一樽西湖紫翠變黃昏鳥還深樹魚依藻
客散樽空亦閉門
感君飛蓋過雲林濁酒沽來取次斟冠幘歌斜傾醉耳
水深松響洗塵心

陳老父携茶見訪因留小飲二首

有兒不娶似龐公香火傳家悟性空父子相扶俱白髮
人間能有幾人同

憐我非辜掛網羅手携筇杖數相過一杯得伴仙翁醉
謾喙雖長奈我何

病中寄休師三首

南漳佛子素多聞穎秀從來更出羣無量寶臺師化坐
一盂香飯我求分
元無一物不須空寄語文殊任過從展轉形骸聊示疾
坐分高廣頗相容
僧窗寄榻斷來車一飯供盤只野蔬癌鬼見侵寧有智
我今皮骨已無餘

所居

營居未就借僧居貝篆翻尋頗食蔬獨步青苔人散後
旋收紅柿鳥分餘

休師惠雪筍

雪竹生芽玉一簪北人此味豈嘗諳病中得食勝牛乳
行矣阿難師勿慙

謝阮幾聖惠大蟹

感君風誼我何堪問遺時時過草庵今歲未知霜蟹美
一飡還似到江南

酒海吾飲器也

紅浪滔天玉海春方壺有路可藏真長鯨一吸桑田變
知是人間幾歲人

寄陳顯仁秀才二首

君家大阮最能詩又見麟孫出盛時筆力縱橫驅陣馬
成才不患少人知

自憐破甑已無堪況復經年卧瘴巖忽得新詩慰牢落
却疑仙露洒塵衫

君儀惠玳瑁冠犀簪并分泉守茶六餅二首

玳瑁裁冠犀作簪正宜蕭散埜人心從今頂戴拋烏帽
一任秋霜兩鬢侵

分送泉州太守茶團團紫餅社前芽從今不復憂煩渴
時取甘泉煮雪華

寄王丞相荆公

謝公投老宅鍾山門外江潮去復還欲買扁舟都載月
一身和影伴公閑

荆公和答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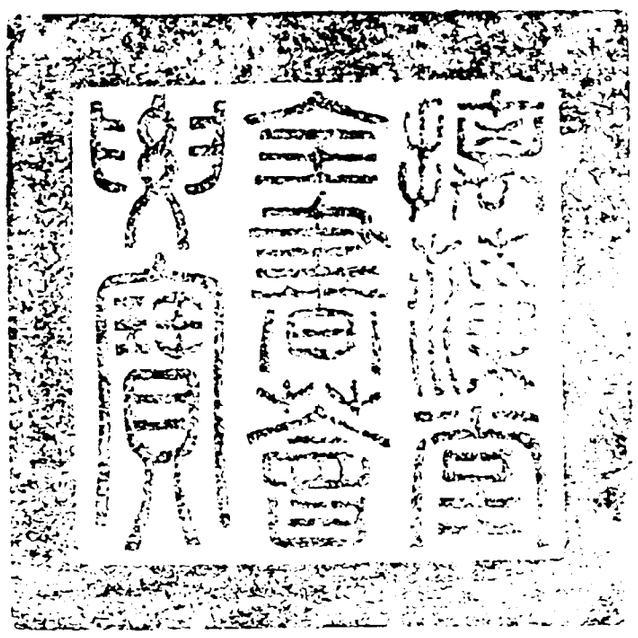
且欲相要卧看山扁舟自可送君還纔留連城郭今如
此知復何時伴我閑

次韻和上荆公

溝水迴環蓮子多小橋時有野禽過移船更近東坡去
舟冉黄塵奈我何

附荆公原韻

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
散奈此黄梅細雨何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青山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青山集卷二十八

宋 郭祥正 撰

七言絶句

次凌江先寄太守黎東美二首

去歲同班別帝庭君先度嶺我方行縱橫才力知無敵
到未期年政已成

暉暉寒日溪雲開北客新過庾嶺來聞説凌江風物好
清香先見數枝梅

次曲江先寄太守劉宜翁五首

行徹凌江到曲江使君才業世無雙前人俗政應除盡
盛賦新詩倒玉缸

路絶曹溪軌敢過主君才辨瀉懸河一時風物應丕變
入眼山川秀氣多

韓愈莫吟瀧吏問梁鴻休賦五噫歌百年榮辱能多少
且倒芳樽養粹和

學佛學仙君自悟多愁多病我難任兵厨酒熟青梅小
且置玄談伴醉吟
落盡梅花君未歸且携樽酒賦新詩逢人少説瑶臺事
得道寧要平俗子知

次五羊先寄帥公頴叔

玉帳元戎金馬儒還同嚴武在成都新詩欲得何人和
席上能容杜老無

聞五羊今歲有雪口號寄頴叔修撰

南人不識白皚皚直怪狂風舞亂梅向道元戎召和氣
嶺雲翻雪入城來

古羊江口

古羊江口兩山陰野客停橈為一吟面逆寒風望蒼翠
老來唯有愛山心

四恩禪院

石鬬雙崖控碧溪榕陰冉冉與雲齊寺門欲出渾無路
直上青天萬丈梯

仙庭觀

樓閣依稀踞鳳凰入門松檜自然香蟠桃已熟桑田變
應與皇家共久長

入清遠峽

舟繞蒼崖轉碧津層層雲樹畫屏新分明便是桃源路
底事無花不見人

出清遠峽

軋軋孤舟兩櫓鳴悠悠山濶白沙平回瞻蒼峽來時路

只得銀潢半日行

雙溪呈帥座頴叔

雙溪流過碧灣灣兩帶青羅遶玉環入海未甘隨醎醎
助公吟筆瀉潺湲

和頴叔别後見寄

白頭方得嶺南麾却望長安恨不飛毒霧腥煙非我樂
未從公辟敢言歸

雨霽小飲示曾令

嵐雲送雨一番凉把酒休言憶故鄉荔子鰣魚相伴熟
畫舩槌鼓下靈羊

頴叔為余親札補到難并和篇開刻既成以二
絶句送上

投老文章過已知感公書我到難詩銀鈎玉紐徒稱妙
大庾嶺南無此碑
英詞妙翰兩無雙彼有浯溪此北江下視塵寰真一撮
到無難處為公降

送王侃主簿棄官歸南城三首

紛紛嵐翠撲征衣滿酌離觴對落暉憶着故園心已醉
更堪臨水送人歸
侵侵塵土欲何為滿腹詩書不遇知歸去青山終我老
掛冠全勝拜官時
泠泠風露菊花時有客言歸便得歸自是不歸歸便得
靈羊峽口櫂如飛

再送頴叔待制度嶺

跡滯端江心欲飛要將清淚洒行衣雲間驥尾終難附
梅子黄時公自歸公屢有佳句見約同歸

蒙詔許歸二首

衆人應笑乞歸忙自覺生緣不久長舞櫂呈橈無伴侶
冷雲寒水是家鄉
昨日恩書許拂衣西江却櫂釣船歸蘆花明月無人占
一笑勞生萬事非

別吳翼道運判

歲晚分符瘴海邊衆人欲殺只公憐此身乞得生前去
却向江南櫂釣舩

林和中家觀畫卷五首

蘆黄水落秋將暮鼓翼各尋雲外路為問歸飛歸底處
我今亦向江南去

右寒蘆飛雁仍和子中修撰舊韻

曹將軍畫少陵詩林氏家藏相國題不動精神瞻御座
風雲萬里入霜蹄

右曹霸畫馬王荊公手寫杜甫丹青引跋其
尾
魚躍魚沉都不知垂竿只要得魚歸天寒浪急魚難得
愁入蘆花日又西
右王摩詰捕魚圖
飄飄秀色奪仙春只恐丹青畫不真能為君王罷征戍
甘心玉骨葬胡塵
右王昭君上馬圖
唐時塞馬入長安下馬番兒倚馬鞍今日昇平無此物
樽前聊寫畫圖看
右塞馬圖

八月十六日携家玉筒山觀月覽穎叔待制寄
題絶句然公之往還終不暇游也故次其韻以
寄穎叔
玉筒深深水石幽驂鸞不到欲誰尤公臨瓠子方憂決
輸我携家蹋月游

玉澗橋在峽江縣
橋名玉澗玉淙琤霞水松陰兩岸清野草已香仙露濕
客從此去問長生一作野色花香仙露濕客來從此問長生
入承天觀二首
飄飄飛盖入仙山樓閣初逢碧靄間為問蟠桃今熟未
客來一食欲忘還
雲舒雲卷曉風凉千尺松梢鶴唳長昨夜月宮飄桂子
至今樓殿帶天香

出觀
沉沉樓閣五雲藏草木長春水石香一榻可能容我住
桃源迷路笑漁郎
次新塗先寄劉中叟
平生志願各懷歸今日江湖樂自知一艇一蓑明月夜
竿頭絲動得魚時
新塗西禪緑野菴
草心回暖春風香柳眼半開春日長老禪隱几萬事畢

春去春歸春自忙
圓如鵠卵壓滄洲一榻欹眠頗自由春色解回林野綠
如何只白老人頭

游生米施真君觀閱李德素舊題五絕句遂次
韻和之

寄語人間學道人無真可學乃為真施郎昔日投竿處
直下尋綸透海濱
學道多年未得仙漫將芝草種瑤田索綸不起龍吞釣
為問漁郎直幾錢
水鵝山鵲語相傳風阻歸航未得前老檜一株壇石靜
道人無事看殘年
來尋遺事問神仙坐石垂綸不記年水鳥自來雲自去
月和蟾影幾回圓
晴雲落日似橫金水鳥松風伴我吟題壁高人竟何在
猶應施老笑無心

呈同行黎東美朝散
風日蕭蕭暑氣無櫓聲相逐轉江湖西山廬阜青如黛
應有新詩入畫圖

望廬山二首
西山行徹見匡廬碧玉稜稜奠一區南去北來頭白盡
不知五老鬢斑無
三十年前溢浦尉五千里外解符歸廬山相見應相笑
為借雲泉一濯衣

廟灣夜泊
薄昏洲渚鷗鳧靜照網漁家燈火紅盡道龍歸井泉濁
明朝願借一帆風

楮溪懷亡友張慎微
秋風入夜透征衣點點漁燈各自歸投老重來江上泊
廬山如舊故人非

九日遊淨社院二首
旋披榛棘尋山徑忽繞松篁入寺門九日臨高無此處
佛香禪味解塵昏

前年九日別家時黃菊纔開一兩枝今歲重陽歸未得
却尋蓮社步遲遲

羅漢院五老亭

五峰相向碧參差插地擎天力不衰要學世人頭亦白
晴煙時起數條絲

入萬杉

翠靄紛紛蔽一岩何年人種萬株杉天翁已許虬龍卧
匠石不勞斤斧劖

出萬杉

禪庭欲別更遲遲猶戀涼風洒客衣無力便分青嶂住
滿懷空帶白雲歸

香澗

涉溪攀磴興何長隔岸人家桃杏香便是武陵迷路處
只無鷄酒勸漁郎

靜明軒

道人得道萬緣灰欄下幽花手自栽終日開軒無客到

清風時引竹聲來

送菊與劉守漢臣

一年愛惜傍東籬今日纔開四五枝折與劉郎休歎老
嫩黃新白恰相宜

送菊與倪倅敦復

重陽相近雁初飛誰剪黃金撒翠微莫學龍山空落帽
杜郎須插滿頭歸

望夫石

帆去帆來人不識歲歲年年望無極夕陽欲盡洲渚昏
猶見天門一雙碧

謝賈侍御惠酒

赤壺分送陵陽酒黃菊猶開雨後花一醉不知身世晚
却臨河漢欲乘槎

再送賈明叔侍御

宣城重見謝玄暉只恐斯民不久依為報聖朝容諫諍
南牀虛位待公歸

宗公香瑩軒

酴醾洞口作新軒香瑩佳名自此傳要是釀為光祿酒
醉來騎鶴上青天

素質曾將蘭麝熏開軒有意待游人請看一架晴空雪
又勝桃源洞裏春

次韻池守富仲容寄詩酒為別二首

投老應須結主知翱翔郎省已多時南風一送輕舟去
更與何人細論詩

萬事無心只自知一庵高卧樂明時池州太守能憐客
美酒分來更贈詩

奠謁王荊公墳三首

再拜孤墳奠濁醪春風斜日漫蓬蒿扶持自出軻雄上
光焰寧論萬丈高

大手曾將元鼎調龍沉鶴去事寥寥寺樓早晚傳鐘響
墳草春回雪半消公將山絶句云他生來聽此樓鐘

平昔偏蒙愛小詩如今吟就復誰知篋中不忍開遺卷
矯矯龍虵彼一時

狄倅伯通席上二首

梅山曾共聽蠻聲又看汀洲白鷺飛一榼瓊漿要我醉
不忘交舊似君稀

小妓三嬌舞玳筵芙蓉照水一枝鮮層冰赤脚真吾事
笑倚春風愧暮年

壽寧禪院瑶花張唐公內翰手植

一種瓊花內相栽隔年琲璨待春開誰知暖日留繁雪
更有清香引蝶來

次韻徐希皐解元送白蓮栽無寄昭掾子美三首

吾家新疊小蓬萊三尺青天一沼開更得城南白蓮種
花時留待月光來

城南移得玉華栽栽向方池兩歲開有酒有花無伴侶
良朋何日遠方來

玉蓮移得手新栽要看中秋月下開安得君歸相伴飲

君家子弟亦嘗來

藏雲寺酌泉

不到藏雲四十年寺名重換屋新遷清泠不變當時味
只有庭心一眼泉

別賈侍御二首

君正忙時我正閑思君乘興出青山倚樓懷抱都傾盡
却駕柴車破雨還

連日持盃選勝游今朝興盡欲歸舟欲知魂夢思君處
却御清風過北樓

太平天慶觀題壁五首

縹緲朱樓浮絳煙瀰漫碧酒汎金船瓊花滿樹春長在
知是人間換幾年

琳宮緩步獨移時世事紛紛不復知且看滿庭松上雨
碧瑤幢節覆青絲

一枰碁散復持盃却繞長廊步懶回且看滿庭松下月
斷金斜玉間蒼苔

風吹雲雨霽入門松檜香何處有煩暑似官自清涼
聽君彈別鶴別鶴怨離索何以動乾坤六月秋霜落

九月蓬萊亭周彦達節推酌發

萬里行人辭故鄉登高回首更重陽黃花折盡碧雲曉
未聽離歌休斷腸

永安榮仲謀祕校訪別三首

感君隨月跨征鞍來訪熙寧舊長官莫訝髭鬚渾雪白
哭兒清淚不曾乾

相逢投老愈情深不獨開懷又吐心更上高臺同一醉
十年陳迹漫追尋

行義都無一點瑕詩書滿腹貯英華老來方得青衫着
便近廬山五柳家 榮授彭澤簿

達觀臺黃魯直名之二首

戴氏山頭一席平集仙椽筆寫臺名長江自與天為鏡
不用風雲變晦明

高臺千尺俯江干達觀寧論眼界寬但見青山圍遠水

不知何處是長安

靖節真像乃庸畫思得伯時貌之遂以一絕寄

簡

古帳蕭蕭畫不真空祠猶見狄公隣憑君妙手重圖貌

不是尋常行路人 老杜云屢貌尋常行路人

招德觀見老道士李如海年八十六矣

棄官歸去又重來三十三年幾人在玉虹橫截碧雲溪

不見騰空見如海

與吳子正言懷

山南山北屢相逢年少今成二老翁不向煙霄共飛舞

且來傾倒玉瓶空

承天院清輝閣

一軒誰與寫清輝地近城闉却少知只待中秋深夜看

玉蟾低薤碧琉璃

丁卯十月十日游開先瀑布絶流

山源久涸旱塵飄想見潺湲瀉石橋只道海風吹不斷

為誰收起玉鮫綃

寄吉守李獻父二首

半月樽罍為我開琵琶園座殷晴雷船頭一轉如天上

猶有新聲入夢來

昭亭交舊半存亡只有君家近我鄉終約月明槌鼓過

賀公須愛李生狂

次芙蓉渡和顏叔修撰舊題

綽約芙蓉照碧湍紅綃衫薄不勝寒吹香洗露情多少

只得元戎一餉看

次南蠻驛和顏叔修撰舊題

南來匹馬厭紅塵喜見梅花似玉人都為嶺頭無臘雪

故教六出占先春

青山集卷二十九

宋 郭祥正 撰

七言絶句

別尋真觀

尋真幽徑入深源一宿清虚寄洞天歸去姑溪度殘日無因重到五峯前

逢東林舊僧

寶陀巖下種松篁舊客欣逢煮术湯憶着東林携手處十年添得兩眉霜

追和杜牧之貴池亭

悠悠江水緑於苔楊柳迎風眼半開行客不如沙上雁每逢春暖即知回

觀德亭畫壁

畫手非工本亦佳四時景物寓天涯最憐荷折秋容晚雙雁徘徊下軟沙

寄耿天隲二首

海棠妍媚露桃紅高卧遥知錦繡中欲問何時渡江去看花准擬趁春風

北山曾賞浪山梅梅蘂含氷一半開國老自亡梅自發送梅人在亦悲哀

永安再見裴村山人二首

青布為巾白布裘逢人不拜肯低柔一缸濁酒凝春緑只與雲山相獻酬

未到君家興已闌浮山十里望青山梅花正似山陰雪却擢孤舟夜半還

重題公純池亭

凭欄盡日看山色敧枕連宵聽水聲一點紅塵無入處戴家池館近清明

浮山阻雨二首

尋山一日遍浮山却望江南興欲還半夜神龍興驟雨故留閒客伴僧閒

雲顯辭世幾番春老令霜髮未變塵重拂舊題悲往事
幻身今幸作閒人

喜雪呈守倅

出門騎馬踏黃塵歸路隨鞭布黑雲一夜猛風吹大雪
玉華千里壓妖氛
四面嵐光似玉光滿城和氣賀豐穰紅爐底事不邀客
回雪落梅空斷腸

贈嘯月嵓吳居士

幅巾藜杖客浮山便隱深巖避世喧每見月華何事嘯
此身聊欲伴孤猿

撫鴻亭

誰開嵓戶最高峯更作欄干出半空只道冥鴻遠塵世
我今直下看冥鴻

游西巖寺二首

西崖瀑布瀉雲中移得匡廬一半工要看玉潭千丈雪
莫教江月照還空

三人同結靜中緣一到西巖思豁然何必擁爐傾濁酒
且來攀樹聽寒泉戴約裴材同至

中方寺題壁

西巖曉起過中方欲趁春歸客思忙不似野僧忘歲月
手披黃卷滿頭霜

題潘溫叟家藏戴牛畫卷二首

不辭耕遍主家田日暮歸時欲飽眠渡盡驚波莫回首
後來猶苦牧兒鞭

茫茫波水暮秋天乍晚耕犁未得眠矯首衝波方盡力
牧兒何用更揮鞭

招陳守倪倅小酌

梅花落盡杏花遲終日廉纖細雨霏不倒一樽消客恨
可令醒眼送春歸

書無想山先域屋壁二首

東嶺杉松手自栽已成濃蔭覆泉臺滿頭白髮行催死
能得生前幾度來

寒食年年一度來傷心捫涕陟崔嵬溪雲欲雨還催去
更遶營丘百匝廻

出城

籃輿投曉出重城桃李無言似有情淡白輕紅能幾日
可憐吹洗過清明

敦復午節惠酒

雙壺分送赤泥封辟惡須令氣吐虹何用江心鑄明鏡
清樽照面似青銅

次韻楊侯見送游五峯

飄然忽作五峰游三伏誰知冷似秋為在深雲更深處
手提白羽看泉流

舟經天門山

輕舟幸借東風便帆掛危檣掣驚電萬群白馬度天門
誰道澄江靜如練

宿蕪湖口

菱荇芬香蓮子熟扁舟夜趁湖陰宿一杯獨酌未成歌
漁人解唱遺鞭曲

秀公見喜飯僧二首

百年光景逐飛螢會脫塵勞只有僧一飯聊為清淨樂
福田求報我何能

審觀六入本來空覺海迷波理亦同滿鉢香杭聊共飽
此緣不落有為中

國清院

深深樓殿妙峯攢竹露松風夏亦寒莫道西湖近乾淺
此中曾有老龍蟠

送李伯華

患難相親似子稀倏然分手重傷悲官閒肯憶西湖上
淡月寒梅只自知

送吳山人二首

邂逅相逢瘴海頭白雲黃菊漫遲留它年江浙能尋我
多在蘆花擬釣舟

生死波中止一漚離家失子已忘憂只思北苑春芽熟

安得騎鯨逐俊游

阮師旦希聖徹垣開軒而東湖仙亭射的諸山如在掌上予為之名曰新軒蓋取景物變態新新無窮之義賦十絶句

羣山高下漫湖潯暝靄朝霞物物新驛道更穿東北去青銅影裏看行人

東湖水似鑑湖明紅白荷花自在生只有香風吹客座更無煩暑到簷楹

軒窓得地向湖開要客登臨共一盃白鳥探魚長不去清風吹水等閒來

一軒正在碧湖傍蓮子枯時荇菜香最愛夜深鷗鷺散釣舡明月似瀟湘

湖外青山案几横卷簾幽坐少逢迎一鈎香餌看魚上萬頃金波待月生

一湖緑水當窗淨百里青山卷箔開只恐夕陽催客去不嫌幽鳥趁人來

一灶沉煙一案書憐君重葺紫霞居溪山朝暮能新美世慮塵緣併埽除

鋤去蒿萊地勢平開軒瀟灑瞰東城湖山變盡朝昏景只欠青猿一兩聲

誰知城郭有山林選勝營居遣壯心一片遠煙添暮色數聲歸鳥變春音

仙庭射的鬬崔嵬紫翠飄飄落酒盃更待春陰須一往要看雷雨過湖來

次韻安止春詞十首

尋春行過古城東春氣先從海角通池草怯霜拳嫩緑山桃迎日展新紅

池塘新水碧泱泱楊柳牽風緑線長已信形骸隨野馬不思功業到巖廊

一聽春聲只自悲山山相應鷓鴣啼却尋花島香花處水上紅雲數片低

一杯濁酒覽春光人世紛紛任短長細草自勻新歲緑

落梅猶散去年香
雲影暮時鶯語低花枝深處蝶魂迷青樓不遠要佳客
錦纜牽船更向西
草色蔥蒼遍塚丘花枝紅白倚城頭憑誰喚取王摩詰
畫出傷春一段愁
茸茸綠芷香先吐點點緋桃蕚半敷却憶江南江水滿
一條晴練接天鋪
數行徙倚迎風柳幾樹參差照水花最惜去年梁上燕
欽定四庫全書

會隨春色到貧家
青春又送一年來不道秋霜兩鬢催春淺春深春自老
且將懷抱向春開
花開游女鬬明粧馬上誰憐白首郎社叟從今歌擊壤
詩人不用歎繁霜

又和

闕闕禽語弄輕風決決田流上下通行過小橋穿竹塢
山花時見一枝紅
無數幽花覆水香一條輕素引煙長客情春恨都消盡
前山欲雨暮雲低
斜日會扶嵐氣暖好風能送笛聲長倦投芳草人人醉
流出殘花澗澗香
花枝自倚青春笑客恨須憑濁酒迷望斷夕陽無問處
只今應照故園西
春事須臾不可留花枝爭上少年頭欲乘舸艦凌波去
欽定四庫全書

何處佳人似莫愁
花笑鶯啼酒可沽山光水影淡煙敷垂楊欲礙春歸路
更放輕綿匝地鋪
營巢新燕驚垂幙採藥嬌蜂避落花着處風光濃似酒
行人何事苦思家
尋春眷眷惜春回四序相新一氣催桃李無言貪結子
野棠閑淡為誰開

盈筐鬬草紅裙女韠袖看毬白面郎歸去不嫌清夜冷
李花枝上月凝霜

訪隱者

一徑沿崖踏蒼壁半塢寒雲抱泉石山翁酒熟不出門
殘花滿地無行跡

題蘇紫霞選仙集後二首

六博成書意在仙每要佳客造玄天不由功行渾由彩
一局升沉亦偶然

知君本是紫霞仙夢入瑶池泛酒舩功行已成真馭遠
却嗟塵世閱遺篇

謝陳昌國恵酒二首

平生愛酒養天真醉眼聊為混俗人玉斗貯來紅浪溢
感君添我海中春
欲瀉瓊漿洗我憂玉壺分送不知休醉來一覺還鄉夢
看盡江南二十州

半漳亭

飛簷赤白壓層丘見盡漳南一半州倦步且來消午暑
穿雲此去徹鼇頭

城東延福禪院避暑五首

榕陰缺處見西山步遍墻陰落照間誰信使君無一事
只知終日與僧閒
暑雨霏微濕翠嵐共投蕭寺解塵驂黄梁初熟鱘羹美
恰稱嵇家七不堪
急手輕調北苑茶未收雲霧乳成花靈襟習習清風起

歸夢遥知不到家
碧玉枝柯柑橘林開花結子未成金何當爛熟經霜露
更約提壺一訪尋
隔澗人家通小橋家家沽酒可相邀深沉榕葉遮煩日
浩蕩風頭駕晚潮

荔枝二首

枝條相軋碧雲濃襯出驪珠落照中未説甘香消酷熱
且看纖手擘輕紅

暑館風沉睡眼醒荔枝新熟暗香生玉纖為剥紅綃顆
甘露初凝濕水晶

寄資深承事行營二首

縱橫才畧領千兵鵰鶚犀飛戰艦輕海浪掀天須破賊
始知名將是儒生

黃梅欲落雨霏霏想見重岡濕戰衣破賊有期先可喜
裂雲簫鼓待君歸

淨惠寺清軒二首

枯節壞衲老清時萬事紛紛久不知隔屋荷香消午暑
紅薇花影在深池

一軒瀟灑靜無塵萬柄荷花別是春莫道南州無北客
壁間猶對洛陽人

七夕不飲

明河初月靜娟娟樓閣簫開鬬管絃不飲一樽當此夕
我心于巧久無緣

和子中修撰石盆題壁二首

沉沉石室亂雲間萬事都忘只有閑暫輟玉堂揮翰手
一時吟遍謝家山

青山重複路逶迤雖近州城俗客稀只有使君頻得句
時時吟袖帶雲歸

和子中忘歸軒

忘歸歸去盡强名山鳥山花任送迎未信使君長戀此
馬頭將逐詔書行

和子中修撰石盆轉輪藏

棲巫藏軸一輪中種種難名寶網叢莫道石盆無大地
只今成就聖王宮

弔聖俞墳

平生懷抱只君知想見音容涕泗垂宅舍已荒兒女散
孤墳秋草自離離

寄新軒阮希聖

遙想新軒日日新清風細細起青蘋後來詩客誰知我
定有新交勝故人

尋家小山四首

曉

曉光初透玉玲瓏迴與真山意思同蒼翠正含煙霧濕
一峯先占太陽紅

雨

林林銀竹注潺湲迸玉跳珠亂墜間不惜倚欄襟袖濕
為君吟出雨中山

月

小山凝望月明間天與金銀作小山願得月輪長不去
一山光景付吾閒

雪

皎皎羣峯照畫欄深深巖竇逼人寒就中更看玲瓏雪
縱有丹青貌亦難

西軒默懷敦復二首

小盆小石小芭蕉水面紋生暑氣消明眼客來時一眄
已知吾意在鷓鴣

山下無塵枕簟凉綠池水滿即瀟湘青蕉況有菖蒲伴
閒淡風標細細香

出城至龍泉院

出城霜霰侵衣冷入寺雲山掠眼明幸有青錢沽白酒
得閒行處即閒行

院主老僧年八十三齋潔可喜遂贈二韻

八十餘三老阿師雲山深僻少人知不嫌野鶴來為伴
庭下閒松借一枝

城西阻雨寄純父太守

三春復作歷陽游傾聽高談洗我憂已出重城望賓榻
暗天風雨泊孤舟

浚沿卧病少愈言懷

入竹細風連陣暖隔墻幽鳥數聲和病餘斗惜春歸速
枝上殘紅應不多

玉蝶毬

玉蝶交加翅羽柔八仙瓊萼並含羞春殘應恨無花採

翠碧枝間戲作毬

懷歸

黃鸝出谷鳴聲軟紫燕營巢意思和欲問江南近消息
落花飛絮向人多

睡

牕户無風天氣陰屏山圍枕鬢雲深秋波不動芙蓉暖
化蝶驚飛君莫尋

笑

檀口微開皓齒香眼波浮動臉生光桃花未落燕脂淺
半颭春風半倚墻

元輿待制以書酒見招

驛騎東行得素書便趨賓榻駕柴車賦詩我未如陶令
養浩君能似子輿

奕

一枰相對漫怡神白黑爭先局局新不覺斧柯從此爛
甘心誰是肯輸人

和北山泉老三首

從來心照兩相通信餉瓶盛自在空誰道鍾山遠姑孰
北窗時復揖清風

蔓花紅淡葦條黃故有離人思柳揚手眼不知相拘否
墨華時寄兩三行

已將形影老江南不飲情懷稍自諳安得道人揮玉麈
一宵清語響園庵

和僧詵見懷二首

城角蓬茅三畝居空堂唯有一床書感師相遇憐清淡
若比陶潛尚不如師以陶見比

眉目稜稜有古風却疑曾作釣魚翁一竿明月空抛擲
誰道煙波無處窮

訪華陽隱者

小徑斜分石磴通蕭蕭古屋隔杉松主人無事晝慵起
殘雪滿庭春未融

雪次大澗

連山接野冷光鋪望望村煙問道塗不似在家蓬户閉
妻兒歡笑擁紅爐

將至慎邑寄鼎

踏盡瓊瑤百里山欲投城郭暮雲間紅爐速置一壺酒
故歲離家新歲還

峽石道中口占

淮日暉暉浴暖沙小橋斜巷兩三家不知春色來多少
是處墻頭見杏花

通惠寺小柏

周遭松檜漫為隣翠碧婆娑未出羣但願盤根堅似石
不憂枝榦不凌雲

香社院

重陰消散日車明社鼓村歌樂太平行過柘塘蕭寺宿
隔墻猶聽賣花聲

院庭檜樹

花開供奠葉禁霜老柏喬松氣亦降未遇李眆誰愛惜
柘塘西院碧油幢

三月三日

一盞扶頭又半酣久無歸夢到江南桃花欲發杏花謝
細雨斜風三月三

清明風雨懷光遠

少年多難復遭憂自昔王孫故倦游愁見清明歸未得
小山風雨想添愁 時光遠借居吾西園

慎宰練德符招飲僧舍二首

雜花開遍縣城東不惜提壺細雨中應是花枝羞老客
故含春恨泣殘紅

一庭寒柏寺荒涼亦有花枝出短墻善政得閒能喚客
春風相伴倒壺觴

青山集卷三十

宋 郭祥正 撰

古律哀挽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物物皆成化熙熙十九春壽觴方奏樂法座忽流塵遺治前無古稱宗孰有神煙霄岐路别百辟共沾巾原廟工初畢神游竟不還鼎湖龍馭遠湘岸竹枝斑謚號尊逾聖陵基别有山陵去諸陵三十餘里九重春忽暝四海慘愁顔

王丞相荆公挽詞二首

間世君臣會中天日月圓裕陵龍始蟄鍾阜鶴隨仙畜德何人紹成書闔國傳回頭盡陳迹麟石卧孤煙

公在神明聚公亡泰華傾文章千古重富貴一毫輕若聖丘非敢猶龍耳强名悲風白門路啼血送銘旌

哭梅直講聖俞

生事念死隔欻如過鳥飛長空不留迹清吁竟何之死者固已矣生者漫相思昭亭雪塞山相遇忘寒饑解劍貰濁酒果餚躬自携掃除長少分曠蕩文章期贈蒙以大白自謂無復疑及將起草茅謹札還先馳邀我采石渡爛醉霜蟹肥沉吟望夫曲朗誦天門詩險絶必使和凡魚豈龍追篇篇被許可當友不當師予嘗以師禮見聖俞聖俞不予當也凌晨掛高帆公行我言歸一别三四秋音問山中稀去年集選曹僮瘦馬力羸訪公國東門問我來何時青芻與白飯諸子爭賫持論新復談故謂我今逾奇南還得長篇萬里銜光輝此德未云報訃音裂肝脾桓桓萬人英不遇終愁羈一官止太學薄命吁可悲所嗟吾道喪斯文竟何為譬彼卞子玉棄置汙濁泥鳳來無嘉禾啄肉紛羣鴟彼蒼厥有主此理安無欺嗚呼如之何酸嘶復酸嘶

哭夏寺丞公酉

齊山鬱愁煙鏡潭墜孤月佳人去不還生别成死别有

才曽未施負寃終莫雪世情多返覆美玉不如鐵無路
攀魂車隔江寄清血

哭子點

五歲養育恩一朝隨埃塵琅琅讀書聲在耳猶如新哽
哽臨絶言喚爺眉屢顰永痛卑棲邑醫脈非良真微疾
遽天殤吾家失麒麟嗥天莫知拊地地不聞淚迸睛
欲枯腸斷鼻愈辛汝卧長夜臺我孤大夢身後嗣復誰
望有車已摧輪佳雛墜危巢異芳零短春黄泉無白日
青塚多愁雲哀絃寫悲歌吊汝冥漠魂

哭宗叔致政大將軍

文鋒困挫離場屋武畧縱横勤晃旒國士傳家雖有子
將軍終老不封侯抱氷末路垂三紀埋玉空山第一秋
餘派江東藉雲蔭載瞻遺像涕交流

故臨川太守石公挽詞二首

憶昔江頭別悲歡失後期姦言誣直節枉獄累明時白
玉元無玷青天孰可欺有兒能雪恥泉壤釋餘悲

半道逢豺虎呑聲力已窮命從寃獄喪言有諫臣公玉
樹埋長夜金魚委斷蓬旅魂雖獲雪千載起悲風

陳伯育承事挽詞二首

海鶴氷為骨霜潭月作心要賓唯飲酒焚券不論金公因
二子登第盡召鄉人素負公金者合飲折券二千餘緡相望縈離恨何嗟得訃音
春回墳草緑誰伴夜臺吟

二子皆攀桂一生唯好吟夜臺如得句泉路孰知音飲
態思頹玉交情失斷金莫翁何以報折盡老夫心

鄒宣德挽詞二首

憶昔姑溪上分携歲月賒清標氷有骨靜德玉無瑕不
殺居為戒傳經大厥家西山問仙籍公合在煙霞
靜樂疇能匹翛然几杖間有兒專使節無念落塵寰流
水歸何處孤雲去不還成仙應蛻骨誰謂掩泉關

哭漳州蔡温老秀才

交游氣槩如君少患難扶持及我多萬里相思魂往返
一書報死淚滂沱文場決策終難必旅館捐軀可奈何

猶得有兒傳素業幾時歸葬舊山坡

楊次公侍講挽詞二首

力學窺前古扶經翊太平樂成天地格祕正祖宗明知
命窮猶達趨玄死亦生世無班馬筆誰為勒幽銘

孤進終難達文章誤此生纔趨王府講已夢玉樓成遺
篋書千卷招魂酒一觥空餘淮上月不到夜臺明

楊次思博士挽詞

有志經邦策成書達帝庭長江傾學術短炬速年齡玉
樹埋蒿壤泉臺掩夜扃功勳何可問不得上丹青

亡友留君儀挽詞二首

信報君儀訃將如吾道何交游亡玉樹涕淚瀉金波三
子先凋泯一身纏病疴人生誰不死遺恨獨君多

壯子皆先隕親喪未啓攢病成終不愈魂散若為安結
義從今泯遺編忍復看亭開基石處雲水想漫漫

弔故友吳延之屯田

吳老歸泉後人間未有君春深來塞草月亂采江雲孤
嘯猿求侶哀鳴雁失羣姑溪一樽酒遙酹五峰墳

弔亡友李公達

忽得凶音淚不收可憐英氣隕荒幽天垂北斗夜臺靜
虎嘯西風墳樹愁學道未行嘗自信高名雖在復何求
漫携一榼招魂酒獨對脩江想獻酬

弔黃塘寺知白上人

今日黃塘寺昔年知白師悟禪兼悟律能畫亦能詩舊
卷春涵暝新墳月掩悲餘生我何有騎馬送衰遲

弔亡友表世弼太博

自掩斯人骨西山秀色低文章驚早悟壽夭理難齊絕
壑沉寒玉空江沒斷霓兒孫今賣宅感舊只酸嘶

三十詩

榮翁 周詢 仲謨 苦于學腹寔五車書尤明禮樂事畫就百幅
圖獻之神宗朝不報還舊廬白頭着青衫老憤猶欲舒
佐邑曾未赴瞑目忽已殂何子 敏中 仲文 稍家富恬不為利
拘執筆工詞章科第學有餘終遭有司黜才命誠難俱

令聞亦長往令我動悲吁二家各有子素業傳門閭登科既同籍奔喪又同途李君洙聖源出世胄軒軒珮瓊琚計偕冠多士塲屋喧名譽晚乃樂高隱賣藥荒村墟愈貧愈自信純潔不可汚天胡奪其齡否極泰則無斯人皆舊游相望空踟躕顧我雖未死目眊霜盈鬚近酒已先惡趨時迹尤踈飛章乞殘骸輕舟下重湖將求永安泊訪舊相歡娛那知死生隔三秀同時枯欲為招魂篇悲風涕沾濡

擬挽歌五首

百年苦役役一死已休休惟我方自適妻子空悲愁滿樽奠美酒滿盤薦珍羞我終不可起汝情謾悠悠送我入蒿里寂寞無春秋

形壞影亦滅有神竟何依漠漠空木中豈知經四時以此為長年誰人不同歸兒孫汝勿泣朋舊汝勿悲歲月易經過冥默終相期

生前勢有殊死去分始齊且將耳目靜安用親舊啼鴻

雁任南北日月隨東西陵谷亦已變道化復何為

于生動以擾既死靜且潛黃土假面目青草為鬢髯榮華春風吹憔悴秋霜霑迴嗟在世人不識此理兼

枯骨螻蟻餘空棺蔓草纏欲訴既無露欲窺不見天休休可奈何達道乃自然

青山集卷三十

青山集附録

記二篇　賦一篇

繁昌建御書閣記

聖宋御天下垂百有餘年滋煦生息内恬外安民不知兵可謂極治無為之時矣皇帝乃留神翰墨龍蹤天畫充盈内府或賜近臣之家或頒名山洞府之寺觀太平州隱靜山普惠寺所藏百有二十軸歲久寺圮無主者非其人御書所藏幾不蔽風雨前太守集賢刁侯約縣令夏君希道觀瞻之餘咨嗟省懼遂下主者於獄命達觀禪師曇穎主之穎大葺舍宇工未既以疾求去弟子懷賢者是為員通大師代厥寺事益肆其力七八年間高甍巨棟罔不新者於是御書之閣尤甲於諸屋屬工課督實縣之大姓楊氏緒也造深原窮茂林擇材之美至于瓦甓漆雕之工無不求盡其妙閣成凡三十有六楹栱榱棟稱之總用錢一百三十萬積工二千五百八十役歷日一百四十八而竣實惟嘉祐三年八月既

望也後八年治平三年六月求文刻石以記之緒性倜儻喜赴人之急難客至無不滿其意而去是以來請予文余因樂為之記

青山記　當是青山白雲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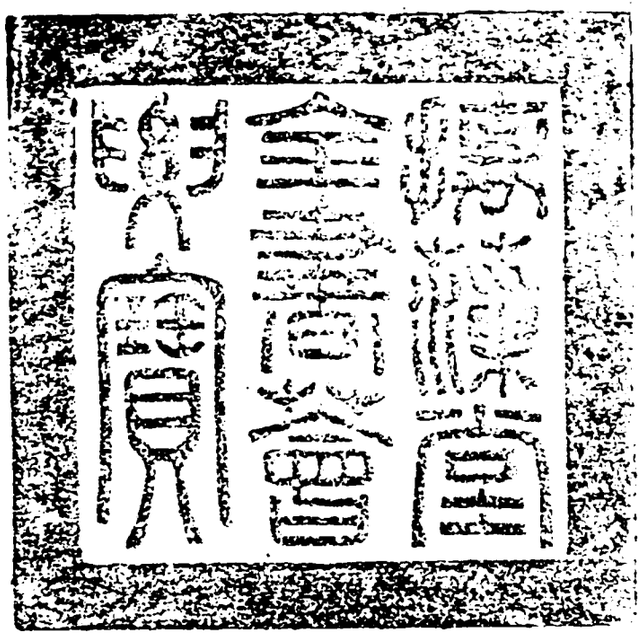
當塗有山曰青山又曰謝公山齊謝玄暉守宣城時建別宅於此山而每經游焉廢地遺址隱隱尚存左丹湖右長江穹窿盤礴延數十里為當塗諸山之表山之東南修松夾徑而上幾二百丈依岸立屋曰巢雲亭亭之陰甃甓為磴道又十餘丈三門翼然臨于亭上曰白雲之院院之中亭有石窟淳泉深三十尺色若粉乳而味甘勝茶歲或大旱不竭因窟纍石為方池跨池為飛橋以登于殿殿之北為檻面圃植金沙茶蘼延曼而為洞佳花美竹交幹而成林當濤明花敷之時游人無日不來雖太守亦有時而至也由巢雲而望則長空晴明千里一碧良田沃壤高下而相連長溪深清回旋而交映行人往來飛鳥出沒蓋不可以目力窮也而或雲煙晦

寘雷雨震作窗户之下咫尺莫辨居僧恬然見以為常則院據山之高處槩可知矣始謂之南峰院載于圖經而無碑志可以考其建置之迹嘉祐中改賜今額我先君金紫當祥符間為進士結友習課于南峰者久之吾母同安郡太夫人張氏又家于此山之下予晚仕于朝或進或退數過是院登高遠望而思吾先君之遺風思無可得者欷歔敗瓦不蔽風雨未嘗不感慨太息而去至熙寧中有僧希仁始來住持未果興構遽卒弟子懷式者繼之式有才畧不求于人而求于已一金而積積至數千萬緡歷歷十餘年而所謂殿堂廊廡三門池亭之屋一切新之又召良匠塑佛菩薩侍衛凡九軀金碧煥燿冠纓飛動為一山之鎮焉嗚呼盛哉蓋院之廢興繫乎主者之才否抑亦有其時耶宋受天命神聖繼位皆以仁治天下好生而惡殺戢兵而惠民是以時和歲豐民阜于財而浮屠氏求取于民者無厭然民亦喜為之施也於是列刹相望爭以侈大為勝事若式師則不然因山而為望因泉而為池壯而不僭朴而不陋聚景物之佳趣資衣冠之盛游其興作之費一出于已而不求于人也得不謂之才乎浮屠氏聞式師之風者亦可以愧矣予故為之敘其事刻于碑使後之人可以考焉

石室賦

端城之北徑五六里有巖室兮洞開其上則七山建斗司天喉舌其下則淵泉不流滀碧一杯窺之則肌髮氷酌之則煩心灰四旁則石乳珍瓏中敞圖蓋宵宵萬丈無窮其崖孰納忠兮嗟肺腑之已露孰止戈兮來兵仗而相挨儼衛士之行列肅廷臣之序排紛披披兮蒂蔓縈樅樅兮條枚安而不可動者為梁為棟奔而不可止者為虎為豺龜觸首兮屏息蚑奮鱗兮搏雷怪怪奇奇兮千變萬態愈眩愈久兮恍惚驚猜何人境之附近而仙宇之秘異如此者哉蘿搖風兮窈窕春漬芳兮不回玉琴以寫詠歎夕陽之易頹方謝事以言返眷茲室以

徘徊雲愀容兮泱漭鳥送音兮悲哀況百年之將盡邈夫萬里奚復來



青山集附録

總校官　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　編修臣裘　謙
謄録　監生臣范　栩